

教育部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歷史地理典籍：《水經注》研讀（二）

## 97 年度成果總報告

補助單位：教育部

計畫類別：經典研讀活動

執行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陳文豪

執行期程：97.08.01—98.07.31

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8 月 5 日

## 目 錄

一、計畫名稱 .....	1
二、計畫目標 .....	1
三、導讀 .....	1
四、研讀成果 .....	11
五、議題探討結論 .....	143
六、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	146
七、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	146
八、經費運用情形 .....	147
九、改進建議 .....	147
十、統計表 .....	148
十一、附錄 .....	149
(一)「歷史地理典籍：《水經注》研讀」網頁製作成果 .....	149
(二)近代《水經注》研究論著目錄(續) .....	155
(三)《水經注》論文摘要(七篇) .....	165
(四)活動剪影 .....	173
(五)讀書會開會通知 .....	176

## 歷史地理典籍：《水經注》研讀（二）

### 一、計畫名稱

歷史地理典籍：《水經注》研讀（二）

### 二、計畫目標

構成歷史的要素為人、時間、空間。因此，地理被視為是歷史的舞台，學者也指出地理與職官制度對歷史而言，譬若車之兩輪，說明地理與歷史關係密切。本所籌備期間即計劃以歷史地理為主要發展方向，期望為臺灣歷史地理學發展略盡棉薄之力。

本所成立迄今已四年，一直朝向發展歷史地理學目標前進，除安排歷史地理學相關課程外，並已出版《白沙歷史地理報》六期（第七期編印中）、舉辦三屆白沙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相關成果已獲學術界同行肯定。

為奠定學生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基礎，本所強調由基本史料入手，開設「中國歷史地理文獻專題研究」課程，引導學生認識中國歷史地理典籍，進而探討其內容。唯限於授課時間，對於中國歷史地理典籍的介紹尚不夠全面，有賴於課外時間加強輔導。參與輔導學生者，以本所專任教師為主，並洽請校外學有專精學者參與，對學生而言助益更大。

### 三、導讀

場次	第一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陳文豪（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所長副教授）
時間	2008年9月16日（二）下午16至18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白沙大樓（三樓）第三會議室
參加教師	陳文豪 蔡泰彬 莊世滋
參加學生	吳兆宗 陳建興 陳姿君 林侶廷 陳憲弘 蔡佩芬 施純炳 羅秀容 高敏雄 蔡東杰 林政倫 陳家君 王琳鏗 朱韋勳 劉錦蓉
導讀範圍	《水經注》卷十九至卷二十（渭水、漾水、丹水）
內容簡介	第一次讀書會，由陳文豪老師導讀卷十九和二十。內容為黃河上游的水系-渭水、漾水和丹水。卷十九為渭水，渭水為黃河上游重要水係之一，其貫穿整個關中平原，秦的咸陽至漢唐的長安皆是鄰近渭水而建

	<p>造的都城。因為地理位置：地勢平坦且有河水灌溉平原，自古關中平原尤其是上古時代，帝王會把都城建造於此。可見渭水的重要性，它東過槐里（陝西興平）、長安縣、郿縣、鄭縣至華陰縣，最後注入黃河。酈道元在註解中說明渭水流經的地區是秦漢都城的區域，如：昆明池、長樂宮、未央宮、王莽的九廟等建築構造。</p> <p>卷二十為漾水和丹水。漾水發源於甘肅天水一代，水經認為漾水為漢水，其實不然，漾水為西漢水，其一路往東南方向流經巴（川東）再到蜀（川西），到閬中縣注入長江上游。酈道元為此區做一連串地名的考察，如考察秦莊公的西垂宮，即在西縣等。丹水，發源京兆（今陝西西南）最後流入丹水縣。</p> <p>此二卷提到的地名和水系非常多，在導讀中，地名和水系做一系列的古今對照，發現關於不同地區但有相同名稱，這是較有趣的現象。最後，陳老師提到關於水經介紹水系的分佈，它先說明黃河下游的水系其次是黃河中游一帶的水系。</p>
--	---

場次	第二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陳文豪（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所長副教授）
時間	2008年10月7日（二）下午16至18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白沙大樓（三樓）第三會議室
參加教師	陳文豪 蔡泰彬 莊世滋
參加學生	吳兆宗 陳建興 陳姿君 林侶廷 陳憲弘 蔡佩芬 施純炳 羅秀容 高敏雄 蔡東杰 林政倫 陳家君 王琳鏗 朱韋勳 劉錦蓉 蔡坤倫
導讀範圍	《水經注》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二（汝水、潁水、洧水、潁水、澮水、渠水）
內容簡介	<p>第二次讀書會由陳文豪老師進行導讀，導讀的內容是《水經注》卷二十一《汝水》至卷二十二《潁水、洧水、潁水、澮水、渠水》，這兩卷所提到的水系皆是屬於淮河的支流。</p> <p>卷二十一《汝水》，汝水出河南縣勉鄉西天息山，東南過其縣北，又東南過定陵縣北，又東南過鄆縣北，又東南過平輿縣南，又東至原鹿縣，南入淮。</p> <p>卷二十二《潁水、洧水、潁水、澮水、渠水》，潁水出潁川陽城縣溪北少室山，東南過其縣南，又東南過陽翟縣北，又東南過潁陽縣西，又東南過潁陰縣西南，又東南過臨潁縣南，又東南過汝南潁強縣北，洧水從河南密縣東流注之。又東過西華縣北，又南過女陽縣北，又東南過南頓縣北，潁水從西來流注之。又東南至新陽縣北，澮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于淮。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東過其縣南，又東過鄭縣南，澮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南過長社</p>

	<p>縣北，又東南過新汲縣北，又東南過茅邑城之東北，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于潁。澗水出河南密線大騶山，東南入于潁。澮水出鄭縣西北平地，東過其縣北，又東南過其縣東，又南入于洧水。渠出滎陽北河，東南過中牟縣之北，又東至浚儀縣，又屈南至扶溝縣北，其一者，東南過陳縣北，又東南至汝南新陽縣北，又東南過山桑縣北，又東南過龍亢縣南，又東南過義成縣西，南入于淮。</p> <p>這兩卷一樣提到許多的水系，老師都一一詳細的將水系與地名做了一系列的古今對照，其中卷二十二的水系相當的複雜與多樣，這是閱讀時所需要注意的地方，配合相關地圖閱讀則可以更為容易了解內容。此外老師也說明酈道元在撰寫這兩卷時所參考的相關資料，如張華的《博物誌》與提出其他文獻來點出酈道元謬誤之處。</p>
--	--

場次	第三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詹宗佑（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時間	2008年11月14日（五）下午15至17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白沙大樓（三樓）第三會議室
參加教師	陳文豪 蔡泰彬
參加學生	吳兆宗 陳建興 陳姿君 羅秀容 高敏雄 陳家君 蔡坤倫
導讀範圍	《水經注》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四 （陰溝水、汧水、獲水、睢水、瓠子河、汶水）
內容簡介	<p>第三次讀書會，由詹宗祐老師導讀二十三至卷二十四。內容為山東地區徐州和兗州的陰溝水、汧水、獲水、睢水、瓠子河、汶水，此六條河水皆為淮河水系；陰溝水、汧水、獲水發源於蒗蕩渠，最後注入淮河。睢水發源於鄆縣最後注入陂。瓠子河發源於濮陽縣，東流後至鄒縣一分為二。汶水是此區唯一西向東流河水，發源於泰山萊蕪縣，西南流最後注入濟水。</p> <p>此區在戰國時代時文化發達的地區，如曲阜、泰山，皆是當時的文化指標，而定陶是戰國時代經濟的重鎮，具有王都的規格。但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代由於此區是南北的交界，胡漢之間戰亂的破壞而沒落，酈道元道出人文的變化，也提出地理上的變化，山東地區的地形和地貌有相當的變化，即今非昔比。</p> <p>酈道元在註解中說出此區的特色，第一：河流、湖泊多；因此此區的水係相當複雜，黃河和淮水至魏進南北朝時也多次改道，造成此區的地貌改變很多。第二：小城堡多；城堡即塢堡。塢堡為魏晉南北朝的特色之一，它是一種經濟共同體，此外也是一種軍事堡壘。這可以反映出當時的狀況，即戰爭較多，人民為了自保紛紛建立起塢堡，所</p>

	以此區有『塢』字的地名非常多。第三：名勝古蹟、遺牌非常多，代表著此地先賢多，更能夠反映出此區是周至秦漢時代的政治、經濟的重要之地。
--	---

場次	第四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蔡泰彬（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社會暨體育學院院長）
時間	2008年11月25日（二）下午16至18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白沙大樓（三樓）第三會議室
參加教師	陳文豪、莊世茲
參加學生	吳兆宗 陳建興 陳姿君 陳憲弘 蔡佩芬 施純炳 羅秀容 高敏雄 蔡東杰 陳家君 朱韋勳 劉錦蓉 蔡坤倫 蕭家全
導讀範圍	《水經注》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六〈泗水、沂水、洙水、沭水、巨洋水、淄水、汶水、濰水、膠水〉
內容簡介	<p>本次讀書會由彰師大社會科暨體育學院的院長蔡泰彬教授主讀，內容為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六〈泗水、沂水、洙水、沭水、巨洋水、淄水、汶水、濰水、膠水〉，蔡教授先補充卷二十四的水系流向，接著再導入所要講述的內容，蔡教授說明了卷二十五與卷二十六中的水系流向，並配合地圖做詳細的解說，然後蔡教授挑選了幾條較為重要的水系做深入的說明，其內容可分為三部份。</p> <p>第一部分提到的是關於漢武帝治水的功績，蔡教授引用了相當多的詩文來說明古人對於漢武帝治水事蹟的敘述，如陳（南朝）之公無渡河：「何言沉璧處，千載偶陽侯」；又如明代馬卿之黃河：「黃河九折西極來，……崩田決岸奈愁何，束薪負壤萬人急，千載傷心瓠子歌」等等詩句，然後詳細說明漢武帝治水的過程與瓠子河整治的情形。</p> <p>第二部份是講述關於山東運河閘壩的建置與汶、洸、泗三水源的調整過程。蔡教授在這一部份首先說明山東運河在元代的經營過程，與其謂何在元代無法通漕運的原因，接著講述在明代時山東運河的開通與閘壩建置的過程。</p> <p>第三部份則是講述明代膠萊新河的開挑。蔡教授首先說明謂何明代要開闢膠萊新河的背景，主要是為避海險，也提到元代經營膠萊新河所遇到的困難與失敗的原因。接著詳細說明明代在膠萊新河的經營過程，講到運河開通的困難、地質堅硬不易開挖與需耗費龐大財力的問題等，因以上種種原因使的到最後膠萊新河並未開通。</p>

場次	第五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曾賢熙（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時間	2009年01月09日（五）下午16至18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白沙大樓（三樓）第三會議室
參加教師	陳文豪 蔡泰彬 莊世滋
參加學生	吳兆宗 陳建興 陳姿君 林侶廷 陳憲弘 蔡佩芬 施純炳 羅秀容 高敏雄 蔡東杰 林政倫 陳家君 王琳鏗 朱韋勳 劉錦蓉
導讀範圍	《水經注》卷二十七至卷二十八（沔水）
內容簡介	<p>本次讀書會由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的副教授曾賢熙教授主讀，內容為卷二十七至卷二十八〈沔水〉，沔水又稱為沮水，發源於武都沮縣東過南鄭縣，至成固縣南、東過西城縣南，又東北流武當縣東北，之後又東過襄陽縣北，最後沔水在夏沙羨縣北注入長江。留經今日的漢中盆地、南陽盆地等，過襄陽之後地勢平坦，水道縱橫；有涇水、堵水、筑水、涇水、夷水、夏水等注入沔水。</p> <p>沔水又稱為沮水，源於它發源於武都沮縣，而今日稱為漢水，長江流域中最大的支流，流經的地區是長江文化的發源地帶，加上此區不論在地形氣候物產上、皆是南北方的交會帶，如北方小麥文化和南方水稻的過渡區、華夏文明南北的交會處；其中的武漢可說是黃河文化（夏商周）與長江文化（楚漢）的交會中心，此外也是歷來的兵家必爭之處如三國時期曹操與孫權、劉備三方爭天下的地方，從這些歷史中，可以看出漢中與南陽盆地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p> <p>卷中有提到一些特殊物產，鹽井、水虎、鱸湍；風土民情如：食土等。曾老師在導讀的過程，利用網路資源-GOOGLE 呈現沔水今日流經區域，沔水長達一千多公尺，與古代流經區域沒有太大變化。</p>

場次	第六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陳識仁
時間	2009年02月27日（二）下午16至18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史研101教室
參加教師	陳文豪 蔡泰彬 莊世滋
參加學生	吳兆宗 陳建興 陳姿君 林侶廷 陳憲弘 蔡佩芬 施純炳 羅秀容 高敏雄 蔡東杰 林政倫 陳家君 王琳鏗 朱韋勳 劉錦蓉
導讀範圍	《水經注》卷二十九至卷三十，〈沔水下、潛水、湍水、均水、粉水、白水、比水、淮水〉
內容簡介	本次研讀會由萬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陳識仁 副教授，研讀內容為《水經注》卷二十九至卷三十〈沔水、潛水、湍水、均水、粉水、白

	<p>水、比水、淮水），陳老師所採用的研讀方式是以水經注中所提到的地名作為研讀的主軸，在研讀當中引用水經注中的原文作為說明的基礎，並從其他相關的文獻進行相關的驗證與詳細說明。</p> <p>首先老師先提到的是彭蠡澤，它即是位於今天江西省北部的鄱陽湖，其別稱為宮亭湖（彭湖），陳老師並從相關文獻中找到關於彭蠡澤的描述、相關的史實與文人雅士對於其的描述。</p> <p>接著提到韓宗山等諸城，首先透過《水經注》的原文發現在沔水支流柵水所流經的地區，因為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這裡是戰爭頻繁之地，所以許多構築的軍事性城堡都在這一段有所許多的描寫，因此陳老師就這些軍事性的城堡做了相關的說明。</p> <p>第三點所提到的是關於〈沔水〉中的錯誤，在這一部分提到為什麼這一水的錯誤描寫會有這麼多，原因為酈道元當時無法親自到當地考察，以致於無法做驗證；另外也因為男方水係相當的複雜，所以在文字的描述上也有其困難處。</p> <p>在第四部分中，陳老師提出三個地點的水利設施—湍水楚塢、穰縣六門陂、安眾港，陳老師對於這三個地方的水利設施簡單的描述其歷史與其可灌溉的區域以及現今的狀況。</p> <p>最後，陳老師提到了〈漬粉〉，詳細的說明了其由來與一些文獻上的描述。</p>
--	---

場次	第七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莊世滋
時間	2009年03月03日（二）下午16至18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史研101教室
參加教師	陳文豪 蔡泰彬 莊世滋
參加學生	吳兆宗 陳建興 陳姿君 林侶廷 陳憲弘 蔡佩芬 施純炳 羅秀容 高敏雄 蔡東杰 林政倫 陳家君 王琳鏗 朱韋勳 劉錦蓉
導讀範圍	《水經注》卷三十七至卷三十八 （淹水、葉榆河、夷水、油水、澧水、沅水、浪水、資水、漣水、漓水、溱水）
內容簡介	水經注卷三十七共有七條河川：淹水、葉榆河、夷水、油水、澧水和浪水；主要分佈於寧州、益州、荊州、和廣州，今日的雲南、四川、貴州、湖南、湖北和廣東等地。其中，葉榆河記載錯誤，與此相當的河流現在已無法找到；夷水為現在湖北西南的清江，源自湖北利川齊岳山，東流，自宜都東北匯流於長江。油水流經今日湖北松滋縣，可能是今日的界溪河。澧水，為湖南的澧江；沅水，即湖南的沅江。油水、澧水、沅水這三條河流為古代雲夢大澤的水系，且為長江的支



	<p>流、皆從東流。泐水在今日廣東省的洛江，屬於珠江水系之一，其流向為南流。</p> <p>經注卷三十八為資水→西源赤文水，南源為夫夷水，漣水今日湖水支流，湘水今日的湘江。資水源自零陵郡都梁縣的路山，又往東，與沅水匯流於湖中，往東北，注入長江。漣水出漣道縣西邊，是從資水分流出的支流；湘水源自零陵縣始安縣的陽海山。</p> <p>此兩卷的河川分為兩種，流入大海與注入江和湖泊；從水脈流動可以窺看出整個地形與地貌；湖南與湖北一帶靠近洞庭湖一帶地勢低窪，水系呈現西東流紛亂，雲南、貴州、廣東，屬於一山一水地貌，水系呈現北南流，最後流入大海。此外，酈道元在註釋中較為強調此地區遠古傳說，把他說聽聞的傳說一一寫下，但往往會著名『遠古史跡，不可考』的字眼，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巴蠻與百越的神話與傳說故事，了解到這些民族與中原的民族的互動。此外，此處為中國的南方，是酈道元所處時代未能達到的地方，因此有許多記載酈道元尚未實地考察到以及有可能受到此區的地貌影響，如葉榆水或則是河川發源處、流經的區域有明顯的錯誤。</p>
--	---

場次	第八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宋德喜
時間	2009年05月01日(五)下午14至16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史研101教室
參加教師	陳文豪 蔡泰彬 莊世滋
參加學生	吳兆宗 陳建興 陳姿君 林侶廷 陳憲弘 蔡佩芬 施純炳 羅秀容 高敏雄 蔡東杰 林政倫 陳家君 王琳鏗 朱韋勳 劉錦蓉
導讀範圍	《水經注》卷三十五至卷三十六 〈江水、青衣水、桓水、若水、沫水、延江水、存水、溫水〉
內容簡介	<p>卷三十五主要講的河川是為「江水」，即今日的長江，但此卷所述的江水並非長江整段流域，而是從今日湖北省的江陵縣記述到今日的湖北、江西兩省交界處的青林湖，故卷三十五〈江水〉主要記述的即是這一段長江流域的一些重要的縣城與地方，如公安縣、江陵縣、下雋縣、呂蒙城、龍穴洲、鸚鵡洲；歷史事件，如三國赤壁之戰；與傳說故事，如「夜飛遊女」的傳說故事。</p> <p>卷三十六所講述的內容為「青衣水、桓水、若水、沫水、延江水、存水、溫水」等七條水，其中的「青衣水、桓水、若水、沫水、延江水」等五水是為長江水系的河流，而「存水」與「溫水」則是屬於珠江流域的河流，因此卷的河流多偏中國南邊，這一地域有許多的少數</p>

	<p>民族聚居，故此卷有相當多描述中原王國與南方少數民族互動的情形，或是對南方少數民族其所建立的國家有些許的描述，如夜郎侯國、青衣羌國、句町國、林邑國。而其他記載於這一卷中的傳說故事有不韋縣的九隆哀牢國的建國傳說、夜郎侯國的竹王傳說等等。</p> <p>本次研讀會，除了主講人就水經注的內容作了詳盡的解說與史料補述外，也在最後的討論時間，做的一番相關的討論，如對於水經注是否有記述青衣羌國遷移路線的問題與夜郎侯國的竹王傳說。</p> <p>關於水經注是否有記述青衣羌國遷移路線的這一問題，其實水經注只記述了青衣羌國遷居至青衣水後的事情，並無記述其遷居的路線。</p> <p>而夜郎侯國的竹王傳說，有學者認為這一傳說是日本桃太郎傳說的原型，因日本桃太郎傳說的出現的時間相當於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而這一傳說在中國早已出現，故其認為日本的桃太郎傳說是由中國的竹王傳說轉變而來。</p>
--	---

場次	第九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顧雅文
時間	2009年05月26日（二）下午16至18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史研101教室
參加教師	陳文豪 蔡泰彬 莊世滋
參加學生	吳兆宗 陳建興 陳姿君 林侶廷 陳憲弘 蔡佩芬 施純炳 羅秀容 高敏雄 蔡東杰 林政倫 陳家君 王琳鏗 朱韋勳 劉錦蓉
導讀範圍	《水經注》卷三十三至卷三十四 〈江水〉
內容簡介	<p>水經注卷三十三和卷三十四所講到今日的長江上游，『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即長江的上游源頭。過去的古書記載長江的源頭為岷山，不過現今考證非可考。此卷也記載許多當地的故事如：天彭關、岷山中江、岷山北江、笮橋、姚精二女傳說（郫縣）、江神娶婦（成都縣）、儀築成都以象咸陽、李冰作石犀（成都縣）、送客觀（廣都縣）等傳說，長江經過武陽縣之後，有青衣水和沫水會合，此地又有黃龍傳說（武陽縣）、旄牛道、青城山蹲鳴、蜀王開明氏傳說符縣北邪」考釋、孝女絡傳說等。這些地區的傳說故事是非常多。</p> <p>在卷三十四中，仍是接續著上卷，說到長江的上游-巴蜀一帶，以及巴蜀的建國。公元前11世紀，巴的軍隊作為前鋒加入了周武王伐紂的戰爭。也因此周滅商後，正式成為周王朝的諸侯國之一，併入周王朝的疆域。春秋時期的楚國逐漸強大，驅趕巴國的疆域不斷向西遷移最終楚國奪取了巴國經濟的根基：位於巫溪和清江的鹽業基地。</p>

	逼使巴都城也沿江向西遷移。巴國依然還是一個疆域廣闊，可與七國相比的國家。在此次導讀中說明這些傳說的解釋，以及介紹巴國的建國歷史，並且考證『秭歸不是楚丹陽?』的論點。
--	--

場次	第十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陳文豪
時間	2009年06月16日(二)下午16至18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史研101教室
參加教師	陳文豪 蔡泰彬 莊世滋
參加學生	吳兆宗 陳建興 陳姿君 林侶廷 陳憲弘 蔡佩芬 施純炳 羅秀容 高敏雄 蔡東杰 林政倫 陳家君 王琳鏗 朱韋勳 劉錦蓉
導讀範圍	《水經注》卷三十九至卷四十 〈滙水、深水、鍾水、耒水、涑水、澗水、瀏水、熙水、贛水、廬江水、漸江水、斤江水、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內容簡介	<p>本次讀書會導讀的範圍是《水經注》卷三十九至卷四十〈滙水、深水、鍾水、耒水、涑水、澗水、瀏水、熙水、贛水、廬江水、漸江水、斤江水、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禹貢山水澤地所在〉。</p> <p>卷三十九的水系：滙水即現在廣東省西北部的連江，屬於珠江水系；贛水為今日的贛江，屬於鄱陽湖水系；深水為現在的瀟水，鍾水是今日的春陵水；澗水為今日的湖南資興縣北蓼江；瀏水為現在的瀏陽河；水可能是汨羅江注入湘水時所分成的；耒水、涑水現名不變，深水、鐘水、澗水、瀏水、水、耒水、涑水都是湘水的支流；廬江水源自三天子都，自鄱陽湖注入長江，但現在已無法找到與水經相當的廬江水。</p> <p>卷四十的水系：漸江水即今之錢塘江，古稱浙江；斤江水可能為斤南水之誤，是今西江上游之左江；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今語焉不詳，所在地於水經注並無記載；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所談非河流，是外加上。</p> <p>這兩卷中，酈道元記述了相當多的神話與傳說故事，如：貞女峽、曹娥碑等。對於這些地區的風景進行相當生動的描述，彷彿令人身歷其境，如酈道元提到漸江水流經定陽縣時，所做的描述：「沿溪兩岸，長有支竹、香枳、薛荔、且夾染著白菊與黃橘。溪灘上則是白沙和細石，看去有如積雪。急流刷石，潺潺不息。」</p> <p>這兩卷中所提到的水系在酈道元的記述中，皆是靈山秀水，桃花仙境，充滿著各式各樣的傳說神話。</p> <p>但酈道元對於地名由來作了一些考證，如錢塘的由來；拳縣西鄉</p>

	以黃武年代的傳說證明其鄉名的由來，但酈道元認為這是謬誤，應要引用正確的史實來說明鄉名的由來，依靠傳說故事太過於牽強。
--	--

場次	第十一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陳文豪
時間	2009年06月23日（二）下午16至18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史研101教室
參加教師	陳文豪 蔡泰彬 莊世滋
參加學生	吳兆宗 陳建興 陳姿君 林侶廷 陳憲弘 蔡佩芬 施純炳 羅秀容 高敏雄 蔡東杰 林政倫 陳家君 王琳鏗 朱韋勳 劉錦蓉
導讀範圍	《水經注》綜合討論
內容簡介	<p>本次研讀會，按計畫為最後一次，目的在對本研讀活進行綜合檢討，以做為未來繼續申請與執行之借鑒。因陳鈺武老師有事，因而陳老師的導讀延至6月25日舉行，至本次研讀成為倒數第2次，但並不影響討論。</p> <p>檢討二年的研讀，雖不能使同學完全掌握到《水經注》一書的精髓，但已指引一條閱讀歷史地理典籍的明徑。同時也使同學在閱讀歷史地理典籍時也能注意到相關的週邊成效。例如：在椿計畫中就進行了《水經注》研究著目錄的編輯、指導同學撰寫《水經注》研究論著提要、翻譯日文《水經注》論注提要，也有老師開始閱讀清人研究《水經注》作，嘗試進行《水經注》學史的研究，這是本計畫無形中的收穫。</p> <p>本次研讀，除進行檢討與討論外，並由吳兆宗同學，就翻譯的日本學者濱川榮所撰〈有關《水經注》中的「絕」—漢至北魏時代黃河下游的環境和社會〉一文內容進行介紹，呈現本研讀活動的成果。</p>

場次	第十二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陳登武
時間	2009年06月25日（四）下午15至17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史研101教室
參加教師	陳文豪 蔡泰彬 莊世滋
參加學生	吳兆宗 陳建興 陳姿君 林侶廷 陳憲弘 蔡佩芬 施純炳 羅秀容 高敏雄 蔡東杰 林政倫 陳家君 王琳鏗 朱韋勳 劉錦蓉
導讀範圍	《水經注》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二 〈澧水、涇水、穰水、濯水、瀨水、漁水、涇水、澇水、蘄水、決水、泚水、泄水、肥水、施水、沮水、漳水、夏水、羌水、涪水、梓潼水、

	涿水)
內容簡介	<p>卷三十一記述淄水、涑水、澗水、灑水、瀨水、灋水、澗水共七水。此七水分屬兩個水系，涑水與澗水為今漢江水系，其餘五水則為今淮河水系。澗水今仍稱澗水，此水從大洪山源地南流，在劉家隔附近匯合北河，在新溝注入漢江。但這個地區的河湖，古今變化甚大，經文所稱的夏水究為何水，也無法論定，所以古代澗水的具體情況，已經難以考實。灋水是汝水支流，現在稱為洪河。瀨水原來也是汝水支流，但現在已為汝河正源。灑水是瀨水的北支，原在灑陽(今遂平縣以東)與瀨水匯合，現在由于宿鴨湖水庫的建築，河道已與過去不同。澗水是潁水支流，三國澗強縣在今臨潁縣以東的瓦店一帶，與今潁河正源相去甚遠。淄水今名沙河，也是潁河支流。此水發源于伏牛山與外方山之間，東流經河南省漯河市，到周口市注入潁河。</p> <p>卷三十二記述的河流，包括澇水、蘄水、決水等十四水，是全書中篇名最多的一卷。但所有此十四水均是小河，其中有些河流，現在已經很難考實。此十四水共分四個水系：梓潼水、涪水屬于今嘉陵江水系；涿水與澇水屬于今漢江水系；漳水、沮水、夏水、蘄水、施水屬于長江水系；決水、泚水、泄水、肥水屬于今淮河水系。羌水即今嘉陵江上游白龍江，涪水即今涪江，是嘉陵江的南支。澇水是澗水的支流。漳水與沮水都是長江的支流，均發源于荆山南麓。蘄水今仍名蘄水，從鄂、皖邊境南流，在蘄春以南注入長江。決、泄、泚、肥四水均是古代淮水支流，決水即是今史河，在河南省固始以北與灌河匯合，東流在豫、皖邊界入淮。泄水今稱汲河，北流經城東湖入淮。泚水即今澠河，北流在正陽關附近入淮。肥水即今肥河，北流經瓦埠湖，從壽縣北、八公山南入淮。</p>

#### 四、研讀成果

場次	第一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陳文豪（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所長副教授）
時間	2008年9月16日（二）下午16至18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白沙大樓（三樓）第三會議室

研讀成果：

卷十九 導讀

一、概述：

1. 《水經注》卷十七、十八、十九，談的都渭水。

2. 渭水，又名渭河，是黃河最大的支流，源自現在甘肅渭源的鳥鼠山，東流，經陝西關中平原，自潼關匯流於黃河。
3. 卷十七，主要敘述渭河在今甘肅境內的流經狀況。渭水自今甘肅渭源境內的鳥鼠山流出後，先後流經今甘肅境內的隴西縣、武山縣、甘谷縣、天水市、陝西境內的寶雞市。
4. 卷十八，主要敘述渭水在今陝西省境內的流經狀況。渭水自寶雞市西流出後，向東流經今陝西境內的武功縣，與今陝西盩厔（周至）縣內的東黑河匯流。
5. 卷十九，也是敘述渭水在今陝西境內的流經狀況。渭水與陝西盩厔（周至）縣內的東黑河匯流後，又向東流，經今陝西境內的槐里縣、長安縣、霸陵縣、鄭縣，其間先後與澇峪河、西灃河、灞河相匯流，後在陝西華陰縣以北與河水匯流。

## 二、水系：

### 1.又東過槐里縣南，又東，澇水從南來注之。

- (1) 芒水：今陝西盩厔縣東黑河。
- (2) 就水
- (3) 黑水
- (4) 田溪水：今陝西盩厔縣東田峪河。
- (5) 漏水：今陝西盩厔縣赤峪河。
- (6) 耿谷水：今陝西盩厔縣東耿峪河。
- (7) 甘水：今陝西鄠（戶）縣西甘河。
- (8) 澇水：今陝西鄠縣西澇峪河。

### 2.又東，豐水從南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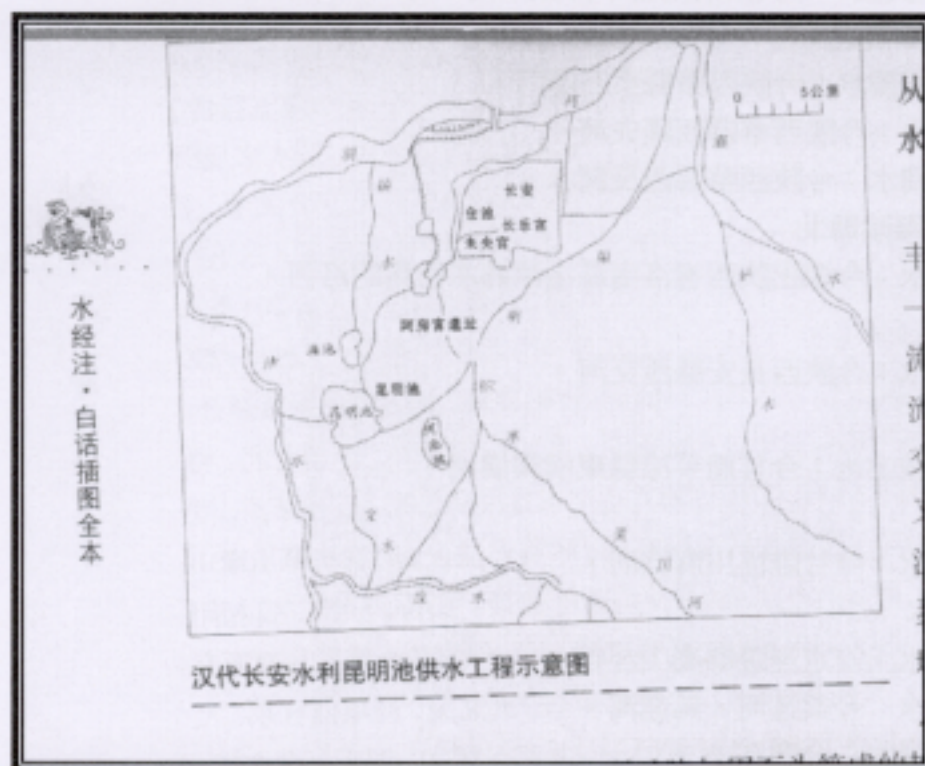
- (1) 豐水：今陝西長安縣西灃河。
- (2) 鄠水：相當今陝西長安縣西北太平河。
- (3) 鄠池：今陝西長安縣鎬京西北小昆明池。
- (4) 沔水：今灃河、皂河。
- (5) 皇子陂：今陝西長安縣南皇子陂。
- (6) 竭水陂：今陝西西安市西阿房宮遺址北。
- (7) 太液池：今陝西西安市西北太液池遺址。

### 3.又過長安縣北，

- (1) 藕池：今陝西西安市北漢城遺址北。
- (2) 昆明故渠：今陝西西安市西北，北起皂河，東北注渭河。
- (3) 昆明池：今陝西長安縣西斗門、石閘口村間。
- (4) 河池陂：今陝西長安縣西北河池寨一帶。
- (5) 倉池：今陝西西安市西北未央宮遺址西。
- (6) 王渠：今陝西西安市北漢城遺址。

### 4.又東過霸水，霸水從縣西北流注之。

(1) 涇水：今陝西藍田縣藍橋河。



- (2) 鞞谷水：今陝西藍田縣鞞峪河。
- (3) 荆溪水：即滻河。
- (4) 狗枷川水：即滻河。
- (5) 雙漕渠：西起今陝西長安縣西北古昆明池，經臨潼、渭南、華縣、華陰等縣北，東至潼關入黃河。
- (6) 成國故渠：西起今陝西寶雞縣西千水，經郿縣、武功、興平等縣和咸陽市北，東至灊水東入渭河。相當今渭惠渠、渭惠六渠、渭高幹渠。
- (7) 龍泉：今陝西興平縣東。
- (8) 寶氏渠：今陝西咸陽市西。
- (9) 涇水：今涇河。
- (10) 溫泉：今陝西臨潼縣驪山溫泉。
- (11) 戲水：今陝西臨潼縣東戲河。
- (12) 泠水：今陝西臨潼縣東零河。
- (13) 酋水：今陝西渭南縣東沈河。
- (14) 東陽水：今陝西渭南縣東。
- (15) 竹水：今陝西華縣西赤水河。
- (16) 白渠：西起今陝西涇陽縣西北，經涇陽縣北、三原縣南，至渭南縣下邽鎮東南，注入古今氏陂。相當於涇惠渠、一支渠、清惠渠。
- (17) 白渠枝渠：西起今陝西涇陽縣東北，經高陵縣北，東南注石川河。相當今

南幹渠、五支渠。

(18) 金氏陂：今陝西渭南縣下邽鎮東南。

5. 又東過鄭縣北，

(1) 西石橋水：今陝西華縣東石堤河。

(2) 敷水：今陝西華縣西羅夫河。

(3) 長澗水：今陝西華縣西長澗水。

6. 又東過華陰縣北

(1) 洛水：今源出陝西省洛南縣洛源鄉木岔溝的洛河。

7. 補豐水

(1) 交水：今陝西長安縣西交河。

8. 補涇水

(1) 銅城山水：今甘肅平涼縣東南澗溝河。

9. 補芮水

(1) 汭水：今甘肅涇川縣汭河。

10. 補涇水

(1) 涇水出安定涇陽縣高山涇谷。

(2) 泥水：今柔遠河、馬蓮河。

(3) 馬嶺水：今環江。

(4) 大延水：今甘肅寧縣東北湘樂川。

(5) 小延水：今甘肅寧縣東北平道川。

(6) 羅水：今甘肅正寧縣南四郎河。

(7) 蒲川水：今甘肅靈臺縣東南南川河、達溪河下游。

(8) 細川水：今甘肅靈臺縣西南河、達溪河。

三、注文選釋

1. 竹圃、葦圃：

《漢書 地理志》載，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約九州膏腴」，東方朔也曾以關中有「竹箭之饒」，稱之為「天下陸海之地」。司馬遷在《史記 貨殖列傳》中也「渭川千畝竹」。司馬相如在描述宜春宮風景時說：「覽竹之榛榛」。《三輔黃圖》，卷三載：「竹宮，甘泉竹宮也，天子居中。」說明漢代長安地區有大片竹林。

2. 昆明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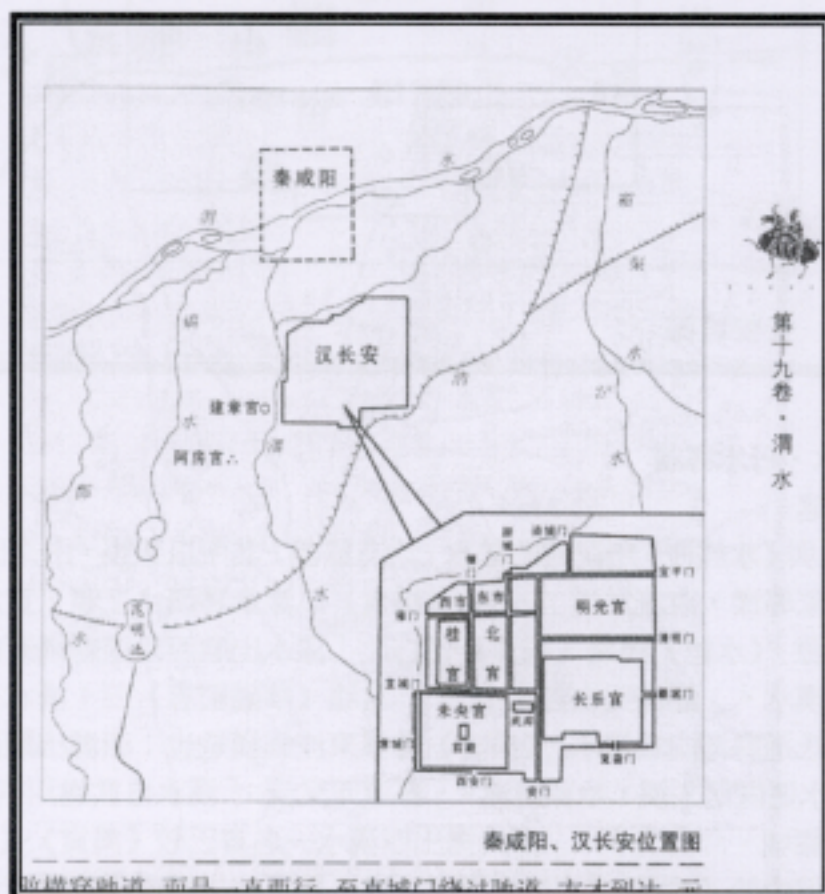
漢武帝元狩三年開鑿。據《漢書》載：修昆明池的原因是為了操練水軍，討伐西南夷。這絕不是唯一的原因。它還是漢武帝上林苑開闢的著名風景區，也是長安城西南的總蓄水庫，供應長安城內用水。昆明池的規模據《長安縣志》引王森文在長安斗門鎮北見殘碑，記昆明池界址云：「北極豐鎬村，南極石匣，東極園柳坡，西極斗門。」據考察，漢昆明池遺址就是今長安縣斗門鎮東的一片低地，地勢比周圍低 2 至 4 米，總面積約 10 萬平方公里。池址北緣在今常家莊之南，東緣在孟家寨萬村之南，南緣在細柳原北側，即今石匣口村，西界在張家村及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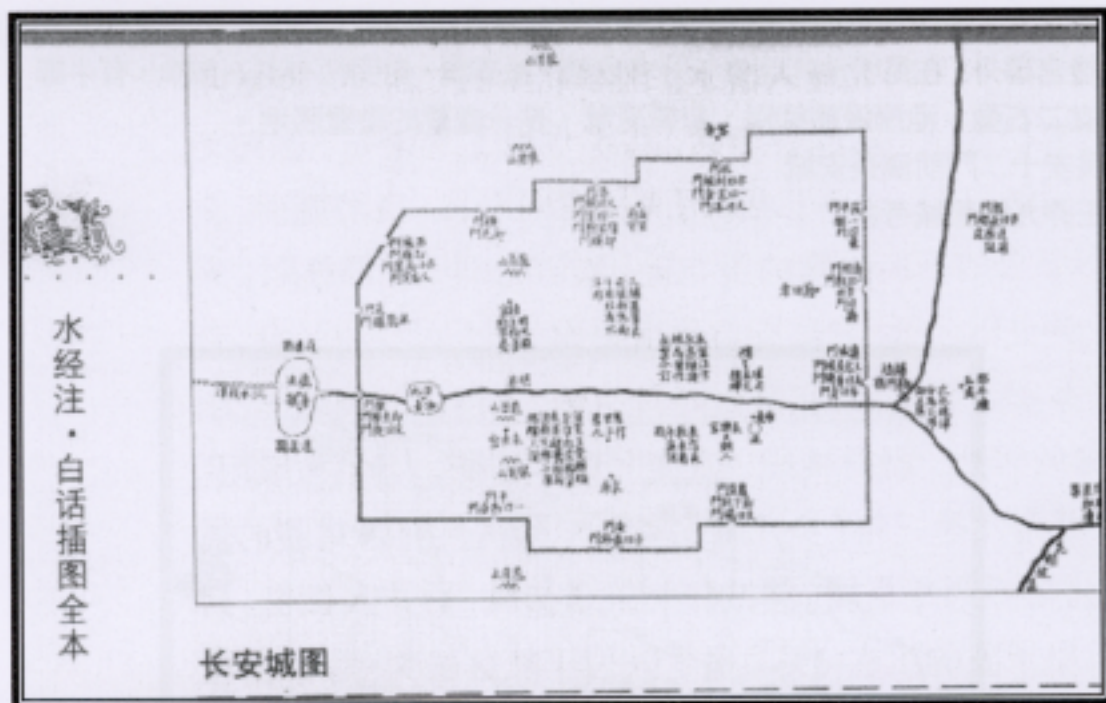


營寨之東。昆明池中有大船，可載萬人，除做為水軍訓練之外，有一些乃作為皇家後宮蕩舟。在昆明池周圍修了許多宮觀，風秀麗，昆明池有刻石鯨魚，有牛郎、織女二石像，池岸邊植柳樹，鬱鬱葱葱，是一處要的遊覽勝地。

3.長安十二門前漢長安城

4.王莽九廟都城考古





## 卷二十 漾水、丹水導讀

### 一、漾水概述

《水經》與《水經注》所記述的漾水，均有錯誤，其所以致誤，由來已久。《禹貢》有「蟠冢導漾，東流為漢」一語。《禹貢》以漾水為漢水之源，實為以後諸書錯誤的根源。《水經》因襲《禹貢》，故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蟠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酈道元在注文中云：「常璩《華陽國志》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為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為漢是也；西源出隴西西縣蟠冢山，會白水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酈道元又云：「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水。」酈氏提出西漢水一名實已較《禹貢》、《水經》前進了一步。但由於《禹貢》「東流為漢」之訛，酈氏誤以為西漢水為漢水西源。其實，西漢水與漢水是兩條完全不同的河流，漾水即是西漢水。而西漢水今仍稱西漢水是嘉陵江的上游。



## 二、漾水水系

### 1.漾水出西氏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

- (1) 漾水：今西漢水。
- (2) 鐵谷水：今甘肅天水縣西南張家峽附近。
- (3) 楊廉川水：今甘肅禮縣東北峽水河。
- (4) 鹽官水：今甘肅禮縣東北鹽關附近一水。
- (5) 左谷水：今甘肅禮縣祁山東。
- (6) 建安川水：今甘肅西和縣東西和河。
- (7) 武植戍水：今甘肅禮縣東固城河。
- (8) 夷水：今甘肅禮縣北蕭河、燕子河。
- (9) 洛谷水：今甘肅西和縣西南洛峪一水。
- (10) 洛溪水：今甘肅西和縣巷河。
- (11) 龍門水：今甘肅西和縣石峽河。
- (12) 平樂水：今平洛河。
- (13) 濁水：今甘肅成縣甫南河。
- (14) 宏休水：今甘肅成縣西拋沙附近一水。
- (15) 涅陽水：今甘肅成縣東東河。
- (16) 仇鳩水：今甘肅徽縣西洛河。
- (17) 河池水：今甘肅徽縣南一水。
- (18) 故道水：今嘉陵江上游。
- (19) 馬鞍山水：今陝西鳳縣東安河。
- (20) 北川水：今陝西鳳縣北小峪河。
- (21) 廣香川水：今甘肅兩當縣東紅崖河。
- (22) 尙婆水：今甘肅兩當縣廟河。
- (23) 黃廬山水：今甘肅徽縣東永寧河。
- (24) 鳳溪水：今青泥河。
- (25) 挾崖水：今陝西略陽縣金家河。
- (26) 北谷水：今陝西略陽縣北八渡河。
- (27) 除水：今陝西寧強縣西北清河。
- (28) 廣平水：今四川廣元縣北廣坪河、石門河、羊模河。
- (29) 漢壽水：今四川廣元縣南南河。
- (30) 白水：今白水江、白龍江。

### 2.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東北與羌水合。

- (1) 黑水：今四川南坪縣北黑河。
- (2) 洛和水：今四川南坪縣西九寨溝。
- (3) 大夷祝水：今四川南坪縣南湯珠河。
- (4) 安昌水：今甘肅文縣西中路河。
- (5) 東維水：今甘肅文縣西馬連河。

- (6) 白馬水：今甘肅文縣西南白馬峪河。
- (7) 偃溪水：今甘肅文縣東南丹堡河。
- (8) 雍川水：今甘肅文縣南讓水河。
- (9) 西谷水：今四川青川縣南青川河。
- (10) 清水：今四川青川縣南、廣元縣北下寺河。
- (11) 小劍水：源出今四川劍閣縣北小劍附近一水。

### 3. 又東過巴郡閬中縣

- (1) 閬水：今四川閬中縣西白溪浩。
- (2) 東游水：今東河。
- (3) 濮溪水：今四川閬中縣東苟溪河。
- (4) 難江水：今南江。

### 4. 又東南過江州縣東，東南入於江。

- (1) 涪水：今涪水。

### 三、丹水概述

丹水今稱丹江，發源於今陝西省東南，從紫荊關流入今河南省，原從河南省丹江縣（李官橋）以南進入湖北省（丹江縣後劃歸湖北省，並改爲名爲均縣）與漢江匯合。今已在丹江入漢處建成水利樞紐工程，在丹江與漢江成一個蓄水量達二百餘億立方米的水庫，水道形勢與古代已有極大的變化。經文云：「又東南經過商縣南，又東南至於丹水縣，入於均。」注文云：「又南合均水，謂之橋口。」此處經、注所云均水，是一條河流的古名，現已無均水之名。至於此水究竟係何水，歷來有不同的說法，可參閱卷二十九《均水》篇。

### 四、丹水水系

#### 1. 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嶺山，

- (1) 丹水：今丹江。
- (2) 清池水：今陝西商縣北大荆川、板橋河。

#### 2. 東南過其縣南，

- (1) 楚水：今陝西商縣西乳河。

#### 3. 又東南過商縣南，又東南至於丹水縣，入於均。

- (1) 析水：即均水，今浙水江，一說爲淇河。
- (2) 龍淵：今河南西峽縣附近。

場次	第二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陳文豪（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所長副教授）
時間	2008年10月7日（二）下午16至18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白沙大樓（三樓）第三會議室

研讀成果：

卷二十一 〈汝水〉

一、汝水概述：

今稱汝河，是發源於河南省境內的淮河支流之一。淮河是一條支流極多的河流，發源於河南省境內的淮河支流，流域面積超過一百平方公里的就有二百六十餘條。從現代汝河來看，在河諸支流中，不過是一條小支流，從伏牛山東麓發源以後東流，到新蔡以東就注入河的另一支流洪河，流程不出河南省境。

但在古代則不同，汝水是淮河的最大支流之一，《漢書 地理志》記述汝水：「過郡四，行水千三百四十里。」確為一條大河，故《水經注》為其獨立成卷。《水經注》云：「又東南至原鹿縣，南入於淮。」《水經》撰於三國時代，當時魏原鹿縣，位於今安徽省阜南縣南、河南省淮濱縣東，具體的地理位置，在今安徽省阜南縣西南公橋集東五里附近。《水經注》云：「所謂汝口，側水有汝口戍、淮、汝之交會也。」在南北朝時代，北魏與南齊以河為界，汝水入淮在北魏境之內。到了梁代，北魏南疆北縮，汝水入淮已在南梁轄境之內。

古今汝水流程長短所以不同，因為古時汝水算作淮水的一級支流，而現在汝河已被算做淮河的二級支流。古代汝水入淮，現代濁河入洪。《水經注》記述的汝口，即現在洪河入淮之處，位於淮濱縣谷堆附近。

## 二、汝水水系

### 1. 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

(1) 汝水：今汝河、南汝河。

### 2. 東南過其縣北，

(1) 三屯谷水

(2) 廣成澤：今河南臨汝縣、伊川縣境。

(3) 溫泉水：今河南臨汝縣西溫泉街附近。

(4) 魯公陂：今河南臨汝縣西。

(5) 澗水

(6) 霍陽山水

(7) 三里水

(8) 周公渡：今河南臨汝縣東汝河。

(9) 黃水：今河南臨汝縣東黃澗河。

### 3. 又東南過潁川郟縣南，

(1) 張磨泉

(2) 養水：今河南寶豐縣北石河。

(3) 沙水

(4) 堇溝水

(5) 激水：今河南寶豐縣北淨場河。

(6) 桓水

(7) 寡婦水

(8) 藍水：今河南郟縣東蕭河。

(9) 白溝水

(10) 龍山水：今河南寶豐縣東。

- 4.又東南過定陵縣北，
  - (1) 湛水：今湛河。
  - (2) 灑水
  - (3) 昆水：今灰河。
  - (4) 瀆水
- 5.又東南過鄆縣北，
  - (1) 醴水：今澧河。
  - (2) 臯水
  - (3) 燒車水：今河南葉縣南。
  - (4) 葉陂：今河南葉縣東南。
  - (5) 芹溝水：今馬子河。
  - (6) 漁水
- 6.又東南過汝南上蔡縣西，
  - (1) 汝水枝別：今河南汝縣附近。
- 7.又東南過平輿縣南，
  - (1) 溱水：今臻頭河。
  - (2) 陂水：汶水：今河南正陽縣北慎水河。
  - (3) 南陂：今河南正陽縣一帶。
  - (4) 北陂：今河南正陽縣一帶。
  - (5) 銅陂：今河南正陽縣一帶。
  - (6) 土陂：今河南正陽縣一帶。
  - (7) 窖陂：今河南正陽縣一帶。
  - (8) 壁陂：今河南正陽縣一帶。
  - (9) 太陂：今河南正陽縣一帶。
  - (10) 滍水：今洪河。
  - (11) 黃陵陂：今河南上蔡縣附近。
  - (12) 蔡塘：今河南上蔡縣東。
  - (13) 葛陂：今河南上蔡縣北。
  - (14) 銅水：今安徽臨泉縣銅集南。
  - (15) 富水
  - (16) 陂塘
  - (17) 橫塘陂
  - (18) 網陂
  - (19) 壁陂：今河南息縣一帶。
  - (20) 青陂：今河南息縣一帶。
  - (21) 墻陂：今河南息縣一帶。
  - (22) 薄溪水
- 8.又東至鹿縣，南入於淮

### 三、注文選釋：

#### 1.《博物志》

雜史著錄。10卷。西晉張華（232-300）撰。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今河北固安南）人。晉惠帝時拜太子少傅。有文才，以博洽著稱。後人輯有《張司空集》。本書多記載異境奇物，分類標題，所記有山水產物、五方人民、文籍典禮、服飾樂考等，宣揚神仙方術，也有不少神話故事和科技資料。今本由後人輯成。

#### 2.附《博物地名記》

此篇為《博物志》的散佚片斷。王謨《漢唐地理書鈔》已著錄，全文並按語近三千字。王氏斷此篇為《博物志》原書第一卷。皆今存《博物志》所未載。輯自劉昭《續漢書地理郡國志》注四十八條，唐章懷太子李賢《後漢書》注二條，裴駟《史記》注六條，杜佑《通典》注一條。凡五十七條，皆春秋時地名，與地理志無關者，概不置錄。如記王城、滙水、傅岩、耿城、王屋山、桃林、桑中等，有釋其名稱，有考其地理位置，並注其特產，如東陽縣多產麋鹿，土魯山產紫石英，延壽縣產石漆等。是研究秦漢地理的重要資料。有《漢唐地理書鈔》本。

#### 3.《汲冢古文》及《紀年》

《晉書 束皙傳》云：「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不過，大部分書籍都已散佚，目前尚可見者僅有《穆天子傳》及《竹書紀年》殘本。

#### 4.《晉書 地道記》

地理雜誌。晉王隱原撰。清畢沅輯。一卷。隱字處叔，陳郡（治今河南淮陽）人。博學多聞，有著述志，貧家無資用，庾亮供其紙筆著書。原卷已不可考。此書盛行於齊、梁、北魏。劉昭注《後漢書》、魏收著《魏書》多取資本書。唐宋《藝文類聚》、《史記注》、《文選注》、《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等書，亦間徵

引。宋後書亡。清畢沅好輯佚書，有《晉書地理志新補正》已著錄。是篇為畢氏官事之暇，搜討舊籍，從上述史志群書中，輯得原書近一百八十九條匯為一秩，雖非原貌，然可觀晉代地理古籍之一斑。

#### 5. 《字林》

字書。西晉呂忱撰。忱字伯雍。任城（今山東濟寧市東南）人。官義陽王典祠令。為補《說文》缺漏，廣搜典籍，著《字林》7卷。收1,2824字。仿《說文》按540個部首編排。字頭用隸書。書久佚。清任大椿有《字林逸書》8卷，又有任兆麟《字林考逸補正》1卷、陶方琦《字林考逸補輯》1卷，均有刻本傳世。

#### 6. 《汝南先賢傳》

古小說類。晉周裴撰。記載漢末三國汝南地區鄉賢人物言行事蹟。今本已佚。散見《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中。

### 卷二十二、〈潁水〉

一、潁水、洧水、澗水、澮水、渠概述：

卷二十二包括五條河流；潁水、洧水、澗水、澮水、渠。

潁水今稱潁河，是淮河最大支之一，獨流入淮。《水經》云：「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於淮。」三國魏慎縣屬南郡，在今安徽潁上縣以北。《水經注》云：「潁水又東南至螭螭郭東，俗謂之鄭城矣，又東南入於淮。」此鄭城，就在今潁上縣附近。

洧水與澗水均為潁水支流，澮水則為洧水支流。洧水即今河南省的雙泊河，在彭店以東注入賈魯河。但從洧川到彭店一段，雨季有水，乾季枯水，形成一種季節河的現象。澗水今稱澗河，在河南省境內西華縣的逍遙鎮附近匯合清清河，成為潁河的一支。澮水是條極小的支流，這個地區歷史上河流泛濫襲奪現象甚多，現已經找不到這條河流。其實，此水在《水經》與《水經注》內，記述就不相同。以後的酈學家如全祖望、熊會貞，對此水脈絡，也都不甚了了。

渠是淮河的另一支流，殿本在卷首總目錄中祇用一個「渠」字，但在卷二十二標題中，「渠」字之下，又用小一號字加「沙水」二字。總目錄與分卷標題不統一，殿本僅此一處。趙一清《水經注疏》稱為「渠水」。朱謀《水經注箋》總目錄及分卷標題均無此水名稱，但卷內接《澮水》篇後仍敘此水，並無缺漏。楊、熊《水經注疏》則總目錄及分卷標題都作「渠沙水」。從各本之間名稱的紛歧與殿本總目錄及分卷標題的差異來看，說明此河來歷的複雜性。

有人認為殿本總目錄作「渠」，乃是受《水經》的影響。因為《水經》首句就作「渠南滎陽北河，東南過中牟縣之北」，並無「渠水」或「渠沙水」字樣。但有人則認為經文原為「蒺蕩（或作狼湯，殿本作蒺）渠出滎陽北河」，傳鈔時脫去「蒺蕩」二字。《水經注釋》作「渠水」，是因為酈道元在注文中使用此名，注文開頭，在引用了《風俗通》的「渠者，水所居也」

以後，接著就稱：「渠水自河與濟亂流」，此後一直稱「渠水」而不稱「渠」。至於殿本在卷二十二標題下，用小一號字加「沙水」二字，則是因為經文「又東



至濬儀縣」，注文在最後提出了「沙水」這個名稱。注云：「新溝又東北逕流牛首鄉北，謂之牛建城，又東北注渠，即沙水也。」從此以後，注文不再提渠水，祇云沙水，直到最後云：「沙水東流注於淮，謂之沙汭。」實在是眾說紛云，莫衷一是。

由次此水名稱多，歷來變化亦多，所以甚為複雜。此水實為古代鴻溝，後稱蕩蕩（殿本作）渠，又稱沙水，又稱蔡水。總之，是古代溝通黃河與淮河間的一片水系。現在河道經過大量變遷，已經面目全非了。

## 二、潁水水系

1. 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

(1) 潁水：今潁河。

2. 東南過其縣南，

(1) 五渡水：今河南登封縣東五渡附近一水。

(2) 龍淵水：今河南長葛縣北一段雙泊河。

(3) 平洛溪水：今河南登封縣東石淙河。

3. 又東南過陽翟縣北，

(1) 嶠水

(2) 鈞臺陂

(3) 靡陂

4. 又東南過潁陽縣西，又東南過潁陰縣西南，

(1) 青陵陂：今河南臨潁縣西。

(2) 灑水：今河南襄城縣至臨潁縣間。

(3) 狼陂：今河南臨潁縣西。

5. 又東南過臨潁縣南，又東南過汝南強縣北，洧水從河南密縣東流注之。

(1) 小水

(2) 洧水：今雙泊河。

6. 又東過西華縣北，又南過女陽縣北，

(1) 汝水支流

(2) 大水

7. 又東南過南頓縣北，水從西來流注之。

8. 又東南至新陽縣北，蕩渠水從北來注之。

(1) 新溝水：

(2) 谷水：源出今河南商水縣平店附近，經項城縣南頓甫，東注潁河。

(3) 平鄉諸陂：今河南商水縣平店附近。

(4) 細水：今茨水。

9. 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於淮。

(1) 江陂水：今安徽潁上縣江口鎮附近。

## 三、洧水水系

1. 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

- (1) 洧水：今雙泊河。
  - (2) 綏水：今河南密縣西綏水。
  - (3) 襄荷水
  - (4) 瀝滴泉水：今河南密縣東。
2. 東南過其縣南，
- (1) 東承雲水：今河南密縣東。
  - (2) 西承雲水：今河南密縣東。
  - (3) 微水：今河南密縣東。
  - (4) 瓊泉水：今河南密縣東南。
  - (5) 馬關水：今河南密縣東南。
  - (6) 武定水：今河南密縣東北。
  - (7) 零鳥水：
  - (8) 虎牘山水：今河南密縣東南。
  - (9) 赤澗水：今河南密縣東北。
3. 又東過鄭縣南，澮水從西北來注之。
- (1) 洧淵水
  - (2) 黃水：今河南鄭縣東黃水河。
  - (3) 七虎澗水
4. 又東南過長社縣北，
- (1) 龍淵水
  - (2) 稟水
  - (3) 鄢陵水
5. 又東南過新汲縣東北，
- (1) 鴨子陂：今河南扶溝縣崗一帶。
6. 又東南過茅城邑之東北，
- (1) 甲庚溝
  - (2) 陂水
7. 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於潁。
- (1) 五梁溝
  - (2) 雞籠水

#### 四、潁水水系

1. 潁水出河南密縣大騶山，
  - (1) 南濮水：今河南長葛縣北。
  - (2) 北濮水：今河南長葛縣北。
  - (3) 皇陂水：今河南禹縣東北。
  - (4) 狐城陂
  - (5) 宣梁陂水：今河南許昌縣、臨潁縣境。

- (6) 狼陂：今河南許昌縣西南。
- (7) 宣梁陂：今河南臨潁縣巨陵縣東。
- (8) 陶陂

2.東南入於潁。

五、澮水水系

1.澮水出鄭縣西北平地，

- (1) 澮水：今河南密縣東北溱河。
- (2) 水：今河南新密市東北須水。
- (3) 柳泉水：今河南密縣東北溱河下游。
- (4) 渠出滎陽北河，東南過中牟縣之北，
- (5) 渠水：今河南滎陽縣黃河東出，經鄭州市、中牟縣北，至開封市折而南流，又經扶溝、太康縣西、淮陽縣東，至沈丘縣北注潁河。
- (6) 圃田澤：今河南鄭州市圃田集一帶。
- (7) 二十四圃：今河南鄭州市圃田集一帶。
- (8) 五池溝
- (9) 不冢溝：今河南鄭州西南賈魯河上游，一說相當州市金水河。
- (10) 黃雀溝
- (11) 百尺水
- (12) 白溝
- (13) 清池水
- (14) 紫光溝：今河南新鄭縣華陽寨東北。
- (15) 北水：今河南開封市東南十八里河。
- (16) 南水：今河南開封市東南十八里河。
- (17) 太水
- (18) 承水
- (19) 清溝水
- (20) 官渡水：今河南中牟縣東古渠水。
- (21) 役水
- (22) 焦溝水
- (23) 澮水

2.又東至濬儀縣，

- (1) 梁溝：今河南開封市南。
- (2) 牧澤：今河南開封市南。
- (3) 鴻溝水：今河南開封市東南古渠水。
- (4) 汜水
- (5) 睢水
- (6) 渙水
- (7) 逢池：今河南開封市南。

(8) 魯溝水

(9) 沙水：今河南開封市南古渠水。

3.又屈南至扶溝縣北，

(1) 野兔陂

(2) 洧水溝

(3) 長明溝水

(4) 制澤：今河南鄭縣東北。

(5) 染澤陂：今河南尉氏縣西南。

(6) 蔡澤陂：今河南尉氏縣西南。

(7) 蔡澤陂水：西起今河南鄆陵縣西北，經扶溝縣古城北，東南注古沙水。

4.其一者，東南過陳縣北，

(1) 廣漕渠：今河南淮陽縣、扶溝縣一帶。

(2) 死沙：今河南淮陽縣附近古沙水。

(3) 谷水：今河南淮陽縣南七里河。

(4) 澇陂：今河南淮陽縣西。

(5) 新溝水

5.又東南至汝南新陽縣北，

(1) 陽都陂：今河南鹿邑縣南。

(2) 沙水枝津：今安徽亳縣南漳河。

(3) 高陂水

(4) 濮水：今安徽渦陽縣茨河。

6.又東南過山桑縣北，

(1) 渦水：今渦河。

7.又東南過龍亢縣，

8.又東南過義成縣西，南入於淮。

## 六、注文選釋

### 1.《春秋土地名》

地名志。晉京相璠撰。一卷。相璠生平不詳。著述年代亦不詳。原三卷，久佚。今存一卷。全書以春秋地名爲條，雙行加注，亞一字標出當時地名，並注明其距某地里數，同樣以雙行注文加以解釋。共釋、制、向、石門、長葛、攢茅、乾時、瀧水、坎、申池、湛阪、巫山、柏舉等春秋地名九十處，並對山、泉、水、古城遺址等皆有記載。是書對研究春秋古地名有參考價值。有《漢唐地理書鈔》本。

### 2.《春秋地名》

地名志。晉杜預（222-284）撰。不分卷預字元凱，杜陵（今陝西西安南）人。累官河南尹、秦州刺史、度支尚書、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博學多通，尤精研《左傳》。著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春秋釋例》等。此書乃《春秋釋例》中的一篇。以列皆兩漢、三國之郡縣，與時不盡相合，故成書當在西晉咸寧

六年（289）前。約二萬字。正文大字為經傳，小字為注。記魯地、周地等一百二十九個小國，地名六百餘處。不知古屬何國地名二十六處。戎地、狄地、夷地、蠻地四處少數民族地區地名二十處。記泰山、梁山二十三處山名，濟、淮等四十五處水名。後附盟會圖疏，亦記共、城父約一百七十處地名。諸地名或注明方位、或以當時名標之。為當時權威之說。亦為後世引為經典。有乾隆刊微波榭刻叢書本。《四庫全書總目》之春秋釋例條可供參考。

### 3. 《永初記》

疑亦作《永初山川記》、《永初山川古今記》、《永初郡國記》。南朝劉澄之撰。二十卷。記南朝宋武帝永初時宋轄境內政區沿革、山川地理、古跡、物產等事。該書篇目可考者有〈揚州記〉、〈荊州記〉、〈豫州記〉、〈梁州記〉、〈廣州記〉、〈交州記〉、〈司州山川古今記〉等。《宋書正州郡志》曾據是書互相考復。久佚。清王仁俊有輯本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王謨有輯本一卷，收入《漢唐地理書鈔》。

場次	第三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詹宗佑（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時間	2008年11月14日（五）下午15至17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白沙大樓（三樓）第三會議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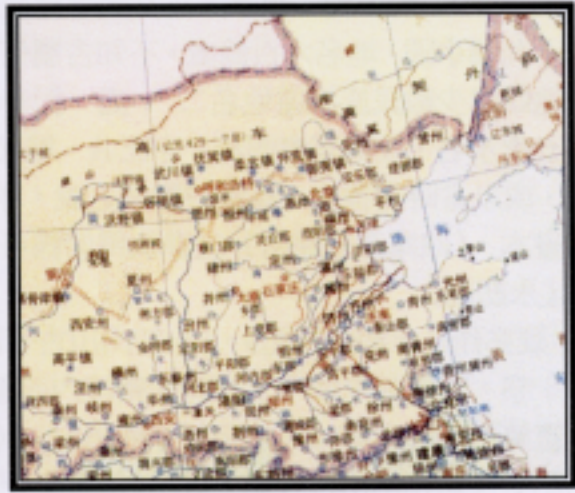
研讀成果：

#### 一、概述

1. 卷 23 陰溝水、汜水、獲水是古代淮河水系的河流，卷 24 睢水也是淮河的支流，瓠子河及汶水則是古代濟水的支流。
2. 述及的區域是北朝時期的司州東部、徐州、兗州及濟州等地。
3. 陳橋驛指出這個地點最大的特色是中古時期的水系和現在已有極大的差別，地形與地貌有相當大的變化。

#### 二、歷史上的兗州與徐州

1. 史念海以《史記》記載戰國時期「陶為天下之中」，這一帶水陸縱橫，海拔沒有超過二百公尺，鴻溝與濟水自黃河分出，利用自然因素開鑿運河及修築水利，使得這一帶成為戰國時期最重要的經濟中心。
2. 《漢書》卷 28 下：「（兗州）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陋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





### 三、本區特點

河流及湖泊相當的多，見諸於本書中的即有瑕陂(頁 415)、空桐澤(頁 419)、白羊陂(頁 426)、逢洪陂(頁 428)、鄭陂(頁 429)桐柏陂(頁 429)淖陂(頁 429)沙都瀚(頁 441)、巨野溝(頁 441)及澤渚(頁 441)顯見這時的華北地區仍是水量十分豐富的地區，今日這些陂澤大部分都已消失。

史念海指出黃河以南、嵩山、汝、潁以東，泗水以西，直到長淮以北，較大的湖泊有一百四十個，而且不但數量眾多，有些湖陂淹沒的範圍也相當的廣，王利華也指出，華北地區不少地方蒲葦彌望，菱荷如錦，魚蝦盈池，水禽翔集，蒲魚之利州境所資，甚至數州取給。不論環境生態或是飲食習慣都與現在大不相同。

第二是這一帶小城堡很多，除了縣城外，其他的小城堡如遼城(頁 412)城實中而西，大棘城(頁 412)虎鄉城(頁 412)、廣鄉城(頁 412)、下城父聚(頁 414)、垂惠聚(頁 414)、北平城(頁 415)、圓城(頁 415)、陽樂城(頁 416)、莠倉城(頁 416)、小齊城(頁 416)、黃嵩塢(頁 417)、斜城(頁 417)、周塢(頁 417)、葛城(頁 417)、神坑塢(頁 417)、夏侯長塢(頁 417)、周塢(頁 417)(夏侯塢至周塢，各相距五里)襄鄉塢(頁 417)、小蒙城(頁 418)、歷龍城(頁 421)、彌黎城(頁 421)、橫城(頁 426)、郟都城(頁 433)、羊角城(頁 433)、陽晉城(頁 433)

在水經注中的記載常以城實而中(頁 412 遼城、頁 413 賴鄉城)而頁 417 引《緒述征記》云：「夏侯塢至周塢，各相距五里，(襄鄉塢)西去夏侯塢二十里，顯見塢堡制度的確在魏晉時期十分發達，而塢堡制度更是魏晉南北朝戰爭頻仍的

具體事證。

名勝古蹟中古聖先賢的遺蹟特別多，如堯陵（頁 432）、舜的歷山（頁 433）、老子所在的苦縣（頁 413）、莊子小蒙城（頁 418）湯亳（頁 418）泰山（頁 437）、蠡台（虎圈台）（頁 427）、陳勝墓（頁 421）。

名人遺碑也特別的多，如虞詡碑（頁 42）、大饗之碑（頁 414）、朱龜碑（頁 414）、文穆冢碑（頁 415）、橋載碑（頁 418）。

這兩個現象都顯現了這個區域是文化相對古老，而且從周朝到秦漢都是重要的政治及經濟區域。

#### 四、堯舜遺跡的問題

成陽縣有堯陵，堯母廟及歷山等堯舜的傳說，堯帝的傳說除了本條之外，主要的記載地點是在山西的臨汾，這個地方也挖掘出陶寺遺址，與堯都平陽的地望相近，是中國考古的一個相當重要的發現，目前山東考古也在山東荷澤發現到漢成陽城的遺址，至於歷山的記載史料中也有不同的記載，除了酈道元記載的本條外，在山西省永濟縣、山西翼城縣及山東歷城縣亦均有相關的傳說，同樣的雷澤也有不同的傳說，在山西永濟也有雷澤，因此從這裏可以看出古史之中堯舜有二套系統，一在山西臨汾一帶，一則在山東荷澤一帶。

#### 五、湯都亳的問題

頁 418 提到商湯居亳的問題，在蒙縣有蒙亳，即商湯的首都西亳，在此地也有湯冢，然湯都於亳是史家共同的想法，唯亳的地點歷來有許多爭議，從以往歷史來看甚至有十一處之多（張國碩，《夏商時代都城制度研究》）唯以目前的看法來看，亳的地點主要有二，一為河南偃師商城，另一為鄭州商城，唯二者亦各有解釋上的問題，前者無法與文獻上「西夏東殷」的地理位置相結合，另外，鄭州商城的時代與偃師商城相當，且城制規模較大，如何解釋為何同時有兩個都城，也是問題。後者的問題亦無法解釋二者同時存在的問題，尤其是偃師的歷史記錄要遠多於鄭州商城，而如果以鄭州商城為亳都，以偃師商城為放太甲的桐宮，亦無法解釋為何要將流放的太甲放逐到被征服夏人國都之旁，而且偃師商城也與桐宮的離宮性質不同。但無論如何，本條記載中的蒙城亳都及湯冢都是較為不可能存在的地點。

#### 六、泰山

泰山古稱岱宗，秦漢以後始稱泰山，最高峰為玉皇頂，海拔為 1532 公尺，突起於華北平原及山東丘陵，相對高度達到 1300 公尺，視覺效果十分突出，因此成為歷代君王封禪的最佳地點。

《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天命以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於天，報群神之功」，封禪是歷代君主為答謝天地之恩而舉行的最隆重禮儀。

唐代之時山神被放到國家的祀典之中，最為尊崇的即是泰山神與華山神，但民間對於山神的信仰形式則是十分多元而複雜，賈二強研究唐代泰山神與華山神金天王，均具有治鬼的能力，且能預知世人休咎吉凶，祈子的功能，甚至和蔣子



文信仰一樣，也會爲非作歹，這都顯現神是由人所創造產生的觀點。

場次	第四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蔡泰彬（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社會暨體育學院院長）
時間	2008年11月25日（二）下午16至18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白沙大樓（三樓）第三會議室

研讀成果：

#### 一、水經注二十四卷：睢水、瓠子河、汶河

睢水出梁郡鄆縣，東過睢陽縣南，又東過相縣南，屈從城北東流，當蕭縣南，入於陂。

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陰句陽縣爲新溝，又東北過廩丘縣爲濮水。又東北過東郡范縣東北，爲濟渠，與將渠合，又東北過東河縣東，又東北過臨邑縣西，又東北過茌平縣東，爲鄧里渠。又東北過祝阿縣，爲濟渠。又東北至梁鄒縣西，分爲二：其東北者爲濟河，其東者爲時水，又東北至濟西，濟河東北入於海。時水東至臨淄縣西屈，南過太山華縣東。又南至費縣，東入於沂。

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其縣南，又西南過奉高縣北，屈從縣西南流，過博縣西北，又西南過蛇丘縣南，又西南過剛縣北，又西南過南平章縣南，又西南過無鹽縣南，又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於濟。

#### 二、水經注卷二十五：泗水、沂水、洙水

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南過魯縣北，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濶水從東來注之。又南過平陽縣西，又南過高平縣西，洙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南過方與縣東，荷水從西來注之。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涓涓水從東北來流注之。又東過沛縣東，又南東過彭城縣東北，又東南過呂縣南，又東南過下邳縣，又東南入於淮。

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琅邪臨沂縣東，又南過開陽縣東，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南西流，又屈南過邳縣西，又南過良城縣西，南入於泗。

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西南至卞縣，入於泗。

#### 三、水經注卷二十六：流水、巨洋水、淄水、汶水、濰水、膠水

流水出琅邪東莞縣西北山，東南過其縣東，又東南過莒縣東，又南過陽都縣東，入於沂。

巨洋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其縣西，又北過臨朐縣東，又北過劇縣西，又東北過壽光縣西，又東北入於海。

淄水出泰出萊蕪縣原山，東北過臨淄縣東，又東過利縣東，又東北入於海。

汶水出朱虛縣泰出，北過其縣東，又北過淳于縣西，又東北入於濰。

濰水出琅邪箕縣濰山，東北過東武縣南，又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淳于縣東，又東北過都昌縣東，又東北入於海。

膠水出黔陬縣膠山北，過其縣西，又北過夷安縣東，又北過當利縣西北，入

於海。

#### 四、漢武帝整治瓠子河

##### （一）整治河患的能臣

黃河爲患，史不決書，爲整治河患，從唐虞至清，各朝代曾有幾位治河能臣，如唐虞之大禹，西漢之王世延、賈讓，東漢之王景，元代之賈魯，明代之徐有貞、劉大夏、劉天和，及潘季馴，清代之朱之錫、靳輔、粟毓美等。

##### （二）贊頌漢武

但在敘黃河之詩文中，最爲歷代文人一再提及並讚頌其治河功績者，莫過於大禹和漢武帝二人。大禹受後人景仰在於相傳其採用疏導之治河方法，和三過其門而不入的無私精神。漢武帝，論其個人並不懂得治河方策，而其備受後人緬懷，在於其尊重民命，爲拯救百姓免遭洪水之害，以帝王之尊，親臨決口，督導防治工程之進行，此一愛民精神，對歷代帝王具有典範作用，乃受文人肯定。

歷代詩文敘漢武帝之治河事蹟，如西漢(成帝)崔瑗：

「水高民居，湔湔滂汨，屢決金堤，瓠子潺湲，宣房作歌，使臣司水，敢告執河。」

陳(南朝)之公無渡河：

「何言沈璧處，千載偶陽侯。」

唐劉孝子之早發成臯望河詩：

「鴻流導積石，驚浪下龍門，仙槎不辨處，沉璧想猶存。」

唐代高適之自淇涉黃河途中：

「馮夷何不仕，渤譎凌堤防，東郡多辛苦，天子忽驚悼，從官皆負薪，畚築豈無謀，祈禱有如神，宣房今安在，高岸空嶙峋。」

宋代蘇軾之河復：

「熙寧十年秋，河決澶淵，注鉅野，入淮泗，自澶魏以北皆絕流，而齊楚大被其害。……君不見，西漢元光、元封間，河決瓠子二十年，鉅野東傾淮泗滿，楚人恣食黃河鱸，萬里沙回封禪罷，初遣越巫沉白馬，河公未許人力窮，薪芻萬計隨流下，吾君仁壽如帝堯，百神受職河神驕，帝遣風師下約束，北流夜起澶州橋，東風吹凍收微潦，神功不用淇園竹，楚人種麥滿可淤，仰看浮槎棲古木。」

元代張翥之黃河：

「舊河通瓠子，新浪漲桃花。」

明代馬卿之黃河：

「黃河九折西極來，……崩田決岸奈愁何，束薪負壤萬人急，千載傷心瓠子歌。」

明代張瀚之贈金雙虹二守序：

「夏書稱禹抑洪水，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蓋八年於外，而後諸夏又安功施乎？至漢河決瓠子，武帝親臨河上，湛白馬玉璧，群臣從官負薪置水，然且久勞無成，至爲歌悼之，今觀其詞，亦云悲矣。宣房既塞，二渠北道，始復禹跡，以寧梁楚之地。」

明代袁尊尼之紀朱木大司空新河告成：

「瓠子歌起濫觴，新渠改卜利源長。… …太史書垂名世績，  
宣房歌作濟時猷。」

明代李維禎之新河紀績：

「三門九曲勢如狂，此日安流一葦航，應笑河渠書太史，負薪卻愧自宣房。」

清代盛朝組之黃河：

「極目三門險，愁聞瓠子歌，洪颶覆日月，濁浪鼓鼉鼉。」

清代費錫璜之黃河：

「千年衛漢唐，天巡沉璧馬，國誓歷興亡，加帶盟空在，分符事渺茫，堤防歌  
瓠子，漕輓奠金湯。」

前述諸文，「瓠子歌」、「沉白馬玉璧」、「築宣房」，均述漢武帝之治河事蹟，  
而其治河經過論述於下。

### 五、整治瓠子河患

西漢初年，黃河在河南南樂縣(河北南樂)以下，分為兩股，一股河道偏東，  
沿漯水至今山東濱縣一帶入海；另一股河道，東北行，經今河北大名，山東冠縣、  
臨清、滄州等地，於黃驊縣附近入海。漢武帝元光三年(西元前 132 年)，黃河潰  
決於濮陽瓠子堤(河南濮陽西南)，河水衝出一道新河，奔注鉅野(山東鉅野)，奪  
行泗水河道，東南流會淮入海。

於是武帝派汲黯、鄭當時等率河夫堵塞決口，不久又潰決。是時武安侯田蚡  
為宰相，田蚡以自己之封邑在鄆(河北夏津東)，緊臨黃河，常恐河水泛濫，侵犯  
封邑；茲瓠子既決，河水往南流，處於黃河北岸的鄆，就可避免水患，年年得以  
豐收，因此勸阻武帝不要堵塞決口，其言「江河之決，未易以人為疆塞，塞之未  
必應天。」往後二十年，沒有再堵塞決口，而聽任河水南流。

但梁楚之地(豫東、魯西南、皖北和蘇北一帶)，卻連連遭水患，五穀歉收，  
以致發生人吃人的慘象。由於災情嚴重，元封元年(西元前 109 年)，武帝決定治  
理河患，派汲仁、郭昌役士卒萬人堵塞瓠子決口，並親臨決口處，先以白馬、璧  
玉投擲於河中，以祭祀河神；又命令隨從官員自將軍以下，都搬運柴草參予施  
工，武帝惟恐堵口工程未能完成，乃作歌二首，以激勵士氣，歌云：

「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洋洋兮慮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  
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  
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聘兮放遠遊。歸舊川兮  
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汜濫  
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沉美玉，  
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  
禦水，頽林竹兮捷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

瓠子決口終被築塞，在其上構築宮室，稱之「宣房宮」，從此黃河又回歸二  
十年前之故道，而梁楚之地又恢復安寧，沒有河患。

瓠子歌裡表現出一位有德之君眼見水患橫溢，民不聊生，憂國憂民之心境。

此次堵口工程，尚賴漢武帝之親臨督導，群臣亦均背負柴草、土石等物料，填塞決口，君臣同心協力，方能竣工。故從前引詩文可知(1)凡詩文之作者，是為讚揚某位治河工成者之事蹟，如明代袁尊尼為表彰朱衡開通南陽新河，其詩文中引用瓠子等詞句，是意謂治河者能體恤民艱，功同漢武帝。(2)凡是描述黃河潰決之詩文，文中瓠子、宣房等，含有警惕當時帝王或執事大臣，應如同漢武帝君臣之治河精神，不畏艱難，整治河患，誠如明代王廷棟所言：「執事者，出神禹之故智，寬瓠子之深憂。」

#### 六、山東運河的閘壩建置與汶、泗、洸三水源的調整

山東運河通行糧船的水源，主要來自汶、泗、洸三河水。汶河、泗河按其自然流向，前者無法注入漕河，後者則無法發揮最佳的濟運功能。為導引汶河入運河，以及引泗河在最適當處注入運河，則有賴於閘壩的建置，作為導向。

##### (一)元代經營

元世祖開挑濟州河(濟寧—東河)、會通河(東河—臨清)，完成大運河，但會通河水淺，南糧北運仍以海運為主。

元人為集中汶、泗二河水於濟寧入運河，以便分濟南、北運道(北至臨清，南至徐州)，採取如下二方法：

- 1.導引汶河入運河，於堽城(寧陽縣北)，及汶、洸二河交會處，建置水壩、水閘，遏汶水西南入洸河。
- 2.為引泗河入洸河，於金口(滋陽縣東)築水壩、水閘，遏泗河西南入濟河，再於濟寧北會洸河。

因此汶、泗二河，經堽城壩、閘，金口壩、閘的運作，同會於洸河，於濟寧的天井閘入運河。此一導河工程卻失敗，因汶河不該於堽城入洸河。元人不了解漕河地勢，汶上縣的南旺是全漕河最高點，而濟寧則位於南旺以南 38 里，地勢相差「三丈」，若導汶水於濟寧入運河，分濟南、北運道，則北流河水，必須逆流北上至南旺，再順流南下臨清。因此北上水量必然減少，而南下徐州的水量則增大。況且會通河兩岸又沒有其它河川灌注，容易淤淺，無法通漕運。

##### (二)明代經營

明永樂 9 年(1414)，經宋禮重新挑濬會通河後，卻於永樂 13 年廢海陸兼運，專行河運。

明代有鑒於元人的失敗，另擇汶河注運河處。採納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言，於戴村築水壩，橫阻汶河原流向東平縣入大清河河道。且於戴村西南開一條河渠長 92 里，循草橋河、白馬河等，於南旺入運河。汶水於南旺入運河，以其六分水量往北流，四分水量往南流。如此分配汶水，乃因會通河的航運，僅賴此一線河水，而南旺分水口以南運道，還有泗、洸、沙、薛諸河水。

戴村壩，長九里，其重要性，據梅花草堂集載：「但會閘漕要害，總在戴村壩。」又河防一覽：「自宋司空築壩戴村，蜿蜒九里，屹如天成，... 會通河始得濟運，係全河屏障。」

宋禮為防汶河上游水從堽城東閘旁洩入洸河，於是於東閘前，築一土壩遏

阻，使汶水盡出南旺。

## 七、明代膠萊新河的開挑

### (一)時代背景

#### 1.河運的艱難

需設一百多座船閘節制運河水，每年需派四五萬名淺浦夫、河夫、泉夫等來管理河道。以及黃河對漕河的衝阻(明代 276 年，河患高達七百次)。

#### 2.爲避海險

洪武年間海運糧約 70 萬石，永樂初年在 40~80 萬石。

海運行程：蘇州太倉縣劉家港-崇明州-黑水大洋-成山-登州沙門島-萊州大洋-直沽，全程 3470 里。

成山角海險：《西園聞見錄》：「山東萊州一路，地方突海中五百餘里，不得不放萊州大洋，自此有白蓬頭石礁、成山、金嘴石等島險，殆有不可言。」

元至元 28 年(1291 年)海運漂米 24 萬 5 千 6 百石，溺死者約五六千人。明洪武 7 年(1374 年)，覆 40 餘船，漂米 4 千 7 百餘石，溺死官軍 717 人，馬 40 餘匹。

### (二)元代經營

首倡於至元 17 年(1280)萊州人姚演，至元 19 年(1282)完成，初年運糧 2 萬餘石，後增至 60 萬石。

至元 21 年(1284)罷膠萊新河：

1、糧船航入南端運口-麻灣海口困難：馬家灣石岡，長三里，膠州東南 90 里，「薛島西有山，曰小笠，兩峰夾持，中有石岡，曰馬濠。」

2、運河水量不足：「膠萊海道淺澀，不能行舟。」，「新河須候潮以行，船多損壞。」

### (三)明嘉靖朝經營

1.正統六年(1441)，山東昌邑人王坦見「漕河水淺，軍卒窮年不休。」議開膠萊新河。

2.嘉靖 11 年(1532)巡按御史方遠宜議開新河。建議海運行程：淮安府的支家河-沐陽縣的漣河口入海-沿海岸北行-膠州麻灣海口-膠萊新河-海倉海口入海-直沽(1435 里)。

3.嘉靖 14 年(1535)~20 年(1541)按察副使王獻開馬家灣。

(1)開挑馬家灣石岡，以通麻灣海口。嘉靖 16 年(1537)正月 22 日至同年 4 月 22 日。開出河渠長 14 里、寬 6 丈。

(2)探勘水源。

濟運河川有膠河、白河、有源山河 6 道，及臨河湖泊二處(九穴湖、都泊)。濰河，從西南高處北流入海，開分水河渠，濟助新河。

元代於新河建置 9 座船閘，若引濰河濟運，可減 2 座。

(3)挑濬河道。新河在亭口、窩舖等處，淤淺 100 餘里，淤塞 30 里。嘉靖 18 年動工挑濬。

王獻興工近五年，於嘉靖 20 年 2 月調山西布政司左參政，致新河工程罷除。

探其原因：分水嶺一帶 30 里河道的水源無法解決。「分水嶺，下多礮、石勾，水微細。」

#### 八、明萬曆朝經營

萬曆 3 年(1575)~4 年(1576)，南京工部尚書劉應節倡開新河。

劉應節認為：現有故道 260 餘里，寬 30 丈，僅賴膠河水濟助南北運河。無法通行海潮，遠近又沒有河水資注，此為前次多次開挑新河失敗的原因所在。因此開通新河必定要導引海潮，要通行海潮，則必須捨棄原來的故道而另尋「便道」。

萬曆 4 年 3 月，山東巡按御史商為正，將其試挑結果，呈報朝廷，認為分水嶺難挑，以通海潮。調夫役 1100 人，挑方廣各 10 丈河道「挑下數尺，即礮、石勾；又數尺，即沙，以下皆黑沙土；未丈餘，即有水泉湧出，隨挑隨汲，愈深愈難。」施工 10 餘天，僅挑深 1 丈 2 尺，開費 500 多兩。若要與海水相等，通行潮水，上需挑深一丈(總計 2 丈 2 尺)，費用需達 200 餘萬兩。

張居正認為新河既不可開，即不必堅持初見。

場次	第五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曾賢熙（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時間	2009 年 01 月 09 日（五）下午 16 至 18 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白沙大樓（三樓）第三會議室

研讀成果：

#### 一、地理觀點：

##### (一)方位及流向：

《水經》〈沔水〉原文：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東過南鄭縣南，又東過成固縣南，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又東過西城縣南，又東過堵陽縣，堵水出自上粉縣，北流注之。又東過鄖鄉南，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又東南過涉都城東北，又東南過鄖縣之西南，又南過穀城東，又南過陰縣之西，又南過筑陽縣東，筑水出自房陵縣，東過其縣南流注之。又東過山都縣東北，又東過襄陽縣北，又從縣東屈西南，涇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過中廬縣東，維水自房陵縣維山，東流注之。又南過己縣東北，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出自房陵，東流注之。又東過荊城東，又東南過江夏雲杜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

沔水發源於武都沮縣東狼谷，流經漢中盆地，漢中盆地北依秦嶺，南頻米倉山、大巴山，東流南迤武當山復東南流與涇水會於南陽盆地的襄陽，襄陽以下地勢平坦，水道縱橫，蜿蜒南流後東流於武漢（今）注入長江。

##### (二)地形及流經之重要區域

漢中盆地：位於陝西省秦嶺以南，是有「中國萊茵河」美譽的漢江沖積而成

的平原和殘丘，西起陝西勉縣的西界，東至陝西與湖北交界的白河縣東界，南邊和北邊在西段的漢中部分是以海拔在 700 米以下的低丘和平原為界，在東段的安康部分則是以海拔 500 米以下的低丘和平原為界，整個陝南漢水谷地的總面積在 8000 平方公里到 1 萬平方公里左右。這裏是中國南北分界線、江河分水嶺，四季分明、氣候溫潤、冬無嚴寒、夏無酷暑，並因此造就了物種的多樣性。

南陽盆地：南陽盆地，位於秦嶺、大巴山以東，桐柏山、大別山以西，其北是秦嶺山脈東端的伏牛山地，其南是大巴山脈的東端。周邊的山脈恰好把這塊地方給圍了起來，從而形成了盆地。總面積 46291 平方公里。盆地內有唐河、白河、丹江等主要河流，縱貫中部，南入漢水。南陽因地處伏牛山以南、漢水之北而得名。在中國版圖上，南陽盆地具有南北居中、東西居中的特殊地位，為中國的核心腹地。氣候上處於亞熱帶向暖溫帶的過渡地帶，屬典型的半濕潤大陸性季風氣候，冷熱適宜，年降雨量 800-1000 毫米，降水適中，光照充足，無霜期長，自然災害相對較少。水資源總量 70.35 億立方米，淡水充足且水質良好。植被狀況良好，物種多樣。土壤肥沃，盛產小麥、雜糧、水稻等，素有「中州糧倉」之美稱。

襄陽：今襄樊市地處湖北省西北部，居漢水中游，秦嶺大巴山餘脈。被漢水分為南北兩城，南為襄城，北為樊城。襄樊交通發達，自古即為交通要塞。素有「南襄隘道」、「南船北馬」、「四省通衢」之稱。歷來為南北通商和文化交流的通道。襄樊地區屬北亞熱帶季風氣候。這裏既有滔滔漢水流經，又有乾冷、暖濕空氣交綫，冬寒夏暑，冬幹夏雨，雨熱同期，四季分明。加之複雜多樣的地貌類型對氣候要素產生明顯的再分配作用，使得市內氣候形成了各種類型。境內繁多的植物、動物種類，即受惠於氣候的複雜多樣性。

武漢：武漢位於江漢平原東部，長江中游與長江、漢水交匯處，武漢地形以平原為主，兼有少量低山丘陵以及崗地。武漢屬北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區，具有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四季分明等特點。一年中，1 月平均氣溫最低，1℃；7、8 月平均氣溫最高，28.7℃，夏季長達 135 天。由於武漢處於北緯 30 度，夏季正午太陽高度可達 83°，居於內陸、距海洋遠，周圍地形如盆地、集熱容易散熱難，十分悶熱，是中國三大火爐之一。初夏梅雨季節雨量較集中，年降水量為 1050~1200 毫米。年無霜期 240 天。盛產水稻和魚，也是棉花和蔬菜產區。

## 二、歷史文化豐富：

沔水（漢水）為長江最大支流，其流經重要區域，已略述如上，此區在地形氣候物產上，是小麥文化與水稻文化的交會區，也是華夏文明南北交會之處，歷來更是兵家必爭之地，具有輝煌的歷史文化，留下的古蹟、塚墓特別豐富，在水經注文中皆留下記錄，從考古發掘的角度看，注文為不可多得之寶貴線索。

漢中盆地：早在商朝時期，這裏就有了人類生息勞作的身影，在以後的歷史中，漢中又一度成為兵家爭戰之地，如劉邦、諸葛亮等都以漢中作為軍事基地。漢中是漢家發祥地，其歷史悠久。自西元前 312 年秦惠文王首置漢中郡，迄今已有 2300 多年的歷史。漢中開漢業。西元前 206 年，漢王劉邦以漢中為發祥地，築壇拜韓信為大將，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逐鹿中原，平定三秦，統一天下，成

就了漢室天下四百多年，自此，漢朝、漢人、漢族、漢語、漢文化等稱謂就一脈相承至今。三國時期，漢中是魏蜀兩國兵戎相見的主戰場，老將黃忠在漢中定軍山下刀劈夏侯淵，驍將趙雲漢水之濱大敗曹軍，劉備自立為漢中王；一代名相諸葛亮在漢中屯兵 8 年，度過了他一生最為嘔心瀝血的歲月，六出祁山，北伐曹魏，鞠躬盡瘁，最終歸葬定軍山下，其安息地武侯祠，被稱為「天下第一武侯祠」。這裏是絲綢之路開拓者張騫的故里、四大發明造紙術發明家蔡倫的封地和葬地。韓信、諸葛亮、曹操等帝王將相曾在這裏建功立業，李白、杜甫、陸游、蘇軾等偉大詩人曾探訪、輾轉或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並留下了瑰麗的墨蹟詩章。

南陽盆地：南陽歷史文化悠久，周天子曾分封了申、呂、謝、鄘、蓼、曾、郟、許等封國。春秋時楚設宛邑，到戰國秦昭襄王三十五年（西元前 272 年）「初置南陽郡」時，才開始使用「南陽」這個名字。至今，已有兩千二百多年的歷史，雖然朝代屢經更迭，區劃不斷變改，但南陽這一地名，一直被保留著沿用著。「宛」是南陽最早的地名之一，宛，即反映了「盆地」的地貌特徵，又反映了它的生態環境。《說文解字》：「宛，屈草自履也，從宀、夨聲。其義：①『四方高中央下』符合南陽西、北、東三面環山，當中低平的盆地地貌特徵；②『屈草自履』為芳草蓋地，植被蔥綠貌。」春秋初期，南方的楚國日益強大起來，先後向北吞併了漢水流域諸國，呂、申兩國也被楚文王所滅。楚國佔據這片既有沃野美壤，又有江河之便的土地之後，便在這裏建置宛邑，作為問鼎中原的基地。宛之名，即自此而始。其後，宛由地功能變數名稱，演變成爲「宛城」、「宛縣」、「宛州」、「上宛縣」等，時至今天，「南陽市」和「宛城區」均以「宛」爲其約定俗成的簡稱。東漢時期爲光武帝劉秀的發跡之地，城西臥龍崗是諸葛亮輔佐劉備前的躬耕地。

襄樊：襄樊自古以來，就是南北經濟文化的交匯之地。襄樊系襄陽、樊城兩城合稱，樊城因周宣王封仲山甫（樊穆仲）於此而得名，襄陽以地處襄水（今南渠）之陽而得名。樊城始於西周，襄陽築城于漢初。春秋戰國時期，襄樊是大國楚和中原周天子交往的通道。兩漢至隋唐時期，從京城西安、洛陽經襄陽到江陵的驛道，是溝通南北政治、經濟的大動脈，加上長江最大的支流漢水在此與唐白河匯合，襄陽就成了「南船」、「北馬」的彙集地。自東漢獻帝初平元年（西元 190 年）荊州牧劉表徙治襄陽始，襄陽歷來爲府、道、州、路、縣治所。襄樊已有 2800 多年的建城史，諸葛亮在襄陽城西 13 公里處的古隆中寓居 10 年，成就了著名的〈前出師表〉、〈後出師表〉和〈隆中對〉，聞名中外的《三國演義》120 回中，有 31 回發生在襄樊這片大地上。宋玉、杜審言、孟浩然、皮日休、張繼、李白、杜甫、米芾等一大批文人名士使襄樊大地更具人文底蘊。李白在〈襄陽曲〉一詩中寫道：「襄陽行樂處，歌舞白銅堤。江城回綠水，花月使人迷」。

武漢：武漢的歷史文明可追溯到 3500 年前的盤龍城。這是長江流域發掘出的最古老的城池，被學者認爲是長江流域文明和黃河流域文明融合的突破口。3500 年間，因水運發達，物產豐富，這裏從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並由軍事中心進而發展爲區域性政治商貿中心，武漢也因此擁有融匯多元文化的優勢和特質。武漢有武昌、漢陽、漢口三鎮，其發展的歷史、規模、速度各有不同的特色。



武昌和漢陽築城起始於同一時期，約有 1800 年歷史。

武昌之名始於東漢末三國初，孫權爲了與劉備奪荊州，於西元 221 年把都城從建業（今南京）遷至鄂縣，並更名「武昌」，取「以武治國而昌」之意，武昌之名是與今鄂州市互換的。從考古發掘來看，武昌在新石器時代的水果湖放鷹台和南湖老人橋、洪山區花山鄉的許家墩和棋子墩等處，就是古人棲居之地。

漢陽一名的來歷與漢水密切相關，古語「水北爲陽，山南爲陽」，古漢陽在漢水之北，龜山之南，又因得日照多的地方也稱陽，故名漢陽。西元 606 年，即隋朝大業二年，改漢津縣爲漢陽縣，漢陽名稱自此開始。唐代將縣治移至漢陽市區後，才迅速發展起來。漢陽，特別是鸚鵡洲一帶，歷來是長江中游商船集散的地方。唐宋元明各朝代，商業手工業很是繁華。

漢口，漢陽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是同步發展的。直至明代成化十年（西元 1474 年）漢水改道（漢水在歷史上改道不下 8 次）從龜山北麓入江以後，漢口才獨立發展，僅有 500 多年的歷史。漢陽、漢口很早就築有城牆，分別被當作過縣治之所在。

三、保存了散佚資料：

酈道元撰寫《水經注》，搜集大量資料，注文中引用的文獻達 470 餘種，金石碑刻達 350 餘種，另有大量未指明來源的地圖、方志、歌謠、諺語等，大部分已散佚，由於他的引用方保存至今。在沔水注中所引用的文獻有《尚書》、《山海經》、諸葛亮《與兄瑾書》、來敏《本蜀論》、《蜀都賦》、《耆舊傳》、《諸葛亮賤》、常璩《華陽國志》、《世本》、《漢中記》、孟達《與諸葛亮書》、《漢書·地理志》、《春秋》、庾仲雍《漢水記》、《地說》、《華君銘》、《荊州圖副記》、《郡國志》、《茂陵書》、《郭先生碑》、《宅銘》、《鄒恢碑》、《杜元凱碑》、張衡《南都賦》、習鑿齒《與謝安書》、《晉太傅羊祜碑》、《鎮南將軍杜預碑》、《安南將軍劉儼碑》、吳均《劍騎詩》、《漢晉春秋》、曹仁《記水碑》、《桓宣碑》、《征南將軍胡羆碑》、《征西將軍周訪碑》、范蠡《養魚法》、《東觀漢記》、《郡國志》、《禹貢》、《春秋傳》、《國語》、《左傳》、郭景純《江賦》、杜預《釋地》、京相璠《春秋土地名》等多達 40 餘種，施鰲存的《水經注碑錄》，有助於古籍校讀，相互考證，相互發明。

四、GIS 的運用構想：

根據注文中引用古籍所載之水道、渠名、城池、古蹟、塚墓資料，依其時代，在新式地圖上運用 GIS 與影像重疊的技術重新定位，繪製沔水（漢水）流域上各水系流佈圖、古史中各國疆域變遷圖、大一統時期行政區劃、郡縣廢置、遷徙詳圖，藉此，可清楚解讀沔水（漢水）流域自然與人文的歷史演變。

五、佚事傳說

1. 棧道：

頁 487:「漢水又東合褒水，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云：『前趙子龍退軍，燒壤赤崖以北閣這，緣谷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

2.鹽井：

頁 492：「又東逕魏興郡廣城縣，縣治王谷。谷道南出巴獠，有鹽井，食之令人癯疾。」

3.鱷湍：

頁 493：「漢水又東爲鱷湍，洪波濟盪，崩浪雲頽。古者舊言，有鱷魚奮鰭遡流，望湍直上，至此則暴鯁失濟，故因名湍矣。」

4.食土：

頁 496：「堵水之旁有別溪，岸側土色鮮黃，乃云可噉；有言飲此水者，令人無病而壽，豈其信乎？」

5.孝子：

頁 502：「沔水西又有孝子墓，河南秦氏性至孝，事親無倦，親沒之後，負土成墳，常泣血墓側，人有永咏《蓼莪》者，氏爲泣涕，悲不自勝。于墓所得病，不能食，虎常乳之，百餘日卒。今林木幽茂，號曰孝子墓也。」

6.水虎：

頁 503：「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鱗甲如鯪鯉，射之不可入，七八月中，好在磧上自曝，鬚頭似虎，掌爪常沒水中，出漆鬚頭，小兒不知，欲取弄戲，便殺人。或曰，人有生得者，摘其臍厭，可小小使，名爲水虎者也。」

7.養豬：

頁 503：「沔水又東逕豬蘭橋，橋本名木蘭橋，橋之左右豐蒿荻。劉季和（西晉鎮南將軍劉季和？）大養豬，襄陽太守曰：『此中作豬屎臭，可易名豬蘭橋』，百姓遂以爲名矣。」





場次	第六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陳識仁
時間	2009年02月27日（二）下午16至18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史研101教室

研讀成果：

導讀範圍：卷二十九，〈沔水下、潛水、湍水、均水、粉水、白水、比水〉

卷三十，〈淮水〉

### 一、彭蠡澤及其他

《水經注》原文：

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尚書·禹貢》匯澤也鄭玄曰：匯，回也。漢與江鬪，轉東成其澤矣。（圖參《水經注圖》南十中，頁196）

彭蠡澤即今江西省北部的鄱陽湖。彭蠡是很古老的澤藪名，《漢書·地理志》豫章郡下設有彭澤縣，「彭蠡澤在西」，故知縣因湖而得名；而彭蠡澤有時也簡稱為「彭澤」。陶潛不願為五斗米折腰的彭澤令就是此地。

本卷只簡單敘述「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另在卷39〈廬江水〉中對彭蠡澤及其西北側的廬山有更詳細的記載。例如本卷對彭蠡澤的他稱，只有「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今宮亭湖也」一句（《校釋》，頁513），〈廬江水〉中則對此有詳細的說明：

南嶺，即彭蠡澤西天子鄣也。峰陞險峻，人跡罕及。嶺南有大道，順山而下，有若畫焉。傳云匡先生所通至江道。巖上有宮殿故基者三，以次而上，最上者極于山峰。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

據此可知，彭蠡澤另有「宮亭湖」是的別稱，有時也簡稱「彭湖」。

彭蠡澤西北即廬山，此地自古即有許多神仙道士的傳說，加上慧遠法師在此搭建龍泉精舍，遂成為名蹟勝地，後代文人多有旅遊之作，一併描寫廬山與彭蠡澤一帶的山水風光。著名者，如：釋慧遠〈遊廬山〉、鮑照〈登廬山〉、張九齡〈彭蠡湖上〉、李白〈入彭蠡經松門觀石鏡緬懷謝康樂題詩書游覽之志〉、〈下潯陽城泛彭蠡寄王判官〉、韋應物〈效陶彭蠡〉、孟郊〈過彭蠡〉、孟浩然〈彭蠡湖中望廬山〉、李綱〈彭蠡〉等皆是。

## 二、韓綜山等諸城

《水經注》原文：

柵水又東南，積而為竇湖，中有洲，湖東有韓綜山，山上有城。山北湖水東出，為後塘北湖，湖南即塘也。塘上有穎川僑郡故城也。竇湖水東出，謂之竇湖口。東徑刺史山北，曆韓綜山南，徑流二山之間，出王武子城北，城在刺史山上。湖水又東徑右塘穴北，為中塘，塘在四水中。水出格虎山北，山上有虎山城，有郭僧坎城，水北有趙祖悅城，並故東關城也。昔諸葛恪帥師作東興堤，以遏巢湖，傍山築城，使將軍全端、留略等，各以千人守之。魏遣司馬昭督鎮東 諸葛誕，率眾攻東關三城，將毀堤遏，諸軍作浮梁，陳堤上，分兵攻城。恪遣冠軍丁奉等，登塘鼓噪奮擊，朱異等以水軍攻浮梁。魏徵東胡 遵軍士爭渡，梁壞，投水而死者數千。塘即東興堤，城亦關城也。柵水又東南徑高江產城南，胡景略城北，又東南徑張祖禧城南，東南流，屈而北徑鄭衛尉城西。魏事已久，難用取悉，推舊訪新，略究如此。又北委折蒲，蒲出焉。柵水又東南流注于大江，謂之柵口。（圖參《水經注圖》南八東，頁169）

本段集中敘述沔水支流柵水所流經的地區。酈道元在這一段中大量引述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這一區域所發生的戰事，因為戰事頻繁，當時構築的許多的軍事性城堡，也就大量出現在本段中。這些軍事性的城堡有一個特質，即以當時築城的軍事將領名字命名，如韓綜山(城)、王武子城、郭僧坎城、趙祖悅城、高江產城、胡景略城、鄭衛尉城等。

韓綜，或作韓縱，三國時吳國 韓當之子，韓當死後，綜奔曹魏；東興之役時，韓綜軍敗身死。由於史籍記載甚略，此韓綜山上之城是否為韓綜所築，無法查考。

王武子，《晉書》卷42〈王渾傳附王濟〉中謂：「(王)濟字武子」，熊會貞在《水經注疏》中懷疑：「此地有城，豈渾都督揚州諸軍時，吳人大佃皖城，渾遣淮南諸軍攻之，武子嘗從征乎？」《晉書·王濟傳》中對他的形容是：「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性豪侈，麗服玉食。」看來是個能文善武又家財萬貫的美男子，但全傳中並未提及他曾參與戰役，故此，熊會貞的說法也純粹只是推測之詞，未有明證；王武子是否就是《晉書》中的王濟，也尚有考證的空間。

郭僧坎，史無其人，不知此城來由如何。

趙祖悅，《魏書·宣武帝紀》：「正始元年春正月庚戌，江州刺史曲江公陳伯之破蕭衍將趙祖悅於東關」，北魏正始元年正當梁天監三年(504)，《資治通鑑》中亦載此事，但不知詳細戰況，趙祖悅城應當是築於這場戰役的軍事性城堡。

高江產，南朝梁人，《梁書·安成王蕭秀傳》：「先是，巴陵馬營蠻為緣江寇害，後軍司馬高江產以郢州軍伐之，不剋，江產死之，蠻遂盛。」此處高江產城可能即是當年伐蠻時所築。

胡景略，南朝齊人，其事蹟在《南齊書》、《魏書》、《南史》中均有記載。《南齊書·魏虜傳》曰：「虜既得淮南，其夏，遣偽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席法友攻北新蔡、安豐二郡太守胡景略於建安城，死者萬餘人，百餘日，朝廷無救，城陷，虜執景略以歸。」《魏書·彭城王元勰傳》亦謂：「揚州所統建安戍主胡景略猶為寶卷拒守不下，勰水陸討之，景略面縛出降。」此胡景略城即是當年所守之城，《魏書》中稱其為「建安戍主」，恐怕是比較正式的稱號，而「胡景略城」可視為俗稱。

張祖禧、鄭衛尉二人則無考，故酈道元於此之後接著說：「魏事已久，難用取悉，推舊訪新，略究如此。」主要是還是事蹟難考、史籍缺載的無奈。

《水經注》中的這段文字，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塢堡壁壘問題，陳寅恪〈桃花源記旁證〉一文，把寓意的桃花源與現實的塢堡壁壘做了聯結，縱使後來遭到其他學者的質疑，但仍是一篇開創性質的文章。魏晉時期北方常見的塢堡壁壘，其性質似乎與本文中所集中敘述的軍事性質城堡相當不同，例如規模、城制、戍主……等相關問題，或許仍有深入探討的空間。

### 三、本卷沔水錯誤頗多

例如具區、震澤、洞庭、五湖、三江等問題，頗有錯亂不一、敘述雜亂的問題，而歷來的注釋諸家也都已注意到這點。此部份亦不好苛責酈氏，主要還是酈氏當年無法親履其地，只能靠文籍所載來注釋《水經》的原因；再加上古今地理變遷，許多部份也有難以查考的問題。故此，酈氏在沔水之末加上一句，「但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麤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這倒是很能表達出南方水系複雜的現象與文字敘述上的困難。

#### 四、湍水楚塌

《水經注》原文：

湍水又逕其縣東南，歷冠軍縣西北，有楚塌，高下相承八重，周十里。方塘蓄水，澤潤不窮。(《校釋》，頁 517；圖參《水經注圖》南六西三，頁 145)

塌，音ㄊㄨˋ，遏水的土堰，人工水利設施之一。《水經注》卷 7〈濟水〉中有「以竹籠石，葺土以為塌」。湍水今稱湍河，流經河南省南陽盆地，在十林鄉附近尚有楚塌遺址，明代嘉靖《南陽府志》中記載：「楚塌在州西北六十里，承湍河水灌田二百餘頃」，至少楚塌在明代還發揮灌溉的功能，今天僅剩遺址而已。

#### 五、穰縣六門陂

《水經注》原文：

湍水又逕穰縣為六門陂，漢孝元之世，南陽太守邵信臣，以建昭五年，斷湍水，立穰西石塌。至元始五年，更開三門為六石門，故號六門塌也。溉穰、新野、昆陽三縣五千餘頃。漢末毀廢，遂不修理。晉太康三年，鎮南將軍杜預復更開廣，利加于民，今廢不修矣。六門側猶有六門碑，是部曲主安陽亭侯鄧達等，以太康五年立。(《校釋》，頁 517；圖參《水經注圖》南七西三，頁 159)

湍河至文渠街南馬家菜園村(今河南鄧縣西北)，右岸有西漢南陽太守邵信臣所造的六門堰遺址。據《鄧州志》記載：「引六門塌所斷湍水灌田」。指的是當時在湍河上築攔河堰，周圍築堤。引水入鉗盧陂，因此又名盧門堤。西漢宣帝時始建之，初為土堰，後改為石堰，名穰西石塌，元帝建昭五年(34B.C.)建成，漢平帝元始五年(5)土門改為石門，又稱六門塌。從六門堰引水，開一條總幹渠(今稱運糧河，又名三里河)，橫貫穰、新野、昆陽三縣，灌溉達五千餘頃。之後，晉杜預重修，《晉書》稱「眾庶賴之，號曰杜父」。《水經注》卷 31〈涇水〉中又稱：「昔在晉世，杜預繼信臣之業，復六門陂，遏六門之水，下結二十九陂。諸陂散流，咸入朝水，事見「六門碑」。六門既陂，諸陂遂斷。」(《校釋》，頁 549)以後歷代曾多次廢毀、修復，宋時灌溉面積已達 280 萬畝，明嘉靖《鄧州志》謂：「崇禎八年(1635)，陂堰遂廢」。鉗盧陂又名迪陂(狄陂)，為六門堰下結二十九陂中最大的一座蓄水工程，占地約六平方公里，清乾隆年間廢毀。

## 六、安眾港

《水經注》原文：

涅水又東南逕安眾縣，竭而為陂，謂之安眾港。（《校釋》，頁 518；圖參《水經注圖》南七西二，頁 158）

安眾港在《水經注》中出現兩次，另一在卷 31〈涓水〉：「土地墊下，湍溪是注，古人于安眾竭之，令遊水是瀦，謂之安眾港。」（《校釋》，頁 548）此處的安眾港顯然也是人工堰土所為的陂塘，卻稱之為「港」，說明「港」字義涵甚夥。

## 七、漬粉

《水經注》原文：

粉水導源東流，逕上粉縣，取此水以漬粉，則皓耀鮮潔，有異眾流，故縣、水皆取名焉。（《校釋》，頁 519；圖參《水經注圖》南七西三，頁 159）

粉水今稱粉青河，源自湖北神農架。漬粉是指古代女子以水和粉敷於臉上，《齊民要術》卷五有「作紫粉法」：「用白米英粉三分，胡粉一分，不著胡粉，不著人面。和合均調。取落葵子熟蒸，生布絞汁，和粉，日曝令乾。若色淺者，更蒸取汁，重染如前法。」《名醫別錄》陶弘景注：「(落葵)其子紫色，女人以漬粉傅面為假色。」宋蘇頌《圖經本草》：「(落葵)俗呼曰胡燕脂。子可婦人塗面及作口脂。」

場次	第七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莊世滋
時間	2009年03月03日（二）下午16至18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白沙大樓（三樓）第三會議室

研讀成果：

### 壹、概述

水經注卷三十七共有七條河川：淹水、葉榆河、夷水、油水、澧水和泔水；主要分佈於寧州、益州、荊州、和廣州，今日的雲南、四川、貴州、湖南、湖北和廣東等地。其中，葉榆河記載錯誤，與此相當的河流現在已無法找到；夷水為現在湖北西南的清江，源自湖北利川齊岳山，東流，自宜都東北匯流於長江。油水流經今日湖北松滋縣，可能是今日的界溪河。澧水，為湖南的澧江；沅水，即湖南的沅江。油水、澧水、沅水這三條河流為古代雲夢大澤的水系，且為長江的



支流、皆從東流。注水在今日廣東省的洛江，屬於珠江水系之一，其流向為南流。

## 貳、河川的流經區域

- 一、**淹水**：發源於越巂郡<sup>1</sup>遂九縣外（雲南省麗江自治縣），東南至青蛉縣，東過姑復縣，最後注入若水。
- 二、**葉榆河**：發源於永昌郡葉榆縣（雲南省葉榆縣），過不韋縣；入牂柯郡西隨縣（雲南金平）為西隨河，在過交趾郡蒼冷縣（越南河內）分為五水，至南界復合為三水，東入海（南海）。<sup>2</sup>
- 三、**夷水**：發源於巴郡魚復縣，東南過佷山縣南（湖北宜都），在過夷道縣北，最後注入於長江。
- 四、**油水**：發源於南郡孱陵縣（湖北省公安），東北流注入長江。
- 五、**澧水**：發源於武陵充縣（湖北桑植），東過零陽縣，在東過作唐縣至長沙郡下雋縣西北（湖南省）注入長江。
- 六、**沅水**：發源於益州牂柯郡且蘭縣（貴州省貴定），為旁溝水，東過無陽縣，為沅水。進入荊州<sup>3</sup>為沅水。東流至無陽縣、臨沅縣，最後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注入長江。
- 七、**注水**：發源於武陵郡鐔成縣（湖南省鐔成），南流至鬱林潭中，再東流至蒼梧猛陵縣，東至高要縣，又東至南海番禺縣西，分為二，最後注入南海。

## 參、神話、傳說與山石特色

- 一、**淹水**：禺同山上的山神有金馬和碧雞守護，非常亮眼，當地的人民時常可以看到金馬和碧雞祥光昇彩，《碧雞頌》、《蜀都賦》有描述禺同山的金馬和碧雞。

### 二、葉榆河：

1. 弔鳥山：位於葉榆縣境內，傳說有鳳凰死於此地，故眾鳥來弔唁。
2. 不韋縣：秦始皇曾經把呂不韋的子孫流放到此地因而得名。過去源為九隆哀牢之國，說鳥語，世世不與中原來往。直到東漢明帝設置郡；即永昌郡。

#### （鳥圖騰部落不限於沿海地方）

3. 西隨水：為今日的越南紅河範圍，但非葉榆水的下游，而是濮水的下游。水經在記載葉榆水從過不韋出益州界後出現錯誤，而酈道元在註釋時也未考證。

#### （此區水系眾多，地表呈現出一山一水）

<sup>1</sup> 越巂郡在魏晉南北朝時劃分越巂郡和雲南郡，淹水在東漢以前屬於越巂郡；魏晉時已屬雲南郡。

<sup>2</sup> 葉榆河記載有誤，在東漢和南朝時期有葉榆河，但在西晉時未有葉榆河。且水經注記載把葉榆河流經地區也有誤，葉榆河非流經越南成為西隨河，而是僕水進入西隨成為西隨河。

<sup>3</sup> 南朝齊為郢州。

- 4.交趾：今日的越南，酈道元在註釋中記載很多奇聞（人民鳥語、鬚蛇、雒民、猩猩獸和蛟龍等）與漢朝時期的對立和臣服（征側-女二王廟），此處也提到馬援為交趾地區通導灌溉、以利其民；說明交趾從傳說時期進入文明時期。

### 三、夷水：

- 1.陰陽石：鞭打陰石則會下雨；雨水過多時，只要鞭打陽石就會停雨。
- 2.稟君：相傳為巴人的祖先。

四、澧水：酈道元引耆老故事相傳，從前充縣縣尉和零陽縣尉互爭疆界，彼此相害對方，導致兩人成為岩石，東面表示為零陽，西面為充縣。此外，在註釋中共記載 7 條河川（溫水、零溪水、九渡水、婁水、灑水、涪水、澹水）與澧水相匯，表示出洞庭湖附近的水系也較為複雜。

### 五、沅水：

- 1.盤瓠：原為帝嚳所畜養的狗，因殺犬戎將領（吳將領）有功於帝嚳，帝嚳把女兒嫁給盤瓠，而他們所延續的後代即為武陵郡的夷人，及今日的貴州貴平一帶。
- 2.潘承明壘：討伐五溪蠻時營軍所築的城。

## 肆、結論

此卷的河川分為兩種，流入大海與注入江和湖泊；從水脈流動可以窺看出整個地形與地貌；湖南與湖北一帶靠近洞庭湖一帶地勢低窪，水系呈現西東流紛亂，雲南、貴州、廣東，屬於一山一水地貌，水系呈現北南流，最後流入大海。此外，酈道元在註釋中較為強調此地區遠古傳說，把他說聽聞的傳說一一寫下，但往往會著名『遠古史跡，不可考』的字眼，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巴蠻與百越的神話與傳說故事，了解到這些民族與中原的民族的互動。此外，此處為中國的南方，是酈道元所處時代未能達到的地方，因此有許多記載酈道元尚未實地考察到以及有可能受到此區的地貌影響，如葉榆水或則是河川發源處、流經的區域有明顯的錯誤。

## 卷三十八

資水→西源赤文水，南源為夫夷水

漣水→湖水支流

湘水→今日的湘江

資水

資水源自零陵郡都梁縣的路山

- 1.路山即為唐糺山
- 2.資水又名大溪水
- 3.武岡縣是自都梁縣劃分出來而設立的

4.武岡縣的就時傳說→後漢討伐五溪蠻，蠻人保住了縣城左右兩座對峙的山岡，因此稱此為武岡，縣也就因此而命名。

5.漢武帝元朔五年將都梁封給敬候遂（長沙定王的兒子）為食邑。

6.都梁：源自於土語“蘭”之意。

東北流，經夫夷縣

夫水源自夫夷縣西南與零陵縣境的少延山

漢武帝元朔五年將都梁夫夷給敬候義（長沙定王的兒子）為食邑。

東北流，經邵陵縣北

邵陵水

高平水

雲泉水

邵陽水

茱萸江→韶陽水往東北流，自益陽縣出境，流經山峽一段，稱為茱萸江。

又東北流，經益陽縣北

關羽瀨（關侯灘）→關羽載此水屯兵，孫權命魯肅、甘寧在這條水上阻擋他。

茱萸江往東，流經益陽縣後又稱為資水了

益陽縣應位於益水北岸，但現在卻沒有益水，或者其也是資水的別稱。

深潭、水井、採金沙處

又往東，與沅水匯流於湖中，往東北，注入江水

湖→洞庭湖

入湖處→益陽江口

漣水

漣水出漣道縣西邊，是從資水分流出的支流

漣水併入許多澗水，會流成一條溪流

石魚山→山下多黑石，紋理像雲母，開採出一層就有魚形出現，用火燒會有魚膏的腥氣。

湘鄉縣→長沙定王的兒子昌的食邑

東北流，經湘南縣南，有東北流，經臨湘縣西南，東注湘水

湘水

湘水源自零陵縣始安縣的陽海山

陽海山即陽朔山→應劭說：湘水源自零山，是此山的別名

魏咸熙二年（孫皓甘露元年）建立始安郡

湘水、漓水同源，湘水往東北流，漓水往南流

羅君章在《湘中記》中對於湘水的形容

東北流，經零陵縣東

越城嶠水

### 觀水

又東北流，經洮陽縣東

### 洮水

漢武帝元朔五年，長沙定王的兒子節侯拘受封洮陽，立為侯國  
王莽時改為洮治

又東北流，經泉陵縣西

### •營水

九疑山→大舜埋於南麓，商均葬於北麓

馮水→與眾支流會合，渾然成一水，稱為北渚，流經馮乘縣北，往西，流至關下  
萌渚水（錫方山）

魏咸熙二年，吳孫皓把零陵分開另設營陽郡

又東北流，經泉陵縣西

### 6.都溪水

(1)春溪

(2)武帝元朔五年，封定王第二個兒子買為春陵侯

### 7.泠水

又東北流，經泉陵縣西

### 8.泉陵

(1)武帝元朔五年，將泉陵封給長沙定王的兒子節侯賢

(2)王莽時改名為溇澗，先前是楚國的舊地

(3)零陵郡是漢武帝元鼎六年從桂陽郡分置的，王莽時稱為九疑郡

又東北流，經泉陵縣西

### 9.白土鄉，後改名為更生鄉

(1)《零陵先賢傳》

(2)《晉書·地道記》

### 10.應水

(1)流經鼻墟南→據說是象的封地

### 11.毛水

(1)流經石燕山

### 12.余溪水

### 13.宜溪水

又東北流，經重縣東，又東北流，經鄴縣西，與東南來承水匯流

### 1.承水

### 2.略塘

(1)銅神的傳說

(2)流經重安縣南→長沙頃王的兒子度的食邑

(3) 為舊時零陵的鐘武縣西南的表山

### 3.臨承

(1) 即先前的酃縣

(2) 魏正元二年吳國君主孫亮分出長沙郡東設置的

(3) 傳說：石鼓發聲，那個地區就要發生戰爭

又東北流，經重縣東，又東北流，經酃縣西，與東南來承水匯流

### 4.印石

### 5.橫山

(1) 有三座高峰：紫蓋、石困、芙蓉

(2) 丹水在左邊騰湧，澧泉在右邊奔流

(3) 《山經》稱為峒嶺，及南岳

### 6.衡陽郡

(1) 治所：在湘西縣（是從湘南分出來的）

(2) 為甘露二年吳主孫亮分出長沙西部設置衡陽縣

又東北流，經重縣東，又東北流，經酃縣西，與東南來承水匯流

### 7.耒水

8.麓山→看破功名利祿的人，大多薈萃於此

湘水又東北流，經陰山縣西；與東南來的洙水匯流；又北流，經澧縣西，與東南來的澧水匯流

1. 《續漢書·五行志》

2. 空冷峽

3. 建寧縣→設於晉泰始年間

又往北，流經臨湘縣西，瀏水自該縣西北流來注入

1. 石潭山

2. 昭潭（湘州潭）

3. 橘州

4. 流經船官西，是湘州商船停靠的埠頭

又往北，流經臨湘縣西，瀏水自該縣西北流來注入

### 6.湘臨

(1) 王莽時改為撫陸

(2) 這裡先前是楚國南部邊境地區

(3) 秦滅楚，設立長沙郡，即青陽地區

(4) 陶侃廟→相傳過去是賈誼的故居

(5) 吳芮墓

7. 這一段多牛軛湖：瓦官水口、白露水口、石榔口、麻溪水口、三石水口

又往北，瀉水自西南流來注入

1. 下營口（牛軛湖）

2. 高口水

3.上鼻水

4.陵子潭

5.銅官山（雲母山）

又往北，經羅縣西，水自東流來注入

1.錫水

2.玉水

3.東湖水

4.望屯浦（牛軛湖）

5.三溪水

6.大對水口

7.黃陵水口

（1）二妃廟（黃陵廟）

（2）王子

又往北，經羅縣西，水自東流來注入

8.汨水

9.純水

10.羅縣（羅子國、羅水）

11.玉笥山

12.屈潭（汨羅淵）

13.笥導涇

又往北，流經下隲縣西，微水自東邊流來注入

1.益陽江（與資水匯流處）

2.查埔

3.橫房口（與沅水匯流處）

4.微湖（麋湖）

5.金浦水

6.武陵江

7.湘、資、沅、澧這四條水注入洞庭湖，北與大江匯流，合稱五渚

又往北，流經下隲縣西，微水自東邊流來注入

8.相關傳說

（1）《戰國策》

（2）《山海經》

9.笛烏頭石

湘水又北流，經巴丘，注入大江

1.巴陵老城

2.三江

3.江會

漓水

漓水也源自陽海山

- 1.始安嶠(越城嶠)
- 2.始安水
- 3.瀉水
- 4.彈丸溪
- 5.洛溪水
- 6.羊瀨山、雞瀨山
- 7.熙平水

漓水也源自陽海山

- 8.朝夕塘
- 9.平樂溪

往南，流經蒼梧荔浦現

- 1.瀨水
- 2.濡水
- 3.靈溪水

又南流，經廣信縣，注入郁水

溱水

溱水源自桂陽郡臨武縣南，繞城向西北轉彎，東流

- 1.武溪水
- 2.臨武縣（王莽時改爲大武）
- 3.黃岑溪水
- 4.武溪水往南至重山，山名爲藍豪
- 5.瀧水

又往東，至曲江縣安轟邑東，折向西南

- 1.瀧水
  - (1)西岸有任將軍城
  - (2)東岸有將軍廟
- 2.泠水（瀧水往南與其匯流）
  - (1)泠君山
- 3.林水（瀧水往右與其匯流）
  - (1)王歆之《始興記》
  - (2)《湘州記》

又往東，至曲江縣安轟邑東，折向西南

- 4.雲水（源自湯泉）
- 5.藉水
- 6.靈鷲山（原名虎郡山、虎市山）
- 7.曲江縣

- (1) 以前縣名叫曲紅
- (2) 王莽時名為破虜
- (3) 東傍瀧溪，號為北瀧水

又往東，至曲江縣安甬邑東，折向西南

8.連水→源自南康縣涼熱山（大庾嶺）的連溪

9.東溪（大庾嶠水、東江、始興水）

10.邪階水

- (1)鼻天子城

11.邸水（源自浮岳山）

12.利水

- (1)韶石

- (2)靈石

經過瀆陽縣，出了沅浦關，與桂水匯流

1.瀆陽縣→王莽時的綦武

2.瀆石山

3.瀆水

4.沅水

5.一里水

往南，注入大海

1.溱水往南，注入郁水，然後流入大海

場次	第八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宋德喜
時間	2009年05月01日（五）下午14至16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史研101教室

研讀成果：

### 卷三十五 江水

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

江水左迤為中夏水，右則中郎浦出焉。江浦右迤，南派屈西，極水曲之勢，世謂之江曲者也。

#### 【釋義】

本卷的開頭地點，是今天湖北省江陵縣，長江流過江陵縣之後，往南轉了一個大彎。因此在本卷一開頭，酈道元便以「極水曲之勢」來形容長江在該處的曲折。

《注》中所提到的「中郎浦」，據清人楊守敬纂疏的《水經注疏》卷35的說法，中郎浦位居何處已無法考證，也許在今公安縣東北。《水經注疏》



並引《廣韻》（引周處《風土記》）提到「大小水有小口別通曰浦」，「浦」一字可以解釋為今天地理學名詞：「牛軛湖」，而在之後的經文、注文中，「浦」一字使用率相當的高，也代表了長江在過了洞庭湖的中、下游流域，其水域是相當複雜，而從長江分支出的小河也是相當的多。

**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入焉。**

江水又東，涌水注之，水自夏水南通于江，謂之涌口。二水之間，《春秋》所謂閻敖游涌而逸者也。江水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吳陸抗<sup>4</sup>所築，後王濬攻之，獲吳水軍督陸景于此渚也。

#### 【釋義】

◇ 長江通過三國時期吳國南郡華容縣的南邊之後，涌水注入其中。據《宋書》卷1〈武帝本紀〉記載：「玄從子振逃於華容之涌中『涌中』各本作『浦中』，據南史及晉書桓彝傳曾孫振附傳改。按杜預左傳莊十八年注：『涌水在南郡華容縣。』水經江水注：『江水又東，涌水注之。水自夏水南通於江，謂之涌口。』」。吳國南郡華容縣在今天湖北省沙市市東邊，從《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三冊頁28—29來看，夏水從今天的沙市市注入長江，而往南邊一點可以看見一條細小的河流也注入長江，也許就是《水經》所述的“涌水”。延伸推之，酈道元在這補充的春秋史事<sup>5</sup>—關於閻敖的游泳逃逸地點應可更加明確。另外，注文中提到的“南平郡孱陵縣”，《水經注》卷37〈油水、澧水〉有相關記載：「縣（指孱陵縣）有白石山，油水所出，東逕其縣西，與澧水合，水出高城縣澧山，東逕其縣下，東至孱陵縣，入油水也。東過其縣北，縣治故城，王莽更名孱陸也。劉備孫夫人，權妹也，又更脩之。其城背油向澤。又東北入於江。油水自孱陵縣之東北逕公安縣西，又北流注于大江」。而後文所提到的“樂鄉城”，據《通典》記載，在陸抗之前，吳國的朱績為樂鄉督時，樂鄉城已經興建，陸抗只是進行改建的工作。另一方面，陸景被俘之事，可詳參《晉書》卷3〈武帝本紀〉、卷34〈杜預列傳〉以及卷42〈王濬列傳〉<sup>6</sup>。

<sup>4</sup> 《三國志》卷58〈陸遜列傳〉：「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建衡二年，……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晉書》卷77〈何充列傳〉：「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可見對於當時的吳國而言，陸抗的重要性不在話下。

<sup>5</sup> 據《春秋左傳注疏》卷8的記載，閻敖任楚大夫時，因為該地巴人叛楚而攻擊閻敖居住的城門，由於閻敖不能守城所以才游泳逃逸。

<sup>6</sup> 《晉書》卷3〈武帝本紀〉：「（太康元年）二月戊午，王濬、唐彬等克丹楊城。…壬戌，濬又克夷道樂鄉城，殺夷道監陸晏、水軍都督陸景」；《晉書》卷34〈杜預列傳〉：「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率眾循江西上…，旬日之間，累克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晉書》卷42〈王濬列傳〉：「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二月庚申，克

又東南，油水從東南來注之。

又東，右合油口<sup>7</sup>又東逕公安縣北，劉備之奔江陵，使築而鎮之。曹公聞孫權以荊州借備，臨書落筆。杜預克定江南，罷華容置之，謂之江安縣，南郡治。吳以華容之南鄉為南郡，晉太康元年，改曰南平也<sup>8</sup>。縣有油水，水東有景口，口即武陵郡界。景口東有淪口，淪水南與景水合，又東通澧水及諸陵湖。自此淵潭相接，悉是南蠻府屯也。故側江有大城，相承云倉儲城<sup>9</sup>，即邸閣也。江水左會高口，江浦也。右對黃州，江水又東得故市口，水與高水通也。江水又右逕陽岐山北，山枕大江，山東有城，故華容縣尉舊治也。大江又東，左合子夏口，江水左迤北出，通于夏水，故曰子夏也。大江又東，左得侯臺水口，江浦也。大江右得龍穴水口，江浦右迤也。北對虎洲，又洲北有龍巢，地名也。昔禹南濟江，黃龍夾舟，舟人五色無主，禹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養民，生，性也；死，命也。何憂龍哉？于是二龍弭鱗掉尾而去焉<sup>10</sup>。故水地取名矣。江水自龍巢而東得俞口，夏水泛盛則有，冬無之。江之北岸上有小城，故監利縣<sup>11</sup>尉治也。又東得清陽、土塢二口，江浦也。大江右逕石首山<sup>12</sup>北，又東逕緒要。緒要，洲名，在大江中次北湖洲下。江水左得飯筐上口，秋夏水通下口，上下口間，相距三十餘里，緒要下即揚子洲<sup>13</sup>，在大江中，二洲之間，常苦蛟害，昔荊伐飛濟此，遇兩蛟，斬之。自後罕有所患矣。江之右岸，則清水口，口上即錢官也。水自牛皮山東北通

吳西陵…。壬戌，克荊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克樂鄉，獲水軍督陸景。

<sup>7</sup> 油口，參照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三冊〈三國、西晉時期〉頁28—29，油水與長江會合處也許就是“油口”，大約在今天湖北省公安縣北邊。

<sup>8</sup> 《宋書》卷37：「…吳南郡治江南，領江陵、華容諸縣。晉武帝太康元年，分南郡江南為南平郡，治作唐，後治江安」。

<sup>9</sup> 《水經注校證》卷28：「春夏水盛，則南通大江，否則南迤江堤，北逕方城西。方城，即南蠻府也」；《資治通鑑》卷128：「（宋武帝孝建元年）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胡三省引《水經注》注曰：「晉武帝置護南蠻校尉於襄陽，江左初省，尋又置於江陵。《水經注》南蠻校尉府在方城，自油口以東，屯營相接，悉是南蠻府屯兵…」從景口、淪口往東開始皆為當時南蠻府屯兵駐軍之所在，而當時的江邊的倉儲城相傳就是存放軍需物資的倉庫。南蠻府在南朝宋的歷史上，有著獨特的地位。宋文帝初即位時，與輔政大臣徐羨之等人在任命中領軍一事上首先發生衝突，文帝拒絕徐羨之等人建議任命到彥之為雍州刺史，反而招其入朝擔任中領軍，目的無非是為了以荊州及南蠻府舊部作為禁衛軍主力，並以心腹幕僚擔任各級禁衛軍官，間接的將朝政決策權和荊州軍政大權收歸己手。（詳參張金龍：〈南朝宋文帝初年政爭與禁衛軍權〉，收於《求是學刊》第30卷第5期，2003年9月）

<sup>10</sup> 《藝文類聚》卷98引《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曰：『吾受命於天，竭力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何憂龍哉？』龍俛而去」。

<sup>11</sup> 晉太康五年立縣。

<sup>12</sup> 關於石首山的記載，宋代王十朋的〈早至魯家洲復入大江見石首山〉：「入由通濟口，出自魯家洲，半月良已勞，大江離又復。濛濛烟雨中，兩岸漁人屋，遙山瞻石首，鄉味思海族。」詩句後更附註「吾鄉石首，魚秋冬間最多，魚中上品也」（收於《梅溪集》後集卷11），以及〈望石首山〉：「江山遙望疑若無，隱隱漸露山規摹，化工作山首安石，不著草木為肌膚。吾鄉石首黃金色，五年不見深思憶，山頭有石名偶同，長缺空彈不堪食」。而《水經注疏》卷35曰：「《輿地紀勝》引《元和志》，石首縣北江中，有石孤立，為北山之首，因名石首。在今石首縣東」。

<sup>13</sup> 南朝宋元嘉三年，謝晦起兵造反，據《宋書》卷44〈謝晦列傳〉：「遂矯違詔旨，遭到彥之、蕭欣之輕舟見襲。即日監利左尉露檄眾軍已至揚子」之陳述，《水經注疏》認為“揚子”即下揚子洲，與尉治接近，「即此尉矣」。

江，北對清水洲，洲下接生江洲，南即生江口，水南通澧浦。江水左會飲筐下口，江浦所入也。江水又右得上檀浦，江澁也。江水又東還竹町南，江中有觀詳澁，澁東有大洲，洲東分為爵洲，洲南對湘江口也。

### 【釋義】

(一) 據《三國志》卷 32〈蜀書二·先主傳第二〉記載：「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為公安。劉表吏士見從北軍，多叛來投備。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復從權借荊州數郡」，又《通典》卷 183：「（公安）漢作唐縣故城在西，亦二漢孱陵縣地。後漢末，劉備為荊州牧鎮油口即此」，《水經注》中所述劉備「奔江陵，使築而鎮之」，當指正史記載之此事。

(二) 關於公安縣、江陵縣的史料：

出處		記載
1	《三國志·魏書》卷 14〈董昭列傳〉	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
2	《宋書》卷 22〈天文志〉	孫權欲襲關羽，先遣呂蒙擊取公安城，然後進據江陵，…
3	《陳書》卷 22〈陸子隆列傳〉	是時荊州新置，治于公安，城池未固，子隆修建城郭，綏集夷夏，甚得民和，當時號為稱職

輔以《水經注疏》的敘述：「…先主時但為公安城，如上明城、樂鄉城、下口城之類。地居要衝，實未置縣」，「公安」當時在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已現端倪。再者，注文後提到「曹公聞孫權以荊州借備，臨書落筆」，魏曉明〈試論曹操南征荊州及東進江東的戰略決策〉<sup>14</sup>文中提到荊州地區的重要性。從荊州的戰略地位來看，該地物產富饒、戶口眾多，又處於軍事要衝。劉備、孫權早就覬覦已久。諸葛亮的《隆中對》就建議劉備奪取荊州，以成帝業。在孫權方面，甘寧、魯肅等人也力勸爭取。孫權也多次出兵西上，與劉表部將黃祖作戰。西元208年春，孫權親自統兵攻打荊州，殺死黃祖，打開了通往經州地區的東門。對曹操而言，荊州也是必爭之地。因為一旦據有荊州，東可威逼孫權，西可順江而上，伺機取得巴蜀，進可攻，退可守，是一個有利的地位。在208年赤壁之戰爆發前夕，荊州實際上已處於曹、劉、孫三方爭奪的焦點上，因此不難想見曹操為何聽聞「孫權以荊州借備」而「臨書落筆」。又據《三國志》卷32〈蜀書二·先主傳第二〉記載：「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

<sup>14</sup> 魏曉明：〈試論曹操南征荊州及東進江東的戰略決策〉，收於《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6期，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廣州大學，2002，頁71～75。

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太平御覽》卷167引《荊州記》：「蜀主敗于襄陽，南奔荊州，吳大帝擢為左將軍，」荊州牧城此而鎮之，時號蜀主，為左安軍，故名其城曰公安，劉備敗於襄陽之後，曹操深怕劉備據有江陵，並進一步的占有荊州之後所擁有的優勢。劉備成了荊州牧之後，該時期三國分立的雛形大致形成。爾後，赤壁之戰的爆發以及結束，更深化了此一局面的定型。

（三）「荊欽飛」：《大清一統志》卷279記載華容縣東北的楊子洲上有「荊欽飛廟」。《岳陽風土記》載：「楊子洲，《洞庭記》云：此洲之間常苦蛟患，昔荊欽飛將大霧渡江，蛟夾船，飛入水斬蛟而去，今廟在洲上」。據《漢書》卷8〈宣帝紀〉注「欽飛射士」曰：「服虔曰：『周時度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欽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如淳曰：『呂氏春秋荊有茲非，得寶劍於干將。度江中流，兩蛟繞舟。茲非拔寶劍赴江刺兩蛟殺之。荊王聞之，任以執圭。後世以為勇力之官。茲、欽音相近。』臣瓚曰：『本秦左弋官也，武帝改曰欽飛官，有一令九丞，在上林苑中結繒繳以弋鳧鴈，歲萬頭，以供祀宗廟。許慎曰『欽，便利也』。便利繒繳以弋鳧鴈，故曰欽飛。詩曰『挾拾既欽』者也。』師古曰：『取古勇力人以名官，熊渠之類是也。亦因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欽飛。弋鳧鴈事，自使欽飛為之，非取飛鳥為名。瓚說失之。欽音次。』」。

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

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陵，是乃湘水，非江川。

【釋義】

◇ 關於“下雋縣”的記載：

出處	記載
《後漢書》卷54 引章懷太子注	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陵縣
《元和郡縣志》卷28	巴陵縣，本漢下雋縣之巴丘地也。下雋屬長沙郡，故城在今蒲圻縣界
《輿地廣記》卷28	巴陵縣，二漢下雋縣地，吳為巴丘邸閣。晉太康元年，置巴陵縣，屬長沙郡，宋置巴陵郡，梁置巴州，隋改為岳州，唐因之吳使魯肅方彧，東晉使陶侃，皆守巴陵，以為重鎮。有大江、洞庭湖，有資水、沅水、澧水、湘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
《大清一統志》卷259 注「下雋故城」	在通城縣西，漢置縣，屬長沙國。後漢、晉屬長沙郡。宋、齊俱屬巴陵郡。隋省入蒲圻。《元和志》下雋故縣在唐年縣西南一百六里。因雋水為名，《寰宇記》梁大同五年，於下雋縣置上雋郡。承聖三年，改為雋州。陳天嘉四年，州廢。隋開皇九年，省下雋入蒲圻。按《漢書·地理志》武陵郡充縣，澧水東至下雋入流。《後漢書·馬援傳》援征五溪軍，次下雋，則下雋當在長沙、

武陵之間，於今為湖南地，殆吳以後，始移縣之邑於縣東也
----------------------------

其確切地點，從以上史料來推估，大約在長沙境內靠近武陵之地。另一方面，《水經》中所提到的「澧水、沅水、資水」今天依舊存在，並非長江支流，同時也是注入洞庭湖三條主要河川。

湘水從南來注之。

江水右會湘水，所謂江水會者也。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sup>15</sup>，俗謂之西江口。又東逕忌置山<sup>16</sup>東，山東即隱口浦矣。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東接微落山，亦曰暉落磯。江之南畔名黃金瀨<sup>17</sup>，瀨東有黃金浦、良父口，夏浦也。又東逕彭城口，水東有彭城磯，故水受其名，即玉澗水<sup>18</sup>，出巴丘縣東玉山玉溪，北流注于江。江水自彭城磯東逕如山北，北對隱磯<sup>19</sup>，二磯之間，有獨石孤立大江中，山東江浦，世謂之白馬口。江水又左逕白螺山南，右歷鴨蘭磯<sup>20</sup>北，江中山也。東得鴨蘭、治浦二口，夏浦也。江水左逕上烏林南，村居地名也<sup>21</sup>。又東逕烏黎

<sup>15</sup> 《水經注疏》卷 35：「二夏浦非浦名，謂夏浦有二也」；《大清一統志》卷 268 注「西江口」云：「在監利縣東南，《水經注》：『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夏浦俗謂西江口』」；《方輿勝覽》卷 34「西江口」引《元和志》注曰：「入廣西要口」。

<sup>16</sup> 《宋書》卷 44〈謝晦列傳〉：「（元嘉三年，討謝晦）臺軍至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大軍一時潰散」；《行水金鑑》卷 76 注「城陵山」曰：「今巴陵縣北有忌置洲，《宋書》檀道濟等討謝晦，至忌置洲列過江即此。其東有城陵磯，東北接臨湘縣界，磯下為三湘浦，《元和志》云在巴陵縣東北十二里…」；《大清一統志》卷 279 注「忌置洲」云：「在巴陵縣北，相近有忌置山」。

<sup>17</sup> 《藝文類聚》卷 83 引《幽明錄》曰：「…巴丘縣自金岡以上二十里名黃金潭，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鑠，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身奔壯，釣人被駭，牛因奮勇躍而還潭，鑠乃將盡，釣人以刀斫得數尺，潭瀨因此取名」；《能改齋漫錄》卷 9〈黃金瀨〉：「…按巴丘縣以巴山得名，縣有巴山故也。巴丘，晉廬陵郡改置巴山郡。隋以來稱崇仁，以鄉得名，今撫州崇仁縣是也。予世家巴丘考黃金瀨在邑之東二十里，其名迄今尚存，其上有陂亦謂之黃金陂，然鄉人皆莫知得名之始第，金岡止謂之岡頭」。

<sup>18</sup> 《大清一統志》卷 175 注「玉澗水」云：「在閩鄉縣西五十里，《水經注》玉澗水南出玉溪，北流逕皇天原西，又北逕閩鄉城西，世謂之閩鄉水，又北流注於河。縣志源出秦山流逕文底鎮北入於河，又有文峪水在縣西南會玉澗水入河」，又《天中記》卷 16：「皇天玉澗水出土漢，北流逕皇天原西，…漢世祭天于其上名之為皇天原，上有漢武帝思子□」。

<sup>19</sup> 《宋書》卷 5〈文帝本紀〉：「（元嘉三年二月）戊辰，到彥之、檀道濟大破謝晦於隱磯」；隋文帝開皇六年，崔挺曾孫仲方時任虢州刺史，上書論攻陳之策，其中便提到了「隱磯」一地。《北史》卷 32〈崔挺列傳〉：「今唯須武昌以下，蕲、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蕲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眾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

<sup>20</sup> 《方輿勝覽》卷 29 注「鴨欄磯」云：「即建昌侯孫慮作閩鴨欄於此」；《三國志·吳書》卷 58〈陸遜〉：「黃龍元年（229），……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即時毀撤之」；同書卷 47：「（吳大帝黃武）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為建昌侯」；《宋書》卷 75〈王僧達顏竣列傳〉：「王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子，……於楊柳橋觀鬪鴨，為有司所糾」；《資治通鑑》卷 69：「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雞於吳」，後注「鬪鴨」云：「鴨馴狎能鬪者，難得」。

<sup>21</sup> 日人宮川尚志〈六朝時代的村〉一文，羅列了中國中古史料中可見的諸多村名（包含村落的所在地、村名的史料出處），裡面所參考的史料也包含《水經注》，不過宮川尚志這裡似乎漏掉了

口，江浦也，即中烏林矣。又東逕下烏林南，吳黃蓋敗魏武于烏林<sup>22</sup>，即是處也。江水又東，左得子練口。北通練浦，又東合練口，江浦也。南直練洲，練名所以生也。江之右岸得蒲磯口，即陸口也<sup>23</sup>。水出下雋縣西三山溪，其水東逕陸城北，又東逕下雋縣南，故長沙舊縣，王莽之閩雋<sup>24</sup>也。宋元嘉十六年，割隸巴陵郡。陸水又屈而西北流，逕其縣北，北對金城，吳將陸渙所屯也。陸水又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西，昔孫權征長沙、零、桂所鎮也。陸水又逕蒲磯山，北入大江，謂之刀環口<sup>25</sup>。又東逕蒲磯山北，北對蒲圻洲，亦曰擊洲，又曰南洲。洲頭，即蒲圻縣<sup>26</sup>治也，晉太康元年置。洲上有白面洲，洲南又有瀑口，水出豫章艾縣，東入蒲圻縣，至沙陽西北魚嶽山入江。山在大江中揚子洲南，孤峙中洲。江水左得中陽水口，又東得白沙口，一名沙屯，即麻屯口也，本名蔑獸口，江浦矣<sup>27</sup>。南直蒲圻洲，水北入百餘里，吳所屯也。又逕魚嶽山<sup>28</sup>北，下得金梁洲，洲東北對淵洲，一名淵步洲，江濱。從洲頭以上，悉壁立無岸，歷蒲圻至白沙方有浦，上

卷35“江水左逕上烏林南，村居地名也”這段的摘錄、解釋。是否這段史料表示著“上烏林”也是一個村落名，惜宮川尙志未查。

<sup>22</sup> 《後漢書》卷9〈獻帝本紀〉：「（建安十三年，冬十月癸未朔）曹操以舟師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於烏林、赤壁」。

<sup>23</sup> 《大清一統志》卷258注「蒲磯山」云：「在嘉魚縣西南，一名蒲圻山，蒲圻縣初置于此。《水經注》陸水又東，逕蒲磯山北。按《水經注》蒲圻本在陸口之南，與烏林密邇，蓋即今之人所指以為赤壁者」。《三國志·吳書》卷47：「（建安十五年）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口」；《通鑑地理通釋》卷12〈陸口〉：「魯肅、呂□屯陸口，在鄂州蒲圻縣南，《寰宇記》云即陸溪口也」；《湖廣通志》卷13〈嘉魚縣〉：「陸口鎮在縣西南，赤壁之北，今名陸溪口，三國吳以此為控制要地，《吳志·魯肅傳》肅初住江陵，後屯陸口，恩威大行，眾增萬餘人。肅卒，呂□代之，後呂岱又領潘璋士卒屯於此」；《水道提綱》卷9：「大江……又東北為六溪口，即古陸口。又陸水東南自蒲圻合通城，崇陽諸水來注之，又東有石磯」；《水經注疏》卷35：「陸水一名雋水，出今通城縣西南上雋鄉」。

<sup>24</sup> 《水經注疏》卷35云：「漢縣屬長沙國，後漢、吳、晉屬長沙郡，宋屬巴陵郡，齊為郡治，梁置上雋郡，在今通城縣西」；《漢書》卷28〈地理志〉：「長沙國，戶四萬三千四百七十，口二十三萬五千八百二十五。縣十三：臨湘，羅，連道，益陽，下雋，莽曰閩雋。…」；《宋書》卷37〈地理志〉：「文帝元嘉十六年，分長沙之巴陵、蒲圻、下雋，江夏之沙陽四縣立，屬湘州」；《水經注疏》卷35：「《宋志》，元嘉十六年，分長沙之下雋等縣，立巴陵郡」。

<sup>25</sup> 《水經注疏》對此條做出修正，《水經注疏》卷35：「文多訛誤，當是南對陸溪口，一名刀環口，即此所稱之口也」，《太平寰宇記》卷131對「刀環」解釋：「刀環河以形灣曲象刀環」；《元豐九域志》卷6〈緊鄂州江夏郡武昌軍節度〉中記載此地有古蹟：「橫江廟魯肅祠也，頭陀寺有王簡棲碑文、鸚鵡洲、黃鶴樓、崢嶸洲、呂蒙城」。

<sup>26</sup> 《宋書》卷37：「蒲圻男相，晉武帝太康元年立。本屬長沙，文帝元嘉十六年度巴陵，孝武孝建元年度江夏」；《太平寰宇記》卷112：「蒲圻縣西南四百一十里，舊五鄉今四鄉，漢沙羨縣之地，地理志江夏郡有沙羨縣。又，吳黃武二年於沙羨縣置蒲圻縣，在兢江口，屬長沙郡，因湖以稱，故曰蒲圻縣。盛宏之荊州記云長沙郡有蒲圻縣，宋元嘉七年屬巴陵郡，孝建元年屬江夏，（南朝梁武帝）大同五年于巴陵郡下雋立樂化縣，還屬上雋郡，陳又改上雋郡為上雋州，（南朝陳文帝）天嘉元年還復本名」；《元和郡縣志》卷28注「蒲圻縣」云：「本漢沙羨縣地，晉武帝改為沙陽今縣，一里沙陽故縣城是也。吳大帝分立蒲圻縣，因蒲圻湖為名。本屬長沙郡，隋割屬鄂州」。

<sup>27</sup> 牛軛湖之意。

<sup>28</sup> 《太平寰宇記》卷112：「魚嶽山去舊縣（嘉魚縣）一百二十里，按荊州記云，蒲圻縣下有魚嶽小山，山孤峙于中洲，近在江南」。

甚難。江中有沙陽洲，沙陽縣治也。縣，本江夏之沙羨矣，晉太康中改曰沙陽縣，宋元嘉十六年，割隸巴陵郡，江之右岸有雍口，亦謂之港口。東北流為長洋港。又東北運石子岡，岡上有故城，即州陵縣之故城也。莊辛所言，左州侯國矣<sup>29</sup>。又東運州陵新治南，王莽之江夏也。港水東南流注于江，謂之洋口。南對龍穴洲，沙陽洲之下尾也。洲裏有駕部口，宋景平二年，迎文帝于江陵，法駕頓此，因以為名。文帝車駕發江陵，至此，黑龍躍出，負帝所乘舟，左右失色，上謂長史王曇首曰：乃夏禹所以受天命矣，我何德以堪之。故有龍穴之名焉。江水又東右得聶口，江浦也。左對聶洲，江水左運百人山南，右運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處所也。江水東運大軍山南，山東有山屯，夏浦，江水左迤也。江中有石浮出，謂之節度石。右則塗水注水，水出江州武昌郡武昌縣金山，西北流運汝南僑郡故城南。咸和中，寇難南逼，戶口南渡，因置斯郡，治于塗口。塗水歷縣西又西北流，注于江。江水又東運小軍山南，臨側江津，東有小軍浦。江水又東運雞翅山北，山東即土城浦也。

### 【釋義】

湘水在西晉長沙郡巴陵縣（今湖北省岳陽市）北入長江，一直到注文末的「江州武昌郡武昌縣」，途中經過了西晉荊州南郡東南、江夏郡東南、武昌郡西北以及長沙郡西北。

- （一）烏林：這裡提到了“上烏林、中烏林、下烏林”三個地名，據《水經注疏》卷 35 的解釋：「今沔陽州東南二百餘里，有烏林磯。此上、中、下三烏林，俱在州境」，分上、中、下三個烏林應當為細分之說，若對照《水經注》這裡的表示：「又東運下烏林南，吳黃蓋敗魏武于烏林，即是處也」，大概可以了解到，西元 208 年的赤壁之戰當發生在下烏林：《後漢書》卷 9〈獻帝本紀〉：「（建安十三年，冬十月癸未朔）曹操以舟師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於烏林、赤壁」。
- （二）呂蒙城：「陸水又入蒲圻縣，北運呂蒙城西，昔孫權征長沙、零、桂所鎮也」，據《三國志》卷 54〈呂蒙傳〉：「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荊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呂蒙在《三國志·吳書》中，與周瑜、魯肅一同列傳，可以想見該人當時深受孫權的器重。又據《元和郡縣志》卷 28 載：「呂蒙城在縣（蒲圻縣）西南八十里，孫權以蒙為橫野將軍，為周瑜破曹公定荊州於此鎮守」，以及《太平寰宇記》卷 112：「呂蒙城正東北沿流去州三百九十三里，在蒲圻縣西北，即呂蒙所造築城，屯兵于此，地屬鮎瀆鎮」，「呂蒙墓，《江夏記》云蒲圻縣南對陸溪陸路口，一名刀環山，泝流八十里有呂

<sup>29</sup> 《戰國策》卷 17：「莊辛謂楚襄王（《荀子》：『莊辛謂楚莊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

蒙城，城中有蒙墓。孫權使陸遜拒劉備于西陵，權屯陸溪口為衆軍節度是此也」，呂蒙死後葬在該城，也因此該城引以為名。

- (三) 龍穴洲：「南對龍穴洲，沙陽洲之下尾也。洲裏有駕部口，宋景平二年，迎文帝于江陵，法駕頓此，因以為名」。此段與《宋書》卷5〈文帝本紀〉：「景平二年七月中，少帝廢。百官備法駕奉迎，入奉皇統。行臺至江陵，進璽紱。……甲戌，發江陵。八月丙申，車駕至京城。丁酉，謁初寧陵，還於中堂即皇帝位」相符合。《注》後文繼續提到：「文帝車駕發江陵，至此，黑龍躍出，負帝所乘舟，左右失色，上謂長史王曇首曰：乃夏禹所以受天命矣，我何德以堪之。故有龍穴之名焉」。據《宋書》卷4〈少帝本紀〉載，景平二年，江州刺史王弘、南兗州刺史檀道濟、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等人發動政變，「六月癸丑，徐羨之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弑帝於金昌亭」。宋少帝死時年僅十九歲。另一方面，後來即位的宋文帝劉義隆為武帝的第三個兒子，「永初元年，封宜都王，……進督北秦，并前七州。進號鎮西將軍……又進督湘州。是歲入朝。時年十四」，湘州位居今天湖南省長沙市附近。荆、湘本為合一，由於劉裕的措施致使分而為二。據《宋書》〈文帝本紀〉、〈州郡志〉的記載，元嘉時期又曾三次分和：元嘉八年（431）合、十六年（439）分、二十九年（452）再和。終至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四月，孝武帝任命劉義恭為湘州刺史：「（孝建元年）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恭為湘州刺史」，此後湘州作為地方最高一級行政區劃，脫離荆州，後世便不再更動。（詳參吳成國〈劉宋“分荆置郢”與夏口地位的躍升〉，收於《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6期，中國湖北省武漢市：湖北大學，頁671~675）

- (四) 「江水左逕百人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處所也」：據《元和郡縣志》卷28載，赤壁山在蒲圻縣西邊一百二十里，「北臨大江，其北岸即烏林，與赤壁相對，即周瑜用黃蓋策焚曹公舟船敗走處，故諸葛亮論曹公危於烏林是也」。歷來關於“赤壁”的確切地點，眾說紛紜，但西元208年的赤壁之戰卻僅有一處。據《歷代詩話》卷20的記載：「赤壁山，考云湖廣赤壁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皆有之，惟武昌嘉魚縣西南八十里大江濱北岸，烏林南岸赤壁是也。《韻語陽秋》云曹操入荆州，孫權遣周瑜與劉備併力逆曹公。過於赤壁，曹公軍馬燒溺死者甚衆，蓋謂鄂州蒲圻縣赤壁也。《詩話類編》云今岳陽之下，嘉魚之上有烏林、赤壁，蓋周瑜自武昌列艦風帆便順沂流而上，遇戰於赤壁之間也」，若與前面提到的“烏林”相比對的話，赤壁之戰真正的發生地點當在今天湖北省嘉魚縣沿江往南到古烏林一帶。

- (五) 「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東接微落山，亦曰暉落磯」：《大清一統志》卷279注「城陵磯」云：「在巴陵縣北十五里，《水經注》：『江水東逕忌置山南，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舊志山在巴陵縣北，蜀江口也。江西來洞庭南注合流於此，為一郡水口，半臨湘界」；《湖廣



通志》卷 12：「城陵磯在城西北十五里，蜀江西來，洞庭南注，適□此磯之下。《水經注》：『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按磯即城陵山下磯也」；《湖廣通志》卷 79：「古彭城在縣南四十五里城陵磯上。《水經》：『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湖廣通志》卷 12：「暉落磯在縣西南二十里，《水經注》：『城陵山東接微落山，亦曰暉落磯』，按即道人磯也。《通鑑》後唐天成三年，吳人進軍荆江口攻岳州至道人磯即此」；《資治通鑑》卷 276：「（後唐天成三年）吳人進軍荆江口（按：洞庭湖與大江□處），將□荆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勳命戰棹都虞侯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吳軍大敗」；《大清一統志》卷 279 注「道人磯」云：「在臨湘縣西南一十五里江濱，一名微落山。《水經注》：『城陵山東接微落山，亦名暉落磯』，《輿地紀勝》：『道人磯中有二洲，南為黃金瀨，北為黃金浦。浦中有白石高丈餘，其光可鑑，名曰鏡石』，《府志》：『有石高十餘丈，如道人北面而立，故名。』」；《梅溪集》後集卷 15〈道人磯〉：「江中雙石如弟兄，呼得道人為友生，秋夜扁舟泊磯下，洞庭湖近月華明。道人身名兩俱槁，道其所道非吾道，橫江兩石作釣磯，不似嚴陵臺上好」。

（六）「咸和中，寇難南逼，戶口南渡，因置斯郡，治于塗口」：據《晉書》卷 7〈成帝本紀〉載，東晉成帝咸和元年（326）夏四月，石勒派石生入侵汝南，而「汝南人執內史祖濟以叛」，此乃響應石勒而起。《水經注》在此提到的“寇難南逼”當為此事。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

沔水上承沔陽縣<sup>30</sup>之太白湖，東南流為沔水，逕沔陽縣南，注于江，謂之沔口，有沔陽都尉治。晉永嘉六年，王敦以陶侃為荊州，鎮此，明年徙林鄣。江水又東逕歎父山，南對歎州，亦曰難步矣。江之右岸當鸚鵡洲南，有江水右迤，謂之驛渚。三月之末，水下通樊口水。江水又東逕魯山<sup>31</sup>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蓋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也<sup>32</sup>。舊治安陸，漢高帝六年置。吳乃徙此城，中有《晉征南將軍荊州刺史胡奮碑》，又有平南將軍王世將刻石，記征

<sup>30</sup> “沔陽”為晉代地名，《晉書·地理志》失載，《資治通鑑》卷 90、《太平御覽》卷 169 可補。《資治通鑑》卷 90 注「沔陽」云：「沈約曰沔陽縣，江左立，屬江夏郡，水經沔水逕沔陽縣北，又東逕林障故城北。沔陽者，沔水之陽也…」；《太平御覽》卷 169〈沔州〉：「十道志曰沔州漢陽郡，禹貢荊州之域，春秋鄖國之地，戰國時屬楚，秦併天下為南郡地，漢為安陸縣地，晉立沔陽縣屬江夏郡，唐武德四年置沔州」，又「三國志曰魏初定荊州，沔陽以為重鎮；晉書曰永嘉六年，王敦表陶侃為荊州刺史，鎮沔陽；宋書州郡志曰晉於臨障山置沔陽縣」。

<sup>31</sup> 《太平寰宇記》卷 131：「魯山，劉澄之《永初山川記》云河口北岸臨江水有却月城，沔陽縣東有魯山，山上有胡公祠，荊州圖副云魯山城內有晉征南將軍胡奮碑，又有南平將軍董廣之碑，為討魯刻石以記事」；《水經注疏》卷 35：「《輿地紀勝》引史本《新經》云，上有魯肅祠。在三代時，謂之大別山，不知因何又名魯山也。豈魯肅廟食於此而名是山歟？」；《太平廣記》卷 112：「橫江廟，即吳時魯肅也」；《元豐九域志》卷 6：「橫江廟，魯肅祠也」。

<sup>32</sup> 《漢書》卷 28 上注「江夏郡」云：「高帝置屬荊州，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

杜曾事，有劉琦<sup>33</sup>墓及廟也。山左即沔水口矣。沔左有郤月城，亦曰偃月壘<sup>34</sup>，戴監軍築，故曲陵縣<sup>35</sup>也，後乃沙羨縣治。昔魏將黃祖所守，遭董襲、凌統攻而擒之。裨衡亦遇害于此。衡恃才倜儻，肆狂狷于無妄之世，保身不足，遇非其死，可謂咎悔之深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鶴磯西而南矣。直鸚鵡洲之下尾，江水溢曰汎浦，是曰黃軍浦。昔吳將黃蓋軍師所屯，故浦得其名，亦商舟之所會矣。船官浦東即黃鶴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sup>36</sup>野服居之。山下謂之黃鶴岸，岸下有灣，目之為黃鶴灣。黃鶴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牆藉阻，高觀枕流。上則遊目流川，下則激浪崎嶇，寔舟人之所艱也。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為名，亦沙羨縣治也。江水左得湖口，水通太白湖，又東合瀟口，水上承瀟水于安陸縣，而東逕瀟陽縣<sup>37</sup>北，東流注于江。江水又東，湖水自北南注，謂之嘉吳江。右岸類得二夏浦，北對東城洲西，浦側有雍伏戍，江之右岸，東會龍驤水口，水出北山蠻中，江之左有武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宋元嘉二年，衛將軍荊州刺史謝晦阻兵上流，為征北檀道濟所敗，走奔于此，為戍主光順之所執處也。南至武城，俱入大江，南直武洲，洲南對楊桂水口，江水南出也。通金女、大文、桃班三治，吳舊屯所，在荊州界盡此。江水東逕若城南，庾仲雍《江水記》曰：若城至武城口三十里者也。南對郭口，夏浦，而不常泛矣<sup>38</sup>。東得苦菜夏浦，浦東有苦菜山。江逕其北，故浦有苦菜之名焉。山上有苦菜，可食。江水左得廣武口，江浦也。江之右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矣。北對崢嶸洲，冠軍將軍劉毅破桓玄于此洲。玄乃挾天子西走江陵矣。

#### 【釋義】

- (一) 「晉永嘉六年，王敦以陶侃為荊州，鎮此，明年徙林鄣」：據《晉書》卷66〈陶侃列傳〉記載，「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西晉懷帝永嘉六年（312），晉懷帝派遣陶侃襲擊杜弢，並大破之，事後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王敦認為若無陶侃，則荊州便將淪陷，因此拜陶侃為「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又據《晉書》卷

<sup>33</sup> 劉琦，東漢末荊州牧劉表之子。

<sup>34</sup> 關於“壘”，據日人宮川尚志〈六朝時代的村〉文中有相關解釋：「《晉書》載記中，尤多關於塢、壁、壘的記載。……這是以漢蠻豪族為首領組織軍事性的村落聯盟。大概內部實行自給自足經濟」，宮川尚志更提到，在亂世時期，這種地方軍事割據的團體逐漸顯現出來，「雖然仍要維持治安，但已演變為平素的居住聚落，充當新政權的施政對象」。或許，《水經注》卷35這邊所提到的“偃月壘”就是上述宮川尚志所認為，地方軍事割據的團體。

<sup>35</sup> 《宋書》卷36：「江夏又有曲陵縣，本名石陽，吳立。晉起居注，太康元年，改江夏石陽曰曲陵，明帝泰始六年，併安陸。」

<sup>36</sup> 《宋書》卷93：「戴顓字仲若，譙郡鉅人也……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迎來止黃鶴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顓服其野服，不改常度。……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譙戴公山也。』……十八年，卒，時年六十四。無子。」

<sup>37</sup> 《水經注疏》卷35：「晉置縣，屬江夏郡，宋、齊、梁因。」

<sup>38</sup> 《水經注疏》卷35：「謂夏時江。」

- 5〈孝愍帝本紀〉：「(建興二年，314)三月癸酉，…杜弢別帥王真襲荊州刺史陶侃於林鄣，侃奔瀟中」，因此有《水經注》載「徙林鄣」之事。
- (二) 「鸚鵡洲」：《太平御覽》卷69引《江夏記》：「鸚鵡洲在荊北，按《後漢書》曰黃祖為江夏太守時，黃祖方共與賓客大會，有獻鸚鵡於此洲，故以為名」，又「《荊州記》曰江夏郡城西，臨江有黃鶴磯，又有鸚鵡洲。侯景令宋子仙夜襲江夏，藏船於鸚鵡洲」；《後漢書》卷80下〈文苑列傳第七十下禰衡〉：「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厄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7載崔顥〈黃鶴樓〉：「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淒淒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 (三) 《晉征南將軍荊州刺史胡奮碑》：據施蛸存《水經注碑錄》云：「此碑未見收藏家碑目，歐、趙諸家殆皆未得，疑宋時已亡矣」。胡奮在《晉書》卷57有〈胡奮列傳〉：「字玄威，安定臨涇人也，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子也。……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遷護軍，加散騎常侍」。關於此碑，《輿地碑記目》卷3〈漢陽軍碑記〉引《元和郡縣志》注「晉征南將軍胡奮碑」云：「在魯山」。
- (四) 「有平南將軍王世將刻石，記征杜曾事」：據《晉書》卷46〈王廙列傳〉：「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為荊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廙為俊等所襲，奔於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第五猗以距廙。廙督諸軍討曾，又為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助廙擊曾，曾眾潰，廙得到州。……帝乃徵廙為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母喪去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構禍，帝遣廙喻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為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廙為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諡曰康」，但《水經注疏》據此條史料考證提到，討杜曾非王廙之功，「而石刻記事，必多鋪張，足徵金石非盡實錄」。
- (五) 「(卻月城)昔魏將黃祖所守，遭董襲、凌統攻而擒之。禰衡亦遇害于此」：關於「卻月城」，據《元和郡縣志》卷28記載，在漢陽縣北三里，《明一統志》卷59引《太平寰宇記》云：「魯城相對」，並以形如「卻月」故名。而「卻月城」的地點，據《太平寰宇記》卷131的敘述：「却月城與魯城相對，以其形似却月，故荊州記云。河口北岸臨江水有却月城，魏將黃祖所守，吳遣董襲之攻而擒之，其城遂廢」。「禰衡」在《漢書》卷80下有〈禰衡傳〉記述：「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辯，而尚氣剛

傲，好矯時慢物。……後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 (六) 「夏口城」：《通鑑地理通釋》卷12：「荊州刺史劉道規鎮夏口六年，自臨鄣徙治夏口城，據黃鶴磯邊，江峻險樓，櫓高危瞰臨沔漢郡」，又「隋平陳改為鄂州，州城本夏口城，吳黃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臨大江西角，因磯為樓名黃鶴樓。吳魯肅為夏口督」，《水經注疏》卷35引《方輿勝覽》云：「夏口城依山負險，週迴不過二三里，乃知古人築城欲堅，不欲廣也」。
- (七) 「宋元嘉二年，衡將軍荊州刺史謝晦阻兵上流，為征北檀道濟所敗，走奔于此，為戍主光順之所執處也」：據《宋書》卷5〈文帝本紀〉所載，當為文帝元嘉三年之事：「（元嘉）三年春正月丙寅，…遣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討荊州刺史謝晦，上親率六師西征」，又元嘉三年二月「戊辰，到彥之、檀道濟大破謝晦於隱磯……己卯，擒晦於延頭，送京師伏誅」。宋文帝誅殺謝晦之舉其來有自，據《宋書》卷5〈文帝本紀〉的記載，在征討謝晦之前，元嘉三年「春正月丙寅，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徐羨之，尚書令、護軍將軍、左光祿大夫傅亮，有罪伏誅」，謝晦與被殺的徐羨之、傅亮同為文帝即位初期，與文帝在「任命中領軍」一事上產生爭執的大臣。或許文帝一連串“肅清”的動作，可以解釋為塑造政治威權的手段。據吳成國〈劉宋“分荆置郢”與夏口地位的躍升〉文中表示，劉裕即位之初，由於曾目睹桓玄跋扈荆楚，又感受到東晉時期強藩荊州曾凌駕於朝廷之上，因此在劉宋建立後，曾採取“分荆置郢”的措施，目的是為了要加強對荊州地區的控制。劉裕在永初三年（422）二月，分荊州十郡還立湘州，同時又分豫州為南豫州的措施，到了元嘉三年起了一定的效用。元嘉三年，謝晦在荊州地區起兵反叛，湘州、雍州地區由於劉裕先前的措施，而展現不從的態度，因此對謝晦的叛變產生極大的牽制。
- (八) 「北對崢嶸洲，冠軍將軍劉毅破桓玄于此洲。玄乃挾天子西走江陵矣」：《晉書》〈安帝本紀〉、〈劉毅列傳〉有此事相關記載。卷10〈安帝本紀〉：「（隆安二年，398）夏五月，蘭汗弑慕容寶而自稱大將軍、昌黎王。秋七月，慕容寶子盛斬蘭汗，僭稱長樂王，攝天子位。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荊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南蠻校尉楊佺期等舉兵反」，桓玄此時當為慕容盛底下大將之一，因而響應反叛。同書、卷又云：「元興元年（402）春正月庚午朔，大赦，改元。以後將軍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鎮北將軍劉牢之為元顯前鋒，前將軍、譙王尚之為後部，以討桓玄」；《晉書》卷10〈安帝本紀〉「（元興三年，404）三月…辛未，桓玄逼帝西上」；《晉書》卷85〈劉毅列傳〉：「桓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等起義兵，密謀討玄……玄既西走，裕以毅為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

無忌、劉道規躡玄。玄逼帝及琅邪王西上，毅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追及玄，戰於崢嶸洲。毅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眾大潰，燒輜重夜走。玄將郭銓、劉雅等襲陷尋陽，毅遣武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在崢嶸洲之役後，同年五月，桓玄被斬於貊盤洲。但隨即安帝因桓玄故將揚武將軍桓振攻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尋陽，又「蒙塵于賊營」。

### 又東過邾縣南，

江水東逕白虎磯北，山臨側江濱，又東會赤溪，夏浦浦口，江水右迤也。又東逕貝磯北，庾仲雍謂之沛岸矣。江右岸有秋口，江浦也。又東得烏石水，出烏石山，南流注于江。江水右得黎磯，磯北亦曰黎岸也。山東有夏浦，又東逕上磧<sup>39</sup>北，山名也。仲雍謂之大、小竹磧也。北岸烽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也。舉水出龜頭山<sup>40</sup>，西北流逕蒙菴戍南，梁定州治，蠻田秀超為刺史<sup>41</sup>。舉水又西流，左合垂山之水，水北出垂山之陽，與弋陽涇水同發一山，故是水合之。水之東有南口戍，又南逕方山戍西，西流注于舉水。又西南逕梁司、豫二州東，蠻田魯生為刺史<sup>42</sup>，治湖陵城，亦謂之水城也。舉水又西南逕顏城南，又西南逕齊安郡西<sup>43</sup>，倒水注之。水出黃武山，南流逕白沙戍西，又東南逕梁達城戍西，東南合舉水。舉水又東南歷赤亭下，謂之赤亭水。又分為二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口<sup>44</sup>，南對舉洲。《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楚陳于柏舉，京相璠<sup>45</sup>曰：漢東地矣。江夏有沮水，或作舉，疑即此也。左水東南流入于江，江澚曰文方口。江水右岸有鳳鳴口，江浦也，浦側有鳳鳴戍。江水又東逕邾縣故城南，楚宣王滅邾，徙居于此，故曰邾也。漢高帝元年，項羽封吳芮為衡山王，都此。晉咸和中，庾翼為西陽太守<sup>46</sup>，分江夏立，四年，豫州刺史毛寶、

<sup>39</sup> 《大清一統志》卷 258 注「上磧磯」云：「在武昌縣西，《水經注》江水東逕上磧北，名山也，仲雍謂之大小竹磧。縣志在磧磯，湖口以石磧橫截湍流，故名」；《水經注疏》卷 35 作「七磧」，後文注「仲雍謂之大、小竹磧也」更曰：「仲雍稱大小竹磧，足徵磧非一，亦本名七磧之證」。

<sup>40</sup> 《元和郡縣志》卷 28〈麻城縣〉：「龜頭山在縣東南八十里，舉水之所出也。春秋吳楚戰於柏舉，即此地也」；《春秋稗疏》卷 2〈柏舉〉：「《水經注》舉水出龜頭山，歷赤亭下分為二水，注于江謂之舉洲，吳楚戰於柏舉即此舉水。庾仲容《荊州記》作莒京相璠曰：柏舉，漢東地或作沮。按此則柏舉當在漢川雲夢之間，所謂舉水者，疑今之竹筒河也。故傳曰：自小別至于大別，蓋漢北也。而京相璠謂之漢東，非是」。

<sup>41</sup> 《水經注疏》卷 35、《梁書》卷 22〈安成王秀列傳〉、《魏書》卷 9〈肅宗本紀〉以及《南史》卷 52〈安成康王秀列傳〉皆作「超秀」。

<sup>42</sup> 《梁書》卷 22〈安成王秀列傳〉：「時司州叛蠻田魯生，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高祖以魯生為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為北境捍蔽」。

<sup>43</sup> 《水經注疏》卷 35：「齊置齊安郡，並置齊安縣，為郡治，梁、後魏因」。

<sup>44</sup> 《資治通鑑》卷 163 注「大舉口」云：「《水經注》江水東過邾縣南，東逕白虎磯北，又東逕貝磯北，又東逕黎磯北，北岸烽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舉水出龜頭山逕梁定州城南，又逕梁司、豫州城東，又南歷齊安郡西，又東南歷赤亭，下分為二水南流注于江」，《水經注疏》解釋此文云：「蓋此水（舉水）為正流，對分出之左水言，故舉口亦稱大舉口」。

<sup>45</sup> 京相璠為晉朝人，據《隋書》卷 32、33〈經籍志〉的記載，有與裴秀客共撰《春秋土地名》三卷，應已亡佚。

<sup>46</sup> 據陳橋驛著《〈水經注〉記載的行政區劃》（收於氏著：《水經注論叢》，中國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0 月初版一刷）的說明，「西陽」為晉代地名，但《晉書·地理志》卻未見記載，此可補足缺漏。

西陽太守樊俊共鎮之，為石虎將張格度所陷，自爾丘墟焉<sup>47</sup>。城南對蘆洲<sup>48</sup>，舊吳時築客舍于洲上，方便惟所止焉，亦謂之羅洲矣。

【釋義】

◇ 「江水又東逕邾縣故城南，楚宣王滅邾，徙居于此，故曰邾也」：  
《輿地廣記》卷 21：「邾縣故城在今縣（黃岡縣）東南一百二十里，楚宣王滅邾徙之於此，故曰邾。項羽封吳芮為衡山王，都此。漢屬江夏郡，東漢因之，晉屬弋陽郡，後廢，東晉毛寶守邾城為石季龍所敗，有卒投江水遇白龜救之」。

鄂縣北，

江水右得樊口，庾仲雍《江水記》云：谷里袁口。江津南入，歷樊山上下三百里，通新興、馬頭二治。樊口之北有灣，昔孫權裝大船，名之曰長安，亦曰大舶，載坐直之士三千人，與羣臣泛舟江津，屬值風起，權欲西取蘆洲，谷利不從，乃拔刀急上，令取樊口薄，舶船至岸而敗，故名其處為敗舶灣。因鑿樊山為路以上，人即名其處為吳造峴，在樊口上一里，今厥處尚存。江水又左逕赤鼻山南，山臨側江川，又東逕西陽郡<sup>49</sup>南，郡治即西陽縣也。《晉書·地道記》以為弦子國也。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舊樊楚地。《世本》稱熊渠封其中子紅為鄂王。晉《太康地記》以為東鄂矣。《九州記》曰：鄂，今武昌也。孫權以魏黃初元年，自元安徙此，改曰武昌縣。鄂縣徙治于袁山東，又以其年立為江夏郡<sup>50</sup>，分建業之民千家以益之。至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鎮武昌，孫皓亦都之，皓遷東，令滕牧守之。晉惠帝永平中，始置江州，傅綜為刺史，治此城，後太尉庾亮之所鎮也，今武昌郡治。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武昌記》曰：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常獵于山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母曰：何不豎豹尾。忽然不見。<sup>51</sup>應劭《漢官·序》曰：豹尾過後，執金吾罷屯，解圍。

<sup>47</sup> 《晉書》卷 7〈成帝本紀〉：「（咸康五年，339）九月，石季龍將夔安、李農陷河南，張貉陷邾城，因寇江夏、義陽，征虜將軍毛寶、西陽太守樊俊、義陽太守鄭進並死之」；《宋書》卷 24〈天文志〉：「明年（晉咸康五年），胡賊大寇河南，陷邾城，豫州刺史毛寶、西陽太守樊峻皆棄城投江死」。

<sup>48</sup> 《梁書》卷 40〈徐文盛列傳〉：「授文盛節度，擊任約於貝磯，約大敗，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侯景聞之乃率大眾西上，援約至西陽，文盛不敢戰」；《資治通鑑》卷 164 注「蘆洲」云：「蘆洲在武昌西，替伍胥去楚出關，於江上求渡，漁父歌曰：『灼灼兮已私，與子期兮蘆之漪。』子胥既渡，解劍與之，辭不受，漁父遂覆舟而死，即其處…」，《水經注疏》釋此史料云「此乃鄉俗博會之談耳」。

<sup>49</sup> 《太平寰宇記》卷 127：「光州弋陽郡光山縣，今理定城縣。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子國，春秋魯僖公五年，楚人滅弦，杜預注云：弦在弋陽軟縣，是秦屬九江郡，漢為西陽縣，屬江夏郡，魏分置弋陽郡，晉元康末分弋陽為西陽郡，歷東晉、齊、梁皆為弋陽郡。又地輿志云：梁末於光城置光州，後魏又為弋陽郡，北齊置南郢州，後周又改為淮郡，隋初郡廢為州」，又《通鑑地理通釋》卷 11 注云：「晉志魏文分汝南立弋陽郡治西陽，今光州光山縣，晉為弋陽郡，治黃州黃岡縣，晉屬弋陽郡，《寰宇記》晉永嘉後始移西陽置故邾城上流五里」。

<sup>50</sup> 《水經注疏》卷 35：「《吳志·孫權傳》魏黃初二年，權以武昌、下雎、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是始立武昌郡於此。《元和志》，吳江夏郡理武昌。《晉書·王戎傳》，戎受詔伐吳，前鋒進攻武昌，江夏太守劉朗詣戎降，尤吳江夏郡治武昌之切證。蓋改武昌郡為江夏也。後世地學家多不知吳有廢武昌郡而立江夏郡事」（頁 2913）。

<sup>51</sup> 《三國志補注》卷 6：「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丙申，南郊即皇帝位」，又「《武

天子鹵簿中，後屬車施豹尾。于道路，豹尾之內為省中。蓋權事應在此，故為立廟也<sup>52</sup>。又孫皓亦嘗登之，使將害常侍王蕃，而以其首虎爭之。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權常極飲其上，曰：墮臺。醉乃已。張昭盡言處。城西有郊壇，權告天即位于此，願謂公卿曰：魯子敬嘗言此，可謂明于事勢矣。城東故城，言漢將灌嬰所築也<sup>53</sup>。江中有節度石<sup>54</sup>三段，廣百步，高五六丈，是西陽、武昌界，分江于斯石也。又東得次浦，江浦也。東運五磯北，有五山，沿次江陰，故得是名矣。仲雍謂之五圻。江水左則巴水注之，水出零婁縣<sup>55</sup>之下靈山，即大別山也。與泐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出，亦或曰巴山。南歷蠻中，吳時舊立屯于水側，引巴水以溉野。又南運巴水戍，南流注于江，謂之巴口。又東運軟縣故城南，故弦國也。《春秋》僖公五年，秋，楚滅弦，弦子奔黃者也。漢惠帝元年，封長沙相利倉為侯國。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也。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五洲為名。宋孝武帝舉兵江州，建牙洲上，有紫雲蔭之，即是洲也<sup>56</sup>。東會希水口，水出濡縣霍山西麓，山北有濡縣故城<sup>57</sup>。《地理志》曰：縣南有天柱山。即霍山也<sup>58</sup>。有祠南嶽廟，音潛，齊立霍州治此<sup>59</sup>。西南流分為二水，枝津出焉。希水又南，積而為湖，謂之希湖。湖水又南流運軟縣東而南流注于江，是曰希水口者也。然水流急澹，霖雨暴漲，漂溢無常，行者難之。大江右岸有厭里口、安樂浦，從此至武昌，尚方作部諸屯相接<sup>60</sup>，枕帶長江，又東得桑步，步下有章浦，本西陽郡治，今悉荒蕪。江水左得赤水浦，夏浦也。江水又東運南陽山南，又曰芍磯，亦曰南陽磯，仲雍謂之南陽圻，一名洛至圻，一名石姥，水勢迅急。江水又東運西陵縣<sup>61</sup>故城

昌記》曰：孫權獵于武昌，樊山下見一老母，問權何獲？曰：只得一豹母。曰：何不豎其尾？忽然不見，權稱尊號立廟于山下。《水經注》曰：武昌城西有郊壇，權告天位于此。《鼎錄》曰：權為姆立廟，并作一鼎文，曰『豹尾鼎』。

<sup>52</sup> 《後漢書》卷 39：「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皆卓蓋亦裏，朱轡，戈矛弩箠，尚書、御史所載」，注「豹尾」云：「薛綜曰侍御史載之」，又注「豹尾以前比省中」曰：「小學漢官篇曰：豹尾過後，罷屯解圍。胡廣曰：施於道路，豹尾之內為省中，故須過後，屯圍乃得解，皆所以戒不虞也。淮南子曰：軍政執豹皮，所以制正其衆。禮記前載虎皮亦此之義類」。

<sup>53</sup> 《元和郡縣志》卷 28：「孫權故都城，在縣（武昌縣）東一里餘，本漢將灌嬰所築，晉陶侃、桓溫為刺史，並理其地」。

<sup>54</sup> 《明一統志》卷 59 注「節度石」云：「在武昌縣大江中，或云舊名『接渡』。伍員去楚入吳，漁父接渡于此，故名」；《御定佩文韻府》卷 100 之 1 注「節度石」：「《水經注》大軍山東，有山屯夏浦，江水左迤也，江中有石浮出謂之節度石」。

<sup>55</sup> 《行水金鑑》卷 76 引酈注云：「零婁縣，漢屬廬江郡。大別山在漢陽府」。

<sup>56</sup> 據《宋書》卷 6〈孝武帝本紀〉記載，元嘉 28 年，尙未即位的宋孝武帝「進督南兗州、南兗州刺史，當鎮山陽。尋遷都督江州荊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晉熙新蔡四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持節如故。時緣江蠻為寇，太祖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等伐之，使上總統眾軍」，此處當為此事。

<sup>57</sup> 《水經注校證》卷 32：「泐水出廬江（同灑）縣西南霍山東北」。

<sup>58</sup> 《水經注》卷 40：「霍山為南嶽，在廬江縣西南」。

<sup>59</sup> 《梁書》卷 2〈武帝本紀〉：「（天監六年）十二月……乙丑……分豫州置霍州」；《太平寰宇記》載梁天監六年，於灑縣改置霍州，兼築別城；《水經注疏》引《地形志》云：「霍州，蕭衍置，魏因之」。

<sup>60</sup> 《水經注疏》卷 35：「尚方作部諸屯無考，疑吳屯也」。

<sup>61</sup> 《水經注疏》卷 35：「漢縣屬江夏郡，後漢為郡治，魏屬弋陽郡，晉屬西陽郡，宋因，齊為郡治，後徙廢。此西陵縣在江北」。

南，《史記》秦昭王遣白起伐楚，取西陵者也。漢章帝建初二年，封陰堂為侯國<sup>62</sup>。江水東歷孟家澁，江之右岸有黃石山，水逕其北，即黃石磯也。一名石茨圻，有西陵縣，縣北則三洲也。山連延江側，東山偏高，謂之西塞，東對黃公九磯，所謂九圻者也。于行、小難兩山之間，為關塞，從此濟于土復，土復者，北岸地名也。

【釋義】

- (一) 「江津南入，歷樊山上下三百里，通新興、馬頭二治」：據《晉書》卷 15〈地理志下〉的記載，時武昌郡有兩鐵官：新興以及馬頭，而整部《晉書》中找不到對「鐵官」一職的進一步解釋，但從《後漢書·百官志》以及《宋書·百官志》似乎可以找到一絲線索：《後漢書》卷 28〈百官志〉注曰：「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而《宋書》卷 39〈百官志上〉曰：「漢有鐵官，晉置令，掌工徒鼓鑄…」。根據《水經注校證》卷 35 注 22 的解釋，這裡的“治”應當更正為“冶”，如此便符合上述史料所載之訊息。
- (二) 孫權造船：《三國志補注》卷 6 引《江表傳》曰：「權于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舵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舵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于不測之淵，戲于猛浪之中，樓船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太平寰宇記》卷 112 亦載)。
- (三) 「至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鎮武昌，孫皓亦都之，皓還東，令滕牧守之」：《三國志》卷 47〈吳書二〉：「(黃龍元年)秋九月，權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三國志》卷 48〈吳書三〉：「(甘露元年)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寶鼎元年)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
- (四) 「孫皓亦嘗登之，使將害常侍王蕃，而以其首虎爭之」：據《三國志》卷 65〈吳書二十·王樓賀章華傳第二十〉記載：「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為尚書郎，去官。……孫皓初，復入為常侍，與萬彧同官。……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群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舉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這邊的敘述是酒醉得罪了孫皓，而遭殺身之禍。但裴松之為此注引《江表傳》曰：「皓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仍有遷都之意，恐群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惟未答，即於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親近將擲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欲以示威，使眾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很明顯的與本傳不同。

<sup>62</sup> 《後漢書》卷 50〈孝明八王列傳〉：「(東漢章帝)建初二年，封暢舅陰棠為西陵侯」。



裴注其後又曰：「吳錄曰：皓每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嘲謔公卿，以為笑樂。萬彧既為左丞相，蕃嘲彧曰：『魚潛於淵，出水煦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彧出自谿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彧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楨幹，何傷於日月，適多見其不知量耳。』臣松之按本傳云丁忠使晉還，皓為大會，於會中殺蕃，檢忠從北還在此年之春，彧時尚未為丞相，至秋乃為相耳。吳錄所言為乖互不同。」

- (五) 「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權常極飲其上，曰：墮臺。醉乃已。張昭盡言處」：《三國志》卷 52〈吳書七·張顧諸葛步傳第七〉：「魏黃初二年，……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慚色，遂罷酒。」
- (六) 「城西有郊壇，權告天即位于此，顧謂公卿曰：魯子敬嘗言此，可謂明于事勢矣」：《三國志》卷 47〈吳書二·吳主傳第二〉：「黃龍元年（229）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言黃龍、鳳凰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三國志》卷 54〈吳書九·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217）卒。權為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孫權即皇帝位在黃龍元年（229），魯肅逝世於東漢獻帝建安 22 年（217）。魯肅在世時，對孫權乃至於東吳的建立有莫大之功，根據《三國志》中的記載，魯肅初見孫權時，便陳言「……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當時孫權雖未採用，但日後孫權對魯肅的倚重，可以從史料中清晰而見。（《三國志》頁 1267~1272）
- (七) 「又東逕鞞縣故城南，故弦國也」：《元和郡縣志》卷 10：「（仙居縣）本漢鞞縣，春秋時（同“弦”字）國，楚滅之，漢以為縣，屬江夏郡。至宋，分立樂安縣。天寶元年，改為仙居縣，縣西有仙居山，因名……鞞縣故城在縣北四十里，春秋時國之都也」；《大清一統志》卷 176 注「鞞縣故城」云：「在光山縣西北，漢高后二年封朱蒼為鞞侯，元封元年除為縣，屬江夏郡，後漢永早中封王霸子符為鞞侯，晉屬弋陽郡，惠帝還屬江夏郡，永嘉後徙廢。《元和志》鞞縣故城在仙居縣北四十里」，又注「仙居故城」云：「在光山縣西，本漢鞞縣地，劉宋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置樂安縣，屬弋陽郡，尋改屬光城左郡，齊因之，後魏屬北光城郡，隋屬弋陽郡，屬光州，天寶元年改曰仙居，《元和志》仙居縣東至光州一百里，宋南渡，初省，縣志仙居店在縣西五十里」；《水經注疏》卷 35 引《春秋》杜注云：「弦國在弋

陽軹縣之東」，據此，軹縣在今天湖北省光山縣西北，由此可大略推得“弦國”的地理位置當在光山縣西。

又東過蕪春縣南，蕪水從北東注之。

江水又得葦口，江浦也。浦東有葦山。江水東逕山北，北崖有東湖口，江波左迤，流結成湖，故謂之湖口矣。江水又東得空石口，江浦在右，臨江有空石山，南對石穴洲，洲上有蕪陽縣<sup>63</sup>治。又東，蕪水注之。江水又東逕蕪春縣故城南，世祖建武三十年，封陳俊子浮為侯國。江水又東得銅零口，江浦也。大江右逕蝦蟆山北，而東會海口，水南通大湖，北達于江，左右翼山。江水逕其北，東合臧口，江浦也。江水又左逕長風山南，得長風口，江浦也。江水又東逕積布山南，俗謂之積布磯，又曰積布圻，庾仲雍所謂高山也。此即西陽、尋陽二郡界也。右岸有土復口，江浦也。夾浦有江山，山東有護口，江浦也，庾仲雍謂之朝二浦也。

#### 【釋義】

◇ 「江水又東逕蕪春縣故城南，世祖建武三十年，封陳俊子浮為侯國」：《後漢書》卷 18〈陳俊列傳〉：「(建武)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明年，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子浮嗣，徙封蕪春侯」，章懷太子注云：「蕪春，今蕪州縣也。東觀記曰：『詔書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封蕪春侯。』」。楊守敬《水經注疏》引《光武十王傳》認為「建武三十年，以祝阿等縣益濟南國」，因此這裡所載建武三十年封浮，是可以採信的。

又東過下雒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

江水東逕琵琶山南，山下有琵琶灣，又東逕望夫山南，又東得苦菜水口，夏浦也。江之右岸，富水注之，水出陽新縣之青湓山，西北流逕陽新縣<sup>64</sup>，故豫章之屬縣矣。地多女鳥，《玄中記》曰：陽新男子于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于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夜飛遊女矣。又西北逕下雒縣，王莽更名之潤光矣，後併陽新。水之左右，公私裂溉，咸成沃壤，舊吳屯所在也。江水又東，右得蘭溪水口，竝江浦也。又東，左得青林口，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西南流，水積為湖，湖西有青林山。宋太始元年，明帝遣沈攸之西伐子勛，伐柵青山，覩一童子甚麗，問伐者曰：取此何為？答：欲討賊。童子曰：下旬當平，何勞伐此。在眾人之中，忽不復見，故謂之青林湖<sup>65</sup>。湖有鯽魚，食之肥美，辟寒暑。湖水西流，謂之青林水。又西南歷尋陽，分為二水：一水東流通大雷，一水西南流注于江，《經》所謂利水也。右對馬頭岸，自富口迄此五十餘里，岸阻江山。

#### 【釋義】

<sup>63</sup> 《晉書》卷 14〈地理志〉：「寧康元年…孝武改蕪春縣為蕪陽縣…」

<sup>64</sup> 《三國志》卷 47〈吳書二〉：「(建安二十五年)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惟《水經注疏》卷 35 引《太平寰宇記》云，陽新未屬武昌郡以前，屬豫章，與本文符合。

<sup>65</sup> 《太平寰宇記》卷 127：「青林湖，《水經注》云水在青林湖傍，即利水出廬江郡之東陵縣西南，流入積為湖，湖西有青林山」；《水經注疏》卷 35 則認為有可能是今天的太白湖。

- (一) 「琵琶山」：《元豐九域志》卷6以及《太平寰宇記》卷105皆論狀似“琵琶”而得名。《水經注疏》卷35提到在九江郡西邊有琵琶洲，因白居易於唐元和十年任江州司馬時，聽商婦琵琶聲得名。白居易〈琵琶行并序〉：「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船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為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余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學有遷謫意，因為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 (二) 「夜飛遊女」：《備急千金要方》卷11引《中記》：「天下有女鳥，名曰姑獲。一名天帝女，一名隱飛鳥，一名夜行遊女，又曰釣星鬼。喜以陰雨夜過飛鳴徘徊人村里喚得來者是也。鳥淳雌無雄，不產陰氣毒化，生喜落毛羽於人，中庭置兒衣中，便令兒作癩病，必死，即化為其兒也。是以小兒生至十歲，衣被不可露也。七八月尤忌」（《外臺祕要方》卷35、《普濟方》卷376同引）。
- (三) 「陽新」：《通鑑地理通釋》卷12：「下雒，漢屬江夏，伍被謂淮南王安曰守下雒之城，絕豫章之口。《郡縣志》下雒故縣在永興縣東南一百四十里」；《通志》卷9：「（黃初二年）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大清一統志》卷259注「下雒故城」曰：「在興國州東南，漢置縣，晉省，《元和志》下雒故縣在永興縣東南一百四十里，漢伍被謂淮南王安王曰守下雒之城，絕豫章之口是也。《武昌記》下雒縣晉義熙中併入陽新…」；《水經注疏》卷35：「漢縣屬江夏郡，後漢因。建安中，吳屬武昌郡，及省武昌郡，屬江夏郡，晉復屬武昌郡，東晉省」。
- (四) 「宋太始元年，明帝遣沈攸之西伐子勛」：《宋書》卷8〈明帝本紀〉：「（泰始元年冬十二月）戊寅……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反，鎮軍長史鄧琬為其謀主，雍州刺史袁顛率 赴之。辛巳，驃騎大將軍、前荊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改為江州刺史，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項即留本任，加領軍將軍王玄謨鎮軍將軍。壬午，車駕謁太廟。甲申，後將軍、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進號征南將軍，右將軍、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進號安東將軍，前將軍、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項進號平西將軍。子綏、子房、子項並不受命，舉兵同逆。戊子，新除中軍將軍永嘉王子仁為護軍將軍……（泰始二年）八月己卯，司徒建安王休仁率眾軍大破賊，斬偽尚書僕射袁顛，進討江、郢、荊、雍、湘五州，平定之。晉安王子勛、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項、邵陵王子元並賜死，同黨皆伏誅」。
- (五) 「湖（青林湖）有鯽魚，食之肥美，辟寒暑」：《太平御覽》卷937〈鯽魚〉：「《水經》曰青林湖有鯽魚食之肥美辟寒。《南夷志》曰『舍地有鯽魚，大者重五斤。西沮河及昆池南接滇池，冬月多鯽魚。楊銜之《洛

陽伽藍記》曰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等，常飯鯽魚羹；《異魚圖贊箋》卷1引《神異經》：「潯陽青林湖，鯽大者二尺，餘小者滿尺，食之肥美，可止寒熱。又東南海內祖洲上有恒湖，鯽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會稽志》卷17：「鯽一名鮒，呂子曰魚之美者，洞庭之鮒，鮒小魚也，故《易》曰：井谷射鮒。《莊子》曰：車轍中有鮒魚，焉鏡湖中鯽纔數寸。《酉陽雜俎》曰：東南海中祖州鯽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潯陽有青林湖，大者亦二尺可止寒熱。越人謂鯽喜聚遊，鯽言相即，鮒言相附，蕭山湘湖之鯽，珍美為越中之冠」。

## 卷三十六

### 青衣水 桓水 若水 沫水 延江水 存水 溫水

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也。

縣，故青衣羌國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瑕陽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來歸<sup>66</sup>。漢武帝天漢四年，罷沈黎郡，分兩部都尉，一治青衣，主漢民。公孫述之有蜀也，青衣不服，世祖嘉之。建武十九年以為郡，安帝延光元年，置蜀郡屬國都尉。青衣王子心慕漢制，上求內附。順帝陽嘉二年，改曰漢嘉，嘉得此良臣也。縣有蒙山，青衣水所發，東運其縣，與沫水會于越巂郡之靈關道<sup>67</sup>。青衣水又東，邛水注之，水出漢嘉嚴道邛來山，東至蜀郡臨邛縣，東入青衣水。

#### 【釋義】

（一）「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青衣縣，據《南史》卷39、《通志》卷138皆載「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但《蜀中廣記》引應劭注《漢書》、《太平御覽》卷166引《漢志》皆載：「順帝改青衣縣為漢嘉」，兩者有異。另一方面，李天明〈青衣江與青衣羌國考略〉<sup>68</sup>認為，青衣縣的設置，一說是西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一說是秦置。姑以秦置為據，水名比縣名也早一百多年就記入史冊。因此青衣水得名，乃因青衣羌國而得之。

（二）「青衣羌國」：《蜀中廣記》卷14：「漢高六年分置青衣縣，《水經》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註云：縣故有青衣羌國。《竹書紀年》孝惠成王十年，瑕陽人自秦道蒙山青衣水來歸。漢武帝天漢四年，分沈黎郡置西部都尉，主青衣。公孫述之有蜀也，青衣不服，世祖嘉之，建武十九年，

<sup>66</sup> 《竹書統箋》卷12〈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箋按：晉有二瑕，《左傳》邠瑕氏之虛京相璠曰：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文公十二年，秦侵晉及瑕。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西征記》：陝州太原倉，北臨大河，周迴六里，即晉詹嘉所處之瑕也。瑕陽人不知何屬，無所考也。《華陽國志》曰：有沫水從西來，出岷江，又從岷山西來，合郡下，青衣江入大江。《水經》：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道元注曰：縣故有青衣羌國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者也。《一統志》：青衣水出雅州廬山縣，東南流至雅州合沫水，經名山縣至嘉定州入大江，蓋魏瑕陽人為秦導岷山青衣水，至是始自秦來歸。若魏地逼近大河安用導青衣水來歸哉？」。

<sup>67</sup> 詳參：《水經注疏》卷35，頁2939。

<sup>68</sup> 李天明：〈青衣江與青衣羌國考略〉，收於《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1期，中國陝西省西安市：陝西師範大學，1997，頁85~90

以為郡。安帝延光元年，置蜀郡屬國都尉，青衣王子心慕漢制，上求內附。順帝陽嘉二年改曰漢嘉，得此良臣也」。李天明的〈青衣江與青衣羌國考略〉文中提到，青衣羌國為西北羌族南下的一族分支，進入岷山山系蒙山河谷後，由游牧民族而定居進化為半農半牧民族，建國時間約當春秋之世。初期即成為與蜀國抗衡的一個較大的民族部落聯盟邦國，以致引起蜀王開明氏第三代保子帝的征伐。《華陽國志·蜀志》中有“帝攻青衣”。另外，石碩〈羌人入據青衣江流域時間探悉〉<sup>69</sup>文中曾論，有兩條材料可與《水經注》：「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相印證：其一，現存於今雅安地區蘆山縣境內的東漢建安十年（205）所立《漢故領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簡稱《樊敏碑》），此碑文中出現了“續蠡青羌”一語。今雅安蘆山縣為漢代青衣縣中心地區，巴郡太守樊敏為青衣縣人，死後葬歸故里。故碑文中有出現“續蠡青羌”一語當是漢代青衣縣一帶有“羌”的證據。其二，《呂氏春秋·慎行二》有“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呂氏春秋》為漢代作品，其記載雖未言“青羌之野”位於何處，但由《樊敏碑》的“續蠡青羌”，顯然為同一所指，足證漢代有關“青羌”之說。石碩該文根據這兩條資料，認為《水經注》卷36之注文“故青衣羌國”應有所依據。

- (三) 「漢武帝天漢四年，罷沈黎郡，分兩部都尉，一治青衣，主漢民」：《元和郡縣志》卷33：「漢武帝破夷于邛，置沈黎郡」；《水經注》卷33認為「漢武元封四年，以蜀都西部邛笮邛」這14字有誤，注曰：「案此十四字，舛誤不可通，當作『漢武帝元鼎六年，以蜀郡西部笮都置』。《漢書·武帝本紀》可證，不得繫之元封四年也。又越巂郡治邛都，沈黎郡治笮都，不得兼言邛笮明矣。笮都即旄牛縣，亦曰旄牛道，天漢四年罷沈黎郡置，都尉仍治旄牛，其縣隸蜀郡故城，在今雅州府清溪縣南」。

**至犍為南安縣，入于江。**

青衣水逕平鄉，謂之平鄉江。《益州記》曰：平鄉江東逕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千里。然秋日清澄，望見兩山，相峙如峨眉焉。青衣水又東流，注于大江。

#### 【釋義】

- (一) 「平鄉江」：《太平寰宇記》卷77：「平羌水，上源曰邛來水，又名平鄉，西北自嚴道縣流入至眉州洪雅縣界，又名青衣水」；《禹貢錐指》卷9注「青衣水又東逕臨邛縣邛水注之，又東逕平鄉謂之平鄉江」曰：「《元和志》嚴道縣有平羌水，即此」；《元和郡縣志》卷32〈平羌縣〉：「本漢南安縣地，周武帝置平羌縣，因境內平羌水為名。隋開皇四年改州，理平羌縣為峨眉縣，仍于今縣東六十里，別立平羌縣……」；《元和郡縣志》卷33：「青衣水一名平羌水」。

**桓水出蜀郡岷山，西南行羌中，入于南海。**

<sup>69</sup> 石碩：〈羌人入據青衣江流域時間探悉〉，收於《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中國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2007，頁97~103。

《尚書·禹貢》：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鄭玄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理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sup>70</sup>。《尚書》又曰：西傾因桓是來。馬融、王肅云：西治傾山，惟因桓水自來，言無他道也。余按《經》據《書》<sup>71</sup>，岷山、西傾，俱有桓水，桓水出西傾山，更無別流，所導者惟斯水耳。浮于潛、漢而達江、沔，故《晉地道記》曰：梁州南至桓水，西抵黑水，東限扞關。今漢中、巴郡、汶山、蜀郡、漢嘉、江陽、朱提、涪陵、陰平、廣漢、新都、梓潼、犍為、武都、上庸、魏興、新城，皆古梁州之地。自桓水以南為夷，《書》所謂和夷底績也<sup>72</sup>。然所可當者，惟斯水與江耳。桓水，蓋二水之別名，為兩川之通稱矣。鄭玄注《尚書》言：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坂曲為盤也，斯乃玄之別致，恐乖《尚書》因桓之義，非浮潛入渭之文<sup>73</sup>。余攷校諸書，以具聞見，今略輯綜川流沿注之緒，雖今古異容，本其流俗，臆陳所由。然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即鄭玄之所謂潛水者也。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沮、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屆于褒水，遡褒暨于衙嶺之南，溪水枝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水，此乃水陸之相關，川流之所經復，不乖《禹貢》入渭之宗，寔符《尚書》亂河之義也。

### 【釋義】

（一）「《尚書·禹貢》：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鄭玄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書傳》卷5：「岷山、嶓冢皆山名也。沱水出于江，潛水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復出於荊州，故於荊州亦云」，同書、卷又曰：「蔡、蒙二山，蒙山在蜀郡青衣縣，今日蒙頂。祭山曰旅，水患平始祭也」、「和夷，西南夷名」。在解釋“沱、潛”方面，宋代蘇軾所撰《書傳》卷5引《爾雅》有載：「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尚書全解》卷9：「岷嶓二山名，岷山在漢蜀郡湔道西，徼外江水之所從出也。嶓冢山在隴西郡西縣，漢水之所自出也。江、漢二水發源此州，當其泛溢慄悍而未有所歸，則其發源之山，亦為水所浸灌，而不得遂其播種之利。今既疏導以入于海，則岷、嶓二山所出之水皆順流而東，則此二山遂可以種藝矣」，又「孔氏謂：蔡蒙為二山名。唐孔氏亦謂：

<sup>70</sup> 《漢書》卷28上〈地理志〉載：「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莽曰導江。屬益州」。

<sup>71</sup> 《水經》以及《尚書》。

<sup>72</sup> 《史記》卷2〈夏本紀〉：「華陽黑水惟梁州：汶、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其土青驪。田下上，賦下中三錯。貢璆、鐵、銀、鏤、磬、磬，熊、羆、狐、狸、織皮」，集解孔安國曰：「色青黑也」。集解孔安國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集解孔安國曰：「璆，玉名」，鄭玄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鏤。鏤，剛鐵，可以刻鏤也」，集解孔安國曰：「貢四獸之皮也。織皮，今屬也」。

<sup>73</sup> 《水經注疏》卷36：「據鄭說是以桓為坂名，非水名。王鳴盛謂即郭仲產所云隴西郡之隴坻。何秋濤曰，漢陽隴縣地，在今甘肅秦州清水縣北。西傾之人來梁州，不必踰隴，鄭說桓是為隴坂，故鄭《注》疑之」。

蒙山在蜀郡青衣縣，蔡山不知所在。而鄭氏以謂：蔡蒙二山皆在漢嘉縣。據漢嘉縣即蜀郡青衣縣也，順帝時始改為漢嘉縣，《志》青衣縣但有蒙山無蔡山，不知鄭氏何所據，而知蔡山亦在漢嘉，當姑闕之祭山曰「旅」。《論語》曰：季氏旅於泰山是也，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又「唐孔氏以和夷為平地之名，不以為徼外之夷。鄭氏以謂：和川，夷所居之地。鄭氏之說為長曾本鄭氏說，以謂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今為羈縻州者三十有七，則《經》所謂和，夷者也。蘇氏亦以和夷為西南夷名。若此諸說皆可信，今雅州猶有和鎮，此即和夷之故地也。底績者，致其功而可以種藝矣」。據《太平御覽》卷 867 載，蒙山在雅州，蜀茶盡出於此。

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sup>74</sup>，東南至故關，為若水<sup>75</sup>也。

《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華，厥名若木，生崑崙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屈原《離騷·天問》曰：羲和未陽，若華何光是也<sup>76</sup>。然若木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間，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焉。若水沿流，間關蜀土，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為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顓頊于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皞金官之政，以水德寶歷矣。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渡水出徼外，至旄牛道，南流入于若水。又逕越葛大苻縣入繩<sup>77</sup>。繩水出徼外，《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分為二水：其一水支流東出，逕廣柔縣，東流注于江；其一水南逕旄牛道，至大苻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為繩水矣。苻，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彌，蜀曰邛，漢嘉、越葛曰苻。皆夷種也。

#### 【釋義】

(一) 《竹書紀年》卷上：「(黃帝軒轅氏)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竹書統箋》卷 1 注「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曰：「箋按：《水經》曰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也，又東北至咽道縣入于江，《史記索隱》曰：降下也，言帝子為諸侯，下居若水也」又注「產帝乾荒」曰：「箋按：《山海經》曰：黃帝妻嫫祖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生韓流。郭氏曰：《竹書》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乾荒即韓流也」；《大戴禮記》卷 7：「黃帝

<sup>74</sup> 《後漢書》卷 86 注曰：「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犍道入江，在今嵩州南。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度瀘』，言其艱苦也」。

<sup>75</sup> 《水經注疏》卷 36 曰「若水」為今天的鴉龍江。

<sup>76</sup> 《後漢書》卷 59〈張衡列傳〉注曰：「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地。』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楚辭補注》卷 1：「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一云蔽也。補曰《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附西極也。然則若木有二，而此乃灰野之若木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水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云：若木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一云狀如蓮華，天問云：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sup>77</sup> 《水經注疏》卷 36 認為大苻縣在漢代屬於越雋郡，東漢因襲之，後廢。根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若水「南至大苻入繩」，酈道元依《漢書·地理志》作此注時，本來無誤，但《漢書·地理志》的繩水是指今天的金沙江，若照此說法來看，乃鴉龍江（古代的若水）入金沙江之意，很明顯的酈道元在此出現錯誤。

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為顓頊」；《史記》卷1注「降居若水」曰：「索隱降，下也。言帝子為諸侯，降居江水、若水。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國也。《水經》曰『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南過邛都，又東北至朱提縣為廬江水』，是蜀有此二水也」，又注「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曰：「正義《華陽國志》及《十三州志》云：『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黃帝為子昌意娶蜀山氏，後子孫因封焉。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昌僕，亦謂之女樞。』河圖云：『瑤光如蛻貫月，正白，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顓頊，首戴干戈，有德文也。』」。

(二) 「苻，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彌，蜀曰邛，漢嘉、越嵩曰苻。皆夷種也」：陳橋驛〈《水經注》記載的橋梁〉文中提到，清代胡渭《禹貢錐指》卷19中解釋的“苻”，為夷人在大江上設置的藤橋，而《水經注》在此的解釋雖與胡渭不盡相同，但無大相逕庭之處。另外，在《水經注》卷33〈江水注〉中，綿虜縣與成都縣各有記載“苻橋”一處，陳橋驛認為卷33《江水注》的邛苻縣與卷36《若水注》的大苻縣僅管皆夷人所居，但同時也是索橋流行之處。而《元和郡縣志》卷33：「凡言笮者，夷人于大江水上置籐橋謂之。笮，其定笮、大笮，皆是近水置笮橋處」也有相關解釋。

南過越嵩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之。

邛都縣，漢武帝開邛苻置之。縣陷為池，今因名為邛池，南人謂之邛河。河中有崑崙山<sup>78</sup>，應劭曰：有嵩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嵩水伐之，以為越嵩郡，治邛都縣。王莽遣任貴為領戎大尹，守之，更名為集嵩也。縣，故邛都國也。越嵩水即繩、若矣，似隨水地而更名矣。又有溫水，冬夏常熱，其源可燂雞豚，下湯沐浴，能治宿疾<sup>79</sup>。昔李驥敗李流于溫水是也。若水又運會無縣，縣有駿馬河，水出縣東高山，山有天馬徑，厥跡存焉。馬日行千里，民家馬牧之山下，或產駿駒，言是天馬子<sup>80</sup>。河中有貝子胎銅<sup>81</sup>，以羊祠之，則可取也。又有孫水焉，水出臺高縣，即臺登縣也<sup>82</sup>。孫水一名白沙江，南流運

<sup>78</sup> 《隋書》卷29注「邛部」曰：「舊置邛部郡，又有平樂郡。開皇初並廢。有嵩山」；《元和郡縣志》卷33：「（邛部縣）本漢蘭縣地，屬越嵩郡。周武帝于此邛部城置縣，仍以舊城為名，屬邛部郡。隋開皇三年改屬嵩州，皇朝因之。嵩山在縣西南九里，嵩水出于嵩山下，州郡得名，因此水也」。

<sup>79</sup> 《水經注疏》卷36：「今西昌縣北有熱水河，西流入安寧河，蓋此水也」。陳橋驛〈《水經注》記載的溫泉〉文中整理了《水經注》中諸多關於溫泉的資料，關於卷36的部分，陳橋驛言：「卷三十六《若水注》的邛都溫水，其水溫“可燂雞豚”。而這種水溫和食物烹煮之間的關係，古今也並無很大的變化。因此，這樣的記載，對今天研究這些古代溫泉的水溫，是非常有用的資料」。

<sup>80</sup> 《華陽國志》卷3：「（會無縣）有天馬河，馬日千里，後死於蜀，葬江原小亭，今天馬冢是也。縣有天馬祠，初民家馬牧山下，或產駿駒云天馬子也，今其天馬徑，厥跡存焉。河中有銅船（船），今以羊祀之可取，河中見存，土地時產犀牛，山（東高山）色青碧」。

<sup>81</sup> 《水經注集釋訂訛》卷36注「胎銅」曰：「朱云胎銅謂銅璞也。今《華陽國志》云：河中有銅鉛，鉛乃胎字之誤耳」。

<sup>82</sup> 《漢書》卷28〈地理志〉引應劭注曰「臺登」即「今日臺高」，約當漢末改名；《元和郡縣志》卷33：「（臺登縣）本漢舊縣，屬越嵩郡。周武帝重開越嵩于舊理，立臺登縣後，遂因之」；《輿地廣記》卷30：「臺登縣，漢屬越嵩郡，有孫水。司馬相如檄文所謂梁孫源是也。晉因之，一名白沙江。後周置白沙郡。隋開皇初郡廢，屬越嵩郡。唐為郡治」；《華陽國志》卷3：「臺登縣有



邛都縣，司馬相如定西南夷，橋孫水，即是水也。又南至會無入若水，若水又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青蛉水入焉。水出青蛉縣<sup>83</sup>西，東逕其縣下，縣有氏焉。有石豬圻，長谷中有石豬，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為石，迄今夷人不敢往牧。貪水出焉。青蛉水又東注于繩水。繩水又逕三緋縣西，又逕姑復縣，北對三緋縣，淹水注之。三緋一曰小會無，故《經》曰：淹至會無注若水。若水又與母血水合，水出益州郡弄棟縣<sup>84</sup>東農山母血谷，北流逕三緋縣南，北入繩。繩水又東，涂水注之，水出建寧郡之牧靡<sup>85</sup>南山，縣、山並即草以立名。山在縣東北烏句山南五百里，山生牧靡，可以解毒，百卉方盛，鳥多誤食烏喙，口中毒，必急飛往牧靡山，啄牧靡以解毒也。涂水導源臘谷，西北流至越巂入繩。繩水又逕越巂郡之馬湖縣<sup>86</sup>，謂之馬湖江，又左合卑水，水出卑水縣<sup>87</sup>，而東流注馬湖江也。

### 【釋義】

- (一) 「邛都縣，漢武帝開邛苻置之」：《漢書》卷10〈文帝本紀〉注引《括地志》曰：「邛都縣本邛都國，漢為縣…」；《禹貢錐指》卷9注「又南逕越巂邛都縣西」曰：「有嵩水，漢武帝置越巂郡治邛都縣，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縣故邛都國，越嵩水即繩若矣。又有溫水，冬夏常熱，…」。
- (二) 「邛河」：《後漢書》卷160、《通志》卷197、《太平寰宇記》卷75、《太平廣記》卷456皆有此事之記載。《後漢書》卷86〈西南夷列傳〉注曰：「在今嵩州越巂縣東南。南中八郡志曰：『邛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多大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釜狀。』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之飴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瞋令：『何殺我母？當為母報讎。』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為『陷河』。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它。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晏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為枕相贈。』爰音測」。

孫水，一曰白沙江，入馬湖水，山有磐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賦磐是也。又有漆，漢末夷皆有之巖取焉。

<sup>83</sup> 《水經注》卷37：「縣（青蛉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儻忽，民多見之。漢宣帝遣諫大夫王褒祭之，欲致其雞、馬，褒道病而卒，是不果焉。王褒《碧雞頌》曰：敬移金精神馬，縹縹碧雞。故左太冲《蜀都賦》曰：金馬聘光而絕影，碧雞儻忽而耀儀。」

<sup>84</sup> 據《漢書》卷28〈地理志〉載，弄棟縣在漢代置縣，屬益州郡。《後漢書》作「橋棟」，據《晉書》卷14載，蜀置雲南郡，底下轄有橋棟縣。《南齊書》卷15〈州郡志〉載，寧州興寧郡底下轄有弄棟縣，《水經注疏》卷36載「後為興寧郡治，宋、齊因，梁荒廢」。

<sup>85</sup> 《水經注疏》卷36：「漢置縣，屬益州郡，後漢因，蜀屬建寧郡，晉、宋、齊因，梁荒廢」。

<sup>86</sup> 《華陽國志》卷3：「馬湖縣…晉初省」，《水經注疏》卷36更補充到：「蓋蜀置縣，屬越巂，晉初省，東晉復置，不久又省也」。

<sup>87</sup> 據《後漢書》載，卑水為越巂郡底下的一個縣，《水經注疏》卷36補充：「漢置縣，屬越巂郡，後漢、蜀、晉、宋因，齊廢」。

（三）「司馬相如定西南夷，橋孫水」：陳橋驛〈《水經注》記載的橋梁〉

<sup>88</sup>文中所言，有“孫水橋”，為司馬相如所建。

又東北至犍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

朱提，山名也。應劭曰：在縣西南，縣以氏焉。犍為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縣故城<sup>89</sup>。郡西南二百里得所館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天。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巖石磊落，傾側縈迴，下臨峭壑，行者扳緣，牽援繩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為至險。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晉明帝太寧二年，李驥等侵越嵩，攻臺登縣，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擊之，戰于堂琅，驥軍大敗，岳追之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遜以岳等不窮追，怒甚，髮上衝冠，恰裂而卒。按永昌郡有蘭倉水，出西南博南縣，漢明帝永平二年置<sup>90</sup>。博南，山名也，縣以氏之。其水東北流逕博南山，漢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賈，渡博南，越倉津，渡蘭倉，為作人<sup>91</sup>。山高四十里。蘭倉水出金沙，越人收以為黃金。又有珠光穴，穴出光珠。又有琥珀、珊瑚，黃、白、青珠也。蘭倉水又東北逕不韋縣與類水合，水出嵩唐縣<sup>92</sup>，漢武帝置。類水西南流，曲折又北流，東至不韋縣注蘭倉水。又東與禁水合，水自永昌縣而北逕其郡西，水左右甚饒犀象，山有鈎蛇，長七八丈，尾末有岐，蛇在山澗水中，以尾鈎岸上人、牛食之。此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惟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月逕之，無不害人，故郡有罪人，徙之禁旁，不過十日皆死也。禁水又北注瀘津水，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瀘峰最為傑秀，孤高三千餘丈。是山于晉太康中崩，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高《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偏安于蜀故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嵩，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峰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瀘水<sup>93</sup>又

<sup>88</sup> 陳橋驛：〈《水經注》記載的橋梁〉，收於氏著：《水經注論叢》，中國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10月初版一刷。

<sup>89</sup> 據《漢書》卷24下〈食貨志〉、《禹貢長箋》卷8記載，此地產銀，並有銀窟數處，並據《食貨志》的記載，「朱提銀重八兩，名為一流」。而據《元和郡縣志》卷33的記載，曲州本漢代夜郎國地，漢武帝在此設置朱提縣，後來在原本從屬的犍為郡南方一千八百里處，獨立設郡。東漢省去。到了諸葛亮南征時，又重新設置。

<sup>90</sup> 《後漢書》卷2〈明帝本紀〉：「（永平）十二年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內屬，於是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此處引《後漢書·西南夷傳》注曰：「罷益州西部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置哀牢、博南二縣」。《水經注疏》卷36補充曰：「蜀因，晉省，齊復置，仍屬永昌郡，梁荒廢」。

<sup>91</sup> 《雲南通志》卷29之13將此命名為「渡蘭滄歌」。

<sup>92</sup> 《後漢書》載，嵩唐本為西南夷，並引《史記》注曰：「古為嵩、昆明」。據《史記》卷116〈西南夷列傳〉：「…牂榆，名為嵩、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的記載，當為此處。《華陽國志》曰：「有嵩水從徼外來」。

<sup>93</sup> 《後漢書》卷86〈西南夷列傳〉：「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犍道入江，在今嵩州南。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度瀘』，言

下合諸水，而總其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自朱提至犍道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羊官水，至險難。三津之阻，行者苦之。故俗為之語曰：楛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烏樅，氣與天通，看都濩汎，住柱呼伊，糜降賈子，左擔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頰坂，其艱險如此也<sup>94</sup>。

### 【釋義】

- (一) 「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水經注疏》卷 36 認為“瀘津”乃“瀘江水”。《輿地廣記》卷 30 以及《太平御覽》卷 65 皆提到此地四時皆多瘴氣，特別是《太平御覽》更記載，在四月時這裡所發出的瘴氣會使人立刻死亡，而平時會使人感到悶吐，唯獨三月「上伏即無害」。所以諸葛亮征越雋時，曾上疏提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
- (二) 「王遜」：據《晉書》卷 6〈明帝本紀〉記載，此事應當發生於太寧元年五月才是：「(太寧元年)五月，京師大水。李驥等寇寧州，刺史王遜遣將姚岳距戰于堂狼，大破之」，另外同書卷 121〈李雄載記〉也提到：「(李雄)遣李驥征越嵩，太守李釗降。驥進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其將姚岳悉眾距戰。驥軍不利，又遇霖雨，驥引軍還，爭濟瀘水，士眾多死」。
- (三) 「不韋縣」：據《水經注校證》卷 37 有此縣相關記載，該卷曰：「縣，故九隆哀牢之國也，有牢山，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九子驚走，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為九隆。及長，諸兄遂相共推九隆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為妻，遂因孳育，皆畫身像龍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漢建武二十三年，王遣兵來，乘革船南下，攻漢鹿芎民，鹿芎民多弱小，將為所擒。於是天大震雷，疾雨，南風漂起，水為逆流，波湧二百餘里，革船沈沒，溺死數千人。後數年，復遣六王，將萬許人攻鹿芎，鹿芎王與戰，殺六王，哀牢耆老共埋之。其夜，虎掘而食之。明旦但見骸骨，驚怖引去，乃懼，謂其耆老小王曰：哀牢犯徼，自古有之，今此攻鹿芎，輒被天誅，中國有受命之王乎？何天祐之明也？即遣使詣越嵩奉獻，求乞內附，長保塞徼。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為永昌郡，郡治不韋縣。蓋秦始皇徙呂不韋子孫於此，故以不韋名縣。北去葉榆六百餘里，葉榆水不逕其縣，自不韋北注者，盧倉禁水耳。葉榆水自縣南逕遂久縣東，又逕姑復縣西與淹水合，又東南逕永昌邪龍縣，縣以建興三年劉禪分隸雲南，于不韋縣於東北」。而《後漢書》卷 86〈西南夷列傳〉也記載：「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資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行』」，縣名的由來與當初秦始皇遷呂不韋子孫於此有關。「章其先人之惡行」代表秦始皇

其艱苦也」，

<sup>94</sup> 《華陽國志》卷 4 補充道：「土地無稻田，蠶桑多蛇蝮，虎狼俗，妖巫惑，禁忌多神祠」

對呂不韋的不滿。另一方面，《太平御覽》卷 884 也記載關於此地的軼聞：「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輒病殺人。其氣有惡物，不見其形作聲，如有所投擊，中木則折，中人則害，俗人名曰“鬼彈”，《搜神記》卷 12 補充道，「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過十日皆死」。《後漢書》記此地產鐵。

- (四) 「是山于晉太康中崩，震動郡邑」：《晉書》卷 29〈五行志下〉：「(晉武帝太康)七年二月，朱提之大瀘山崩，震壞郡舍，陰平之仇池崖隕」，《宋書》卷 34〈五行志第五〉也有此事記載，惟差異在《晉書》為二月，《宋書》記為七月。另外，《蜀中廣記》卷 16 引《通志》曰，瀘峰上有祭祀諸葛亮的“武侯廟”，「每歲蠻人貢馬，相率拜于廟前」。
- (五) 「自朱提至犍道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羊官水，至險難」：余宏模〈秦漢犍道與開發夜郎〉<sup>95</sup>文中提到，“犍道”除了作為行政區劃的地名，指今之川南宜賓地區外，也有把起始於犍道，輾轉千里經朱提（昭通）而迄建寧（曲靖）連繫滇蜀和蜀、黔及滇、黔的“南夷道”也稱為“犍道”的。
- (六) 「庾降」：《三國志·蜀書》卷 43 提到，裴松之詢問蜀人，「云庾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為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為寧州」，《晉書》卷 14〈地理志上〉：「寧州。於漢魏為益州之域。泰始七年，武帝以益州地廣，分益州之建寧、興古、雲南、交州之永昌，合四郡為寧州…」，《華陽國志》卷 4 提到：「寧州，晉泰始六年初置，蜀之南中諸郡，庾降都督治也」，又同樣卷 4：「建寧郡治，故庾降都督屯也，南人謂之屯下屬縣。晉太安二年，分為益州」。

#### 又東北至犍道縣，入于江。

若水至犍道，又謂之馬湖江<sup>96</sup>。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羣水，或言入若，又言注繩，亦咸言至犍道入江<sup>97</sup>。正是異水沿注，通為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之。水有孝子石，昔縣人有隗叔通者，性至孝，為母給江膾<sup>98</sup>水，天為出平石至江膾中，今猶謂之孝子石，可謂至誠發中，而休應自天矣<sup>99</sup>。

#### 【釋義】

<sup>95</sup> 余宏模：〈秦漢犍道與開發夜郎〉，收於《中華文化論壇》2008 年 S2 期，中國四川省成都市：四川省社會科學院，2008，頁 74~80。

<sup>96</sup> 據《後漢書》記載，當時犍為郡底下治有犍道，此引《華陽國志》注曰：「治馬湖江會，水通越嵩。舊本有犍人。有荔枝、薑蒟。有蜀王兵蘭。李冰燒之崖有五色，赤白映水玄黃。魚從楚來，至此而止，畏崖映其水故也」，《水經注疏》認為此乃犍道縣治馬湖江會而引伸之。

<sup>97</sup> 《漢書》卷 28〈地理志〉：「孫水南至會無入若…」、「鮮水出徼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苻入繩…」、「繩水出徼外，東至犍道入江…」，《後漢書》卷 86〈西南夷列傳〉：「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犍道入江…」，《輿地廣記》卷 30：「其水（若水）下合繩水、若水、孫水、淹水，逕馬湖，總曰馬湖江」。

<sup>98</sup> 《水經注疏》卷 36 解釋為「江心」。

<sup>99</sup> 《太平寰宇記》卷 79：「孝子石，蜀中故老云隗叔通，犍人，性至孝，母食必須江水通，每汲江中石為之。出今江口有石號孝子石」。

◇ 「樊道縣」：《水經注校證》卷33：「縣本樊人居之，《地理風俗記》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從人。《秦紀》所謂樊僮之富者也。其邑，高后六年城之。漢武帝感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樊道，費功無成。唐蒙南入斬之，乃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于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其鑿鑿之迹猶存，王莽更曰樊治也」，余宏模〈秦漢樊道與開發夜郎〉文中提到，這條「…以通南中，迄于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的古道是以樊道為起始地點修築的，沿路所居民族多有樊人，後人將“南夷道”這條道路又稱“樊道”。“樊道”，可以概括了秦修“五尺道”和漢築“南夷道”的總稱。《水經注》卷33針對這條古道的敘述「山多猶猢似猴而短足，好遊巖樹，一騰百步，或三百丈，順往倒返，乘空若飛」，可見多猴。

沫水出廣柔徼外，

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今夷人共營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為人得，則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祐之也。

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嵩靈道縣，出蒙山南，

靈道縣，一曰靈關道。漢制，夷狄曰道<sup>100</sup>。縣有銅山，又有利慈渚<sup>101</sup>。晉太始九年，黃龍二見于利慈池。縣令董玄之率吏民觀之，以白刺史王濬，濬表上之，晉朝改護龍縣也。沫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水運其間，山，即蒙山也。

(一) 「靈道縣，一曰靈關道」：據《輿地廣記》卷30載「…漢靈關道，屬越嵩郡，後廢。唐初，置靈關縣…」，《水經注疏》卷36引《太平寰宇記》：「雅州廬山縣下云，靈關鎮在縣北八十二里，四向嶮峻，控帶蕃蠻，一夫守之，可以禦百」，足見此地的地勢險要。

(二) 「護龍縣」：據陳橋驛〈《水經注》記載的行政區劃〉<sup>102</sup>所言，該地於《晉書·地理志》中失載，酈道元注可補。

東北與青衣水合，

《華陽國志》曰：二水于漢嘉青衣縣東，合為一川，自下亦謂之為青衣水。沫水又東，運開刊縣，故平鄉也，晉初置。沫水又東運臨邛南，而東出于江原縣<sup>103</sup>也。

◇ 「平鄉」：《水經注疏》卷36引《隸續》卷11〈南安長王君平鄉道碑〉，認為平鄉為東漢著名之地。

東入于江。

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西澗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澗崖，河神暴怒，冰乃操刀入水與神鬪，遂平澗崖。通正水路，開處，即冰所穿也。

延江水出犍為南廣縣，東至牂柯<sup>104</sup>營縣，又東屈北流，

<sup>100</sup> 《漢書/表》卷19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有蠻夷曰道」，如前述之「樊道」相同。

<sup>101</sup> 《後漢書·郡國志》引《華陽國志》曰：「有銅山，又有利慈」。

<sup>102</sup> 陳橋驛：〈《水經注》記載的行政區劃〉，收於氏著：《水經注論叢》，中國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10月初版一刷

<sup>103</sup> 《水經注校證》卷33：「江原縣，王莽更名邛原也」。

警縣，故犍為郡治也。縣有犍山，晉建興元年置平夷郡，縣有警水，出警邑西不狼山<sup>105</sup>，東與溫水合。溫水一曰煖水，出犍為符縣而南入澗水。澗水亦出符縣，南與溫水會。關駟謂之關水，俱南入警水。警水于其縣而東注延江水。延江水又與漢水合，水出犍為漢陽道山關谷，王莽之新通也。東至警邑入延江水也<sup>106</sup>。

【釋義】

- (一) 「南廣縣」：據《華陽國志》卷4記載，南廣縣在蜀漢時為南廣郡治，漢武帝太初元年置有鹽官。《三國志補注》卷5也引《水經注》補充道：「南廣郡南廣縣，故犍為之屬縣也，漢武帝太初元年置劉禪，延熙中分以為郡」。《元和郡縣志》卷33更載，唐時的協州本為夜郎國，漢武帝時開夜郎並在該地置犍為郡，而唐時的協州為漢代犍為郡的南廣縣，後來因「蠻夷內侵，郡因荒廢」，直到隋唐時代又再度開置。
- (二) 「警縣，故犍為郡治也」：據《華陽國志》卷3載，漢武帝建元六年時設犍為郡，底下轄有警縣，同書卷4更載警縣為犍為郡城。但熊偉業〈西漢唐蒙司馬相如通西南夷年代辨正〉<sup>107</sup>文中便對“犍為郡”的設置年代提出質疑，熊文認為《史記》、《漢書》所載西漢初通西南夷的史實有若干含糊不清之處，歷代注解也多有歧異。初通西南夷應在“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置犍為郡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但自《漢書》起就誤作“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通西南夷、置犍為郡”雖是《漢書·地理志》、《華陽國志》所言，但應屬疏忽失誤。另外，《水經注》中提到的不狼山，「出警水入沅，有野生薜可食」，並載當地“王氏”為大姓。《輿地廣記》卷29也有相關記載：「按漢武帝開夜郎置犍為郡，因山立名，初治警縣……，後徙治犍道……東漢及晉徙治武陽……始雖因平夜郎以置犍為，然郡之北境本大半本巴蜀舊縣，如南安、武陽、牛鞞、資中、江陽、犍道是也」。薜，據《漢書》卷57〈司馬相如列傳〉：「其高燥則生葳析苞荔，薜莎青蘋。其埤溼則生藏蓂蒹葭…」，此引張揖注曰：「薜，賴蒿也。莎，鎬侯也。青蘋似莎而大，生江湖，雁所食」，引顏師古注曰：「莎即今青莎草。蘋音煩」，而《蜀中廣記》卷64為此引〈司馬相如傳〉作了一個解釋：「薜莎，註云：薜，賴蒿也，水草名」，可知“薜”為一水草種類。
- (三) 「平夷郡」：據《華陽國志》卷4記載，平夷郡是在晉元帝建興元年設置，而同書同卷的前文中有提到：「(牂牁郡)…晉元帝世太守建寧孟才以驕暴無恩，郡民王清、范朗逐出之，刺史王遜怒分警半為平夷郡，夜郎以南為夜郎郡四縣」，而這裡補充了《晉書》卷81〈王遜列傳〉：「遜以地勢形便，

<sup>104</sup> 《後漢書》載，牂牁郡為漢武帝時設置。

<sup>105</sup> 據《漢書》卷28〈地理志〉載：「警，不狼山，警水所出，東入沅」，是否代表“警”實為不狼山的另一名稱？

<sup>106</sup> 《漢書》卷28〈地理志〉曰：「漢陽，都尉治。山關谷，漢水所出，東至警入延。莽曰新通」。《漢志》的“延水”明顯的與《水經注》所載的“延江水”相同。

<sup>107</sup> 熊偉業：〈西漢唐蒙司馬相如通西南夷年代辨正〉，收於《貴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中國貴州省貴陽市：貴州省民族研究所，2008，頁190~197。

上分牂柯為平夷郡」的不足。惟兩者間的差異在於，《華陽國志》記載「分郡」的原因是刺使王遜因郡民造反，而「分營半為平夷郡」，但《晉書》則記為因「地勢形便」。但據《蜀中廣記》卷36曰：「營縣，半屬平夷地矣」，是否《華陽國志》所載的郡民造反，與營縣一半為「平夷地」有關。

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

更始水，即延江枝分之始也。延江水北入涪陵水，涪陵水出縣東，故巴郡之南鄙，王莽更名巴亭，魏武分邑，立為涪陵郡<sup>108</sup>。張堪為縣，會公孫述擊堪，同心義士，遷習水者筏渡堪于小別江，即此水也。其水北至枳縣入江。更始水東入巴東之南浦縣<sup>109</sup>，其水注引瀆口石門。空岫陰深，連洞間密，傾崖上合，恒有落勢，行旅避瘴，時有經之，無不危心于其下，又謂之西鄉水，亦謂之西鄉溪。溪水間關二百許里，方得出山，又通波注遠，復二百餘里，東南入遷陵縣也。

又東南至武陵酉陽縣，入于酉水。

《武陵先賢傳》曰：潘京世長為郡主簿，太守趙偉甚器之。問京：貴郡何以名武陵？京答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破<sup>110</sup>。光武時，移治東山之上，遂爾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云：高平曰陵。于是名焉。酉水北岸有黠陽縣，許慎曰：溫水南入黠，蓋營水以下，津流沿注之通稱也。故縣受名焉<sup>111</sup>。西鄉溪口在遷陵縣故城上五十里，左合酉水。酉水又東際其故城北，又東遷酉陽故縣南，而東出也。兩縣相去，水道可四百許里，于酉陽合也。

酉水東南至沅陵縣，入于沅。

存水出犍為郫郫縣，

王莽之屠郫也。益州大姓雍閭反，結壘于山，繫馬柳柱，柱生成林，今夷人名曰雍無梁林。梁，夷言馬也。存水自縣東南流，遷牧靡縣北，又東遷且蘭縣北，而東南出也。<sup>112</sup>

東南至鬱林定周縣<sup>113</sup>，為周水，

<sup>108</sup> 據《晉書》卷14〈地理志〉的記載，涪陵郡為蜀漢時期所設置，《水經注》稱「魏武分邑」，原因不明。《水經注疏》卷36推測，依照《晉書·地理志》的記載，涪陵為劉璋所設置，「劉璋之末，巴郡入於張魯，魯降曹氏，更入魏，因置三巴」，因此這裡所謂的「魏武分邑」也許就是此意。

<sup>109</sup> 《華陽國志》卷1：「南浦縣……晉初置，主夷郡，與楚郡接，人多勁勇，少文學，有將帥材」。

<sup>110</sup> 據《晉書》卷90〈列傳第六十〉記載：「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偉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為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邪？』京舉版答曰：『今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其機辯皆此類」。

<sup>111</sup> 詳觀譚其驤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頁40—41可以得知，「津流沿注之通稱也」意謂營水以下各支流皆以「黠水」稱之，而黠水之陽就是地圖上的黠陽縣。

<sup>112</sup> 酈道元在這邊出現了明顯的空間錯誤。據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頁40—41的描繪，存水自郫郫縣的東南流出沒有太大的錯誤，但「遷牧靡縣北」之說就顯得太過牽強，而「東遷且蘭縣北」更是落差太大。

<sup>113</sup> 據《漢書》卷28〈地理志〉記載，鬱林郡的定周縣有「周水首受無斂，東入潭，行七百九十里」。

存水又東，逕牂柯郡之母斂縣北，而東南與母斂水合。水首受牂柯水，東逕母斂縣為母斂水，又東注于存水。存水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為周水，蓋水變名也。

又東北至潭中縣，注于潭。

溫水出牂柯夜郎縣，

縣，故夜郎侯國也。唐蒙開以為縣，王莽名曰同亭矣。溫水自縣西北流<sup>114</sup>，逕談藁與迷水合，水西出益州郡之銅瀨縣談虜山，東逕談藁縣，右注溫水。溫水又西逕昆澤縣<sup>115</sup>南，又逕味縣，縣，故滇國都也<sup>116</sup>。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建寧郡于此。水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悉是木耳夷居，語言不同，嗜欲亦異。雖曰山居，土差平和，而無瘴毒。溫水又西南逕滇池城，池在縣西，周三百許里，上源深廣，下流淺狹，似如倒流，故曰滇池也<sup>117</sup>。長老傳言，池中有神馬，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五百里。晉太元十四年，寧州刺史費統言：晉寧郡滇池縣兩神馬，一白一黑，盤戲河水之上。有滇州<sup>118</sup>，元封三年立益州郡，治滇池城，劉禪建寧郡也<sup>119</sup>。溫水又西會大澤，與葉榆僕水合。溫水又東南逕牂柯之母單縣，建興中，劉禪割屬建寧郡<sup>120</sup>。橋水注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縣治龍池洲，周四十七里，一名河水，與邪龍分浦。後立河陽郡，治河陽縣，縣在河源洲上。又有雲平縣，竝在洲中。橋水東流至母單縣，注于溫。溫水又東南逕興古郡之母楸縣<sup>121</sup>東，王莽更名有楸也。與南橋水合，水出縣之橋山，東流，梁水注之。梁水上承河水于俞元縣，而東南逕興古之勝休縣，王莽更名勝熒縣。梁水又東逕母楸縣，左注橋水<sup>122</sup>，橋水又東注于溫。溫水又東南逕律高縣<sup>123</sup>南。劉禪建興三年，分牂柯置興古郡，治溫縣。《晉書·地道記》，治此。溫水又東南逕

<sup>114</sup> 《水經注疏》卷 36：「守敬按：漢有宛溫縣。洪亮吉謂當以溫水得名。今南盤江源出露益州西北三十里之花山，蓋鄺所謂溫水也。」

<sup>115</sup> 昆澤，漢屬益州郡，蜀置建寧郡，將昆澤劃歸底下治理。

<sup>116</sup> 《後漢書》卷 86：「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阯，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各立君長。」據《明史》與《清史稿》記載，滇國相當於今天雲南地區。

<sup>117</sup> 《史記》卷 116〈西南夷列傳〉：「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注曰：「索隱滇池方三百里。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後漢書云：『其池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正義括地志云：『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其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

<sup>118</sup> 《宋書》卷 28：「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六月甲申朔，寧州刺史費統上言：『所統晉寧之滇池縣，舊有河水，周回二百餘里。六月二十八日辛亥，神馬二匹，一白一黑，忽出於河中，去岸百步。縣民董聰見之。』」。

<sup>119</sup> 《漢書》卷 28〈地理志〉：「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開。莽曰就新。屬益州……滇池，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有黑水祠」，惟《水經注》誤記為“元封三年”。《三國志·蜀書》卷 33〈後主禪〉：「(建興)三年春三月，……改益州郡為建寧郡……」。

<sup>120</sup> 據《後漢書》記載，母單縣在漢代屬益州牂柯郡，到了晉代，據《晉書》卷 14〈地理志〉以及《宋書》卷 38 記載，屬益州建寧郡，惟《晉書》記為“母單”。

<sup>121</sup> 《漢書》卷 28〈地理志〉：「勝休，河水東至母楸入橋。莽曰勝熒」，《後漢書》注“母楸”引《地道記》曰：「有橋水，出橋山。」

<sup>122</sup> 據《水經注疏》卷 36 解釋：「守敬按：洪頤軒云，梁水亦河水之別名也。蓋知鄺氏所敘梁水即河水矣。今星雲湖水東和撫仙湖，與鄺氏時同，而江川縣東有水南出，東南經寧州為娑兮江，入曲江，與《注》所云梁水承河水注橋水者，形勢適合。」

<sup>123</sup> 《漢書》卷 28〈地理志〉：「律高，西石空山出錫，東南監町山出銀、鉛」，據《晉書》卷 14 記載，屬建寧郡。



梁水郡南，溫水上合梁水，故自下通得梁水之稱，是以劉禪分興古之暨南，置郡于梁水縣也。溫水東南逕鐔封縣北，又逕來惟縣東，而僕水右出焉<sup>124</sup>。

### 【釋義】

(一) 「夜郎侯國」：《後漢書》卷86：「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柯太守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華陽國志》卷4：「夜郎縣…有遯水通廣鬱林，有竹王三郎祠，甚有靈響也」，《輿地廣記》卷33：「夜郎縣，本漢夜郎國，有豚東南至廣鬱，有鬱水，又東南至番禺城下入海，所謂牂柯江也」。日本學者山口八郎在〈夜郎文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sup>125</sup>文中提到，夜郎國是在長期戰爭和遷徙中建立的。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則來源於上游，與古文獻所載夜郎興於豚水，又臨牂柯江相印證。三節大竹，表明多個氏族或部落結成統一的集團，又以“竹”為圖騰，象徵他們在長期戰爭中所形成堅忍不拔的精神。

(二) 「木耳夷」：《太平寰宇記》卷80：「木耳夷，死積薪燒之，烟正則大殺牛羊相賀以作樂，若遇風烟旁散，乃大悲哭」，《太平廣記》卷481：「木耳夷，舊牢西以鹿角為器，其死則屈而燒而埋其骨。木耳夷人黑如漆小，寒則焙沙自處，但出其面」。

(三) 「南池」：《漢書》卷28〈地理志〉：「(俞元)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溫，行千九百里。懷山出銅」。南池為今天雲南省昆明市東南方約6、70公里處的撫仙湖。

又東至鬱林廣鬱縣，為鬱水，

秦桂林郡也，漢武帝元鼎六年，更名鬱林郡，王莽以為鬱平郡矣。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周禮》，鬱人掌裸器<sup>126</sup>，凡祭醜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樽彝。鬱，芳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以降神者也。或說今鬱金香是也。一曰：鬱人所貢，因氏郡矣。溫水又東逕增食縣，有文象水注之<sup>127</sup>。其水導源牂柯句町縣。

<sup>124</sup> 《水經注疏》卷36：「《葉榆水》篇以為葉榆、僕水同流，則僕水即葉榆水，上言與葉榆、僕水合，乃僕水絕溫水而東，此言僕水右出，又絕溫水而南，即彼篇所謂葉榆水東南絕溫水也。然今無此水道」。

<sup>125</sup> 山口八郎：〈夜郎文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收於《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中國貴州省貴陽市：貴州民族學院，2007，頁17~19。

<sup>126</sup> 《文獻通考》卷96注「裸器」曰：「裸器謂彝及舟與瓚。疏曰：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故知彝有舟也。《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故知裸器中有瓚。瓚則兼圭瓚、璋瓚也」，“彝”是古代青銅禮器的通稱，“舟”為尊彝的托盤，“瓚”為含有雜質的次玉或者是古代禮器。

<sup>127</sup> 據《元和郡縣志》卷37記載，唐代朗寧縣本為漢代增食縣地，又據《漢書》卷28〈地理志〉載：「文象水東至增食入鬱」，對照譚其驤圖，則古代增食縣地在今天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附近。

應劭曰：故句町國<sup>128</sup>也。王莽以為從化。文象水、蒙水與盧惟水、來細水、伐水，竝自縣東歷廣鬱至增食縣，注于鬱水也。

【釋義】

- (一) 「鬱平郡」：《漢書》卷28〈地理志〉記載，鬱林郡為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置，並更秦名。王莽時代改名鬱平，屬交州。據《舊唐書》卷41〈地理志〉記載：「鬱平，漢廣鬱縣地，屬鬱林郡。古西甌、駱越所居。後漢谷永為鬱林太守，降烏潯人十萬，開七縣，即此也。烏潯之俗：男女同川而浴；生首子食之；云宜弟，娶妻美讓兄；相習以鼻飲。秦平天下，始招慰之，置桂林郡。漢改為鬱林郡。地在廣州西南安南府之地，邕州所管郡縣是也。隋分鬱平縣。鬱江，在州東也」。
- (二) 「句町國」：據《華陽國志》卷4記載：「句町縣，故句町王國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漢時受封迄今」。楊帆、曾躍明合著之〈廣南縣牡宜木槨墓與句町古國〉<sup>129</sup>文中，對廣南縣境內出土的“牡宜木槨墓”進行討論，認為從出土的一些文物中發現句町國銅冶技術相當高明，且境內大量養馬，除了食用以及出行外，還作戰馬用。文中並提到了，史界一般認為句町王的活動中心在廣南一帶。《華陽國志》記載「句町縣，故句町王國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漢時受封迄今」。句町王是西漢時期雲南地區被漢王朝封賜的第二個王，受封時間是漢昭帝時期。關於句町王的史料記載，實比滇王更多也更翔盡，《華陽國志》、《漢書》等都記載幾代句町王的事跡，從句町王與夜郎王、漏臥侯相互征戰的情況來看，句町王的勢力較滇王為大。

又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南水合。

【釋義】

- (一) 「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發夜郎精兵下牂柯江，同會番禺是也」：「番禺」位於今廣州市東南方，漢武帝時屬南海郡，晉因之。據《漢書》卷6〈武帝本紀〉記載，武帝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赦天下」，因此有伐南越之事。吳宏岐〈南越國都番禺城毀于戰火考實〉<sup>130</sup>文中所示，漢武帝元鼎六年，楊僕縱火燒城，曾將南越國都番禺城完全毀滅。而漢代番禺城的改置、廣州漢墓區的變化和東漢末年重建番禺城，不僅是這座古都毀於戰火的旁證，同時也是因這一事件而引發的一系列結果。文中更提到，古都廣州的城市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優越的地理環境固然是廣州城市興起、發展的基礎，但長期保持穩定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卻是這一條件能否充分發揮作用的關鍵。
- (二) 「至太康元年，晉果平吳」：《三國志》卷57〈吳書十二·虞陸張駱陸吾朱傳〉：「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豫

128

<sup>129</sup> 楊帆、曾躍明：〈廣南縣牡宜木槨墓與句町古國〉，收於《文山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年第3期，中國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師範高等專科學校，2008，頁1~9。

<sup>130</sup> 吳宏岐：〈南越國都番禺城毀于戰火考實〉，收於《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中國廣東省廣州市：暨南大學，2006，頁147~152。

自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逼厄，遭命不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據《三國志》卷48〈吳書三·三嗣主傳〉記載，晉太康元年五月，孫皓舉家西遷，並於丁亥集於京邑。同年四月就已下詔投降：「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絲五百斤」。

- (三) 「林邑國」：《後漢書》記載，日南郡的象林為林邑國。而《晉書》卷97〈四夷列傳〉更載：「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海三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為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北戶以向日，至於居止，或東西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鬥，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四時暄暖，無霜無雪，人皆裸露徒跣，以黑色為美。貴女賤男，同姓為婚，婦先娉壻。女嫁之時，著迦盤衣，橫幅合縫如井欄，首戴寶花。居喪翦鬢謂之孝，燔尸中野謂之葬。其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
- (四) 「八尺表」：《佩文韻府》卷47之一注「八尺表」曰：「《漢書·天文志》光道，夏至至於東井，北極近，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晉書·天文志》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易通卦驗。冬至之日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如度者，則歲美人和不如度者則歲，惡人民多譎言政令為之不平」，《漢書》卷26〈天文志〉：「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故日進為暑，退為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為寒暑。一曰，晷長為涼，短為旱，奢為扶。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姦人有餘」。
- (五) 「日南張重」：《太平御覽》卷4引《後漢書》曰：「張重，字仲篤，明帝時舉孝廉，帝曰：『何郡小吏？』答曰：『臣日南吏。』帝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答曰：『臣聞鴈門，不見壘鴈為門，金城郡不見積金為郡。臣雖居日南，未嘗向北看日」。
- (六) 元嘉時期伐林邑之事：《南齊書》卷58：「元嘉二十二年，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並注曰：「元嘉二十二年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二十二年』南史作『二十三年』。按宋書文帝紀繫此事於元嘉二十三年六月」。《宋書》卷97〈夷蠻列傳〉：「(元嘉23年)景憲等乃進軍向區粟城，陽邁遣大帥范

扶龍大戍區粟，又遣水步軍徑至。景憲破其外救，盡銳攻城，五月，剋之，斬扶龍大首，獲金銀雜物不可勝計。乘勝追討，即剋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奔逃，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

- (七) 「遣武士陳延勞佛，與盟而還」：據《晉書》卷 97〈南蠻列傳〉記載：「是歲（晉穆帝永和三年），朱蕃使督護劉雄戍於日南，文復攻陷之。四年，文又襲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護滕駿率交廣之兵伐文於盧容，為文所敗，退次九真。其年，文死，子佛嗣。升平末，廣州刺史滕含率眾伐之，佛懼，請降，含與盟而還。至孝武帝寧康中，遣使貢獻。至義熙中，每歲又來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眾，交州遂致虛弱，而林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達立，上疏貢金盤碗及金鉦等物」，文為日南西卷縣范椎奴隸，范逸死而無嗣，因此得以讓文有機會竄位為王。因為林邑少田，既而覬覦日南地多，因此發兵侵略造成該地的混亂。《水經注》的這段史料可以大略的補充正史《晉書》的不足。
- (八) 「太和三年，范文侵交州，于橫山分界」：據《晉書》卷 97〈南蠻列傳〉的記載，應當更正為“永和”三年：「永和三年，文率其眾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殺五六千人，餘奔九真，以覽尸祭天，鎡平西卷縣城，遂據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鄙橫山為界」。
- (九) 「元嘉元年，交州刺史阮彌之征林邑」：《宋書》卷 97〈夷蠻列傳〉：「南夷林邑國，高祖永初二年，林邑王范陽邁遣使貢獻，即加除授。太祖元嘉初，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聚眾欲討之，聞有代，乃止」。
- (十) 同(六)「元嘉時期伐林邑之事」之事：據《宋書》卷 97〈夷蠻列傳〉的記載，林邑國在永初二年時，林邑王陽邁曾「遣使貢獻」，但到了太祖元嘉初年時，卻「侵暴日南、九德諸郡」，因此交州刺史杜弘文「聚眾欲討之」。陽邁造成當地的混亂，在元嘉初期即有之，「侵暴日南、九德諸郡」或許是《水經注》所載相關諸多事件的導火線。《宋書》卷 97〈夷蠻列傳〉：「（元嘉）七年，陽邁遣使自陳與交州不睦，求蒙恕宥。八年，又遣樓船百餘寇九德，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三千人赴討，攻區粟城不剋，引還。林邑欲伐交州，借兵於扶南王，扶南不從。十年，陽邁遣使上表獻方物，求領交州，詔答以道遠，不許。十二、十五、十六、十八年，頻遣貢獻，而寇盜不已，所貢亦陋薄。太祖忿其違傲，二十三年，使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伐之，遣太尉府振武將軍宗慤受和之節度。和之遣府司馬蕭景憲為前鋒，慤仍領景憲軍副。陽邁聞將見討，遣使上表，求還所略日南民戶，奉獻國珍。太祖詔和之：『陽邁果有款誠，許其歸順。』其年二月，軍至朱梧戍，遣府戶曹參軍日南太守姜仲基、前部賊曹參軍矯弘民隨傳詔畢願、高精奴等宣揚恩旨，陽邁執仲基、精奴等二十八人，遣弘民反命，外言歸款，猜防愈嚴。景憲等乃進軍向區粟城，陽邁遣大帥范扶龍大戍區粟，又遣水步軍徑至。景憲破其外救，盡銳攻城，五月，剋之，斬扶龍大首，獲金銀雜物不

可勝計。乘勝追討，即剋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奔逃，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上嘉將帥之功，詔曰：『林邑介恃遐險，久稽王誅。龍驤將軍、交州刺史 和之忠果到列，思略經濟，稟命攻討，萬里推鋒，法命肅齊，文武畢力，潔己奉公，以身率下，故能立勳海外，震服殊俗。宜加褒飾，參管近侍，可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行建武將軍。龍驤司馬蕭景憲協贊軍首，勤捷顯著，總勒前驅，剋殄巢穴，必能威服荒夷，撫懷民庶。可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交州刺史。』龍驤司馬童林之、九真太守傅蔚祖戰死，並贈給事中」。

(十一) 「初平之亂」：初平為東漢獻帝年號，當於西元 190~193 年之時，據史料記載，初平時天下局勢混亂：《後漢書》卷 9〈孝獻帝紀〉：「初平元年春正月，山東州郡起兵以討董卓」、《後漢書》卷 37〈桓榮丁鴻列傳〉：「初平中，天下亂…」、《後漢書》卷 48〈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眾入郡界（按：為東莞郡）」、《後漢書》卷 50〈孝明八王列傳〉：「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為賊昌務所攻，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等，皆為明證。

(十二) 「范文」：這邊的記載可以補充《晉書》卷 97〈四夷列傳〉：「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為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呪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為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奔」的不足。

(十三) 「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風行象林」：《後漢書》卷 76〈任延列傳〉：「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建武初，……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

場次	第九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顧雅文
時間	2009年05月26日(二)下午16至18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史研101教室

研讀成果：

《水經注》卷三十三 江水

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

岷江即瀆山也，水曰瀆水矣，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關，亦謂之為天彭谷也。江水自天彭關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江水又逕汶江道 … 江水又東別為沱 … 江水又歷都安縣 … 江水又逕臨邛（音窮）縣 … 江水又逕江原縣 … 江水又東北逕郫（音皮）縣下 … 江水又東逕成都縣 … 江水東逕廣都縣 … 江水又東絕縣洛 … 江水又東至南安為璧玉津。

支流：汶江、湍水

天彭關：

「秦昭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關，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關。」《華陽國志》作「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

岷山中江、岷山北江：

「北百四十里曰岷山，中江所出 … 又東百五十里曰岷山，北江所出。」東《水經注圖》稱此二江無所跡不可考。

笮（音則）橋：

「繩橋在縣西北三里，架大江水，篾（音滅）笮四條，以葛藤緯絡，布板其上，雖從風搖動，而牢固有餘。夷人驅牛馬去來無懼。」笮橋，用竹索編織而成的架空吊橋。

姚精二女傳說（郫縣）：

「縣民有姚精者，為叛夷所殺，掠其二女。二女見夢其兄，當以明日自沈江中，喪後日當至，可伺候之，果如所夢，得二女之尸于水，郡、縣表異焉。」《華陽國志》的記載為「廣柔羌反，寇殺長姚超」，「姚精」應是《水經注》誤植。

江神娶婦（成都縣）：

「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鬪（音鬥）于江岸旁，有聞，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大極，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

儀築成都以象咸陽：

根據潘明娟〈秦成都城市布局初探〉的說法，成都城乃是之後的蜀守張若修築，假托張儀名氣而稱「張儀城」；而成都先後修築大城與少城，仿造咸陽的應是少城。

李冰作石犀（成都縣）：

「西南石牛門曰市橋…橋下謂之石犀淵，李冰昔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渠于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此事亦見於《華陽國志》：「江水爲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下，二枚在水中，以厭水精，因曰石犀里。」

送客觀（廣都縣）：

「城北十里曰升僊橋，有送客觀，司馬相如將入長安，題其門曰：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後入邛蜀，果如志焉。」《史記·司馬相如傳》：邛笮（音昨）之君長，願爲臣妾，天子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

又東南過犍爲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

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 … 江水又東南，逕南安縣。

支流：鄒江、赤水、文井江

黃龍傳說（武陽縣）：

「縣有赤水，下注江。建安二十九年，有黃龍見此水，九日方去。」按：沈欽韓《疏證》云：「案漢獻帝以二十五年止，即魏黃初元年，而蜀先主亦以建安二十六年爲章武元年，無二十九年也。」又曰：「《華陽國志》作二十四年」。守敬按：《蜀志·先主傳》，建安二十五年，羣臣上言，閒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華陽國志》三系此事於建安二十四年。考先主即位，在建安二十六年，黃龍見在其先，則當是二十四年。《注》作二十九年，誤也。

旄牛道：

零關道是通往西南地區的重要幹道，經過邛峽山的一帶爲至險，此道在東漢末年又稱旄牛道，因其經過旄牛縣而得名。在秦代已通達，漢初閉塞，直到司馬相如在西元前 130 年始恢復交通，司馬遷也曾沿此道南下至昆明等地。入雲南後可經漢武帝所開之博蘭山古道入緬、印。

隋唐時期因在古道上置清溪關，故而又名清溪道。此道南通南詔，並可再取道通南亞、中亞地區，成爲一條重要的國際交通路線，近人多稱之爲西南絲路或南方陸上絲綢之路。清溪道除是公文與使節往來之外，也是各民族納貢進覲時的

要道，因而有過大規模整修；對南詔、吐番用兵也多取此道。宋代此道（稱西川道）閉塞，這是鑑於唐代飽受南方反叛勢力之擾終至亡國，而宋代全力對付北方民族，因而僅在開國之初與大理有所來往，但熙寧以後就逐漸斷絕；南宋偏安江南，與大理的聯繫則多另外取道而行。元代在此道上設站赤，並對於路線略作更動以符合實際需求，明清繼續作為驛路發揮作用。

青城山蹲鴟（音吃）：

「亭南有青城山，山上有嘉穀，山下有蹲鴟，即芋也。所謂下有蹲鴟，至老不饑，卓氏之所以樂遠徙也。」《史記·貨殖傳》：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秦破趙，遷卓氏。卓氏曰，吾聞沃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鴟，古書上指鷓鴣；蹲鴟，大芋，因狀如蹲伏的鴟，故稱。

蜀王開明氏傳說：

「來敏《本蜀論》曰：荊人鼈（音必）令死，其尸隨水上，荊人求之不得。鼈令至汶山下，復生，起見望帝。望帝者，杜宇也。從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為宇妻，遂王于蜀，號曰望帝。望帝立以為相。時巫山峽而蜀水不流，帝使鼈令鑿巫峽通水，蜀得陸處。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國禪，號曰開明。」

又東南過犍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又東，渚水北流注之。

支流：若水、淹水、渚水、符黑水。

獼猴：

「山多獼猴，似猴而短足，好遊巖樹，一騰百步，或三百丈，順往倒返，乘空若飛。」《爾雅·釋獸》，獼，如甕（音己），善登木。《史記·索隱》引崔浩云，獼，猿類也。《寰宇記》引《郡國志》，犍道有獸名獼猴，似猿而四足短，一騰一百五十步，如迅鳥之飛，取此皮為狐白，盈百方成。狐白，指稱狐白裘。

黃氏女傳說

「《益部耆舊傳》曰：張真妻，黃氏女也，名帛。真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帛持真手于灘下出。時人為說曰：符有先絡，犍道有張帛者也。」

渚水

「… 符黑水，又北逕犍道入江，謂之南廣口。渚水則未聞也。」熊會貞按：陳一津謂渚水即符黑水，蓋《漢志》有符黑水，無渚水。《水經》有渚水，無符黑水，則渚水為符黑水無疑。酈氏以其名殊，不敢合而一之，是其矜慎處。



又東過江陽縣南，洛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洛縣南，東南注之。

洛水出洛縣漳山 … 又南逕洛縣故城南 … 又南逕新都縣，與緜水合。水西出緜竹縣，又與湍水合，亦謂之鄆江也，又言是涪水 … 又逕犍為牛鞞縣為牛鞞水 … 又東逕資中縣，又逕漢安縣，謂之緜水也 … 緜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

江水逕漢安縣北 … 東逕樊石灘，又逕大附灘，頻歷二險也。

孝子姜士遊：

「…（洛）縣有沈鄉，去江七里，姜士遊之所居。詩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膾，常以雞鳴溯流汲江。子坐取水溺死，婦恐姑知，稱託遊學，冬夏衣服，實投江流。于是至孝上通，涌泉出其舍側，而有江之甘焉 … 泉流所溉，盡為沃野。又涌泉之中，旦旦常出鯉魚一雙以膳焉，可謂孝悌發于方寸，徽美著于無窮者也。」

又東過符縣北邪東南，縉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

全祖望云：按邪字下有脫文。熊會貞按：漢之符縣，後漢為符節。《經》作於三國時，當稱符節，不當稱符縣，節字與北邪形近，疑《經》本作又東逕符節縣東南，迨傳鈔既久，將節字倒錯入縣下，又誤分為北邪二字耳。蓋《經》之所言，《注》必釋之，如果有過某地東南之文，《注》未有無一語及之者。今《注》但詳江南之建置，而不及江北之某地，則《經》但作過符節縣東南可知。

孝女絡傳說：

「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以（漢順帝）永建元年十一月，詣巴郡，沒死成湍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絡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為之立碑，以旌孝誠也。」《華陽國志》作先尼和，沒死，女絡以不得喪，自沈父沒處。《後漢書》云，孝女叔先雄，父泥和，為縣功曹，墮湍水物故。雄怨痛不得尸喪，百許日後，自投水。卻後六日，與父相持浮江上。

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強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合，南流注之。

江州墮林粉：

「縣下又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為粉，則皜曜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故世謂之為江州墮林粉。」粉，化裝用的粉末。

又東至枳（音只）縣西，延江水從牂柯郡北流西屈注之。

江水東逕陽關巴子梁 … 又東右逕黃葛峽 … 又左逕明月峽東至梨鄉，歷雞鳴峽 … 江水又東逕涪（音福）陵故郡北 … 又東逕文陽灘 … 又東逕漢平縣二百餘里，左自涪陵東出百餘里，而屈于黃石東為銅柱灘，又逕東望峽，東歷平都 … 江水又逕虎鬣灘 … 又東逕臨江縣南 … 又東得黃華水口 … 左逕石城南 … 又東至平洲 … 又東逕壤塗而歷和灘 … 又東逕界壇 …

鄧芝射玄猿（音緣）（枳縣）：

「延熙中，鄧芝伐徐巨射玄猿于是縣。猿自拔矢，卷木葉塞射創。芝歎曰：傷物之生，吾其死矣。」

界壇：

「又東逕界壇，是地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名也。」熊會貞按：二句相對為文，一舉郡，一舉州參差不齊，明有訛誤。上臨江縣，《宋志》屬益州巴郡下；南浦、新浦等縣，《宋志》屬荊州巴東郡。此如就州言，則上句巴東為荊州之誤，如就郡言，則下句益州為巴郡之誤也。

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

江水又東，右得將龜溪口 … 又東，會南、北集渠 … 又東，右逕汜溪口 … 又東，逕石龍而至于博陽二村之間 … 又東逕羊腸虎臂灘 … 又東，彭水注之 … 又東左逕胸（音渠）忍縣故城南 … 又東逕瞿巫灘 … 又逕東陽灘 … 又逕魚復縣之故陵 … 又東為落牛灘，逕故陵北 … 又東，右逕夜清而東歷朝陽道口 … 又東，左逕新市里南 … 又東，右合陽元水 … 又東逕南鄉峽 … 又東逕赤岬城西 … 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 … 又東逕廣溪峽 …

支流：夷水、南、北集渠、彭水、湯溪水、陽元水

靈龜傳說（胸忍縣）：

「胸忍縣出靈龜，咸熙元年，獻龜于相府。」《宋書·符瑞志》又言事在咸熙二年。咸熙為魏元帝第二個年號，咸熙二年司馬炎篡位。

煮鹽：

「…溪硤側，鹽井三口，相去各數十步，以木為桶，徑五尺，脩煮不絕。」

「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入湯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為鹽。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鹽成，蓋蜀火井之倫，水火相得乃佳矣。」

羊腸虎臂灘：

「…又東逕羊腸虎臂灘，楊亮為益州，至此舟覆，懲其波瀾，蜀人至今猶名之為使君灘。」《通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桓溫破姚襄，弘農楊亮自襄來奔。（廢帝）太和五年，李高攻涪城，逐梁州刺史楊亮。厥後乃入漢中，先敗於郭寶，後敗於王統、朱彤。蓋其初以梁州刺史鎮涪城，由大江入州，未至涪城，覆舟於此。其時益州刺史為周楚，計楚祖孫鎮蜀三十餘年，不容有楊亮為益州事，知《荊州記》本作梁州，蓋讀者因地近益州，未能考楊亮本末而妄改之。道元遂承其誤。

鹽井百所

「江水又東逕瞿巫灘…左則湯溪水注之，水源出縣北六百餘里上庸界南流歷縣翼帶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繖，故因名之曰（音傘）子鹽。有不成者，形亦必方，異于常鹽矣。」繖即古傘字。

木瓜：

「溪即永谷也。地多木瓜樹，有子大如甌（音五），白黃，實甚芬香，《爾雅》之所謂楸（音冒）也。」甌，盛五升小罍（音嬰）也；《爾雅·釋木》，楸，木瓜。甌，古代盛酒的有蓋的瓦器，口小腹大，底小，較深；罍，同罍，古代大腹小口的酒器

白帝城

「…公孫述名之為白帝，取其王巴蜀，章武二年，劉備為吳所破，改白帝為永安，巴東郡治也。」。《元和志》【按《地理通釋》引】云，白帝山州城所據，初，公孫述據蜀，殿前井有白龍出，自稱白帝，因更魚復城為白帝城，龍出殿中事，見《後漢書》述本傳。蓋取此瑞以王巴蜀也。《蜀志·先主傳》章武元年，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帥諸軍伐吳。二年，吳陸遜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先主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



場次	第十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陳文豪
時間	2009年06月16日(二)下午16至18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史研101教室

研讀成果：

### 壹、概述

沅水即現在廣東省西北部的漣江，屬於珠江水系；贛水為今日的贛江，屬於鄱陽湖水系。深水為現在的瀟水，鐘水是今日的春陵水；澧水為今日的湖南資興縣北鬱江；瀏水為現在的瀏陽河；水可能是汨羅江注入湘水時所分成的。而耒水、洙水現名不變；深水、鐘水、澧水、瀏水、水、耒水、洙水都是湘水的支流。而廬江水源自三天子都，自鄱陽湖注入長江，但現在已無法找到與水經相當的廬江水。

### 貳、河川的流經

- 一、沅水：沅水發源於桂陽縣西北的廬溪，往東南流經桂陽縣之後稱為沅水。往東流經過含沅縣往南出沅浦關，之後稱為桂水（下澧水）。
- 二、深水：深水發源於桂陽廬聚，不斷往西北流，經過零陵郡營道縣、營浦縣、泉陵縣之後斜流注入湘水。

三、**鐘水**：鐘水發源於桂陽郡南平縣都山，往北流，流經鐘亭，與桂水匯流。最後注入湘水。

四、**耒水**：耒水發源於桂陽郡郴縣南山，西北流經過耒陽縣東，在往北流更酃縣，之後注入湘水。

五、**洙水**：洙水發源於茶陵縣上鄉，往北流，經便縣西、在往西北經攸縣、陰山縣，最後往西北流，注入湘水。

六、**澧水**：澧水發源於醴陵縣的澧山，從南轉彎往醴陵縣西北流，至澧浦注入湘水。

七、**瀏水**：瀏水發源於瀏陽縣，西北往東北流與澆水匯流。再往西注入湘水。

八、**水**：發源於豫章艾縣，往西經長沙羅縣後往西至累石山注入湘水。

九、**贛水**：贛水發源於豫章南野縣西，往北經贛縣，往西北流經廬陵縣：往東北經石陽縣，之後不斷往東北劉經漢平縣、新淦縣、南昌縣、彭澤縣，往北注入長江。

十、**盧江水**：盧江水發源於三天子都，流經彭澤縣，往北注入江水。

### 參、各水的所傳聞

一、**涯水**：涯水共有七條川水注入有：嶠水注入，嶠水穿過山峽，名爲**貞女峽**。貞女峽的傳聞爲有幾位姑娘遇上狂風暴雨之後就變成石頭。漣水的注入，漣水源頭的附近有個**豫樟木**，砍伐多年但斧痕仍像新砍的一樣；據說伐木時群鳥不停地繞樹飛翔，樹倒之後，眾樹枝忽然飛遠，不知落在何處。斟水的注入，斟水的源頭有個洞口，**洞口如井**，一日之中，泉水十次溢出，十次涸竭，像潮汐一般。**陽山縣**中有個傳聞說從前縣官一道縣路來，就會升官；太史察看說是地勢風水的問題。隨後翁水注入，翁水口下流東岸有個**聖鼓杖**，傳聞船夫船來經過這裡，如用篙去戳杖就會得瘡疾。陶水的注入，源自於東面的**堯山**，山上有白石英，山下丘陵有個大堂遺址，相傳這是堯的行官所在地。

二、**耒水**：耒水經郴縣西有黃水注入，黃水往東北注入大溪，名橫流溪，溪水很小民間稱爲**貪泉**，喝了水之後就會變得貪財；而當地清廉的太守不喝這水。郴縣是桂陽郡的治所，漢末時代有位名爲**蘇耽**的人，**馬岭山**就是因爲他的事蹟而命名。耒水經過的地方，有**溫泉水**，在郴縣

西兩岸有數千畝田，靠此水來灌溉。在未陽縣的肥川有豐富魚貨，大魚就在水面騰躍；小魚清晰可見。而經鄱縣有**鄱湖**，居民利用湖水來釀酒，味道極美。

三、**涿水**：流經陰山縣，有洋湖與峨山。此地是**修仙學道**的人飛升的地方，山上有仙人與龍馬的足跡。

四、**贛水**：贛水流經南康郡贛縣與湖漢水匯流，湖漢水源自於雩都縣往西北流經**金雞石**，據說時常看見金雞在出現於石頭上，因此稱為金雞石。經過石陽縣時，城裡有井，**井水**的顏色半清半黃，黃的像灰汁，用水煮粥，粥為黃色，非常芳香。贛水流經南昌縣，有**徐孺子墓**。南昌原名為**豫樟**其因城的南門稱松陽門，門內有樟樹，高七丈五尺，樹蔭掩蔽的地面廣大數畝。此地因有樟樹生在庭中，因而得名。王莽時改為九江，因為湖漢等九水注入彭澤湖稱為九江。東漢末改為西安，晉時改為豫樟，傳說樟樹樹枝繁茂視為祥兆。

五、**廬江水**：廬山有許多仙人事蹟，如**盧俗**、**吳猛**。

#### 肆、心得：

此卷除了滙水之外，其它各水皆在今日江西省鄱陽湖水系，酈道元有記載各地的風俗民情，有傳說和當地的沿革，以及當地的風景。酈道元所描述的地方好比靈山秀水、桃花仙境，如有山石之間有泉水奔騰之下，美如仙境；兩岸山巒連綿起伏，山岩間懸掛著流泉，來到此地，流連忘返；酈道元也遙想仙人往來的蹤跡，記錄起歌頌仙人們的詩歌等等；這些在此卷隨處可見。酈道元記載一些傳說故事時，秉持著以記下奇聞軼事，來增廣見聞而已。對於水經的一些記載，他也提出他個人的看法，漑水、桂水讀音相近，因此字也隨著讀音而變，水經在漑與桂之間記載錯誤。還有澗水、淥水，讀音相同後人為了方便，以淥字為名，把澗水為淥水。以及，因為縣城的遷徙，導致河川的流經地在古今地點不同的看法。

場次	第十一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陳文豪
時間	2009年06月23日（二）下午16至18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史研101教室

#### 研讀成果：

本次研讀會，按計畫為最後一次，目的在對本研讀活進行綜合檢討，以做為未來繼續申請與執行之借鑒。

檢討二年的研讀，雖不能使同學完全掌握到《水經注》一書的精髓，但已指

引一條閱讀歷史地理典籍的明徑。同時也使同學在閱讀歷史地理典籍時也能注意到相關的週邊成效。例如：在樁計畫中就進行了《水經注》研究著目錄的編輯、指導同學撰寫《水經注》研究論著提要、翻譯日文《水經注》論注提要，也有老師開始閱讀清人研究《水經注》作，嘗試進行《水經注》學史的研究，這是本計畫無形中的收穫。

呈現本研讀活動的成果，本次研讀由吳兆宗同學，介紹其翻譯的日本學者濱川榮所撰〈有關《水經注》中的「絕」—漢至北魏時代黃河下游的環境和社會〉一文。

## 有關《水經注》中的「絕」

### —漢至北魏時代黃河下游的環境和社會

濱川榮

#### 前言

在《漢書·溝洫志》到《宋史·河渠志》的一千年期間，歷代正史都缺乏水利相關的志書。考察這一段時間的黃河問題常因史料不足而有所困難，後漢到北魏時代(一至六世紀)的《水經注》正好彌補了這部份的欠缺。

然而《水經注》以難以研讀著稱，時至今日也出現很多的校訂、注釋，<sup>131</sup>卻仍留有很多不易理解的內容。本文提出其中的「絕」作為探討。

所謂的「絕」，指的是水流相互(或是水流和湖沼)交叉，在《水經注》有三十四個「絕」的例子，<sup>132</sup>其中也包含黃河的部分。但是兩條水流以 Y 字合流

<sup>131</sup> 原著《水經》的經文與酈道元增添的注文向來難以分辨，楊守敬、熊會貞的《水經注疏》大致解決這些問題。本文以《水經注疏》(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以下稱《注疏》)為範本。另外，近年《水經注》研究執牛耳的陳橋驛所撰述之現代語譯(陳橋驛主譯《水經注全譯》，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以下稱《全譯》)、根據《水經注》的記述而詳實地圖化的楊守敬《水經注圖》(《楊守敬集》第五集，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以下稱《圖》)也都適宜參照。

<sup>132</sup> 將水流之間、水流和湖沼的交叉以外的「絕」，例如城壁、山谷等「渡過、橫斷、通過」之義的「絕」，以及「掩塞」或者「水流斷絕、乾涸」之義的「絕」的案例去除之後的數字。另外有較為複雜的案例在此稍加解釋。卷二〈河水注二〉「白石川之枝津水，上承白石川，東逕白石城北，又東絕罕开溪」，在楊守敬《圖》158頁能看到「白石川之枝津」和「罕开南溪水」有「絕」；但在《全譯》之該處(頁29)「又東入罕开溪」的描述，罕开溪是溪谷名而非河川名，應該解釋為白石川之枝津入(或通過)溪谷，《圖》的表示應是錯誤。

成爲一條河川，特別是自然河川之間出現十字型交叉的情形難以想像。因此，在正史和其他史料幾乎沒有「絕」的事例。然而僅在《水經注》中就有三十四個「絕」的事例反而不尋常。

不過也難以論定「絕」是虛構。《水經注》作者酈道元是北魏的能吏，曾到黃河與淮河流域各地任官，也是一位跨足江南的大旅行家。<sup>133</sup>而且，只要看過《水經注》就能明瞭其科學、實在的記述方法十分可信。因此無需懷疑「絕」的記述內容。

「絕」到底是什麼？爲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因何僅只《水經注》有大量的記載？如果能解決這些問題，多少能明白後漢到北朝時期黃河下游許多向來無解的疑問。本文僅以此嘗試探討之。

### 一、各種「絕」的可能性

從表面看水流交叉並非少見的情形。上圖是流經寮國首都金邊附近的湄公河與洞里薩河的（圖 1）。<sup>134</sup>從圖片左前方的上游側邊朝左側內部彎曲的是湄公河（メコン川，Mekong River），從右前方與湄公河合流的是洞里薩河（トンレサップ川，Tonlé Sap River），從右側分流而出的是巴瑟河（バサック川，Bassac River）。當地話的「四面」、法語的「四臂」稱呼就是表示這種情形。

但是，這與《水經注》中所見到的「絕」不同，因爲湄公河與洞里薩河並未交叉。若依照《水經注》中「絕」的情形，右後方的巴瑟河應該是「湄公河」，而左後方的湄公河應該是「洞里薩河」，若非如此則不能與「絕」視爲同一現象。很多從表面看來的河川交叉應該都是這種例子。一旦合流的兩條河川不久後又分流，實在不能稱爲交叉。

若是人爲操作的情形則另當別論。今天在江南地區可以看到許多的水流交錯（圖 2），<sup>135</sup>是伴隨水門、閘門等細部調節設施而實現。<sup>136</sup>《水經注》的「絕」

也有《水經注》中無「絕」，在《注疏》和《圖》有用圖表示「絕」之例。卷二十五〈泗水注〉、卷二十六〈沔水注〉有粗水「絕」武原水、桐水、沂水、流水、流水左瀆的案例（《注疏》頁 2153、頁 2202；《圖》頁 164）。再者，在《注疏》未提及而《圖》有以圖示「絕」的案例，如卷二十九〈沔水注〉（《注疏》頁 2432-3、《圖》頁 218）之南江和淮水、涇水、桐水，卷三十一〈潯水注〉之練溝和汝水枝津、卷二十九〈沔水注〉、卷三十二〈涪水注〉之五城水和牛鞞水。但是這些事例真偽難辨，因此本文僅限定《水經注》文中的「絕」之案例爲探討對象。

<sup>133</sup> 酈道元本籍爲華北平原北部的涿（今河北省涿州市南），在父親的任地東陽（今山東省青州市）誕生、成長，任官之後不僅赴任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和河南省各地，也隨孝文帝巡幸而踏足六鎮一帶，並且在江南風井（今湖北省宜昌縣南）一帶留有足跡。酈道元的履歷相關研究參考森鹿三〈酈道元略傳〉（《東洋史研究》六之二，1941 年）、《水經注》解說（平凡社中國古典文學大系二一《洛陽伽藍記·水經注（抄）》，1974 年所收）、李憑〈酈道元的生平與學術成就〉（《文獻》1994-4）；其籍貫相關研究參照尹鈞科〈酈道元的家鄉探微〉（《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2）。

<sup>134</sup> 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久保純子教授（河川地理學）提供。

<sup>135</sup> 任美鏗編，阿部治平、駒井正一譯《中國的自然地理》（東京大學出版會，1986 年），頁 105。

<sup>136</sup> 根據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中國水利史稿》編寫組《中國水利史稿》上冊（水利水電出版社，1979 年），水流的平面交叉不可欠缺閘門，而以戰國時代的技術難以建造。另外，斯里蘭卡使用閘門的平面交叉案例，見於福田仁志《世界の灌溉》（東京大學出版會，1974



應該有很多如此的事例。

「絕」原有「渡過」、「越過」的含意，因此立體交叉的可能性也並非沒有。現今河川、水路的交叉幾乎都採取立體交叉的形式，且多以所謂逆虹吸的方式構成（圖3）。<sup>137</sup>2005年3月，作者作為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專題「黃河下游的生態環境和古代東亞世界」的成員，在考察河北省各地之際，實際見到了漳水和東風渠<sup>138</sup>立體交叉的現場（圖4、5、6）。或許是現代華北地區嚴重沙漠化的影響，漳水河道已全部乾涸，東風渠的上游也成為一片田地，因此在合流地點還可以看到水門之類的建築。與其他地方所見之立體交叉一樣，東風渠是以逆虹吸方式潛入漳水河道之下。難以想像如此的立體交叉是古代工程的結果，而自然河川之間的「絕」應該更是罕見。

北魏時代已乾涸絕跡、酈道元所未實見的舊河道之「絕」在《水經注》中也記載很多。「絕」的情況若是指新河川橫切入舊河道而非水流實際相互交叉，便可解決許多無法解釋的問題。然而，酈道元所實見之北魏時代河川相互「絕」的例子也有很多，<sup>139</sup>因此很難一概而論「絕」完全是舊河道之間或是新、舊河道相互交叉。

如此看來，在《水經注》中所見之「絕」只好以水流互相在平面交錯的情形來考慮。然而若是一般現象，在《水經注》以外的史料應可發現許多事例。以下的內容就《水經注》以外的史料所見之「絕」加以探討。

## 二、在《水經注》以外的史料所見之「絕」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 A.C)，節度使田悅等人叛亂控制了南北大運河的要衝，使物資無法進入首都長安。當時的江淮水路轉運使，也就是後世聞名的《通典》作者杜佑，主張恢復從浚儀(開封)經蔡河(戰國秦漢時期的鴻溝)到陳州(今淮陽市)的這段漢代渠道，以利運送蜀等西南地區的糧食。<sup>140</sup>這裡敘述的漢代運河「絕蔡河」，乍看之下與《水經注》中的「絕」是相同的。

但是，同樣內容在《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三》〈汴河上〉的文字敘述並非「絕蔡河」而是「經蔡河」。蔡河原本是著名的人工運河「鴻溝」，連接浚儀和陳州，杜佑「漢代運河絕蔡河」的說法是不精確的。《宋史》將此處的「絕蔡河」修正為「經蔡河」是正確作法。

其次，《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四》的金水河記載中有明確的立體交叉事例：

年)，頁229。

<sup>137</sup> 引用梅益總編集《中國大百科全書·水利》(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

<sup>138</sup> 東風渠是1950年代以人海戰術建造之灌溉用渠道，但無法發揮其灌溉渠道的機能，今日作為排水用途。參照《廣平縣志》第二編第五章〈水利〉(廣平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文化藝術出版社，1995年)、《魏縣志》第八卷〈水利〉(魏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方志出版社，2003年)。

<sup>139</sup> 表1的7、27、28都是《水經注》撰述當時還留存的「絕」，但這些例子只是當時的人對於出入湖沼的河川視為同一河川所產生的案例，本文因而不予探討。

<sup>140</sup> 《新唐書》卷53〈食貨志三〉。然而，這個計畫因為一部分叛軍的歸順而使淮路(通濟渠)恢復，遂中止。

「…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上將軍陳承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濠，東匯于五丈河。公私利焉…」<sup>141</sup>

如上述，金水河(天源河)和汴渠呈現立體交叉。再者，自然河川與人工渠道平面交叉的事例也見於《明史》卷一百五十三《宋禮傳》：

「…九年命開會通河。會通河者，元至元中，以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安民山鑿河至臨清，引汶絕濟，屬之河，為轉漕道，名曰會通。然岸狹水淺，不任重載，故終元世海運為多…」

劃線部分是指將發源自山東山區向西南流的汶水河水引向西北，在中途「絕」濟水（大清河，現在的黃河河道），成為現在京杭大運河的一部分河道。如此的十字交叉難以認定，因為現在的京杭大運河與黃河匯流處並無這種情況。<sup>142</sup>

不管如何，以上的事例都是人工渠道和自然河道，或是人工渠道相互「絕」的情形。有關自然河道相互「絕」的事例，在《水經注》以外的史料只見於《明史》卷八十三《河渠志》〈黃河上〉：

「…至（嘉靖）四十四年七月，河決沛縣，上下二百餘里運道俱淤。全河逆流，自沙河至徐州以北，至曹縣棠林集而下，北分二支：南流者遶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流者遶豐縣華山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又分而為十三支，或橫絕，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達於徐州，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

大量的黃河洪水因氾濫原而產生許多分流，水流錯縱的情形可想而知，自然河川相互「絕」應該是這種情形。

以上就是《水經注》以外所見之「絕」。因為事例不多，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最後的案例，其他都有人為設施的因素。由此可知《水經注》多數的「絕」都是人工設施。

### 三、人工設施之「絕」案例

本節參考楊守敬《水經注圖》，探討《水經注》中「絕」為人工設施的案例。

首先探討在《水經注》撰述時實際可見的「絕」。從表 1 史料 8、9 的垆溝（圖

<sup>141</sup> 在同志中進而記載其修復情形：「重和元年六月，復命藍從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橋、槽、壩、牐、濬澄水、道水入內。內庭池籞既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水磨引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水以助之」。

<sup>142</sup> 今日京杭大運河是在黃河南岸合流之後，沿黃河河道向下流幾公里，從與黃河支流金堤河的合流點，溯行金堤河 8 公里，大約從金堤河左岸北上開始採用此複雜的路線。明代當時的路線和現在相同的可能性低，從現況推測某種程度以上的大河之「絕」，實際上以稍微錯過合流點的作法比較安定。

7) 之「溝」字可以了解這是人工渠道。<sup>143</sup>和垌溝「絕」的新河南水，通過被稱為「陂」可知是人工埤塘的鸕鶿陂<sup>144</sup>和代陂，注入曹操興建的白溝。由此可知，新河南水原本應是人工渠道，至少是有經過人工作為的河川。史料 30-33 的潼水、歷澗水（圖 8），以這些被稱為潼陂、徐陂的人工（可能性極高）埤塘為源，從這些埤塘流出不久後「絕」於蘄水，從這一點來看，這些應該都是人工渠道。

在《水經注》記述時稱為「故瀆」的水流之「絕」究竟為何？表 1 史料 5 的浮水（圖 9）從黃河分流而出後，通過「澶淵」（繁淵、繁汙、黎淵）而「絕」大河故瀆（王莽始建國三年（後 11 年）以前的黃河河道）。澶淵是春秋時代舉行過幾次會盟的要地，從規定田地的境界這點來看，<sup>145</sup>這個地區自古農業發達，有許多灌溉設施的建設及充滿圩田的湖沼。因此，和澶淵有深厚淵源的浮水故瀆河道多少也應有人為施工，大河故瀆之「絕」是人工建造的可能性極高。「絕」應在相關兩條河川各自的注釋中記述其要旨，然而在大河故瀆相關記載中完全看不到與浮水故瀆「絕」的情形，浮水故瀆與大河故瀆之「絕」的存在性值得懷疑。

史料 10-13 的新河故瀆、史料 15-18 的鄭渠、史料 19 和 23 的漕渠、史料 20-22 的白渠、史料 24-25 的陰溝水、史料 26 的汧水（丹水、蕩蕩渠），從記述內容與「渠」的名稱可以了解這些是人工渠道。<sup>146</sup>史料 27 的明水（明溝，圖 10）也是以城南大池（逢洪陂）為水源，向南流不久後「絕」睢水，人工設施的可能性很高。史料 14 的洛水枝瀆乍看是自然河川，但從注釋最後的「瀆久廢脩」來看應該是人工渠道，而且顯然在早期就消失了。<sup>147</sup>在途中「絕」惠水，但有關惠水的注卻沒有記載，從這點來看，和上述浮水故瀆與大河故瀆的事例相同，一概而論「絕」之含意的作法人質疑。

由此看來，《水經注》中「絕」的事例幾乎都是人工設施，自然河川的事例極少。僅有表 1 史料 1-4 的屯氏河群與大河故瀆、清河「絕」、史料 34 的榆水（葉榆水、葉榆僕水）與溫水的「絕」。有關這些問題在下一節的內容作探討。

#### 四、自然河川之間的「絕」-特別是屯氏河群

<sup>143</sup> 從《說文解字》的解釋「溝、水瀆也，廣四尺、深四尺」，顯然是人工渠道之意。其他的解釋、例子也明白指出是人工渠道。

<sup>144</sup> 陂經常被指稱為人工池，但還難以斷定，從關於陂的殘存史料來看多少是有人為加工的成份。佐藤武敏認為陂的原意是「澤等的自然蓄水之堤防」，芍陂（今安徽省壽縣）等是「比較接近山地，但是河谷堰塞而成的貯水池，並非作為自然蓄水之堤防」（〈古代における江淮地方の水利開發—とくに陂を中心として〉大阪市立大學人文學會《人文研究》13-7，1962 年）。又有關芍陂見於村松弘〈中國古代淮南都市との環境—壽春と芍陂〉（《中國水利史研究》29，2001 年）、《水經注》中有關芍陂的專論見佐藤武敏〈水經注に見える陂〉（《中國水利史研究》31，2003 年）。

<sup>145</sup> 春秋三傳，襄公二十年（前 553）、二十六年（前 547）、三十年（前 543）的會盟之記載見於《春秋左氏傳》之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定戚（衛之地）之田地境界。

<sup>146</sup> 《說文解字》「渠，水所居也」。清，王筠《設文句讀》「河者，天生之；渠者，人鑿之」。其他解釋、用例應該都是指人工渠道。

<sup>147</sup> 洛水枝瀆的記述終於「蓋經始周啓，瀆久廢不脩矣」。「蓋經始周啓」其義雖難以理解，但或許是「洛水枝瀆的渠道是在周代開鑿」。陳橋驛主譯《水經注》譯為「從遠古以來」。

爲了行文方便，本段將從史料 34 開始探討。這裡所見的榆水（葉榆水、葉榆僕水）和溫水似乎是自然河川，在《水經注》卷三十六〈溫水注〉的記載是「（葉榆）僕水右出焉（=溫水）」，而沒有出現「絕」。因爲流經遙遠的雲南山岳地帶的這兩條河川呈十字交叉的情形以物理的角度而言是不太可能的。當然，酈道元實際見到的可能性也極低。這個「絕」的記載，應是合流不久又分流之河道以原來的河川命名，因而使史料記載混亂的結果。<sup>148</sup>

剩下的是在史料 1-4 所見的屯氏河群（張甲河，屯氏別河南瀆、北瀆）和大河故瀆之「絕」（圖 11）。其中，史料 1、3、4 明確顯示屯氏別河南瀆、北瀆和大河故瀆之間的「絕」，至少酈道元確信這是「絕」。<sup>149</sup> 史料 2 仍有難以斷定的問題。屯氏河分流（屯氏別河）之支流張甲河，如史料 2 所見，在廣宗縣「絕」清河之後旋即分流左右兩瀆，一前一後又與絳瀆（濁漳水）合流，最終如「張甲故瀆又東北，至脩縣，東會清河。《十三州志》曰：張甲河東北至脩縣，入清漳者也」所述與清河再度合流。雖然《水經注》卷九〈淇水注〉<sup>150</sup>確實有「（清河）又東過脩縣南，又東北過東光縣西（以上為經文，以下為酈道元注）。清河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之最終與張甲河故瀆合流的記載，卻沒有在途中與張甲河「絕」的相關紀錄。兩條河流相互「絕」，卻沒有任何記載（或採用「絕」以外的用詞）的事例還有史料 5（浮水）、14（洛水枝瀆）、34（葉榆僕水），都是「絕」之存在性令人懷疑的例證。張甲河與清河（淇水）也令人懷疑，同樣是屯氏河的分流，地點也鄰近屯氏別南北瀆和大河故瀆之「絕」記載很清楚，而張甲河和清河之「絕」卻交代不清楚，不禁令人懷疑其「絕」本質上所隱藏的問題。

爲了探討上述問題，在此迴歸基本史料《漢書·地理志》、《溝洫志》的記述，確認屯氏河的河川實態，以及其與黃河的關係。屯氏河從發生到斷絕在《溝洫志》有完整的記載，而沿著河川的流向則必須參照《地理志》。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

從這段記述可知一般認爲屯氏河的發生是在「塞宣房」的元封二年（109.B.C），這還值得商榷。<sup>151</sup> 不管如何，無疑地是發生在同一年瓠子「決堤」淤塞之後。屯氏河「廣深等大河」，因此放棄治河，造成通過魏郡、清河郡、信都國、勃海國而注入渤海灣的大規模分流。屯氏河爲諸郡屢屢帶來水災，但兗州

<sup>148</sup> 溫水注上游部分的記述「溫水又西南逕滇池城，池在縣西北，周三百許里...溫水又西會大澤，與葉榆僕水合...」，在大澤（滇池，今雲南省昆明市南東）附近與葉榆僕水「合」流，而又分流，在下游「而僕水右出焉」，卷三十七葉榆河注並未提及在大澤附近和溫水「合」，《水經注》在此的記載或許有誤。《中國歷史地圖集》將葉榆僕水和溫水描繪成各自獨立沒有交會的河川。

<sup>149</sup> 從史料 1「（大河故瀆）而北絕屯氏三瀆」和後段「（大河故瀆）而北合屯氏瀆」可知大河故瀆和屯氏河本流沒有「絕」。根據趙一清、段熙仲的見解「三」應該改爲「二」。

<sup>150</sup> 在卷九清水注也有和張甲河左右瀆「絕」與合流之地點的記述，在淇水注有最終和清水同川。

<sup>151</sup> 拙稿（舊姓佐藤）〈中國古代淮南都市との環境—壽春と芍陂〉（《中國水利史研究》29，2001年）。

以南的六郡，也就是因瓠子「決堤」後長年遭受水災的淮北平原反而從水災的危險中解放。

在此處，〈地理志〉魏郡館陶縣條的原注「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 ...」，可對應〈溝洫志〉的記載。

話說回來，〈溝洫志〉、〈地理志〉同樣對分流後的黃河（大河故瀆）與屯氏河的關係沒有任何記載。或再次合流、或「絕」、或分流後個別注入渤海灣，這些情況完全不明。特別是黃河，根據〈地理志〉勃海郡條「勃海郡，（以下班固原注）高帝置。莽曰迎河」、同郡南皮縣條原注「莽曰迎河亭」、以及〈溝洫志〉平帝時的王橫言「河入勃海」，雖然了解是通過勃海郡的南皮縣附近注入渤海，但究竟於何處入海，《漢書》沒有記載。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有描述屯氏河、漳水合流後於章武入渤海的情形，明顯是基於《水經注》中屯氏河（本流）、漳水、大河故瀆合流後於章武入海的記載。正因為〈地理志〉勃海郡章武縣條的原注「有鹽官。莽曰桓章。」沒有觸及黃河，僅根據《漢書》無法確定黃河在勃海郡何處入海。<sup>152</sup>在確認其事實之前，先就〈溝洫志〉的內容進行檢討：

「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乃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

這段是說宣帝地節年間（69-66 B.C），光祿大夫郭昌視察黃河，<sup>153</sup>他擔心黃河向北曲流的三個地點都有斜著直衝清河郡貝丘縣（清河郡都尉的治所）之疑慮，判斷堤防無法防範洪水，「更」開鑿各地的渠道，使水流越過東郡地區向東放流，不再向北曲流，如此使民眾安居。

這裡首先出現的問題是「北曲三所」。若根據《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的前漢黃河河道，在東郡及郡界線上黃河向北彎曲的三處應是白馬津附近（今河南省滑縣東）、濮陽（今河南省濮陽市南）、館陶（今河北省館陶縣），當然這無法確認。在白馬津與濮陽穿渠使水東流，以前因瓠子「決堤」兩三年間飽受水災之苦的「兗州以南」淮北平原，有再次遭遇災害的危險。如此的工事漢朝應該不會輕易許可，郭昌的工事我們不得而知，或許只是稍微改善些許彎曲部分。不論如何工事是成功的，民間也在短時間內安居樂業。

其次，〈溝洫志〉敘述屯氏河斷絕的狀況，記載馮遂主張回復的上奏。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

<sup>152</sup> 當然在章武入海的可能性也不能全盤否定。其證據從《漢書》可得知。

<sup>153</sup> 武帝元封二年（前 109）負責瓠子河決、堰塞的處理官員是「汲仁郭昌」（《史記》卷二十九〈河渠書〉、《漢書》〈溝洫志〉），與此所見之郭昌是否為同一人無法得知。

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洪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勢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

首先，可注意到在靈縣（今山東省高唐縣南）的鳴犢口黃河潰堤造成鳴犢河的發生，致使屯氏河斷絕的如此記載。地理志清河郡靈縣條在這裡的原注內容是「河水別出為鳴犢河，東北至蓊入屯氏河。」。鳴犢河在蓊（脩，今河北省景縣南）與屯氏河合流，鳴犢河發生的同時屯氏河斷絕，如此記載與溝洫志矛盾，實際情況應該是鳴犢河發生後不久屯氏河斷絕。不管如何，鳴犢河發生和屯氏河斷絕的因果關係值得注意。這點將在後文探討。

馮遂的上奏內容有極其重要的部分。首先，問題點分別是：容易遭受水災的清河郡全郡地勢低窪、屯氏河優越的減低洪災效果、特別低窪的屯氏河流域地形、依賴堤防的治水策略。有關屯氏河復原工程首要是考量民力凋敝。連大禹都不惜耗費民力開鑿現在已消失無法回復的「九河」，極力提倡復原屯氏河。<sup>154</sup>接著「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sup>155</sup>也就是說屯氏河斷流未久而容易恢復。其次，主張復原僅三年就失去功能之郭昌建造的直渠，以降低貝丘縣遭受洪水的危險性。詳細情形無法推測，大致情形如圖 12。

馮遂的上奏，是復原屯氏河以降低周邊的洪水災害、復原直渠作為貝丘縣洪災防備之詳細防洪方案。

然而，即使是如此出色的方案，在漢代災異思想的影響以及固執的儒學家對於復原大禹「九河」如此空論的反對之下而無法實現。<sup>156</sup>三年後（成帝建始四年，前 29），一如馮遂所預想，黃河絕堤致使四郡三十二縣遭受水災。

以上是〈溝洫志〉裡有關屯氏河的所有記載。另外兩例則見於〈地理志〉。首先是清河郡信成縣條之原注：

「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東北至蓊入漳水。」

上述內容確認了〈溝洫志〉中所未記載之屯氏別河（屯氏河的分流）及其分流張甲河的存在。以下是河內郡隆慮縣條的原注：

「國水東北至信成入張甲河。」

以上內容證實張甲河從清河郡信成縣（今河北省清河市西北）流出。

<sup>154</sup> 馮遂的現實主義觀點和當時流行的災異主義的儒家思想之異同，參照拙稿〈五行志と溝洫志－《漢書》の河災記述に関する一試論〉（《東方學》110，2005年）。

<sup>155</sup> 前揭注 21 拙稿，有關這段字句的通說解釋在此有做論述。

<sup>156</sup> 許商有關當時開始出現的儒家官僚對於黃河治理的消極性，參照前揭注 24 拙稿〈五行志と溝洫志－《漢書》の河災記述に関する一試論〉

但是，僅根據前述之《漢書》內容無法得知屯氏河群水系變化，詳細情形僅見於《水經注》。以下特別針對《水經注》卷五〈河水注〉中有關張甲河與屯氏別河南瀆、北瀆的記載詳細探討。首先是張甲河：

「一水分大河故瀆北出，為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東北出 … 屯氏故瀆水之又東北，屯氏別河出焉。屯氏別河故瀆，又東北逕信城縣，張甲河出焉 … 張甲河故瀆，北絕清河于廣宗縣，分為二瀆。左瀆逕廣宗縣故城西，又北逕建始縣故城東 … 左瀆又北，逕經城東，繚城西，又逕南宮縣西，北注絳瀆。」

大河故瀆－屯氏河故瀆－屯氏別河故瀆－張甲河故瀆－（在廣宗縣「絕」清河）－張甲河左瀆－與絳瀆合流，如此路徑從以上記載得到證實。其次是張甲河右瀆：

「右瀆東北，逕廣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長樂郡棗疆縣故城東 … 又東北，逕廣川縣，與絳瀆水故道合。又東北，逕廣川縣故城西，東，逕棘津亭南 … 張甲故瀆又東北，至脩縣，東會清河。《十三州志》曰：張甲河東北至脩縣，入清漳者也。」

由此可見張甲河右瀆與絳瀆合流而恢復為張甲河，之後在脩縣與清河合流。有關以上記載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廣宗縣「絕」清河之後分為左右兩瀆。

如前述，淇水注沒有清河被張甲河「絕」的記述，但《水經》在廣宗縣（今河北省威縣東）附近的經文內容：

「（淇水）又東北過廣宗縣東，為清河。」

在此處淇水始改稱清河。<sup>157</sup> 假設河川名稱變更是支流的合流等某些變化的主要原因，在此張甲河應是這種情形。換言之，張甲河和淇水會流之後發生分流，分別稱為張甲河左瀆、右瀆、清河（圖 13）。廣宗縣在前漢時代並不存在，後漢初才設縣。因此，僅存在於前漢後期一段時間的張甲河，在廣宗縣附近能獲得的相關資訊應該不多。在此情況下，酈道元不得不參考在各地所實見之可能的人工渠道交叉，作出「絕」的描述。或許只是推測，不管如何張甲河和淇水「絕」可能性極低。

其次是關於屯氏別河南瀆、北瀆的記載：

「又東北，〔1〕逕繹幕縣南，分為二瀆。屯氏別河北瀆，東逕繹幕縣故城南，東絕大河故瀆…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入陽信縣，今無水。又東為咸河，東北流，〔2〕逕陽信縣故城北。《地理志》，渤海之屬縣也。〔3〕東注于海。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東絕大河故瀆，又逕平原縣故城北…〔4〕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

<sup>157</sup> 在《漢書》淇水注中，從內黃縣開始之上游部分已是「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在內黃縣的經文記載「（淇水）東過內黃縣為白溝」，羅勒城附近的注文「自下清漳、白溝，淇河咸得通稱也」。又《續漢書》〈郡國志〉記載魏郡「內黃、清河水出」。清河自古就是通稱、別稱甚多的河川。

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5〕即《地理志》所謂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行五百六十里者也…又東北，〔6〕逕陽信縣故城南，東北入海。」

這裡所見的繹幕縣〔1〕，清河郡、平原縣〔3〕〔4〕〔5〕，平原郡、陽信縣〔2〕〔6〕，渤海郡都是前漢時代已存在的縣，屯氏別河南北瀆經由這些縣入海之上述記載可信度極高。但是關於屯氏別河南北瀆的「絕」還存在一個重大問題。如前述，《漢書·地理志上》清河郡靈縣條的原注：

「河水別出為鳴犢河，東北至蓊入屯氏河。」

如上，在靈縣(今山東省高唐縣南)的鳴犢口黃河分流成為鳴犢河，在蓊(脩，今河北省景縣南)與屯氏河合流，這樣說來屯氏河在脩縣以南與黃河既不「絕」也不「合」，而是單獨一條河流。另一方面，屯氏別河南北瀆分流、流經之繹幕縣與平原縣都是在蓊縣以南、鳴犢口以北的位置。如此，屯氏別河南北瀆「絕」黃河之前，屯氏河本身也有「絕」的情形。然而，不僅是黃河，「廣深同大河」的屯氏河亦「絕」並流到大海，如此情形是難以想像的。而且，這種情形沒有任何相關的具體記載。地理志與河水注的記述在此出現相當大的矛盾。

「又東，逕郟縣故城北，東北合大河故瀆，謂之鳴犢口。《十三州志》曰：鳴犢河，東北至蓊，入屯氏，考瀆則不至也。」

如上，屯氏河在繹幕縣、平原縣南部的郟縣附近已經與黃河合流，否定了《十三州志》鳴犢河和屯氏河在脩縣合流的記載，而《十三州志》的卻是引用《漢書·地理志》。在《水經注》中酈道元論點的最終根據，很多都是引用〈地理志〉的例證，對於〈地理志〉的記載是完全信賴。但是在此不得不否定〈地理志〉，並引用《十三州志》作批判。然而，批評幾乎相同記載的《十三州志》，不表示同意〈地理志〉的記載。換言之，酈道元對於如聖典一般的《漢書·地理志》也不會完全認同。他提出屯氏別河南北瀆在平原縣「絕」黃河之後成為篤馬河的新說法，並引用〈地理志〉強調其論證之正確。但僅根據〈地理志〉，無法看出屯氏河和篤馬河之間有直接的關係。<sup>158</sup>酈道元有關屯氏別河南北瀆的記載難以令人認同，其足以顯示出屯氏河和屯氏別河南北瀆之錯綜複雜的關係。

此外，《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在這個地區的相關部分全然不參考《水經注》，而是根據〈地理志〉的記載。因此，屯氏別河南北瀆的部分全無涉及。(圖15)

至於〈地理志〉與〈河水注〉的記載何者正確不得而知，可以確定的是〈河

<sup>158</sup> 《漢書》中的篤馬河記載，見於〈地理志〉平原郡平原縣條原注「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溝洫志〉中在成帝鴻嘉四年（前17），丞相史孫禁「今（黃河）可決平原金堤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之放流黃河之水至「故篤馬河」的治水策略（在當時的篤馬河故道），持否定態度的許商「孫禁所欲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跡，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為敗，不可許」所稱之三個場所。以此為根據將屯氏別河南北瀆與篤馬河視為同一河川。



水注〉的記載有諸多疑點。然而，也不能忽視酈道元否定〈地理志〉而堅持己說，其論證或許是根據今日無法得知的資料。不論如何，從酈道元將屯氏別河南瀆與篤馬河視為同一條河流，以及留存之屯氏別河南北瀆的經路詳細記載來看，黃河分流、合流、再分流頻繁發生的可能性極高。如果「絕」並非是單純的十字交叉，而廣義解釋為小範圍內之合流、分流，如此酈道元的記述可信度應可提高。

以上是極其煩瑣的討論屯氏河群之「絕」的問題，從結果來看「絕」的存在性仍令人懷疑。結論是自然河川之間的「絕」並非單純水流交叉，而是如同第二節所引用《明史》卷八十三〈河渠志〉黃河上「又分而為十三支，或橫絕，或逆流…」的情況，是河川在不斷進行合流、分流的狀態下，每條河川流路在其必要命名時所使用的便宜描寫方法。

但是，為何「絕」僅在《水經注》中頻繁出現？酈道元到底要表達什麼現象？在下一節的內容以現代地理學的觀點，綜合考察黃河下游之河北地區的情況。

## 五、北魏以前的河北平原—以地理學的觀點出發

自然河川之間之「絕」的實際存在有待商榷，但應有類似的狀況存在。

根據現代地理學的一般定義，河川分為「網狀流河川」與「曲流河川」。前者傾斜度極大（許多情形達到千分之一以上），河床由砂礫構成，形成稱為砂礫堆的魚鱗狀「州」，水流從縫隙之間網狀流入，河道寬而淺；後者河幅較窄，河床由砂質構成，水較深，河道呈蛇形狀。又前者一般稱為扇形地，主要形成在河川從山地流出至平原的區域；後者出現在傾斜度較緩慢的下游平原（氾濫原）。那黃河是何種型態呢？根據貝塚爽平《世界の地形》：

「堆積地急速擴大，曲流河川也形成傾斜度低的扇狀地形。黃河在下游海拔30-100公尺的地區形成傾斜度一千分之一的廣大沖積扇地形，此部份的黃河是呈砂質的網狀流河床。」<sup>159</sup>

如上所述，黃河下游是兼具網狀流河川與曲流河川兩種特性。大河的下游部分通常呈現曲流河川，與其他河川不斷合流、分流的情況極少，但黃河卻形成所謂的「沖積扇」。沖積扇除了新河道與沙洲（砂礫堆）以外，還網目狀分布於舊河道、舊沙洲等的微地形，<sup>160</sup>黃河下游的情況符合這種定義。「網狀流」（ブレイデッド（braided）河道）（圖16）在洪水時河道水勢高漲，舊河道與沙洲都被水淹沒。黃河下游在洪水時雖然不斷地大規模分流、合流，然而舊河道與沙洲全被淹沒成爲一條河道的情形卻不多。雖然重複地分流、再合流，河道的獨立性與安定性增加，在洪水時也不會成爲一條河道，近年來這種所謂的網脈狀（アナスト

<sup>159</sup> 參照貝塚爽平編《世界の地形》（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年），頁105。

<sup>160</sup> 參照佐藤久、町田洋編《地形學》（朝倉書店，1990年）頁33。又「以開封爲核心的廣大扇形沖積平原連接山東半島之黃河在北部的舊河道」（古田昇《平原の環境歷史學》，古今書院，2005年，頁33）。

モーニング，anastomosing）河道的新定義被提出，<sup>161</sup>黃河應是近似這種性質。但也不能否定有網狀流河道的性質，因此採取權宜作法，即廣義稱之以兼具兩者性質之分歧（アナブランピング，anablanching）河道。<sup>162</sup>

一旦分流之後的河道在洪水時不會成爲一條河流，和主流相比很容易被認爲是另一條河川，於再度合流而後分流的情況下，這些分歧河道以原名稱呼的可能性很高。屯氏河群之「絕」、黃河重覆分流與合流、第一節所見湄公河和洞薩里河呈現合流等的這些狀態，很容易被視爲是河川之間的交叉。

又，黃河大量泥沙堆積於河床而形成特殊的「天井川」（懸河），成爲周圍平原的分水嶺。因而從黃河分出的水流，不會二度與黃河合流。如此，屯氏河群本身應該不會頻繁地分流和合流。然而在富含泥沙的黃河下游沖積扇，舊河道和舊沙洲容易殘留微高地（沙丘），<sup>163</sup>特別是在主流的舊河道形成相當高且長的丘陵。另一方面，雖說黃河是「天井川」，地勢不見得總是高於周圍地區，仍是有一些無堤防、相對高度與周圍差不多的地方。如前節馮遂所述有關屯氏河故瀆「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屯氏河的分流口似乎處在頗高的位置。在現代，曾是屯氏河分流所流經的管陶縣，遺留有漢代金堤一部分的微高地，高出周圍一至二公尺的土丘南北連接（圖 18）。屯氏河從金堤分流而出之後，沿著周圍舊河道和舊沙洲的上方通過並維持水勢，依次分流成爲屯氏別河和張甲河等。同是馮遂所言「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鳴犢河的發生疑似是屯氏河斷流的原因，由此可看出一定的合理性。在低窪地的鳴犢口出現鳴犢河，使大量泥水疏通而過，而上游水位急遽的下降。<sup>164</sup>可以想見在較高位置的屯氏河分流口，水難以流入而逐漸斷流。另外，屯氏河群與黃河之再合流（所謂「絕」），在沒有如金堤般堅固的堤防，或黃河河道與周圍高度相差甚少的地方發生也有可能。

至此尙未觸及之有關屯氏河群的部份，還有一項不可思議的記述：

「屯氏別河又東，枝津出焉 … 又東，散絕無復津逕 … 屯氏別河北瀆 … 逕平原縣，枝津北出，至安陵縣遂絕 … 屯氏別河南瀆 … 又逕平原縣故城北，枝津右出，東北至安德縣界，東會商河。屯氏別河南瀆又東北，于平原界，又有枝渠右出，至安德縣遂絕 …」

如上所述，從屯氏河群合計分流四條「支流」（枝渠），其中三條沒有與其他

<sup>161</sup> 有關アナストモーニング河道參照前揭注 30《平原の環境歴史學》第一章〈地形環境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

<sup>162</sup> 古田昇在前揭注 30 書中 28 頁「所謂のアナストモーニング河道，是以與蛇形和網狀流河道的同樣層次爲基準的命名法；不論是何種形態，主要河道是複數的話，則稱爲アナブランピング河道。」

<sup>163</sup> 根據任美鏗編，阿部治平、駒井正一譯《中國的自然地理》（東京大學出版會，1986 年）頁 70，黃河的沖積扇狀地（同書稱沖積平原）很多高度 1-5 公尺的長條狀微高地（小丘），在旁邊還有帶狀沙丘。微高地之間通常呈現低凹狀。低凹地和微高地之間是坡度很緩的平地。

<sup>164</sup> 鳴犢河的發生多少造成黃河河道的縮減。河川發生如此的河道縮減是由於上游侵蝕和下游堆積所造成，以保持以往的一定斜度（參照安芸皎一《川の昭和史》（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 年）頁 455）。因此在上游的屯氏河分流口附近河道加速侵蝕，水位更爲低下。

河川或湖沼合流而斷絕，這樣的例子是在《水經注》其他地方所未見。沒有入海而在陸地斷絕的河川（內陸河川），一般出現在蒸發作用強烈的乾燥地帶；但即使是在濕潤地帶，流入湖沼而未流到海洋的河川稱為內陸河川。屯氏河群支流的情形，首先可想而知是水流入微高地之間的低凹處，失其流路而斷流，在充滿豐富水量的低凹處形成湖沼。但是，屯氏河群的支流並未形成湖沼，而是如同消失一般斷流，其原因無法理解。或許因為當時河北地區相當乾燥，可能出現與沙漠一樣的現象。四到七世紀在歐亞各地民族遷徙（在中國的華北是「五胡」的入侵與建國）的背景被認為是當時地球的大規模寒冷化，<sup>165</sup>屯氏河群支流的斷絕或許與此有關。

根據這一點可做以下的推論：宋代（960-1279）以來，黃河的洪水、決堤顯著增加，其背景與氣候寒冷化有關。<sup>166</sup>不論程度如何，同樣寒冷化的北魏時代，黃河不安定現象的可能性足以想像。魏晉南北朝向來被認為是黃河相對穩定的時代，<sup>167</sup>然而在近年提出尤其以北魏為中心的時代毋寧是黃河洪水、決堤頻仍的時代之新說。<sup>168</sup>其正確與否，諸如寒冷化=乾燥化=黃河之不穩定之類的這種有待解決的問題很多，現在無法驟下結論，屯氏河群支流的斷絕同樣應該是檢討的問題。

## 六、《水經注》的特殊性及其侷限

為何僅只《水經注》出現大量「絕」的紀錄？如前述，很多看似是人工設施。自然河川之間的「絕」或許酈道元本身也沒有實際見過。只要尊重所有與河川相關的大量史料與流傳，「絕」不得不使人有其他的想像空間。從人工設施的「絕」類推，以至黃河的分歧河道之性質，都可以認為是所謂「絕」的表現。

至於為何其他史料沒有「絕」？或許是這種狀態並未引起撰述者的重視。雖說是一時減輕黃河水災且流傳後世的屯氏河，<sup>169</sup>其分流之分流的屯氏別河南、北瀆及其支流，相關部分連《漢書》中也缺乏記載。多數的紀錄者，換言之對於多數為政者而言，即使是關心屯氏河，其分流再分流的屯氏別南北瀆以及其中「絕」的現象是毫無記錄的價值。僅有對於所有河川都拘泥，有偏執狂的酈道元關心這些現象，並加以記錄。

然而，對於這些河川周圍的居民而言，合流、分流的變動、「絕」的有無等

<sup>165</sup> 近年，妹尾達彥提倡，包括四至七世紀的寒冷化，根據全地球的氣候變動之亞州史新時代區分論。參照妹尾達彥〈中華の分裂と再生〉（《岩波講座・世界歷史》新版第九卷、岩波書店、1999年）、《長安の都市計画》（講談社選書、2001年）。

<sup>166</sup> 參照前揭注6《中國水利史稿》上冊第三章第三節等。

<sup>167</sup> 清，胡渭《禹貢錐指》、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收錄於《學

術月刊》1962-1；《黃河史論叢》、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長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王守春〈論東漢至唐代黃河長江相對安流的存在及相關歷史地理問題〉（《歷史地理》16，2000年）。

<sup>168</sup> 即趙淑貞、任伯平等之一連串考證，此新說正確與否的問題點，參照拙稿〈漢唐間の河災の減少とその原因—譚其驤説をめぐる最近の議論によせて〉（《中國水利史研究》34，2006年）。

<sup>169</sup> 亦可見於正史中的《金史》卷二十六〈地理志〉、《清史稿》卷五十四〈地理志〉。《元和郡縣圖志》與《讀史方輿紀要》等的地理書多所引用自不待言。

相關情形是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包含「絕」，《水經注》記錄的這些大量資訊，多數是基於與河川密切生活的人群記錄或流傳的故事。他們的生活又是如何？黃河下游，特別是主流附近的河北平原，分歧河道雖然各自的分歧流路穩定性較高，但從容易發生大洪水與河道變遷的黃河性質來看，周邊居民無疑地時常面臨極大的危險。但是，人們自古以來選擇集居在散布於平原上的微高地，以城牆環繞居住區、過著防禦洪水的生活。另一方面，城牆固守之城市以外的廣大地區，《水經注》也幾乎沒有相關記載，除了賦予很大的想像空間之外，未必全面耕地化。木村正雄曾經提出「從戰國到秦漢時代黃河下游一帶悉數農地化」，<sup>170</sup>但如第四節所見，前漢後半期郭昌在清河郡黃河右岸三處設計排水流路、放流至東郡以東的區域。泥水到底流向何處史料沒有提及，應該是使其流過城市之間的低窪地。如此荒唐的治水策略，在已全面農地化的地區是否能實行？在多數未開發的未耕地或許是可能的治水策略。如果是這種狀況，從酈道元對於未能實見之以往屯氏河群「絕」的記述推論，應可看出北魏時代的黃河下游地區同樣處於不穩定的狀態。

然而，還有一種可能。平原地區已高度開墾，作為郡治中心的都市為了防範洪水，有時硬是使耕地被犧牲。事實上在現代中國，為了將都市遭受水災降到最低，在各地都存在周邊農地被指定為疏洪地帶的例子。<sup>171</sup>以優越的治黃理論聞名的前漢末年賈讓「治水三策」（《漢書·溝洫志》），其上策是將太行山脈以東、黃河（《水經注》之大河故瀆）以西的冀州居民強制遷徙，以其中的廣大區域對黃河開放；中策是在冀州開鑿大量分水渠，平時作為灌溉、水運，洪水時則轉為排水路之用。這些計畫都必須犧牲一定數量的耕地與居住地才能達成。<sup>172</sup>如此提案雖沒有實現，但也在正史中留下記錄，或許當時河北平原多數尚未完全耕地化。又由此亦可證明此處即使已耕地化，緊急時刻仍是被置於保護以外之受輕視的地區。

木村正雄與魏特夫（ウィットフォーゲル，Karl August Wittfogel）曾認為，黃河下游的廣大平原若無完備的大規模治水灌溉系統則無法完成耕地化，維持如此規模設施之管理只有強大的國家權力才能達成，也就是說在中國專制國家體制的成立是必然。<sup>173</sup>儘管如此，歷代王朝的立國之本是大平原的農耕地，為政者無論如何應盡力保全；然而實際上，在強大的國家權力有效彰顯的前漢中期，仍採用必須犧牲農地的郭昌治水策略，並且獲得高度評價。木村的理論受到各方的嚴

<sup>170</sup> 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の形成》（新訂版，比較文化研究所，2003年。原著是不昧堂，1965年），頁210。

<sup>171</sup> 例如河北省大名縣在漳河、衛河的洪水之際，為了防止災害擴大而以犧牲更地作為排水地，此稱為「泛區」。泛區總面積342.5平方公里，1994年時有14個鄉鎮、296個村莊、21.2萬人口。參照大名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大名縣志》（新華出版社，1994年）頁172-180。有關訂定此泛區之中國水法的特徵參照松浦茂樹〈中国水法と遼寧省水資源計画〉（《中國水利史研究》34，2006年）。

<sup>172</sup> 賈讓之治水三策參照拙稿〈黃河と中国古代史—とくに黄河下流域という「空間」の意義について〉（《歴史學研究》820，2006年）。

<sup>173</sup> 參照前揭注40木村著作、魏特夫《遠東的獨裁專制》（湯淺起男譯、新評論，1991年）。

厲批判，在今天已不適用，從本文幾個討論的觀點來看，其理論亦無法成立。

要言之，黃河下游的大平原，特別是在黃河附近的河北平原，被重視的經常是大都市。連收錄關於各個河川、包含「絕」等大量資訊的《水經注》，記述重點都是流路上都市的發展由來，幾乎忽視都市之間、河川之間廣大地區的相關情形。之後的地理書，同樣繼續將重點僅聚焦於都市與水文的敘述。人口通常超過半數的農民、被認為是中國社會主體的農村，為政者是如何看待，從這些事實也能得知。

## 結論

就以上內容簡單歸納之。《水經注》中的「絕」大部分是人工設施，自然河川之間的「絕」是酈道元從所見人工設施的經驗之推論，屯氏河群的例子是誤認從分歧河道之河道的特性所產生之黃河頻繁分流、合流的交叉情形。多數僅見於《水經注》的「絕」，是因為酈道元執著於尊重各個河川相關的種種資訊所致，然而連他也僅重視都市與水系之間的關係，至於有關周邊農地與農民，幾乎都不關心，從這點來看，並未超出中國為政者的傳統觀念。

中國社會是以農業為中心的社會，古今皆然。然而，中國歷史的原動力，一如《水經注》所見是沿著河川微高地營造而成的城市，這點由近年來諸多卓越的研究可證明。<sup>174</sup>人口持續佔壓倒性多數的農民階層，經常忽視其歷史之定位並非明智之舉。莫說沒有受到國家保護，有時還被迫犧牲於洪水的農民，究竟是在如何苛刻的環境之下經營農耕？近年來雖出現許多新觀點的研究，<sup>175</sup>但由於包括《水經注》的歷代史料所忽視所造成的落差，或是從古至今強烈的階級史觀之束縛，農民與農村歷史實態的研究仍不太有進展。本文的探討也並非十分完備。但是對於當時社會農民實態的探討，對於今日中國社會也是同樣重要的問題。確信這是一條困難的道路，僅以此拋磚引玉希望作為中國史研究者的共通課題。

（原載：鶴間和幸編著，《黃河下流域の歴史と環境—東アジア海文明への道》，東方書店，2007年2月，頁111-151。為節省篇幅，圖版未附上。本文已獲作者及出版單位口頭同意進行翻譯，正式授權書尙有寄達，故僅供參考，請暫勿徵引。）

<sup>174</sup> 關於古代史的研究有佐原康夫《漢代都市機構の研究》（汲古書院，2002年）、江村治樹《春秋戰國秦漢時代出土文字資料の研究》（汲古書院，2002年）、江村治樹《戰國秦漢時代の都市と国家研究—考古学と文献史学からのアプローチ》（白帝社，2005年）等。

<sup>175</sup> 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社會論》（青木書店，1986年）、原宗子《「農本」主義と「黄土」の発生—古代中国の開發と環境二》（研文出版，2005年）...等有顯著的成果。

表一 『絕』之事例

	記事	卷數、卷名、注疏頁	備考（注疏=《水經注疏》、陳譯=陳橋驛《全譯》）
1	大河故瀆又東，逕平原縣故城，而北絕屯氏三瀆。	5、河水注、437 頁	實際的「絕」是「二瀆」
2	張甲河故瀆，北絕清河於廣宗縣，分爲二瀆。	5、河水注、440 頁	張甲河故瀆「二瀆」最後合流於清漳水
3	屯氏別河北瀆，東逕繹幕縣故城南、東絕大河故瀆。	5、河水注、448 頁	屯氏別河北瀆最後流入渤海灣
4	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東絕大河故瀆。	5、河水注、449 頁	屯氏別河南瀆(篤馬河)最後流入渤海灣
5	(浮水) 故瀆東絕大河故瀆，東逕五鹿之野。	5、河水注、463 頁	浮水最後合流於北魏黃河
6	即華水也。北絕聽瀆二十里，注於濟。	8、濟水注、746 頁	
7	《山海經》曰，濟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者也。	8、濟水注、746 頁	通過湖沼（鉅野澤）
8	(洹水新河南水) 又東北逕高陵城南，東絕垆溝。	9、洹水注、897 頁	洹水新河北水最後合流於漳水。
9	垆溝上承洹水，北絕新河，北逕高陵城東，又北逕斥丘縣故城西。	9、洹水注、898 頁	與史料 8 對應。垆溝最後合流於白溝。
10	(新河故瀆) 魏太祖征踏頓，與洶口俱導也，世謂之新河矣...新河又東北，絕庚水。	14、濡水注、1257 頁。	新河是「故瀆」。《水經注圖》之現存河川的說法有誤。
11	(新河) 又東北出，逕右北平，絕巨梁之水。	14、濡水注、1257 頁。	此新河亦是「故瀆」。《水經注圖》誤認爲現存河川。
12	新河東絕清水，又東，木究水出焉，南入海。	14、濡水注、1260 頁。	同上
13	新河又東，左池爲北陽孤淀，淀水右絕新河，南注海。	14、濡水注、1260 頁。	同上
14	洛水又東，枝瀆左出焉。東出關、絕惠水。... 枝瀆又北入穀，蓋經始周啓，瀆久廢不脩矣。	15、洛水注、1307 頁。	
15	鄭渠又東，逕捨車宮南，絕冶谷水。	16、沮水注、1457 頁。	
16	(鄭渠) 又東絕清水，又東逕北	16、沮水注、1457 頁。	

	原下，濁水注焉。自濁水以上，今無水。		
17	(漆水或漆沮水)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為櫟陽渠。	16、沮水注、1458 頁。	
18	(漆水)東流...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又自沮直絕，注濁水，至白渠合焉。	16、沮水注、1459 頁	史料 17 之漆水是否其他河？此難以理解的部份，注疏、陳譯亦不清楚
19	霸水又北，左納漕渠，絕霸右出焉	19、渭水注、1615 頁	漕渠是前漢武帝時期的人工運河
20	(五丈渠=清水)東南流，絕鄭渠，又東南，入高陵縣。	19、渭水注、1628 頁	以下史料 20-22 之五丈渠、清水、曲梁水乃相同河川。
21	(五丈渠=清水)逕黃白城西，本曲梁宮也。南絕白渠，屈而東流，謂之曲梁水。	19、渭水注、1629 頁	
22	(曲梁水)又東南，逕高陵縣故城北，東南絕白渠枝瀆，又東南，入萬年縣，謂之五丈渠。	19、渭水注、1629 頁	
23	(池水=陰槃水)又北絕漕渠，北注於渭。	19、渭水注、1634 頁	漕渠同史料 19
24	(陰溝水)故瀆東分為二，世謂之陰溝水。... 俱東絕濟隧。	23、陰溝水注、1934 頁	
25	(陰溝水故瀆)又東南逕封丘縣，絕濟瀆，東南至大梁，合蕩蕩渠。	23、陰溝水注、1936 頁	此濟瀆指的是北濟水、南濟水。
26	亦言汜(水)受旃然水、又云丹、沁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汜、故汜兼丹水之稱。	23、汜水注、1957 頁	汜水=丹水=蕩蕩渠=汜渠(後來的通濟渠)
27	(明)水上承城南大池，池周千步，南流會睢，謂之明水，絕睢注渙(水)。	24、睢水注、2017 頁	湖沼(城南大池=逢洪陂)是水源
28	(柵水)又東逕南譙僑郡城南，又東絕塘逕附農山北。	29、沔水注、2425 頁	通過湖沼(塘【固有名詞不明】)
29	淮水又右納洛川於西曲陽縣北，水分閭溪，北絕橫塘。	30、淮水注、2528 頁	通過湖沼(橫塘)
30	(潼水)南逕沛國夏丘縣，絕斬水，又南逕夏丘縣故城西。	30、淮水注、2547 頁	對照史料 32

31	（歷澗）水導徐城西北徐陂，陂水南流，絕蘄水，逕歷澗戍西，東南流注於淮。	30、淮水注、2548 頁	對照史料 33
32	（蘄水）又東入夏丘縣，東絕潼水，逕夏丘縣故城北。	30、淮水注、2550 頁	對照史料 30
33	（蘄水）又東南流入徐縣，東絕歷澗，又東逕大徐縣故城南，又東流，注於淮。	30、淮水注、2550 頁	對照史料 31
34	（葉）榆水（=葉榆僕水）又東南，絕溫水，而東南注於交阯。	27、葉榆河注、3041 頁	卷 37 溫水注(2981 頁) 作「而僕水右出焉」

\* 《注疏》即楊守敬、熊會貞著《水經注疏》（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年）、《全譯》即陳橋驛主譯《水經注全譯》（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

場次	第十二場《水經注》讀書會
導讀人	陳登武
時間	2009 年 06 月 25 日（四）下午 15 至 17 時
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史研 101 教室

研讀成果：

### 《水經注》卷三十一解讀

陳登武

陳橋驛【釋】

卷三十一記述澧水、涇水、灤水、灤水、灤水、灤水、涇水共七水。此七水分屬兩個水系，涇水與涇水為今漢江水系，其餘五水則為今淮河水系。

涇水在卷二十九《均水》篇《釋》中已經提及，此水即今從南陽盆地南流的白水。《水經》云：「南過鄧縣東，南入于沔。」三國魏荊州鄧縣在今湖北省襄樊市以北，故古今河道并無大變。

涇水今仍稱涇水，此水從大洪山源地南流，在劉家隔附近匯合北河，在新溝注入漢江。《水經》稱此水「又東南入于夏」，并不直接入漢。《水經注》解釋其最後分成兩支：「東通灤水，西入于沔」。但這個地區的河湖，古今變化甚大，經文所稱的夏水究為何水，也無法論定，所以古代涇水的具體情況，已經難以考實。

灤水是汝水支流，現在稱為洪河。經、注均稱此水在定潁縣注入汝水，定潁即今河南省西平縣。但現在汝水已經成為洪河支流，卷二十一《汝水》的《釋》中已有說明。

灤水原來也是汝水支流，但現在已為汝河正源。灤水是灤水的北支，原在灤陽(今遂平縣以東)與灤水匯合，現在由于宿鴨湖水庫的建築，河道已與過去不同。



**澗**水是潁水支流，《水經》稱其發源于**澗**強縣南澤中。三國**澗**強縣在今臨潁縣以東的瓦店一帶，與今潁河正源相去甚遠。酈道元糾正《水經》之訛：「**澗**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山」，其說可信。**澗**水實際上就是今潁河正源。

澗水今名沙河，也是潁河支流。此水發源于伏牛山與外方山之間，東流經河南省漯河市，到周口市注入潁河。

## 澗(世、)水

### 澗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

堯之末(末)孫**劉累**，以**龍食**(ム、)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懼而遷于魯縣，立堯祠于西山，謂之**堯山**。故張衡《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祠于堯山」。堯山在太和川太和城東北，澗水出焉。張衡《南都賦》曰：「其川瀆則澗、澧、**灑**、澗，發源巖穴，**布澗漫汗**，**滂沱**(フ、)洋溢，總括急趣，箭馳風疾者也。」澗水又歷太和川東，逕小和川，又東，溫泉水注之。水出北山阜，七泉奇發，炎熱特甚。**關駟**曰：「縣有湯水，可以療疾矣。」湯側又有**寒泉焉**，地勢不殊，而**炎涼異致**，雖隆火盛日，肅若**冰谷**矣，渾流同溪，南注澗水。又東逕胡木山，東流又會溫泉口，水出北山阜，炎勢奇毒。痾疾之徒，無能澡其衝漂。救養者咸去湯十許步別池，然後可入。湯側有石銘云：「皇女湯，可以療萬疾者也。」故**杜彥達**云：狀如沸湯，可以熟米，飲之，愈百病。道士清身沐浴，一日三飲，多少自在。四十日後，身中萬病愈，**三**蟲死。學道遭難逢危，終無悔心，可以牢神存志。即《南都賦》所謂湯谷湧其後者也。然宛縣有紫山，山東有一水，東西十五里，南北二十步，湛然沖滿，無所通會，冬夏常溫，世亦謂之湯谷也。非魯陽及南陽之縣故也。張平子廣言土地所苞，明非此矣。澗水又東，房陽川水注之。水出南陽雒縣西房陽川，北流注于澗。**澗水之北有積石焉**，世謂**女靈山**。其山平地介立，不連岡以成高，峻石孤峙，不託勢以自遠，四面壁絕，極能靈舉，遠望亭亭，狀若**單樞插霄**矣。北面有如頽落，劣得通步，好事者時有**扳**(フ、)陟(世、)耳。澗水又與波水合，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川曰廣陽川，非也。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澗。其水又南逕蠻城下，蓋蠻別邑也，俗謂之麻城，非也。波水又南，分三川于白亭東，而俱南入澗水。澗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稱也。是故**關駟**有東北至定陵入汝之文。澗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城即劉累之故邑也，有魯山，縣居其陽，故因名焉。王莽之魯山也。昔在于楚，文子守之，與韓構難，戰有返景之誠。內有《南陽都鄉正衛爲碑》。澗水右合魯陽關水，水出魯陽關外分頭山橫嶺下夾谷，東北出入澗。

## 【解讀】

1.劉累：王安石詩云：「神物驚天攏可騎，如何孔甲但能羈。當時若使無劉累，龍意茫然始得知。」（《王臨川集》）《竹書紀年》載：「帝孔甲七年，劉累遷於魯陽。」據《後漢書·地理志》記載：「魯陽有魯山，古魯縣，御龍氏所遷。」劉累隱居魯山時，並沒忘記先祖帝堯，便在今天的石人山和董周鄉眠鳳山等處建堯祠以拜祖。酈道元在《水經注·澠水》說：「堯之末孫劉累以龍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懼而遷於魯縣，立堯祠於西山，謂之堯山。」堯山就是今天的風景名勝石人山，此處堯祠已不復可尋，而董周鄉的堯祠尚在，位於董周鄉東北約 1.5 公里處的沈莊村北。相傳，石人山古稱堯山，堯孫劉累在此立堯祠祭祖。石人山因眾多山峰酷似人形而得名。著名的景點石人三峰中便有座劉累峰，傳劉累在堯山拜祖時化石于此，原來石人就是劉累的化身。

2.孔甲：夏朝的王，不降的兒子、扃（ㄅㄨㄥ）的侄子。在扃的兒子廩（ㄨㄣˊ）去世後，孔甲繼位。《史記·夏本紀》第二：「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立。帝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為帝孔甲。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唐既衰，其后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

3.堯山：《漢書·地理志》載：「魯陽堯山，澠水所出。」漢代魯陽縣即今魯山縣，澠水即今沙河。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解釋「澠」字時說：「澠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東北，入汝。從水，蚩聲。」歷史上魯山縣長期屬南陽郡，所以說「南陽魯陽」。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載：「澠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東北。」北宋《元豐九域志》載：「汝州魯山縣有堯山、澠水。」自唐以降，魯山縣屬汝州，所以說「汝州魯山縣」。《金史·地理志》載：「汝州魯山縣有堯山。」直到清代的《水道提綱》仍稱：「沙河即古澠水，俗曰沙水。源出魯山縣西境之堯山。」戰國時期思想家墨翟降世於堯山腳下，現有墨子故里遺址。五帝之一的堯的裔孫劉累爲了紀念其偉大功績，在伏牛山東段，也就是如今的石人山建造了中國最早的堯祠，《左傳》、《史記》等古代典籍中都有記載。近年來「石人山」恢復「堯山」舊名引起若干爭議。平頂山市旅遊局局長李大偉認爲，歷史地名的命名一般都遵照突出人文內涵的規律，而石人山的名字以自然形態命名，過於單調，沒有突出其歷史文化內涵，不能反映出其固有的文化底蘊，隔斷了歷史傳承的脈絡，喪失了寶貴的人文氣息。因此，把石人山的名字恢復爲堯山是非常必要的。

4.南都賦：①南都，指張衡的家鄉南陽。南陽於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初置郡，後漢更始帝入都之。郡治在宛，因其地理位置在京之南，所以叫作南都。《後漢書·郡國志》：「南陽郡，秦置。洛陽南七百里。三十七城，戶五十二萬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萬九千六百一十八」。南陽不僅是張衡的故鄉，更是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家鄉和興起之地。由於後一個原因，所以南陽郡其城邑的建置級別似較他郡為高。②《南都賦》：東漢時期張衡以故鄉的南陽郡為描寫對象。

5.遍佈；布散。《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鮮枝黃磔，蔣茅青蘋，布濩閎澤，延曼太原。」《文選·張衡〈東京賦〉》：「聲教布濩，盈溢天區。」薛綜注：「布濩，猶散被也。」

6.漫汗：廣大貌。《文選·張衡〈南都賦〉》：「布濩漫汗，漭沆洋溢。」劉良注：「漫汗，言廣大也。」唐韓愈《詠雪贈張籍》：「萬屋漫汗合，千株照曜開。」

7.漭沆：水廣大貌。《文選·張衡〈西京賦〉》：「顧臨太液，滄池漭沆。」薛綜注：「漭沆猶洸濛，亦寬大也。」唐韋元旦《興慶池侍宴應制》詩：「滄池漭沆帝城邊，殊勝昆明鑿漢年。」

8.闕駟：北魏前期地理學家、經學家。字玄陰。敦煌（今屬甘肅）人。史書載其能「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群言，經目則誦」。因而被當時人稱作「宿讀」。初事北涼。深得沮渠蒙遜、沮渠牧犍二主器重。官至北涼尚書。後入魏，為樂平王從事中郎。旋卒。曾為三國時王朗所著的《易傳》一書作注。又撰《十三州志》十卷。為中國古代一部地理要籍。久佚。今有輯本。《魏書》及《北史》皆有其傳。

9.三蟲：「三尸神」，即指「上尸、中尸、下尸」，分居身體內的三丹田。《重修緯書集成》卷六《河圖紀命符》稱：「三尸之為物，實魂魄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饗食人祭拜。每到六甲窮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罪過，過大者奪人紀，過小者奪人算。故求仙之人，先去三尸，恬淡無欲，神靜性明，積眾善，乃服藥有效，乃成仙。」《雲笈七籤》卷81引《三尸經》曰：「上尸名彭倨，在人頭中，伐人上分，令人眼暗、髮落口臭、面皺、齒落；中尸名彭質，在人腹中，伐人五臟，少志多氣，令人好作惡事，食物命，或作夢寐倒亂；下尸名彭僑，在人足中，令下關搔撓，五清勇動，淫邪不能自禁。此尸形狀似小兒，或似馬形，皆有長毛二寸，在人身中。」又說三尸神「常以庚申日上告天帝，以記人之造罪，分毫錄奏，欲絕人生籍，滅人祿命，令人速死」。《西陽雜俎》前集

說，三尸神「一居人頭中，令人多思欲，好車馬」；「一居人腹，令人好飲食，恚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殺」。

#### 10. 扳陟：攀登。

滙水又東北合**牛蘭水**。水發縣北牛蘭山，東南逕魯陽城東，水側有《漢陽侯焦立碑》。牛蘭水又東南，與柏樹溪水合。水出魯山北峽谷中，東南流逕魯山西，而南合牛蘭水。又東南逕魯山南。闕駟曰：魯陽縣，今其地魯山是也。水南注于滙。滙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彭水注之俗謂之小滙水。水出魯陽縣南彭山蟻塢東麓，北流逕彭山西，下有**彭山廟**，廟前有《彭山碑》，漢桓帝元嘉三年杜仲長立。彭水逕其西北，漢安邑長尹儉墓東。冢西有石廟，廟前有兩石闕，闕東有碑，闕南有二獅子相對，南有石碣二枚，石柱西南有兩石羊，中平四年立。彭水又東北流，直應城南而入滙。

#### 【解讀】

1. 牛蘭水，今稱「石龍河」，為今平頂山市石龍區最大河流。稱為「牛蘭水」，有源于牛蘭山之意。《水經注》中說：「牛蘭水，水發縣北牛蘭山，東南逕魯陽城東……又東南逕魯山南……水南注於滙（沙河）」。石龍河發源于寶豐縣觀音堂鄉高花崖村，其上游河水由西至東山泉出幽谷，清溪石上流，過石板河村折東北到琉璃堂又折向東南，自西北向東南貫穿全境。

2. 牛蘭山：在河南魯山縣西北，《水經注》牛蘭水發魯陽縣北牛蘭山，南注於滙。

#### 3. 彭山廟，廟前有《彭山碑》

宋代洪興祖補注曰：「彭祖姓錢名鏗，帝顓頊玄孫，善養氣，能調鼎，進雉羹于堯，封于彭城。」彭鏗是彭部族的始祖，以後子孫繁衍，主要是他的「雉羹之道」可祖，便尊稱他為彭祖，他的後裔就叫彭祖氏。彭祖氏足跡遍及中國各地大彭氏國在武丁四十三年前是個強國，戰敗後，便成了商殷的屬國。

### 滙(ㄏㄨㄟˋ)水

滙水又東南流歷雒縣之衡山，東逕百章郭北，又東，魯陽關水注之。水出魯陽縣南分水嶺，南水自嶺南流，北水從嶺北注，故世俗謂此嶺為分頭也。其水南流逕魯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干雲，是以張景陽詩云：朝登魯陽關，峽路峭且深。亦**司馬芝與母遇賊處也**。關水歷雒衡山西南逕皇后城西。建武

元年，世祖遣侍中**傅俊**，持節迎**光烈皇后**于涪陽。俊發兵三百餘人，宿衛皇后道路，歸京師。蓋稅舍所在，故城得其名矣。山有石室，甚飾潔，相傳名皇后浴室，又所幸也。關水又西南逕雒縣故城南。昔秦文公之世有陽伯者，逢二童曰咎，曰被。二童，二雉也。得雌者霸，雄者王。二童翻飛，化爲雙雉。光武獲雉于此山，以爲中興之祥，故置縣以名焉。關水又屈而東南流，注于涪。

### 【解讀】

#### 1. 司馬芝與母遇賊處

《三國志·魏書·司馬芝傳》：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荊州，于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

#### 2. 光烈皇后：

光烈皇后陰麗華（5～64年），爲東漢光武帝劉秀的皇后，南陽新野（河南省新野縣）人，父宣恩哀侯陰陸，母鄧氏，傳爲管仲之後裔。丈夫劉秀年輕時曾立志：「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之後劉秀果然娶到陰麗華，《後漢書·皇后紀》記載：「更始元年六月，遂納后於宛當成里，時年十九。及光武爲司隸校尉，方西之洛陽，令后歸新野。及鄧奉起兵，后兄識爲之將，后隨家屬徙涪陽，止於奉舍。」更始二年（24年），劉秀爲了統一河北，意圖真定王劉揚結盟，然而劉揚出身高貴，不願屈居於更始帝及劉秀之下，要求雙方結親。劉秀乃令劉植爲媒，娶真定王劉揚的外甥女郭聖通，後來劉秀立郭聖通爲后，其長子劉彊爲皇太子。建武十七年（41年）以「懷勢怨懟，數違教令，不能撫循他子，訓長異室」爲由，廢除郭聖通，陰麗華被立爲皇后。建武中元二年（57年），漢明帝劉庄即位，尊陰麗華爲皇太后。永平七年（64年），陰麗華薨，在位二十四年，年六十，與漢光武帝劉秀合葬原陵。

3. 傅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東漢雲台二十八將第十的積弩將軍。初爲王莽新朝襄城地方亭長，對莽新政治的黑暗、腐敗體會深刻，知其難以長久。劉秀率部過襄城，傅俊起而回應，被委以校尉之職。莽朝襄城縣衙以「投帝罪」殺了傅俊的母親、弟弟和親族。傅俊爲報滅宗之仇，跟隨劉秀參加昆陽大戰，奮勇殺敵，大破莽將王尋，因功升偏將軍。劉秀北進洛陽，命傅俊獨率一軍，擊破洛陽以東的京、密二城。劉秀嘉獎其戰功，特准歸襄城故里，殯葬被慘害的親屬。

涑水又東南流，逕博望縣故城東。郭仲產曰：在郡東北一百二十里，漢武帝置。校尉張騫，隨大將軍衛青西征，爲軍前導，相望水草，得以不乏。元光六年，封騫爲侯國。《地理志》南陽有博望縣，王莽改之曰宜樂也。

### 【解讀】

郭仲產：東晉人，曾任荊州從事，著有《荊州記》《湘州記》等書。《太平廣記》卷141〈郭仲產〉條：「宋郭仲產爲南郡王從事。」

涑水之南，又有南就聚，《郡國志》所謂南陽宛縣有南就聚者也。郭仲產言：宛城南三十里，有一城，甚卑小，相承名三公城，漢時鄧禹等歸鄉餞離處也。盛弘之著《荊州記》以爲三公置。余案涑水左右，舊有二澗所謂南澗、北澗者，水側之澗。聚在涑陽之東北，考古推地則近矣。城側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即故宅也。後漢末，有范曾，字子閔，爲大將軍司馬，討黃巾賊，至此祠，爲蠡立碑，文勒可尋。夏侯湛之爲南陽，又爲立廟焉。城東有大將軍何進故宅。城西有孔嵩舊居。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養親，賃爲阿街卒，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懷道卒伍，不亦痛乎！嵩曰：侯嬴賤役，晨門，卑下之位，古人所不恥，何痛之有？故其《讚》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廝役，挺秀含芳。

### 【解讀】

1.孔嵩：《後漢書·孔嵩傳》：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阿里，里名也。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導引之騎。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集息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

2.盛弘之《荊州記》：地理著作，記載楚國的發源地、開國君主、都城、建築、軍事、疆域、文化、重大事件等，反映楚國的興衰軌跡，是研究楚國歷史的資料。

3.金契：指刻有誓文的契券。唐權德輿《題江畔舊居》詩：「平生斷金契，到此淚成雙。」《舊唐書·南蠻傳上·南詔上》卷一百九十七：「乃請牟尋斬吐蕃使數人，以示歸唐。又得其吐蕃所與金印。牟尋遣佐時歸，仍刻金契以獻」《新唐書·南蠻傳上·南詔上》卷二百二十二：「(牟尋)乃發兵

攻吐蕃使者殺之，刻金契以獻，遣曹長天南羅、趙迦寬隨佐時入朝。」

淅水又南入新野縣，枝津分派，東南出，隰衍苞注，左積爲陂，東西九里，南北一十五里。陂水所溉，咸爲良沃。淅水又南與湍水會，又南逕新野縣故城西。世祖之敗小長安也，姊元遇害。上即位，感悼姊沒，追諡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即此邑也。晉咸寧二年封大司馬扶風武王少子歆爲新野郡公，割南陽五屬，棘陽、蔡陽、穰、鄧、山都封焉。王文舒更立中隔，西即郡治，東則民居，城西傍淅水。

### 【解讀】

1.新野節義長公主：即光武帝姊劉元。《史記·鄧晨傳》記載光武即位前，爲亂兵所殺。光武即位，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諡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爲吳房侯，以奉公主之祀，追封諡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於新野縣西，見范曄《後漢書·鄧晨傳》。

## 濯水

**濯水出汝南吳房縣西北奧山，東過其縣，北入于汝。**

縣西北有堂谿城，故房子國。《春秋·定公五年》，吳王闔閭弟夫槩奔楚，封之于棠谿，故曰吳房也。漢高帝八年，封莊侯楊武爲侯國。建武中，世祖封泗水王歙(ㄊㄨㄛˋ)子燁(ㄩㄛˊ)爲堂谿侯。山溪有白羊澗，澗水舊出山羊，漢武元封二年，白羊出此澗，畜牧者禱祀之。俗禁拍手，嘗有羊出水，野母驚扑，自此絕焉。澗水下合濯水。

濯水東逕濯陽縣故城西，東流入瀨水，亂流逕其縣南。世祖建武二十八年，封吳漢孫旦爲侯國。其水又東入于汝水。

## 瀨(ㄌㄞˋ)水

瀨水出灋陰縣東上界山。

《山海經》謂之視水也。郭景純《注》：或曰，視宜爲瀨，出葢(ㄍㄞˋ)山，許慎云：出中陽山，皆山之殊目也。水出灋陰縣旱山，東北流注瀨。瀨水又東北，殺水出西南大熟之山，東北流入于瀨。瀨水又東，淪水注之，水出宣山，東北流注瀨水。瀨水又東得奧水口，水西出奧山，東入于瀨水也。

東過吳房縣南，又東過濯陽縣南。

應劭曰：濯水出吳房縣，東入灑，縣之西北，即兩川之交會也。

又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

## 灑(xv)水

灑水出灑陰縣西北扶予山，東過其縣南。

《山海經》曰：朝歌之山，灑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滎。《經》書扶予者，其山之異名乎？滎水上承赭水，東流，左與西遼水合，又東，東遼水注之，俱導北山，而南流注于滎。滎水又東北，于灑陰縣北左會灑水，其道稍西，不出其縣南。漢以爲縣，其故城在山之陽，漢光武建武中，封岑彭爲侯國。魏武與張繡戰于宛，馬名絕景，爲流矢所中，分傷右臂，引還灑陰，即是地也。城之東有馬仁陂。郭仲產曰：陂在比陽縣西北五十里，蓋地百頃，其所周溉田萬頃，隨年變種，境無儉歲。陂水三周其隍，故瀆自隍西南而會于比，灑水不得復逕其南也。且邑號灑陰，故無出南之理，出南則爲陽也。非直不究，又不思矣。

灑水又東北，河水注之。水出雉衡山，東南逕建城東，建當爲卷，字讀誤耳。《郡國志》云：葉縣有卷城。其水又東流入于灑。

灑水東北逕于東山西，西流入灑。灑水之左，即黃城山也。有溪水出黃城山，東北逕方城。《地理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苦菜、于東之間，有小城，名方城，東臨溪水。尋此城致號之由，當因山以表名也。苦菜即黃城也，及于東，通爲方城矣。世謂之方城山水，東流注灑水。故《聖賢冢墓記》曰：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于方城，蓋于此也。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犇縣，東至灑水，達比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北面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指此城也。灑水又東北，歷舞陽縣故城南，漢高祖六年，封樊噲爲侯國也。

### 【解讀】

1.長沮、桀溺：均爲春秋時楚國的隱士，後泛指隱士。孔子遊楚時，見桀溺與長沮耦耕，便使子路向他探問過河的渡口。《論語·微子第十八》：長



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宋范仲淹《知府孫學士見示詩》之五：「籬邊醉傲淵明飲，隴上歌隨桀溺耕。」王國維《屈子文學之精神》：「此二派者，其主義常相反對，而不能相調和。觀孔子與接輿、長沮、桀溺、荷篠丈人之關係，可知之矣。」

## 2. 楚狂接輿耕于方城

楚狂爲春秋時楚國的隱士陸通。字接輿，因見楚昭王時政治混亂，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後泛稱佯狂者或狂放不拘的人。《論語·微子》記載：「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唐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詩》：「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

## 湏(山ノ)水

湏水出蔡陽縣。

湏水出縣東南大洪山，山在隋郡之西南，竟陵之東北，槃基所跨，廣圓一百餘里。峰曰懸鉤，處平原眾阜之中，山下有石門，夾鄣層峻，巖高皆數百許仞。入石門，又得鍾乳穴。穴上素崖壁立，非人跡所及。穴中多鍾乳，凝膏下垂，望齊冰雪。微津細液，滴瀝不斷。幽穴潛遠，行者不極窮深，而穴內常有風勢，火無能以經久故也。湏水出于其陰，初流淺狹，遠乃寬廣，可以浮舟楫巨川矣。時人以湏水所導，故亦謂之爲湏山矣

## 《水經注》卷三十二解讀

陳登武

### 陳橋驛【釋】

卷三十二記述的河流，包括澇水、蕲水、決水等十四水，是《水經注》全書中篇名最多的一卷。但所有此十四水均是小河，其中有些河流，現在已經很難考實。此十四水共分四個水系：梓潼水、涪水屬于今嘉陵江水系；涪水與澇水屬于今漢江水系；漳水、沮水、夏水、蕲水、施水屬于長江水系；決水、泚水、泄水、肥水屬于今淮河水系。

羌水即今嘉陵江上游白龍江，梓潼水今稱梓潼江，在射洪縣注入涪水，涪

水即今涪江，是嘉陵江的南支。

涪水在卷二十七《沔水》中已見于經文：「(沔水)又東過成固縣南，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涪水出自旱山北注之。」在此條經文之下，注文長達一千五百餘言，但對於涪水，酈道元除「涪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一句外，未作其他任何解釋。現在，涪水在此專立一篇，經文仍云：「涪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于沔。」

酈道元在注文中對此水有四句記述，即「涪水即黃水也」；「(成固)城北水舊有桁，北渡涪水」；「黃水右岸有悅歸館，涪水歷其北」；「(涪水)北至安陽，左入沔，爲涪水口也」。按魏晉安陽縣在今石泉縣南，在這一帶現在找不到可以和涪水或稱黃水相當的河流。酈道元在《沔水》和《涪水》兩篇中，隻字不提《水經》兩度記述的涪水發源地旱山，熊會貞在楊、熊《水經注疏》中曾爲此作出一條案語：「酈氏置旱山不論，隱有不從經文之意，正其矜慎處。」所以酈道元對《水經》涪水可能是存在懷疑的。現代地圖上，在西鄉與石泉之間，漢江的較大支流有牧馬河與涇洋河，是否《水經》涪水，不得而知。

涿水是涇水的支流，今其上游已建成先覺廟水庫，下游在今隋州市以南的浙河注入涇水。

夏水按《水經》記述也是沔水支流，從現在的地圖上可以與夏水相當的河流有大富水和洩水兩條，都是北河支流，北河東流與涇水交會，然後入沔。但酈道元的記述與《水經》不同，注文云：「夫夏之爲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當其決入之所，謂之堵口焉。」又云：「自堵口下，沔水通兼夏日，而會于江，謂之夏納也。」據此，則夏水不過是沔水入江的若干汊道中的一支而已。

漳水與沮水都是長江的支流，均發源于荆山南麓，漳水在西，沮水在東，南流在當陽以南的河溶匯合，稱爲沮漳河，從江陵以南注入長江。

蘄水今仍名蘄水，從鄂、皖邊境南流，在蘄春以南注入長江。

施水發源于今合肥市以西，上游已建成董鋪水庫，東流經合肥市而南折，注入巢湖。《水經注》云：「施水又東逕湖口戍，東注巢湖，謂之施口也。」現在施口這個地名仍然不變，巢湖因有裕溪河溝通長江，所以施水也是長江的支流。

決、泄、泚、肥四水均是古代淮水支流，決水在注文中記述甚爲清楚：「(決水)世謂之史水，決水又西北，灌水注之。」所以決水即是今史河，在河南省固始以北與灌河匯合，東流在豫、皖邊界入淮。泄水今稱汲河，北流經城東湖入淮。泚水即今潁河，北流在正陽關附近入淮。肥水即今肥河，北流經瓦埠湖，從壽縣北、八公山南入淮。

據《唐六典·淮南道》：「其大川有滌肥之水，巢湖在焉。」趙一清據此廣輯酈佚，參以他書，撰成《補滌水》一篇，收入于其校本《水經注釋》卷三十二，《施水》篇之後，《沮水》篇之前。

## 澇 (ㄉㄞˋ) 水

澇水出江夏平春縣西。南過安陸入于澇。

澇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賜水入焉。水源東出大紫山，分爲二水，一水西逕厲鄉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云是神農所生處也，故《禮》謂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書所謂神農既誕，九井自穿，謂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則眾水動。井今堙塞，遺跡髣髴存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有神農社。賜水西南流入于澇，即厲水也，賜、厲聲相近，宜爲厲水矣。一水出義鄉西南入澇，又注澇。澇水又南逕隋縣注安陸也。

### 【解讀】

- 1.神農所生處：傳說中神農氏出生於烈山（又名厲山），現存有神農洞、神農碑、神農井、神農宅、神農觀、炎帝廟等古建築遺址。
- 2.賴國，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諸侯國，開國君爲姬姓，是周文王第十九子，因爲伐紂有功，而被封在賴地（今湖北隨縣東北），後代則以地名賴爲姓，公元前 581 年亡國。
- 3.髣髴，彷彿之古字，解爲似乎、好像。

## 蘄 (ㄑㄧˊ) 水

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

山即蘄山也。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流，歷蘄山，出蠻中，故以此蠻爲**五水蠻**。五水即謂蘄水、希水、巴水、及赤亭水、西歸水，蠻左憑居，阻藉山川，世爲**抄暴**。宋世、沈慶之于西陽上下，誅伐蠻夷，即五水蠻也。

### 【解讀】

- 1.江夏，郡名。湖北省武昌縣的舊名。西漢高祖六年設置，轄境約今湖北、河南等地。漢、晉、劉宋、隋所置均在今湖北省內，北魏所置在今河南泌陽縣地。《漢書·地理志》第八上：「江夏郡，高帝置。屬荊州。」
- 2.五水蠻：古代巴人的一支。因居住在「西陽五水」旁，故名。南朝宋、齊於其地設若干左郡、左縣，遂與漢人雜居，逐漸同化。《南史·夷貊傳下》：「西陽有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蠻。」

3.抄暴：掠奪。《後漢書·西羌傳》：「強則分種爲酋豪，弱則爲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爲雄。」《梁書·陳慶之傳》：「諸軍並無鬪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

4.沈慶之：南朝劉宋時期的武將，平定郢州蠻、雍州蠻、南新郡蠻、西陽五水蠻亂事有功。《宋書·沈慶之列傳》：「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兄敞之，爲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

5.西陽：漢時的舊縣，兩漢時屬江夏。《宋書·州郡三》：「西陽太守，本縣名，二漢屬江夏，魏立弋陽郡，又屬焉。晉惠帝又分弋陽爲西陽國，屬豫州，宋孝武孝建元年，度郢州，明帝泰始五年，又度豫，後又還郢」、「西陽令，漢舊縣，屬江夏，後屬弋陽。」

## 決水

決水出廬江雩<sub>(ウ)</sub>婁縣南大別山。

俗名之爲檀公峴，蓋大別之異名也。其水歷山委注而絡其縣矣。

### 【解讀】

1. **決水**：今稱史灌河，上游稱史河，古稱決水，俗稱沙河或大沙河。淮河支流，也是淮河南岸最大的支流和其主要的洪水來源之一。源出安徽省金寨縣大別山北麓，向北流經霍邱縣，於長江河匯流處進入河南省，並於固始縣三河尖鎮注入淮河。流域範圍，東鄰滎河水系，西接白露河水系，南依大別山脈，北抵淮河，跨豫皖兩省，並與湖北省隔嶺爲界。

2. 峴，音<sub>ㄒㄩㄢˋ</sub>，山小而險稱「峴」。

北過其縣東，

縣故吳也。《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是也。《晉書地道記》云：在安豐縣之西南，即其界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出雩婁。

### 【解讀】

1. 《晉書地道記》，東晉王隱所著的史書，有清人黃奭的輯本。《清史稿·藝文二》：「晉太康三年地記一卷，王隱晉書地道記一卷，唐濮王泰等括地志一卷。以上黃奭輯。」《晉書·王隱列傳》：「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

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但是，據其傳記所言，其著作和文筆卻爲後世所批判「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

## 又北過安豐縣東。

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者也。安豐縣故城，今邊城郡治也。王莽之美豐也。世祖建武八年，封大將軍、涼州牧**竇融**爲侯國，晉立安豐郡。決水自縣西北流，逕蓼<sup>(k-zv)</sup>縣故城東，又逕其北，漢高帝六年，封**孔繁**<sup>(+xL)</sup>爲侯國也，世謂之史水。決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即淮水也。許慎曰：出雩婁縣。俗謂之澮水。褚先生所謂**神龜**出于江、灌之間，嘉林之中，蓋謂此水也。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故《地理志》曰：決水北至蓼入淮，灌水亦至蓼入決。《春秋·宣公八年》冬，楚公子滅**舒蓼**。**臧文仲**聞之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逮，民之無援，哀哉！決水又北，右會陽泉水，水受決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東，故陽泉鄉也。漢獻帝中，封太尉黃琬爲侯國。又西北流，左入決水，謂之陽泉口也。

### 【解讀】

1.雞備亭：《讀史方輿紀要》：「雞備亭在安豐故城西南。《左傳》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杜預曰：安豐南有雞備亭，即雞父也。」

2.竇融（前16年—62年），字周公，扶風平陵人，累世在河西，孝文皇后的弟，封章武侯，諡曰戴侯。王莽末年參於鎮壓赤眉、綠林起義，拜爲波水將軍，後割據河西。建武五年，內附朝廷。後因家中子弟子孫縱誕，多不法，被詔令歸第養病。《後漢書·竇融列傳》：「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

3.孔繁：孔子第10代後人，西漢孔繁（?-前171），早年追隨漢高祖，屢立戰功。高祖五年（前202年），孔繁領軍軍夾擊項羽楚兵，大勝。次年六月被封爲蓼侯，侯第三十年。卒諡「夷」。《史記·高祖本紀》第八：「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

大敗垓下。」

4.神龜：古代卜筮的用具，指占卜吉凶。龜爲卜，筮爲筮。《禮記·曲禮上》：「龜筮敝敗埋之，牲死則埋之。」王逸注《楚辭·卜居》：「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史記·褚少孫補龜策傳》第六十八：「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作「龜策」或「龜筮」。

2.舒蓼，西周初年，由皋陶後裔受封所建立的諸侯國，後爲楚國所滅。《左傳·成公十七年》十二月：「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厘廸，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囊師襲舒庸，滅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楚莊王十三年：「伐陳，滅舒蓼。」《新唐書·宰相世系五下》舒氏：「舒氏出自偃姓。皋陶之後封於蓼，安豐蓼縣即其地也。春秋魯文公五年，爲楚所滅，其後更復爲楚屬國，亦名曰舒，又曰群舒，又曰舒蓼，又曰舒庸，又曰舒鳩，一國而有五名。春秋魯襄二十五年，楚又滅之，子孫以國爲氏，世居廬江。」

3.臧文仲(?~西元前 617 年)，春秋時期，魯國大夫、正卿、執政，姓臧孫，名辰，諡文仲。歷魯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四君。

4.黃琬(141-192)，字子琰，黃瓊之孫，父早亡。因黨錮之禍被禁錮，後因戰功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時，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爲陽泉鄉侯。後因參與司徒王允誅殺董卓，在董卓部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後，死於獄中，時年五十二。(《後漢書·左周黃列傳》)

又北入于淮。

俗謂之澮口非也，斯決、灌之口矣。余往因公至于淮津，舟車所屆，次于決水，訪其民宰，與古名全違。脈水尋經，方知決口。蓋灌、澮聲相倫，習俗害真耳。

## 泚(音「比」)水

泚水出廬江<sup>灊</sup>(く-ㄅㄛˋ)縣西南，霍山東北。

灊者，山、水名也。《開山圖》灊山圍繞大山爲霍山。郭景純曰：灊水出焉。縣即其稱矣。《春秋·昭公二十七年》吳因楚喪，圍灊是也。《地理志》曰泚水出泚山，不言霍山，泚，字或作潁(音「關」)。

【解讀】

1.郭璞(276—324)，字景純，河東聞喜縣人(今屬山西省)，西晉建平太守郭瑗之子。東晉著名學者，既是文學家和訓詁學家，又是道學術數大師和遊仙詩的祖師。

潁水又東北逕博安縣，泄水出焉。

東北過六縣東，

潁水東北，右會躡(同「踏」)鼓川水，水出東南躡鼓川，西北流左注潁水。

潁水又西北逕馬亭城西，又西北逕六安縣故城西，縣故皋陶國也。夏禹封其少子，奉其祀。今縣都陂中有大冢，民傳曰公琴者，即皋陶冢也。楚人謂冢為琴矣。漢高帝元年，別為衡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年，復為衡山國，武帝元狩二年，別為六安國，王莽之安風也，《漢書》所謂以舒屠六。晉太康三年廬江郡治。潁水又西北，分為二水，芍陂出焉。

【解讀】

1.皋陶，音ㄍㄠ ㄩˊ，為中國上古時期的賢臣，歷經堯舜禹三世，相傳活到 106 歲。傳說中，曾經被舜任命為掌管刑法的「理官」，以正直聞名天下。他還被奉為中國司法鼻祖。許多學者認為古代監獄中的「獄神廟」，祭祀的神就是皋陶。安徽省六安市城東小廟村六合公路北側遺存有皋陶墓塚，墓為圓形土塚，墓塚頂高 6.2 米，墓頂平面直徑 4 米，周長 97 米，墓前有清同治八年(1869 年)安徽布政使吳坤修手書「古皋陶墓」碑刻，高 1.82 米，寬 0.92 米。1981 年公佈為六安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外，附近亦留有皋陶祠舊址。

2.芍(尸么ノ或く口せノ)陂(音々ノ或々一ノ)，在壽縣城南，為中國古代著名水利工程，由春秋時期楚莊王令尹孫叔敖所築，引潁水經白芍亭東積而為湖，隋唐之後因在安豐境內，所以又稱**安豐塘**，現除了是潁史杭水利綜合利用工程的一個組成部分之外，更是中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芍陂雖然屢經修浚和擴建，但元以後逐漸淤塞，至到 1949 年後經過整治之後，已成為該區重要調節水庫，蓄水約 7300 萬立方米，灌溉面積 4.2 萬公頃，其周長為 25 公里，面積 34 平方公里，歷經了 2500 多年，或稱之為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大的塘。

又北逕五門亭西，西北流逕安豐縣故城西，《晉書地道記》：安豐郡之屬縣也，俗名之曰安城矣。

又北會濡水，亂流西北注也。

北入于淮。

水之決會，謂之泚口也。

## 泄水

泄水出博安縣，

博安縣《地理志》之博鄉縣也，王莽以爲揚陸矣。泄水自縣，上承泚水于麻步川，西北出，歷濡谿，謂之濡（日×ノ）水也。

北過芍陂，西與泚水合

泄水自濡谿逕安風縣，北流注于淠亦謂之濡口。

西北入于淮。亂流同歸也。

## 肥水

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

呂忱《字林》曰：肥水出良餘山，俗謂之連枷山，亦或以爲獨山也。北流分爲二水，施水出焉。

### 【解讀】

1.肥水，又稱「肥河」和「淝水」。歷史上發生過著名的「肥水之戰」。

2.呂忱《字林》：①呂忱，字伯雍，生卒年不詳。晉朝文字學家，是韻集作者呂靜之兄。著有字林一書，增補說文所未備。②《字林》，晉呂忱撰，字書，七卷。部目依據說文解字，分爲四百五十部，收字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爲文字訓詁的重要典籍。《魏書·江式列傳》和《北史·江式列傳》：



「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

肥水又北逕荻城東，又北逕荻丘東，水首受施水于合肥縣城東，西流逕成德縣，注于肥水也。

北過其縣西，北入芍陂。

肥水自荻丘，北逕成德縣故城西，王莽更之曰平阿也。又北逕芍陂東，又北逕死虎塘東，芍陂瀆上承井門，與芍陂更相通注，故《經》言入芍陂矣。

肥水又北，右合閻澗水。水上承施水于合肥縣，北流逕淩澗縣西，水積爲陽湖，陽湖水自塘西北，逕死虎亭南，夾橫塘西注。**宋秦始初，豫州司馬劉順帥眾八千，據其城地，以拒劉劭，杜叔寶以精兵五千，送糧死虎，劉劭破之此塘。洛澗出焉。**閻漿水注之，水受芍陂，陂水上承淝水于五門亭南，別爲斷神水，又東北逕五門亭東，亭爲二水之會也。斷神水又東北逕神跡亭東，又北謂之豪水，雖廣異名，事實一水。又東北逕白芍亭東，積而爲湖，謂之芍陂。陂周一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言楚相**孫叔敖**所造。魏太尉王淩與吳將張休戰于芍陂，即此處也。陂有五門，吐納川流，西北爲香門陂水，北逕**孫叔敖祠**下。謂之芍陂瀆。又北分爲二水：一水東注黎漿水，黎漿水東逕黎漿亭南。文欽之叛，吳軍北入，諸葛緒拒之于黎漿，即此水也。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

#### 【解讀】

1.劉劭，字伯猷，彭城人也。祖懷義，始興太守。父穎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征林邑，遇疾卒。劭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爲廣州增城令，廣州刺史劉道錫引爲揚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道錫遣劭奉使詣京都，太祖引見之，酬對稱旨，除甯遠將軍、綏遠太守。元嘉末，蕭簡據廣州爲亂，劭起義討之，燒其南門。廣州刺史宗慤又命爲軍府主簿，以功封大亭侯。除員外散騎侍郎。孝建初，荆、江反叛，宗慤以劭行甯朔將軍、湘東內史，領軍出安陸。會事平，以本號爲晉康太守，又徙郁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爲甯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劭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尙撫軍參軍，入直閣。先是，遣費沈伐陳檀，不克，乃除劭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郁林太守。劭既至，率軍進討，隨宜翦定，大致名馬，並獻珊瑚連理樹，上甚

悅。還除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遭母憂，不拜。前廢帝即位，起爲振威將軍、屯騎校尉，入直閣。

2.杜淑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遽進；及劉劭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唯資一月糧，既與劭久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聞之，言于劉劭曰：「順精甲八千，而我眾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強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當不戰走矣。」劭以爲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間道出順後，于橫塘抄之（《資治通鑑》泰始二年四月）。

3.孫叔敖：①孫叔敖（西元前約 630 年—西元前 593 年），蔦氏，名敖，字叔敖，又稱蔦艾獵，蚡冒之後，春秋時期楚國名相，於水利兵法和楚國的發展皆有極大貢獻。司馬遷《史記·循吏列傳》讚其爲循吏第一。②孫叔敖祠，在現安徽壽縣城南安豐塘北端，是人民爲紀念孫叔敖的功績而建的。而且祠內《重修安豐塘記》對研究古代水利設施建設有重要意義。此外在現湖北沙市公園建有孫叔敖衣冠塚，在期思集立碑並建有楚相孫公廟。

又北過壽春縣東。

肥水自黎漿北逕壽春縣故城東爲長瀨津，津側有謝堂北亭，迎送所薄，水陸舟車，是焉萃止。

又西北右合東溪，溪水引瀆北出，西南流逕導公寺西。寺側因溪，建刹五層，屋宇閒敞，崇虛嶠嶢也。又西南流注于肥。

肥水又西逕東臺下，臺即壽春外郭，東北隅阿之榭也。東側有一湖，三春九夏，紅荷覆水，引瀆城隍，水積成潭，謂之東臺湖，亦肥南播也。

肥水西逕壽春縣城北，右合北溪，水導北山泉源下注，漱石頽隍，水上長林插天，高柯負日，出于山林精舍右，山淵寺左。道俗嬉遊，多萃其下。內外引汲，泉同七淨。溪水沿注西南，逕陸道士解南。精廬臨側川溪，大不爲廣，小足閒居，亦勝境也。溪水流注于肥水。

北入于淮。

肥水又西分爲二水，右即肥之故瀆，遏爲船官湖，以置舟艦也。肥水左瀆，

又西逕石橋門北，亦曰草市門，外有石梁。渡北洲，洲上有西昌寺。寺三面阻水，佛堂設三像，真容妙相，相服精煒，是蕭武帝所立也。寺西即船官坊，**蒼兕**（ㄘㄨㄥˋ）、都水，是營是作。湖北對**八公山**，山無樹木，惟童阜耳。山上有淮南王劉安廟。劉安是漢高帝之孫，厲王長子也。折節下士，篤好儒學，養方術之徒數千人，皆為俊異焉。多神仙秘法鴻寶之道。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希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住衰之術，未敢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竝能鍊金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薶金于地，白日昇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踐石皆陷，人馬跡存焉。故山即以八公為目，余登其上，人馬之跡無聞矣，惟廟像存焉。廟中圖安及八士像，皆坐牀帳如平生，被服纖麗，咸羽扇裙帔，巾壺枕物，一如常居。廟前有碑，齊永明十年所建也。山有隱室石井，即崔琰所謂余下壽春，登北嶺淮南之道室，八公山石井在焉。亦云：左吳與王春、傅生等尋安，同詣玄洲，還為著記，號曰《八公記》，都不列其雞犬昇空之事矣。按《漢書》，安反，伏誅，葛洪明其得道，事備《抱朴子》及《神仙傳》。

### 【解讀】

1. **蒼兕**：傳說中的水獸名，唐杜甫〈復陰〉詩：「江濤簸岸黃沙走，雲雪埋山蒼兕吼。」清吳偉業〈悲歌贈吳季子〉：「前憂猛虎後蒼兕，土穴偷生若螻蟻。」或指古代掌管舟楫的官，蒼兕，善奔突，能覆舟，故以此名官為警，晉郭璞《山海經》序：「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清臧琳《經義雜記·蒼兕主舟楫官》「蓋蒼兕本水獸，善覆舟，故以此名官，欲使居是官者盡其職，常以蒼兕為警也。」此外，蒼兕也有意指水軍，《梁書·武帝紀下》：「高祖英武睿哲，義起樊鄧，仗旗建號，濡足救焚，總蒼兕之師，翼龍豹之陣。」南朝梁簡文帝《南郊頌》序：「塵清世晏，蒼兕無用其武功。」

2. **八公山**，也稱為「北山」，在現安徽省鳳陽縣東南肥水之北。世傳淮南王劉安嘗於此遇八公，故名，同時也是傳說中劉安升天之地和豆腐的發源地。八公山的紫金硯也是歷史上的名硯，而該區目前還存有白塔寺和青琅館歷史古蹟。相傳淝水之戰時，前秦苻堅登壽陽城望此山**草木皆以為晉兵**，乃大敗，《魏書·苻健列傳》列傳第八十三：「堅與融登城，望昌明將謝石軍，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也，何謂少乎！』」憊然有懼色。」

肥水又左納芍陂瀆。瀆水自黎漿分水，引瀆壽春北，逕芍陂門右，北入城。昔鉅鹿時苗為縣長，是其留犢處也。瀆東有東都街，街之左道北，有宋司空劉劭廟。宋元徽二年，建于東鄉孝義里。廟前有碑，時年碑功方創，齊永明元年方立。沈約《宋書》言泰始元年，豫州刺史殷琰叛，明帝假劭輔國將軍，

討之，琰降。不犯秋毫，百姓來蘇、生爲立碑，文過其實。建元四年，故吏顏幼明爲其《廟銘》，故佐龐延爲《廟讚》，夏侯敬友爲《廟頌》，竝附刊于碑側。瀆水又北逕相國城東，劉武帝伐長安所築也，堂宇廳館仍故，以相國爲名。又北出城，注肥水。

又西逕金城北，又西，左合羊頭溪水。水受芍陂，西北歷羊頭溪，謂之羊頭澗水。北逕熨湖，左會烽水瀆，瀆受淮于烽村南，下注羊頭溪，側逕壽春城西，又北歷象門，自沙門北出金城西門逍遙樓下，北注肥瀆。肥水北注舊瀆之橫塘，爲玄康南路馳道，左通船官坊也。

肥水逕玄康城西北流，北出，水際有曲水堂，亦嬉游所集也。

又西北流。昔在晉世，謝玄北禦苻堅，祈八公山，及置陣于肥水之濱，堅望山上草木，咸爲人狀，此即堅戰敗處。非八公之靈有助，蓋苻氏將亡之惑也。肥水又西北注于淮，是曰肥口也。

## 施水

施水亦從廣陽鄉肥水別，東南入于湖。

施水受肥于廣陽鄉，東南流逕合肥縣。應劭曰：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闕駟亦言出沛國城父東，至此合爲肥。余按川殊派別，無沿注之理，方知應、闕二說，非實證也。蓋夏水暴長，施合于肥，故曰合肥也。非謂夏水。施水又東逕合肥縣城南，城居四水中，又東有逍遙津，水上舊有梁。孫權之攻合肥也，張遼敗之于津北，橋不撤者兩版。權與甘寧蹴馬趨津，谷利自後著鞭助勢，遂得渡梁。凌統被鎧落水，後到追及，流涕津渚。

### 【解讀】

1.合肥，自秦代置合肥縣以來具兩千多年歷史的古城，地處長江中下游江淮丘陵地區中部，江淮分水嶺南側，巢湖之濱，淝水穿流而過，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齒」及「江淮首郡、吳楚要衝」之稱，爲中國重要的交通樞紐城市。因此自古以來，就爲軍事重鎮和兵家必爭之地，三國時期，曹魏、東吳兩國就在合肥交兵幾十年，而且合肥也是南宋的抗金前線。

施水又東，分爲二水，枝水北出焉，下注陽淵。施水又東逕湖口戍，東注巢湖，謂之施口也。

### 【解讀】

1.巢湖：巢湖，是中國五大淡水湖之一，排名第五，水域面積 700 多平方公里，有杭埠河、豐樂河、上派河、南淝河、柘(ㄓㄛˋ)皋河等注入，湖水經裕溪河入長江，有蓄水、灌溉之利，並以產銀魚著名。巢湖位於安徽省中部，巢湖、合肥、六安三市之間，大部分水域面積位於巢湖市境內，巢湖市也因湖而得名。巢湖的名勝有湖中的最大島姥山島、文峰塔和位於湖中有「湖天第一勝境」之稱的中廟。根據《三國志·吳書二》裴松之注的記載，可以得知**安徽巢湖才是「草船借箭」故事的真實發生地，而「借箭」的主角是孫權，不是諸葛亮，並且此事乃發生在赤壁之戰以後五年，「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

## 滁水

《唐六典》淮南道大川曰滁肥之水，巢湖在焉。《寰宇記》廬州慎縣下云：滁水源出縣西，暴禿古塘。酈元注《水經》云：滁水出浚道縣也。又和州含山縣下引《水經注》云：滁水東經大峴山，西北流逕大峴亭，即此山也。《方輿紀要》云：滁河源出廬州府合肥縣東北七十里，廢梁縣界，東流過滁州全椒縣南六十里，又東至滁州東南三汊河，又東至江寧府六合縣，為瓦梁河，東南流至瓜埠口而入大江。《三國志》吳赤烏三年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今滁州古曰涂中，其地實南北扼要之區，猶脫落無聞，則濱江來會之水，大要失亡矣。

## 沮水

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景山，

東南過臨沮縣界。

沮水出汝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高峰霞舉，峻竦層雲。《山海經》云：金玉是出，亦沮水之所導。故《淮南子》曰：沮出荆山。高誘云：荆山在左馮翊懷德縣，蓋以洛水有漆沮之名故也。斯謬證耳。杜預云：水出新城郡之西南發阿山，蓋山異名也。

沮水又東南逕驢城西，又南逕麥城西，昔關雲長詐降處，自此遂叛。《傳》云：子胥造驢、磨二城以攻麥邑，即諺所云：東驢西磨，麥城自破者也。沮水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故王仲宣之賦《登樓》云：西接昭丘是也。

### 【解讀】

（1）**麥城**，城現留有殘垣斷壁。南北長 600 米，寬 100 米，高 30 米，似一座小山，橫臥在沮水河畔。

沮水又南，與漳水合焉。守敬按：《漳水篇》見下。

又東南過枝江縣，東南入于江。

沮水又東南逕長城東，又東南流注于江，謂之沮口也。

王隱《晉書地道記》曰：**陶朱冢**在華容縣，樹碑云是越之范蠡。《晉太康地記》盛弘之《荊州記》、劉澄之《記》，竝言在縣之西南。郭仲產言在縣東十里，檢其碑題云：故西戎令范君之墓。碑文缺落，不詳其人，稱蠡是其先也。碑是永嘉二年立。觀其所述，最爲究悉，以親逕其地，故違眾說，從而正之。

#### 【解讀】

1. **陶朱冢**，位於現湖南華容縣城西半里外田家湖邊。跟據明萬曆《華容縣誌》：「出城門而西，有田家湖，方十餘里，有官渡通安鄉，今廢。有範西戎墓。舊志：城西田家湖上，有范蠡墓。」《洞庭湖志》也有記載：（范蠡墓）舊傳在華容縣西南湖濱。關於范蠡墓在華容的記載還有 1992 年出版的《華容縣志》。1957 年前，縣城西半里外田家湖邊的范蠡石墓及石雕翁仲、靈曾群像猶存。民國 4 年曾維修並刊碑。1958 年《湖南省志·文物志》也說：「（范蠡墓）現屬華容護城鄉，尚完好。」

夏水又東，逕監利縣南。晉武帝太康五年立，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矣。韋昭曰：雲夢在華容縣。按《春秋》魯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產備田具，以田江南之夢。郭景純言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杜預云：枝江縣、交陸縣有雲夢。蓋跨川互隰，兼苞勢廣矣。

#### 【解讀】

1. **雲夢**：即雲夢澤，又稱雲夢大澤，爲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淡水湖之一，今多已陸地，僅留零星水體如洪湖。位於今中國湖北省江漢平原，其形成的原因是其構造屬第四紀強烈下沉的陸凹地，後逐漸發育成爲寬敞的古雲夢澤內陸湖盆，推斷面積最廣時曾有 4 萬平方公里。後因長江和漢水帶來的泥沙不斷沉積，漢江三角洲不斷伸展，範圍逐漸減小。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縮小一半，唐宋時解體爲星羅棋佈的小湖群，此後有的小湖逐漸淤平，有

的則有擴展，洪湖就是在清中葉以後迅速擴展成的大湖。雲夢澤在古籍中最早見於記載的有《尚書·禹貢》荊州：「雲夢土作乂」《周禮·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夢」又見於《爾雅·釋地》的十藪「楚有雲夢」，以及《呂氏春秋·有始覽》及《淮南子·墜形訓》九藪中的「楚之雲夢」《史記·貨殖列傳》：「江陵故郢都……東有雲夢之饒」《河渠書》：「於楚，則西方通渠漢水雲夢之野」都只說明雲夢澤在荊州、楚地，卻都無言明其具體的方位。

但是，根據《國策·楚策》的記載：「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之噪聲若雷霆」中所描述的雲夢澤則是廣闊的山林原野而非湖沼池澤。因此，「雲夢」一詞從廣義上說，它是包括山地、丘陵、平原和湖泊等多種地貌形態在內的範圍廣闊的春秋戰國時期楚王的狩獵區，而「雲夢澤」則是其中局限于江漢平原以湖沼地貌為主的一部分。

夏水又東，夏楊水注之。水上承楊水于竟陵縣之柘口，東南流與中夏水合，謂之夏楊水。又東北逕江夏惠懷縣北，而東北注。

## 涪水

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

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徼外，東南流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溪，西南流，屈而東南流，入于涪。

### 【解讀】

1. **剛氏道**：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滅氐，置武都郡，為氐地開設郡縣之始，武都屬縣多稱「道」。其中，剛氏道就是廣漢郡的屬縣。

## 梓潼水

梓潼水出其縣北界，西南入于涪。

故廣漢郡，公孫述改為梓潼郡。劉備嘉霍峻守葭萌之功，又分廣漢以北，別為梓潼郡，以峻為守。縣有五女，蜀王遣五丁迎之，至此，見大蛇入山穴，五丁引之，山崩，壓五丁及五女，因氏山為**五婦山**，又曰五婦候，馳水所出。一曰五婦水，亦曰潼水也。其水導源南逕梓潼縣。王莽改曰子同矣。自縣南逕涪城東，又南入于涪水，謂之五婦水口也。

### 【解讀】

1. **五婦山**：今四川江油縣東北的五華山，是中國最早的滑坡災害記載之一，反映出中國的地質災害情況。

又西南至小廣魏南，入于墊江。

亦言涪水至此入漢水，亦謂之爲內水也。北逕墊江。昔岑彭與臧宮自江州，從涪水上。公孫述令延岑盛兵于沈水。宮左步右騎，夾船而進，勢動山谷，大破岑軍，斬首溺水者萬餘人，水爲濁流。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也。

## 涿水

涿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于沔。

涿水即鬻水也。東北流，逕城固南城北。城在山上，或言韓信始立，或言張良創築，未知定所制矣。義熙九年，索邈爲梁州刺史，自城固治此，故謂之南城。城周七里，衿澗帶谷，絕壁百尋。北谷口造城東門，傍山尋澗，五里有餘，磬道登陟，方得城治。城北水舊有桁（ㄉㄨㄥˊ），北渡涿水。水北有趙軍城，城北又有桁渡沔，取北城，城即大城固縣治也。鬻水右岸有悅歸館，涿水歷其北，北至安陽左入沔，爲三水口也。

### 【解讀】

1. 鬻水：楊守敬注：「朱鬻訛作黃，戴、趙同。守敬按：諸地志書，涿水無黃水之殊目，黃水當鬻水之誤。」陳橋驛校釋則作「黃水」。

2. 桁：《正字通》：「桁，同『航』，浮橋。」



## 五、議題探討結論

### (一) 關於渠水的討論

陳橋驛認為：

渠是淮河的另一支流，殿本在卷首總目錄中祇用一個「渠」字，但在卷二十二標題中，「渠」字之下，又用小一號字加「沙水」二字。總目錄與分卷標題不統一，殿本僅此一處。趙一清《水經注疏》稱為「渠水」。朱謀《水經注箋》總目錄及分卷標題均無此水名稱，但卷內接《潛水》篇後仍敘此水，並無缺漏。楊、熊《水經注疏》則總目錄及分卷標題都作「渠沙水」。從各本之間名稱的紛歧與殿本總目錄及分卷標題的差異來看，說明此河來歷的複雜性。

有人認為殿本總目錄作「渠」，乃是受《水經》的影響。因為《水經》首句就作「渠南滎陽北河，東南過中牟縣之北」，並無「渠水」或「渠沙水」字樣。但有人則認為經文原為「蕩蕩（或作狼湯，殿本作蕩）渠出滎陽北河」，傳鈔時脫去「蕩蕩」二字。《水經注釋》作「渠水」，是因為酈道元在注文中使用此名，注文開頭，在引用了《風俗通》的「渠者，水所居也」

以後，接著就稱：「渠水自河與濟亂流」，此後一直稱「渠水」而不稱「渠」。至於殿本在卷二十二標題下，用小一號字加「沙水」二字，則是因為經文「又東至濬儀縣」，注文在最後提出了「沙水」這個名稱。注云：「新溝又東北逕流牛首鄉北，謂之牛建城，又東北注渠，即沙水也。」從此以後，注文不再提渠水，祇云沙水，直到最後云：「沙水東流注於淮，謂之沙汭。」實在是眾說紛云，莫衷一是。

由次此水名稱多，歷來變化亦多，所以甚為複雜。此水實為古代鴻溝，後稱蕩蕩（殿本作）渠，又稱沙水，又稱蔡水。總之，是古代溝通黃河與淮河間的一片水系。現在河道經過大量變遷，已經面目全非了。

### (二) 關於陰溝水與汧水的討論

陳橋驛認為：

經云：「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蕩蕩渠。」蕩蕩渠即卷二十二所記述的渠水，說明陰溝水是從渠水分流而出的。但經文以後又云：「東南至沛，為過水。」則此水下流注入過水。從此條經文以下，注文記述的全是過水及過水的其他支流，最後記述的一條支流為北肥水，直到過水入淮為止。過水與北肥水現在仍然存在，稱為過河與北肥河。但這個地區的水道在歷史上變遷極大，今過河與北肥河，與《水經注》記述的過水與北肥水，必有很大差異。

汧水也是鴻溝水系中的古代水名。《水經》云：「汧水出陰溝于濬儀縣北。」說明三國時的汧水是從陰溝水分流而出的一支。酈道元解釋此句經文：「陰溝，即蕩蕩渠也，亦言汧受旃然水，又云丹、沁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汧，故汧兼丹水之稱。」說明在北魏時代，儘管濬儀（今開封）、滎陽（今滎陽附近）

都是酈道元可以親自考察之處，但是由于河道遷徙，別名眾多，他也無法分辨清楚了。因為自從晉代以後，人們把汜水作為汴水下流，汜水之名已經廢棄不用，甚至還把“汜”字作為“汴”字古字的見解：魏晉人怕“反”，所以改“汜”為“汴”。這類的說法并不可靠，卻也說明了這個地區水道多變的現象。

### （三）關於泗水與洙水

陳橋驛認為：

泗水原是淮河下流最長的支流。此水發源于今山東省中部，沿途接納洙水、睢水、沂水、沐水等，在今江蘇省淮陰市以東注入淮水，全長一千數百公里。金章宗明昌五年（南宋紹熙五年，1194年），黃河決口于陽武，奪泗注淮出海，泗水流路受阻，水流長期被阻滯于今濟寧與徐州之間，逐漸形成南北長達一百二十餘公里的南四湖（南陽、獨山、邵陽、微山），所以古代泗水實已不復存在。

洙水是泗水支流，古時由于此水流經魯縣（今曲阜），所以古人常以「洙泗」一詞稱頌孔子。因為水道改變，現在地圖上僅有泗河名稱，注入南四湖，即古代泗水上流，洙水已經不復存在。

### （四）堯舜遺跡的問題

成陽縣有堯陵，堯母廟及歷山等堯舜的傳說，堯帝的傳說除了本條之外，主要的記載地點是在山西的臨汾，這個地方也挖掘出陶寺遺址，與堯都平陽的地望相近，是中國考古的一個相當重要的發現，目前山東考古也在山東荷澤發現到漢成陽城的遺址，至於歷山的記載史料中也有不同的記載，除了酈道元記載的本條外，在山西省永濟縣、山西翼城縣及山東歷城縣亦均有相關的傳說，同樣的雷澤也有不同的傳說，在山西永濟也有雷澤，因此從這裏可以看出古史之中堯舜有二套系統，一在山西臨汾一帶，一則在山東荷澤一帶。

### （五）湯都亳的問題

《水經注》提到商湯居亳的問題，在蒙縣有蒙亳，即商湯的首都西亳，在此地也有湯冢，然湯都於亳是史家共同的想法，唯亳的地點歷來有許多爭議，從以往歷史來看甚至有十一處之多（張國碩，《夏商時代都城制度研究》）唯以目前的看法來看，亳的地點主要有二，一為河南偃師商城，另一為鄭州商城，唯二者亦各有解釋上的問題，前者無法與文獻上「西夏東殷」的地理位置相結合，另外，鄭州商城的時代與偃師商城相當，且城制規模較大，如何解釋為何同時有兩個都城，也是問題。後者的問題亦無法解釋二者同時存在的問題，尤其是偃師的歷史記錄要遠多於鄭州商城，而如果以鄭州商城為亳都，以偃師商城為放太甲的桐宮，亦無法解釋為何要將流放的太甲放逐到被征服夏人國都之旁，而且偃師商城也與桐宮的離宮性質不同。但無論如何，本條記載中的蒙城亳都及湯冢都是較為不可能存在的地點。

### （六）經汶與注文的不同

陳橋驛認為：

睢水今稱濰河，但河道變化甚大，僅在《水經》成書與《水經注》成書的三百多年間，變化就已不小。《水經》云：「（睢水）又東過相縣南，屈從城北東流，當蕭縣南，入於（梧桐）陂，陂則有梧桐山，陂水西南流，逕相城東而南流注於睢水，睢盛則北流入於陂，陂溢則西北注於睢」；像這類經文與注文差別，並非經文之訛，而實為河道之變。《水經注》記述睢水的最後歸宿：「東南流於泗，謂之睢口」，但現在的睢河，包括其東的新濰河，均從泗洪縣注入洪澤湖。

#### （七）葉榆河問題探討

陳橋驛指出：《葉榆河》一篇，篇名與酈注體例有牴觸之虞。據《水經》全文，凡河流均稱「水」，稱「」者僅二處，即卷三十七《葉榆河》。《水經注》《水經》，在卷十四《濕餘水》、《沽河》、《鮑丘水》三篇中，均舉「沽河」之名。說明酈氏雖罕以「河」字名水，此「沽河」一名為他所認可。但《葉榆河》篇則不然，酈氏在此篇及其他與此水有關卷篇中，祇言葉榆水，絕未舉葉榆河之名。故「葉榆」稱「河」，或是《水經》之誤。

《漢書·地理志》「益州郡·葉榆縣」云：「葉榆澤在東。」漢葉榆縣在今雲南省大理以北洱海西岸的喜州附近，故漢葉榆縣即今洱海。《水經注》記述葉榆水，其一部分流程似與今元江及越南的河相合，但又和滇池、溫水等相牽涉，所以無法按某一現代河流考實。陳澧在《水經注西南諸水考》中已有論述。

#### （八）澗水問題討論

陳橋驛認為：澗水是水經注湘水諸支流中尚可探索的河流，水經云：『澗水出豫章艾縣，西過長沙羅縣西，又西至累石山，入於湘水。』共三條，計出二十四字。』注文雖有一百餘字，但涉及澗水本身者僅『買水又西流，積而為陂，謂之町湖也，及澗水又在羅水南，流注於湘，謂之東町口者也，』計兩句，與經並無抵牾之處。據此，澗水很可能即今日的汨羅江。但在卷三十八湘水篇中，水經已經提及澗水云：『湘水又北過羅縣西買水從東來流注。』。在此條經文下，注文長達八百言，提及澗水云：『湘水又北逕白沙戍西，又北，右會東町口，澗水也。湘水又左合決湖口，水出西陂，東通湘者，湘水又北，汨水注之』。據此，則密羅江似在澗水之北。注文最後云：『汨水又西逕密羅戍南，西流注於湘。春秋之羅是，謂之汨羅口。湘水又北，之分北出，逕汨羅戍南，又北逕磊石山東，又北逕磊石戍西，謂之導澗，而北合湘水』。此處注文云磊石山，其實就是卷三十九的澗水篇中經、注均提及的累石山。據此，則澗水極有可能是汨羅江，入湘時所分成的叉道。現在，由於洞庭湖與湘江下游水道變遷甚巨，汨羅江已經注洞庭湖而不轉道湘水，古代澗水亦無可考實。

#### （八）斤江水問題討論

斤江水，殿本戴震案云：『漢書作斤員水』。其實或是斤南水之誤。卷三十六

溫水篇經文云：『又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南水合。』。注文云：『臨塵縣有斤南水，侵離水，逕臨塵，東入領方縣，流注鬱水。』既然酈氏在《溫水》篇中已經做了記述，而在此篇中，所注與《溫水》篇同。則斤江水當事後來傳鈔之誤，原作斤南水。斤南水今西江上游之一的左江。

## 六、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 (一) 按既定進度應舉行研讀會，唯部分導讀老師臨時有事而改期或與其他導讀老師更換導讀順序，唯並不影響同學對《水經注》內容之認識。
- (二) 事先發給研讀範圍書書面資料給與研讀會師生利於研讀。
- (三) 導讀人均提供研讀範圍的講義與 PowerPoint，且老師考察所拍相片，有助於研讀師生了解研讀內容及進行討論。
- (四) 網頁內容定期進行更新，並有增加研讀會相關資訊與資料。
- (五) 此研讀會除本校師生之外，尚有大葉大學、建國科技大學、中興大學之師生，係跨校參與。
- (六) 訓練研究生撰寫《水經注》研究論文摘要，引導研究生認識《水經注》及歷史地理文獻。
- (七) 已由研究生翻譯完成日本學者濱川榮所撰〈『水經注』に見える「絶」について—漢～北魏時代黄河の下流域の環境と社会〉一文，正接洽授權中，如獲同意將刊載於本所《白沙歷史地理學報》。
- (八) 下半年之導讀，部分導讀老師嘗試由老師指導，同學擔任導讀，此種導讀方式，或結合 GIS，引導學生從事歷史 GIS 研究。對同學而言受益更大，值得今再執行時參考。
- (九) 經費執行率：教育部補助費用為 100%；學校配合款為 100%。

## 七、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 (一) 導讀老師的導讀方式不同，各其主要重點，參與研讀的師生必須重新適應。
- (二) 部分導讀老師遷就所學，故對於讀內容不夠深入。
- (三) 多數參與研讀研究生，對於古文、文獻學和地理學基礎與知識不夠充沛，對《水經注》內容理解必須加強。
- (四) 相關《水經注》書籍與資料非常豐富，唯經費侷限，尚無法提供更多參考資料。

## 十、統計表

計畫主持人：陳文豪				
計畫名稱：歷史地理典籍：《水經注》研讀（二）				
研讀經典	研讀次數	教師參與人數	學生參與人數	計畫助理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中文經典 <input type="checkbox"/> 外文經典	12次	男 9人 女 1人	男 11人 女 6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兼任助理 (男 0人 女 2人) <input type="checkbox"/> 無

## 十一、附錄

### (一)「歷史地理典籍：《水經注》研讀」網頁製作成果

#### 1. 網頁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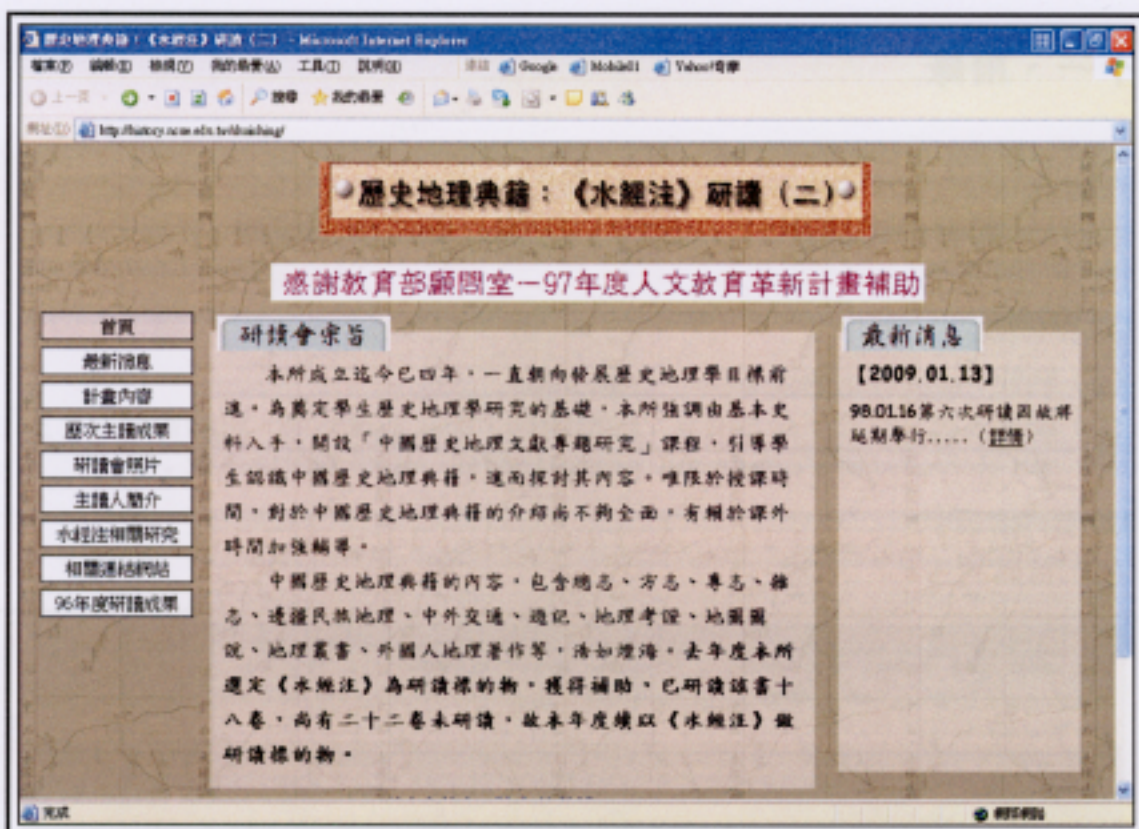
(1) 網址：<http://history.ncue.edu.tw/shuiching/>

(2) 網頁內容：首頁、最新消息、計畫內容、歷次主讀結果、研讀會照片、主讀人簡介、水經注相關研究、相關連結網站、96 年度研讀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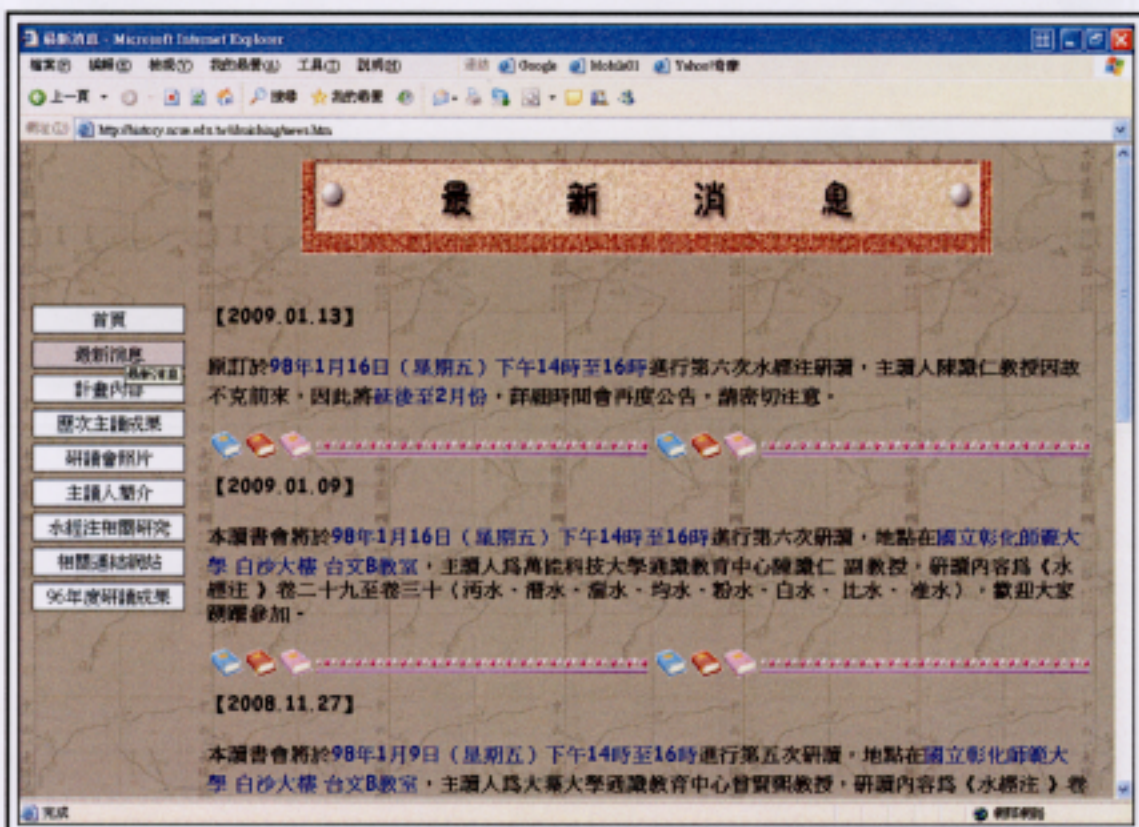
#### 2. 網頁內容說明

(1) 首頁





## (2) 最新消息



## (3) 計畫內容

**計 畫 內 容**

1. 計畫目標 2. 研讀標的物區隸原因 3. 研讀進度規劃 4. 研讀方法  
5. 團隊運作模式 6. 預期成果 7. 未來推展構想

**1. 計畫目標**

構成歷史的要素為人、時間、空間，因此，地理被視爲是歷史的舞台，學者也指出地理與教育制度對歷史而言，譬若車之兩輪，說明地理與歷史關係密切，本所籌備期間即計劃以歷史地理爲主要發展方向，期望爲臺灣歷史地理學發展略盡棉薄之力。

本所成立迄今已四年，一直朝向發展歷史地理學目標前進，除安排歷史地理學相關課程外，並已出版《白沙歷史地理報》四期（第五期編印中），舉辦「第一屆白沙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第二屆白沙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第三屆預定於今年九底月舉行），相關成果已獲學術界同行肯定。

爲奠定學生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基礎，本所強調由基本史料入手，開設「中國歷史地理文獻專題研究」課程，引導學生認識中國歷史地理典籍，進而探討其內容，惟限於授課時間，對於中國歷史地理典籍的介紹尚不夠全面，有賴於課外時間加強輔導，參與輔導學生者，以本所專任教師爲

## (4) 歷次主讀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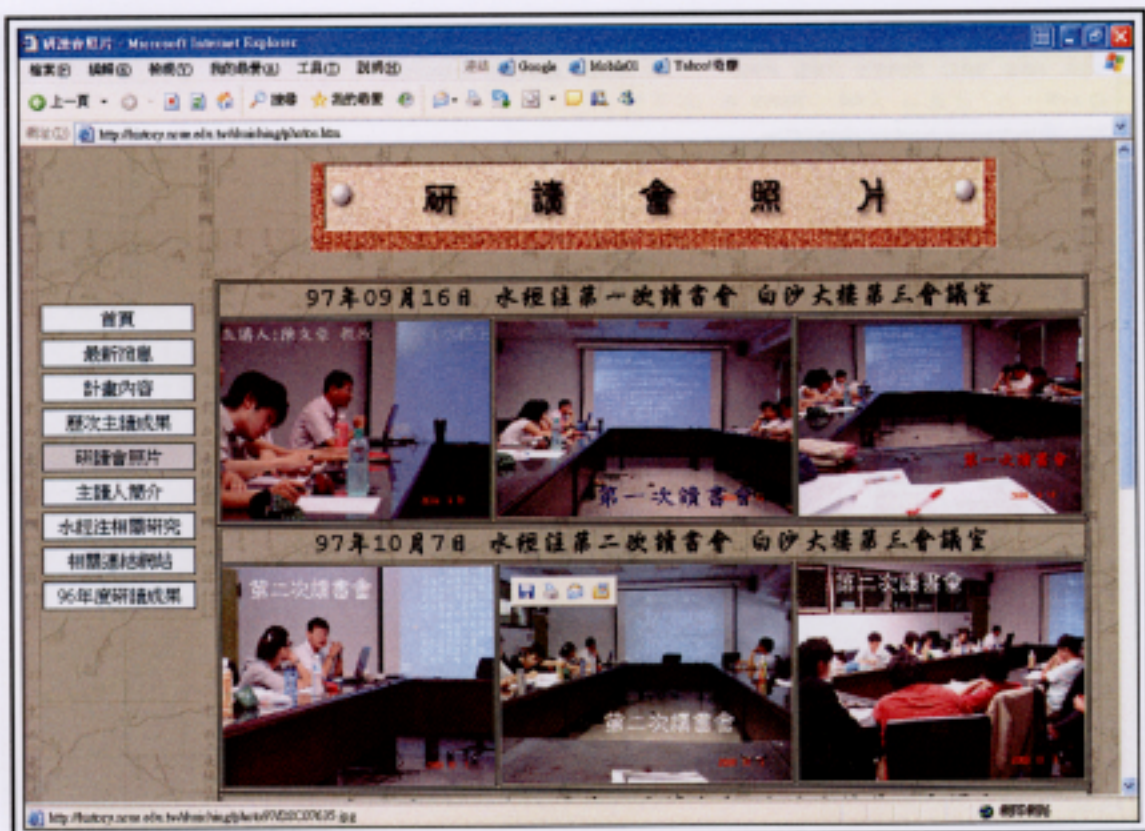
**歷 次 主 讀 成 果**

研讀序次	預定研讀日期	主讀人	研讀內容 (書目章節或區次)	討論議題	檔案
1	97.09.16	陳文豪	卷十九至卷二十	渭水、洛水、丹水	9/16內容摘要
2	97.10.07	陳文豪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二	汝水、潁水、濟水、淇水、潯水、渠	10/7內容摘要
3	97.11.14	廖宗祐	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四	陰溝水、辰水、獲水、睢水、鉞子河、汶水	11/14內容摘要
4	97.11.25	蔡春彬	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六	泗水、沂水、沭水、濰水、巨洋水、涇水、汶水、澠水、膠水	11/25內容摘要
5	98.01.09	曾賢燕	卷二十七至卷二十八	河水	01/09內容摘要
6	98.02.27	陳謙仁	卷二十九至卷三十	河水、潯水、瀉水、均水、汾水、白水、比水、涇水、潯水、濟水、濮水、灑水、濕水、泃水、涇水、潯水、	02/27內容摘要





(5) 研讀會照片



## (6) 主講人簡介

**主 講 人 簡 介**

主講人	服務學校/系所	職 稱	專 長	聯絡方式
陳文豪	彰化師範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副教授兼史研所 所長	秦漢史、隋唐學、中國史 科學、澎湖文獻整理	<a href="mailto:whchen@cc.ncuc.edu.tw">whchen@cc.ncuc.edu.tw</a>
詹宗祐	建國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中國中古史、中國歷史地 理學	<a href="mailto:q1006012@ctu.edu.tw">q1006012@ctu.edu.tw</a>
蔡春彬	彰化師範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教授兼社會科學 暨體育學院院長	歷史地理、中國水利史、 明代社會經濟史	<a href="mailto:lica@cc.ncuc.edu.tw">lica@cc.ncuc.edu.tw</a>
曾賢鳳	大葉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	副教授	中國歷史、台灣史	<a href="mailto:hhseng@mail.dyu.edu.tw">hhseng@mail.dyu.edu.tw</a>
陳謙仁	銘傳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歷史地理、史學史、城市 史、魏晉南北朝史、錢謙 引研究	<a href="mailto:shjen@mss.vma.edu.tw">shjen@mss.vma.edu.tw</a>
	台灣師範大學		隋唐史、魏晉南北朝史、	

## (7) 水經注相關研究

**水經注相關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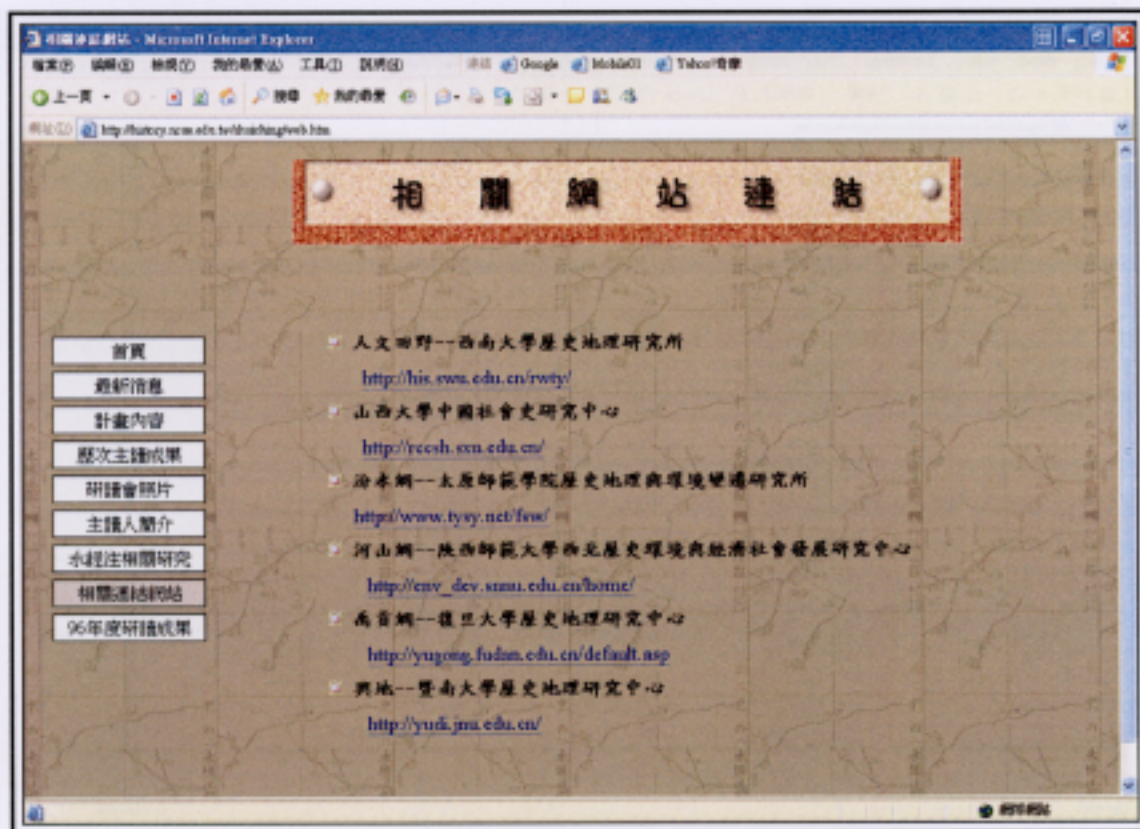
**水經注研究論著目錄**

陳文豪

**☆☆編輯體例**

- 一、本目錄收集1911年迄研究《水經注》論著目錄。
- 二、目錄所收論著，以正式出版、發表或在中文網站刊登的論文為主，目錄依中文、日文、英文、其他語文之次序加以編排。每一語言之論著，均依專書、期(報)刊、文集隨筆之序編排，中文網站發表之論文，置於文集隨筆之後。
- 三、專書、期(報)刊(含定期、不定期)，文集隨筆所載論文，依通論、版本、校釋、專論、研究名家、其他等項略作分類，同時採互見分類。
- 四、專書依作者、書名、出版地點、出版者、頁數、出版時間為序，同一出版時間者，以姓氏筆畫秩序排列。
- 五、期(報)刊論文，依作者、篇名、期刊名、卷期、頁次、出版時間為序，按出版時間先後排列，同一出版時間者，以姓氏筆畫秩序排列；無法查明出版時間者，列於本年度之末。期刊卷期有缺期數者，在期數後以「-」連接之。大陸出版期刊一般以年為卷，少數有卷期者，卷在年之後以「()」列之。
- 六、網站發表論文，依作者、篇名、網站名、網址、發表日期之序排列。收錄論文篇名，以首次發表者，且依學術規範撰寫者為主，轉貼者的以收錄、討論區之短文不收入。

## (8) 相關連結網站



## (9) 96 年度研讀成果

96年度研讀成果

96年度研讀會內容提要      96年度研讀會網站連結

序次	研讀日期	主講人	研讀內容 (書目章節或篇次)	討論議題
1	96.09.28 (五)	陳文豪	《水經注》導讀	介紹《水經注》的內容、版本、研究概況，以及研讀相關事宜
2	96.10.25 (四)	蘇泰彬	卷一至卷二	河水
3	96.11.23 (五)	曾贊熙	卷七至卷八	渭水
4	96.12.28 (五)	唐宏統	卷五至卷六	河水、汾水、潯水、涿水、文水、原公水、涇水、管水、渭水
5	97.01.25 (五)	陳國仁	卷三至卷四	河水
6	97.02.22 (五)	莊世澍	卷九至卷十	濟水、沁水、淇水、滎水、涇水、渭水、清漳水
7	97.03.28 (五)	賴雅文	卷十一至卷十二	易水、滎水、整水、巨馬水
8	97.05.28 (三)	陳安武	卷十五至卷十六	洛水、伊水、潁水、泗水、穀水、甘水、滎水、涇水
9	97.06.13 (五)	宋德喜	卷十三至卷十四	灑水、涇水、洛河、鮑丘水、淇水、大遼水、小遼水、涇水
10	97.06.27 (五)	廖幼華	卷十七至卷十八	渭水

首頁    最新信息    計畫內容    歷次主講成果    研讀會照片    主講人簡介

## (二) 近代《水經注》研究論著目錄(續)

陳文豪\*

### 編輯體例

- 一、本目錄收集 1911 年迄研究《水經注》論著目錄。(本次係就 96 年度編輯目錄中續作增補，凡 96 年度已收錄者不再列入。)
- 二、目錄所收論著，以正式出版、發表或在中文網站刊登的論文為主。目錄依中文、日文、英文、其他語文之次序加以編排。每一語言之論著，均依專書、期(報)刊、文集隨筆之序編排。中文網站發表之論文，置於文集隨筆之後。
- 三、專書、期(報)刊(含定期、不定期)、文集隨筆所載論文，依通論、版本、校釋、專論、研究名家、其他等項略作分類，同時採互見分類。
- 四、專書依作者、書名、出版地點、出版者、頁數、出版時間為序，同一出版時間者，以姓氏筆畫秩序排列。
- 五、期(報)刊論文，依作者、篇名、期刊名、卷期、頁次、出版時間為序，按出版時間先後排列，同一出版時間者，以姓氏筆畫秩序排列；無法查明出版時間者，列於本年度之末。期刊卷期有總期數者，在期數後以「=」連接之。大陸出版期刊一般以年為卷，少數有卷期者，卷在年之後以( )列之。
- 六、網站發表論文，依作者、篇名、網站名、網址、發表日期之序排列。收錄論文篇名，以首次發表者，且依學術規範撰寫者為主，轉貼者酌以收錄。討論區之短文不收入。
- 七、中國大陸出版學報凡屬人文科學版(哲學社會科學版、人文社會科學版、社會科學版)者不特別注明，不屬人文社會科學版，則加以注明。
- 八、文集隨筆所載論文，依作者、篇名、書名、出版者、頁次、出版時間為序，按出版時間先後排列，同一出版時間者，以姓氏筆畫秩序排列。

---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

## 中文

### 壹、專書

#### 一、通論

作（編）者	書名	出版地點	出版者	頁數	出版時間
任松如	水經注異聞錄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1
任啓珊	水經注異聞錄	上海	上海啓智書局		1935
陳識仁	《水經注》與北魏史學	永和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152	2008.03

#### 二、版本

作（編）者	書名	出版地點	出版者	頁數	出版時間
酈道元著； 易洪川、李偉譯	水經注（白話插圖全本）	重慶	重慶出版社	694	2008.06

#### 三、校釋（證）

作（編）者	書名	出版地點	出版者	頁數	出版時間
-------	----	------	-----	----	------

#### 四、專論

作（編）者	書名	出版地點	出版者	頁數	出版時間
-------	----	------	-----	----	------

#### 五、研究名家

作（編）者	書名	出版地點	出版者	頁數	出版時間
-------	----	------	-----	----	------

#### 六、其他

作（編）者	書名	出版地點	出版者	頁數	出版時間
-------	----	------	-----	----	------

### 貳、期（報）刊論文

#### 一、通論

作者	篇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儲皖峰	水經注十錄	國學月報匯刊	2		1918
鄭德坤	《水經注》引書類目	廈門大學圖書館報	1: 2,3		1935
鍾鳳年	水經注析引言	禹貢	7-6		1937
胡適	評論鄭德坤編水經注引得	大公報 文史週刊	33		1947.1.4
楊守敬	《水經注》凡例	史地叢刊	2,3		1947
黃麟書	有關《水經注》幾個問題	考銓月刊	56		1955
臧維熙	《水經注》——一部記述祖國壯麗山	旅行家	11		1955

	河的古籍				
傅振倫	對於考古工作有益的一部書—《水經注》	考古通訊	9		1956
山翹	介紹《水經注》和它的作者	青海教育	4		1957
馬興孝等	高中中國歷史第一冊“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文化”部分一些名詞解釋（清談、佛教、范縝的無神論、科學家祖沖之、酈道元的《水經注》、賈思勰的《齊民要術》）	中學歷史教學	12		1957
鐘鳳年	評“《水經注》選譯”	考古	5		1961
李嘉言	談談《水經注》	光明日報			1962.9.22

## 二、版本

作者	篇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怡生	《水經注》版本述略	北平晨報藝圃			1925.11.30;12.1
王國維	孫潛夫校《水經注》殘本跋	清華學報	2-1		1925
王國維	永樂大典本《水經注》前二十卷跋	清華學報	2-1		1925
王國維	宋刊《水經注》殘本跋	清華學報	2-1		1925
王國維	宋刊《水經注》殘本跋	清華學報	2-1		1925
楊守敬	朱謀偉《水經注箋》跋	清華學報	2-1		1925
鄭德坤	《水經注》版本考		15		1934
孟森	董方立之懷疑戴氏《水經注》校本	天津益世報讀書周刊	68		1936.10.1
孟森	商務影印《永樂大典》、《水經》已經戴東原刮補塗弊隱沒不存記	天津益世報讀書周刊	74		1936.11.12
孟森	戴東原所謂歸有光本《水經注》	天津益世報讀書周刊	74		1936.11.12
海遣	介紹永樂大典本《水經注》	大公報 圖書副刊	129		1936.5.7
傅增湘	宋刊殘本《水經注》書後	圖書季刊	新2:2		1940
藏園	宋本殘本《水經注》書後	雅言(庚辰)	1		1940
汪辟疆	水經注的版本和整理	中國學報	1-2		1943
胡適	跋戴震自定《水經注》的“附考”(戴氏未見全趙兩家《水經注》的證據)	上海大公報文史周刊	2		1946.10.23
胡適	跋哥倫比亞大學所藏朱謀偉《水經注箋》	圖書季刊	新8:3,4		1947

胡適	記鐵琴銅劍樓瞿氏藏明抄本《水經注》	申報（中文）	2		1947
胡適	記沈炳巽《水經注》校本的過錄本（並論此本與偽全氏七校《水經注》的關係）	現代學報	1：2,3		1947
胡適	偽全校本《水經注》誣告沈炳巽並且侮辱全祖望	上海大公報文史周刊	33		1947.7.16
胡適	記海鹽宋氏家藏明抄本《水經注》	圖書季刊	新9：3，4		1948
胡適	《水經注》版本目錄	圖書季刊	新9：3，4		1948
胡適	跋孔繼涵《水經釋地》稿本	天津大公報圖書周刊	64		1948.8.30
胡適	水經注版本四十種展覽目錄	北大五十週年紀念特刊			1949
胡適	關於宋明刊本《水經注》	大陸雜誌	7：6		1953
胡適	所謂“金氏雙韭山房三世校本”《水經注》	清華學報	1：1		1956
司馬恭	楊守敬的水經注疏	香港大公報藝林版	3		1960.2.20
施之勉	宋太宗得古本尚書《水經注》	大陸雜誌	36：8		1968
段熙仲	沈欽韓《水經注疏證》稿本概述		3		1979
鐘鳳年作 劉乃中參訂	評我所見的名本《水經注》	社會科學戰線	2		1979
段熙仲	《水經注疏注》手稿與抄本完書喜在神州	南京師院學報	1		1980
陳橋驛	評台北中華書局影印本《楊熊合撰水經注疏》	杭州大學學報	13：1		1983

## 三、校釋（證）

作者	篇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丁謙	《水經注》正誤舉例	地學雜誌	7：1-9：10		1916-1918
沈欽韓	《水經注》疏證	藝文雜誌	1：2		1936
孟森	戴本《水經注》所舉脫文衍文	國學季刊	6：2		1937
孟森	水經注原水篇諸家之訂正	禹貢	7-12		1937
鐘鳳年	《水經注》勘誤小識	古學叢刊	6-9		1940
蒙文通	《水經注》違失舉正	圖書集刊	2		1942
吳曉玲	水經注書胡適跋芝加哥大學藏的趙一清水經注註釋後	國學季刊	32		1947.6

胡適	討論《水經注》疑案的一封信	經世日報讀書周刊	38		1947.5.7
胡適	論楊守敬判斷《水經注》案的謬妄 (答盧慎之先生)	上海大公報文史周刊	15		1947.2.5
胡適	偽全校本假托宋本而留下作偽的鐵証 (《水經注》校勘雜記之二)	上海大公報文史周刊	38		1947.9.24
鐘鳳年	《水經注校補》質疑(附圖)	燕京學報	32		1947
鍾鳳年	水經注校補小引	史學季刊	6		1950
楊家駱	《水經注》四本異同舉例	學粹	4:5		1962
譚其驤	水經注舊本集校	中國文化	2		1992
王浩	三版水經注標點商兌	文教資料	5		1996

## 四、專論

作者	篇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王國維	《水經注》跋尾	清華學報	2:1		1925
丁山	酈學考敘目	史語所集刊	3:3		1932
孟森	楊守敬所舉趙氏《水經注》注是轉襲戴氏嫌疑辨	北平圖書館館刊	10:5		1935
鄭德坤	《水經注》引書類目	廈門大學圖書館報	1:2,3		1935
鄭德坤	《水經注》書目錄	圖書館學季刊	9:2		1935
賀次君	水經注經流支流目(滄水~巨馬水)	禹貢	3-11		1935
孟森	擬梁曜北答段懋堂論戴趙二家《水經注》書(有序)	文獻論叢	10		1936
鄭德坤	水經注趙戴公案之判決	燕京學報	19		1936
熊固	《水經注》所出兩漢侯國名韻編	制言	58		1939
汪辟疆	明清兩代整理水經注之總成績	時報新報			1940
鐘鳳年	《水經》著作時代之研究	齊魯學報	1		1941
朱偁	《水經注》若水繩水孫水辨	東方雜誌	39:14		1943
唐鈺	《水經》延存溫浪四水條文學疑	東方雜誌	39:9		1943
唐鈺	《水經注》西南四水注文學疑	東方雜誌	39:10		1943
唐鈺	《水經注》溫水條校訛	東方雜誌	3:11		1943
胡適	戴東原、趙東潛《水經注》疑案的考證	人文科學學報	1:3		1945
胡適	跋戴震自定《水經注》的“附考”(戴氏未見全趙兩家《水經注》的證據)	上海大公報文史周刊	2		1946.10.2 3



胡適	論楊守敬《書水經注後》全文的發現	經世日報讀書周刊	2		1946.8.21
胡適	水經注裡的南朝年號	大公報 文史週刊	33		1947
楊守敬	《水經注》凡例	史地叢刊	2,3		1947
盧慎之	胡君適之“考據學責任與方法”書後	上海大公報文史周刊	15		1947.2.5
鍾鳳年	《水經注》之一部分問題	文史集刊	5		1947
胡適	試考《水經注》寫成的年發	申報（中文）	14		1948
黃麟書	有關《水經注》幾個問題	考銓月刊	56		1955
汪辟疆	分析《水經》和《水經注》作者的分歧問題	江海學刊	1		1958
鍾鳳年	就酈注考譚國故址	考古	9		1961
侯仁之 陳橋驛	水經注的地理學資料與地理學方法	杭州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3		1964
費凱璣	水經酈道元注的真凡例—胡適手稿第一輯研究第三則	大陸雜誌	32 : 12		1966
陳橋驛	《水經注》與地名學（未完·續）	地名知識	3,4		1979
陳橋驛	《水經注》記載的兵要地理	杭州大學學報	2		1980
陳橋驛	《水經注》地名錯誤舉例	地名知識	4		1980
祝鵬	談《水經注》溱水篇札記	中華文史論叢	4		1981
陳橋驛	《水經注》記載的一地多名	地名知識	2		1981
陳橋驛	水經注記載的城市地理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1		1981
梁中效	水經注所記載的三國軍事地理	成都大學學報	1		1997
張莉	郭璞注《水經》考釋	晉陽學刊	2008 : 3	35-38	2008
韓鳳冉	《水經注校證》淮水篇糾誤	南京理工大學報	2008 (21) : 4	12-15	2008.08
文捷	解析《三峽》與《河水》	課名語文（初中）	2008 : Z2	112-115 轉 133	2008
趙永復	水經注資料斷限	歷史地理	8		

## 五、研究名家

作者	篇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古權	戴東原之校《水經注》	進步雜誌	9 : 6		1916
朱士嘉	楊守敬地理著述考	禹貢	4-1		1935
孟森	楊守敬所舉趙氏《水經注》注是	北平圖書館館刊	10 : 5		1935

	轉襲戴氏嫌疑辨				
容肇祖	史地學家楊守敬	禹貢	3-1		1935
(日)森鹿三 鄭德坤譯	關於戴震的《水經注》校定	地學雜誌			1936
孟森	董方立之懷疑戴氏《水經注》校本	天津益世報讀書周刊	68		1936.10.1
趙貞信	酈道元之生卒年考	禹貢	7-12		1937
胡適	戴東原、趙東潛《水經注》疑案的考證	人文科學學報	1:3		1945
盧慎之	胡君適之“考據學責任與方法”書後	上海大公報文史周刊	15		1947.2.5
吳天任	楊守敬與《水經注》	民主評論	4:22		1953
司馬恭	楊守敬的水經注疏	香港大公報藝林版	3		1960.2.20
費凱璣	水經酈道元注的真凡例—胡適手稿第一輯研究第三則	大陸雜誌	32:12		1966
吳澤	王國維與《水經注校》	學術學刊	11		1982
劉德岑	酈道元與《水經注》	西南師院學報	1		1982
葉輝	敢為水經注做新注	人物	1		1996
張莉	郭璞注《水經》考釋	晉陽學刊	2008:3	35-38	2008

## 六、其他

作者	篇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儲皖峰	《水經注》碑錄附考	國學月報	2:4		1927
許漢章	《水經注》神話表解	南風	8:1		1933
鄭德坤	《水經注》故事略說	華文月刊	1:3		1942
鄭德坤	水經注故事鈔	華文學報			1942
張永言	酈道元語言拾遺	中國語言	3		1964
譚家健	試論《水經注》的文學成就	文學遺產	4		1982
朱金鳳	《水經注》中被動句研究	凱里學院學報	2008(26):2	84-86	2008.04
宋維迪	淺論《水經注》寫景的語言藝術	聊城大學學報	2008:2	197-198	2008.
王世官	山水游記散文的先導—《水經注》	安徽文學	2008:6	31-32	2008
杜培響	對山水游記散文的貢獻				
張凱	《水經注》語音史料匯釋	灣字文化	2008:3=83	50-55	2008

## 參、文集隨筆

## 一、通論

作者	篇名	書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范文瀾	水經注寫景文鈔	古史辨	北平樸社		1929
馬念祖	水經注引書攷	馬氏叢書			1930
王國維	明抄本水經注拔	觀堂集林		卷十二	1937
岑仲勉	水經注卷一箋校	中外史考證	中華書局		1962
胡適	水經注版本考	胡適手稿第四集	臺北中研院 胡適紀念館		1968
林明波	六十年來水經注之研究	六十年來之國學 (三)	正中書局	575-625	1974.05
汪辟疆	水經注與水經注疏	汪辟疆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李子魁	述整理水經注之經過	汪辟疆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二、版本

作者	篇名	書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	----	----	-----	----	------

## 三、校釋（證）

作者	篇名	書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段熙仲	點校水經注疏誤例	淮河水利史	水力電力出版社		1990

## 四、專論

作者	篇名	書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陳以愛	胡適考證《水經注》案文稿的編輯次第兼論《胡適手稿》、《胡適遺稿》、《胡適全集》的編輯問題	結網三編	稻鄉出版社	223-259	2007.08
陳橋驛	水經注地名彙編	水經注研究（二）			

## 五、研究名家

作者	篇名	書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吳澤 袁英光	王國維與《水經注》校勘	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	第1集		

## 六、其他

作者	篇名	書名	出版者	頁次	出版時間
----	----	----	-----	----	------

陳橋驛	讀水經注札記之三	明報月報			1990
-----	----------	------	--	--	------

## 附：日文（不分類）

## 壹、專書

作（編）者	書名	出版地點	出版者	頁數	出版時間
中国古代地域史研究班	水經注疏訳注（渭水篇上）	東京	東洋文庫	463+36	2008.04

## 貳、期（報）刊論文

作者	篇名	期（報刊）名	卷期	頁次	出版時間
小川琢治	水經と水經注	藝文	9-8.9		1914
森鹿三	水經注に引用せる法顯傳	東方學報	3		1931
森鹿三	戴震の水經注校定について	東方學報	1		1933
森鹿三	十道志に引用せる水經について	東方學報	4		1934
森鹿三	最近における水經注研究殊鄭德坤の業績について	東方學報	7		1936
宮崎市定	水經注二題	史學雜誌	45-7		1937
森鹿三	酈道元略傳	東洋史研究	6-2		1941
森鹿三	水經注に引用せる史籍	東洋史研究會			1950
小尾郊一	山水遊記としての水經注	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	9		1956
森鹿三	楊熊二氏の水經注	書報			1958
森鹿三 船月昭生	最近に於ける水經注研究のその後	立命館大學	18		1960
出口榮 好並隆司	胡適の水經注に就いて	中國水利史研究	5		1971
森鹿三	水經注（抄）	中國古典文學系	21		1974
小杉一雄	永寧寺九層塔資料を論じて水經注著作年代に及	美術史研究	15		1978
出口榮	胡適の水經注について	中國水利史論叢	圖書型刊		1981
船月昭生	森鹿三先生（1906～1980）と水經注研究	地理（古今書院）	26-3		1981
陳橋驛著 金秀雄譯	森鹿三三監修水經注（抄）譯を論評	關西大學地理學會	57		1982
長澤和俊	水經注卷二の西域問題	史觀	119		1984
山田勝芳	水經注引用の魏土地記について	集刊東洋學	60		1988
日比野丈夫	水經注疏稿本に關る 2.3 問題	東方學	81		1991

秋本悦子	日本にける水經注について-江戸時代を中心に	亞細亞史制度社會-亞細亞史研究第 20 號	20		1996
藤善真澄	資料照介水經注二則	關西大學史學地理學會	85		1997
出口 榮	胡適と水經注研究專家の來往書信-	中國水利史研究	26		1998
出口 榮	胡適の水經注研究--酈道元と水經注について	中國水利史研究	30		2002
佐藤武敏	水經注に見える陂	中國水利史研究	31		2003
平井 進	水經注の遼水と謁石	古代文化を考え る	46		2004

參、文集隨筆

作 者	篇 名	書 名	出版者	頁 次	出版時間
森 鹿 三	最近に於ける水經注研究	東洋學研究歷史地理篇			1970
日比野丈夫	楊守敬の水經注研究	中國歷史地理研究			1977
佐藤長	水經注に大夏河について	森鹿三博士頌紀念論文集			1977
濱川 栄	『水經注』に見える「絶」について—漢～北魏時代の黄河下流域の環境と社会	黄河下流域の歴史と環境—東アジアへ海文明の道	株式会社東方書店	111-151	2007.02
山元貴尙	『水經』、『水經注』、『水經注疏』について	水經注疏訳注(渭水篇上)	東洋文庫	7-29	2008.04
塩沢裕仁	『水經注疏』と歴史地理情報—天水地域における現地調査と地域空間の理解	水經注疏訳注(渭水篇上)	東洋文庫	7-29	2008.04
窪添慶文	酈道元の生きた時代	水經注疏訳注(渭水篇上)	東洋文庫	31-49	2008.04
藤田 忠	『水經注』関係論文目録稿	水經注疏訳注(渭水篇上)	東洋文庫	63-94	2008.04

(本目録陸續增補中)

### (三)《水經注》論文摘要(七篇)

論文名稱：《長安志》對《水經注》「交水」條的割裂與曲解

作者：辛玉璞

期刊名：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卷期：第16卷第3輯

出版時間：2001年9月

頁數：19-21

#### 摘要

宋敏求《長安志》卷十一萬年縣福水條云：「福水即交水也。《水經注》曰『上承樊川御宿諸水』，出縣南石壁谷。南三十里與直谷水合，亦曰子午谷水」；卷十二長安縣交水條曰：「交水東自萬年縣界流入。《水經注》曰：『交水又西南流，與灃水枝津合。其北水有漢故渠出焉。又西至石塌，分爲二水：一水西流注灃。一水自石塌北經細柳諸原北流，入昆明池。』」唯作者認爲宋敏求有曲解水經注之意，進而張冠李戴。

作者試圖透過本文來還原「交水」的本來面目，同時舉出與宋敏求同時代張禮的作品《遊城南記》加以佐證。該書對交水作了如下的記錄：「復相率濟灃水，陟神禾原，西望香積寺塔，原下有樊川御宿之水交流，謂之交水，西合於灃北人於渭。」認爲張氏的觀察完全符合水經注的精神。

唐代交水也曾稱福水，宋人亦有沿用者。也因爲如此，作者推測宋敏求可能因而誤認爲「福水即交水也」，且以《法苑珠林》加以辯駁。

宋代程大昌不滿足於過去的地方志，如《長安志》、《三輔黃圖》、《唐六典》，以記述沿革、山川、物產、舊聞及宮室坊里爲能事，進一步進行考證辨異，因而誕生了《雍錄》這本地理考證的專著。

《雍錄》卷十香積寺條云：「香積寺，呂《圖》（按：呂大防的《長安圖》）在子午谷正北微西。唐本傳云：『距灃水，臨大川。』大川者，沉水、交水、唐永安渠也。蓋寺在灃水之東，交水之西也。」

如果依本文作者堅持，所謂交水，應是樊川御宿之水交匯始爲交水，且僅僅是福水下游的一河段而已。依此邏輯，那麼香積寺的位置，應該皆在灃水與交水之東才是。因此，經過縝密考證的《雍錄》，也透露出福水即交水也，正好與宋敏求的說法相呼應。（研究生蕭家全撰）

論文名稱：論酈道元《水經注》的地名學貢獻

作者：華林甫

期刊名：地理研究

卷期：第 17 卷第 2 輯

出版時間：2001 年 9 月

頁數：193-200

### 摘要

中國對地名的研究早於戰國時期草創，往下歷代皆研究不輟各擁風騷。在眾家著述中以酈道元的《水經注》堪為表率。全書目的在「考川定土」，故以水道為綱，論涉各流域的自然、人文地理，且糾舉前人之誤。

華林甫先生認為：《水經注》總承前代制定地名的法則如因山為名、物產地名，對前人見述統加歸納如因水為名、因事命名，輔以親身遊歷證明地名由來。因此華林甫先生總結出是書 10 項命名法則，除卻前文所提尚有：人物地名、形象地名、地名搬家解釋、方位地名、地名通名認識。然而華林甫先生認為酈道元對後世地名學的貢獻並非在命名法則的定制，而是酈氏能深鑿地名淵源解釋。他關注到《水經注》中巨量的地名闡述，《水經注》加上《水經注佚文》合計 1052 處。在北魏以前的朝代，即便釋名數量較多作者如東漢應劭，其著作中也僅 168 個地名闡釋，放眼過往，無書可比擬。是以華林甫先生特重酈氏深鑿地名之功。

華林甫先生將《水經注》中出現的地名考釋分為自然、人文地理 2 門，再進一步析為因水為名、人物地名等，合 24 類。除開「分門別類」，並註記殿本卷次頁碼以便後學使用。強調「釋」之餘，亦留神到酈道元除考地名之「義」，間或剖析地名的「音」、「形」，解釋各地名音、形流變，發前人所未沾墨，窺酈氏之精研。

《水經注》作於中原板蕩，大規模、長距離的移民時期。中原的混亂致使魏晉南北朝地志學大盛，著作倍出。酈氏雖無遍遊中土，卻能博收國中水系與志學大興不無關係。酈氏著作酌參各家文鈔，蒐羅眾書，集六朝地志大成。古籍留存的不易，是事實。因此《水經注》對保留散佚古籍貢獻莫大。華林甫先生更讚賞書中對北魏之前地名保留的貢獻。

最後，華林甫先生提到《水經注》一書精善於個別地名闡釋，其優亦其缺，若以現代科學眼光來看是不成系統。非系統化，乃中國傳統地名學的特點—著重點的精研，忽略面的拓展。（研究生蔡佩芬撰）

論文名稱：略論楊守敬《水經注疏》

作者：許嘉璐

期刊名：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卷期：1999年第2期

出版日期：1999年1月

頁數：1-6

### 摘要

關於楊守敬疏《水經注》的成就，作者引用謝師評論，其大意為：是書為楊氏主要代表作品，集中體現其學術造詣和治學方法，是朱謀瑋《水經注箋》三百多年以來儷學研究水平最高，成就最大的劃時代代表作品，其對於儷學有承前啓後之功。與前此《水經注》研究不同者，楊氏「疏」不限於版本校勘，「經」、「注」分辨、字句糾謬，約略言之，蓋有三事：

- (一) 即明清以來《水經注》版本校勘之大成，成前所未有之最佳版本。
- (二) 詳注「注」文字句之訛誤、出處、源流，為後世研究者提供方便，節省覆核翻閱之勞。
- (三) 精簡考訂，糾正儷亭之失，使《水經注》更為科學

作者根據謝師評論未詳的部份，再提出幾點：

- (一) 楊氏之校勘踰越前人，細而全。其於前人校勘成果「考辨，以為善之，以為不善者正之。誠所謂前修未密，後出專精也。
- (二) 評述前人，要言之有物，持之有故。
- (三) 關於涉及的古籍亦有創說

楊守敬在《水經注疏》中所用的方法有如下：

- (一) 舉凡條例、(二)深察辭例、(三)依據文法、(四)運用訓詁、(五)間以考古

作者認為楊氏成就遂巨，但並非無瑕疵，不足之處：

- (一) 輕率猛浪：作者認為，楊氏雖廣綜博覽，但藝高專斷，此為古今通人之病。
- (二) 臆測武斷：如「河水三」中，洛陽大賈，貲金貨隨帝后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朱改曰為田，認為是姓名，楊氏認為「就以朱說為長。不然，則不必有曰字矣。」
- (三) 疏於訓詁：楊氏擅長歷史地理學，不以小學名家。
- (四) 文欠精爛

作者對於楊守敬《水經注疏》的評論，除了引用前人說法外，也針對其不足，加以補充說明，巨細靡遺指出其優缺點，對研讀楊守敬《水經注疏》也能提供的完整導引。(研究生劉錦蓉撰)



論文名稱：《水經注》的歷史地理考證成就

作者：孫欽善

期刊名：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卷期：1990年第3輯

出版時間：1990年9月

頁數：69-77

摘要：

本論文宗旨如題所示，在於討論《水經注》一書中的諸多考證成就，全文可概略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除述及《水經注》一書的價值，也說明了該書的多項特色，而《水經注》的內容所包為何，作者孫欽善先生認為可以從《水經注序》的內文中見其端倪，大致上可分為增補與考訂兩種內容，這也是《水經注》中貫穿全書的寫法與宗旨，特色方面，《水經注》一書的征引十分豐富，遍涉經、史、子、集，而其立足於補述考辨的需要，不會羅列抄錄，引文與注文融為一體，此外，書中頗留意記載寺廟塚墓，考碑錄文，也確實保存了不少珍貴的石刻資料，論文的第二部分，在於說明《水經注》書中之一些透過地理考證和語言文字辨析兩方面的結合以澄清一些專有名詞如山名、地名、水名混淆之現象，論文作者在此舉其實例，並詳加分類之，名稱上所產生的混淆與謬誤，根據孫欽善先生的分類，大致有以下幾種情形：一、由於命名根據不同而造成的歧異。二、由於臆解譯名或譯音差異而生的歧異。三、由於方言或古今語音變化而生的差異。四、同音或近音別字而生的差異。五、形近誤字而生的差異。這五點，其實正包含了所有文獻在抄錄或流轉之時產生謬誤的主要原因，而酈道元卻都兼顧到了，雖然未能盡全功，但考證之事宜，已臻於完備，此外，酈道元還能善用名實不符的情形考證地理變遷。論文的第三部分，在於總結酈道元在《水經注》中所運用到的各種科學考證方法與辨正態度，大致可分為三點：第一、把文獻傳聞與實地情況相互印證，把地理名稱的語文辨析(包括音、義及文字字型)與地理考證結合起來。第二、把察今與考古結合起來，發展出"考古推地"的方法，所謂考古，即考證歷史舊貌，所謂推地，即推斷地理方位。第三、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多聞闕疑。第一點是酈道元考證的基本方法，而第三點是考證的精神所在，酈道元認為單文孤証是難以讓人完全信服的，而就算材料豐富，引據之時，仍要詳細辨析材料的可信程度，最重要的是，要能保持懷疑的精神，在酈道元的引注中往往會加上"所未詳"、"非所詳"之字眼，正是此精神的展現，這顯示了酈道元在考證之時的謹慎與投入，此也無非是現代人做學問所應該有的基本態度，自北魏迄今一樣適用。在這篇論文中，孫欽善先生很有系統地將《水經注》中的歷史地理考證成就加以分類，並舉實例進行分析與說明，使酈道元在該書中的各種考證手段一目了然，由於歷史地理的考據，必然涉及時間上空間的變化，而許多的自然與人文景觀，是隨著時代的流轉不斷地在變動著，因此，考證無法僅憑單一的史料及田野調查就能夠宣告完成，而是要不斷地比對各個時代所留下來的口語、文獻等

資料，並透過實地的調查，才有機會還原一地變遷的真相，換句話說，即使資料相當齊全，並對該地的現況瞭若指掌，也未必能夠下定論，而《水經注》就是一本典型的歷史地理考證書，關於這點，我想酈道元想必是能夠理解的。（研究生蔡東杰撰）

論文名稱：《水經注》及其在考古學上的貢獻

作者：秦聞一

期刊名：殷都學刊

卷期：1998 第 4 期

出版時間：1998 年

頁數：29-32

摘要：

本文主要介紹酈道元所著的《水經注》，首先對《水經注》做了簡單的概述，說明書中記述中國河流水道，共計 137 條，是一部古代較完整的地理學著作，也是我國北魏之前水利史或地理資料的總結。而在酈道元之前裴秀所著的《製圖大體》主要成就仍屬製圖學方面，但酈氏在《水經注》中已涉及水文、氣候、土壤、植被等，用途極大。且書中很多詳實的古史地資料，對地理學和考古學助益頗深，如研究周秦歷代古史、特別是西北史地等。

此外，酈氏在為《水經》作注時治學態度十分嚴謹，躬身跋涉郊野，尋訪古跡，又注意收集民間歌謠、諺語、方言和傳說，使《水經注》不僅是一部極出色的歷史地理著作，而且也是一部具有較高水準的古典文學作品。也是該書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且書中系統地對千餘條河流水道進行了綜合性的記述，其描述範圍，從地理情形到歷史事蹟，內容豐富多采、體例嚴謹；可惜，在流傳中，多有殘缺訛漏，或經、注混淆，或字句衍奪錯亂。故明清以來，對它進行研究校釋的，已多達十幾家。

然而《水經注》究竟成書於何年？依酈注中「梁天監中」，書應成於太和以後。據《李彪傳》，酈道元坐彪累免官，約在太和二十二年，可見道元出仕，應在太和末年，政務繁忙，當非其著書時期。又據《魏書》稱：「道元於孝昌三年冬間被害」，被害前後，亦非其著作時期。綜合參考後，酈注之成，應在延昌至正光期間。

次為《水經注》對考古學和歷史學的貢獻主要有幾方面，包括古代城址的研究、古代墓葬的發掘、古代建築的遺跡、石刻銘文的線索等，皆可說明酈注的一些材料在考古學上和歷史工作的貢獻，尤其是對我國北部的考古發掘的貢獻。

最後作者指出《水經注》使用中需注意的幾個問題，其一為注本方面，二為在考古學及歷史學方面，倚重《水經注》中的金石文字需再參考宋人洪適《隸釋》和名人楊慎《水經注碑目》；三為此書對於研究河道的方位變遷、考古發掘和歷史考訂，均有很大幫助，而清代沈炳巽《水經註集釋訂訛》中也作了相關的考訂。

本書主要討論《水經注》的價值及其貢獻，文中在談到考古學方面的研究時，考訂甚詳，引述原書加以提出實證，並從中指出可能訛誤之處，作者也以客觀立場提出問題及價值，在文中最後特地說明在使用《水經注》時需注意之要點，除了一再肯定其價值外，也提供了其他更多的後人考訂資料。（研究生王琳鏗撰）

論文名稱：《水經注》所載漕運史與運河史資料及問題考述

作者：張曉東

期刊名：重慶社會科學

卷期：2007年第6期

出版時間：2007年6月

頁數：78-82

摘要：

《水經注》記載漕運史資料與運河史資料，《水經注》記錄早期運河是以河水為主發展，《水經注》記載早期運河包含運河的開發、運河的沿革、運河航行等史料，《水經注》解決中國運河起源與中國早期運河發展的問題。《水經注》針對早期運河以邗溝的地理沿革為例記載，《水經注》說明在邗溝的運河地區是詳細描述邗溝的發展歷史，同時，《水經注》補齊在秦漢時期江南漕糧不需北運的原因。並且，《水經注》促進研究邗溝的漕運史時期有關西晉陳敏出任度支調運南方漕糧，特別指出西晉陳敏的漕運工程對於後來東晉南朝使用漕運及隋煬帝開發大運河皆影響，至東晉南朝時期有關邗溝的運河作為一個南北作戰的運輸線。《水經注》記載河流沿線的行政區劃地理與都市地理具有詳細記載，《水經注》提供了解古代都市的漕運交通條件。自秦漢發展漕運制度以來，首都視為漕運活動的重要目的地，統治者投資改造首都附近的水運交通路線，《水經注》的價值之一是探討古代都市的漕運交通史料問題，例如《水經注》反映洛陽附近及城中河運道路，《水經注》文獻反映洛陽城市作為東漢與六朝交通漕運中心的史實情況。洛陽城市的各個城門、皇宮、太廟之間曲折周圍直接聯繫一個具有洛陽漕運的太倉終點站與國家水利管理部門水衡署。並且，酈道元在《水經注》提出漕倉是指出與漕運活動之間關係，漕倉是屬於漕運轉運活動的倉儲功能，漕倉是提供反映軍事地理史料價值。《水經注》記載軍事庫築城的特色是說明與水運相互關係，軍事庫築城的倉城是反映魏晉南北朝時代的軍事要塞聚落。因此，《水經注》說明魏晉時期漕倉的重要價值。《水經注》記載魏晉南北朝倉城的史料不僅說明魏晉南北朝的軍事競爭形勢下漕倉倉城的本身設置狀況，《水經注》反映魏晉時代轉運制度的存在因素，《水經注》證明魏晉南北朝時期軍事政治的轉運倉特色是具有普遍性研究價值及軍事地理戰略的特徵。

《水經注》的軍事漕運活動，酈道元提供許多直接的軍事的漕運活動史料。酈道元記載黃河上游最遠的漕運活動是在東漢時期黃河的邊防軍事職務。特別指出酈道元之前，由於魏晉時代軍事上依賴漕運功能是疏通的作用與發展漕運的作

用。以《水經注》作為舉證說明《水經注》的劉裕北伐事件，劉裕北伐前對北方漕路的軍事偵察，說明漕運功能是提供一個由江淮流域通過古汴河進入黃河向西北的關中地區進軍，漕運功能提供一個各方面軍事準備項目\_軍事偵察活動作為戰爭的根據。《水經注》文獻提供許多相關運河、倉儲、漕運的史料是一個支離分散且不完整系統，透過研究《水經注》的研究各種漕運史料角度，《水經注》是可以解決漕運史與運河史的問題。《水經注》文獻提及相關漕運與運河的記載作為正史的漕運史料補充，《水經注》的漕運史料是協助正史所缺乏的稀有史料，因此，《水經注》亦是提供協助推動運河史與漕運史的問題研究探討價值。《水經注》提供一個目前學術界研究探討漕運史與運河史訊息是尙未引起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及學術界探討使用《水經注》的漕運史料，由於《水經注》提供漕運史料的價值是研究中國古代漕運史料之研究價值的重要價值。因此，《水經注》的研究價值有助探討中國古代的漕運史與中國古代運河史之間探討相關問題的研究核心。(研究生羅秀容撰)

論文名稱：《水經注》祠廟研究

作者：劉景純

期刊名：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卷期：2000年第4期

頁數：193-204

出版時間：2000年

摘要：

本文主要從祠廟稱謂、祠廟分布、石廟分布及廟前石像生和石獸的變化等四個方面，對《水經注》所記載約兩百多個祠廟做初步的探討，並且對於《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的祠廟解釋做了近一步的說明，然後分析廟前景觀石獸的變化與祠廟演變的過程，最後從地理空間因素上討論祠廟空間發布的特徵與原因。

作者劉景純先生，文中一開始討論相關祠廟的定義與歷代的演變，然也對於《水經注》一書的價值重新給予肯定，作者認為《水經注》一書是一部偉大的地理著作，其目的雖然不是為了記載各地祠廟，但以水領綱的兼記地理、自然與人文景觀，所以大量的祠廟都因為河水流經而得以記載。

祠廟在上古時期，其實意義是大相逕庭的，祠字原意為祭祀與祭神的地方，廟則為宗廟或者供奉祭祀所謂有才德的人之處所，但在《水經注》的著作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大量「祠廟互稱」的現象，所以我們可以斷言，在《水經注》時代祠、廟是可以互相稱呼的。另外除了祠廟外，在《水經注》中稱謂十分多樣性，又有寺、觀等稱呼，劉景純先生在此對於寺、觀兩稱謂之由來也進行討論，寺，本意為廷，引申為官屬機構，就《古漢語常用字字典》一書而言，上古時期廟、寺、觀，三字是有很大的區別，廟乃祖廟之意，寺是官府，觀是台觀。後來被引申為廟為祭祀「神」、寺為奉祀「佛」、觀是奉祀「仙」，但酈道元《水經注》

中大部分奉祀神仙的地方所稱並非為觀，而為祠，特別是《水經注》中道家修道的處所大多稱之精廬或精舍，但亦有與佛寺混用之例，因此劉景純先生在此下本篇文章之重點，「這種混雜現象，是佛、釋、道三家文化共生發展而成」。

文章第二節的部分乃說明石廟的地理空間上分布與石像生的轉變，根據作者整理石廟大多分布於關東地區，可見關東地區自古以來全國經濟、政治、文化中心，黃河中下游南北市主要經濟文化發達區亦為皇親國戚、官僚人士聚集之處，當然石廟建築會多於其他地方。另外在廟前石像上的探討，更是令人十分玩味，廟前石虎演變成爲現在的石獅，是如何過渡而來，本篇文章有相當討論並且敘述十分精采。在文章不足處，以下提出兩點，一爲劉景純先生對於祠廟互稱的具體時間出現於何時，因可再做後續研究，二爲祠廟分布與郡國之關係，可以使用量化方式去討論能更了解祠廟的分布狀況，如在右扶風中祠廟佔 10.8%。（研究生朱韋勳撰）

#### (四) 活動剪影

第一次研讀會 (97.09.16)，主講人：陳文豪 教授



第二次研讀會 (97.10.07)，主講人：陳文豪 教授



第三次研讀會 (97.11.14)，主講人：詹宗祐 教授



第四次研讀會（9711.25），主講人：蔡泰彬 教授



第五次研讀會（98.01.09），主講人：曾賢熙 教授



第六次研讀會（98.02.27），主講人：陳識仁 教授



第七次研讀會 (98.03.03) · 主講人：莊世滋 教授



第八次研讀會 (98.05.01) · 主講人：宋德喜 教授



第九次研讀會 (98.05.26) · 主講人：顧雅文 教授





第十次研讀會（98.06.16），主講人：陳文豪 教授



第十一次研讀會（98.06.23），主講人：陳文豪 教授



第十二次研讀會（98.06.25），主講人：陳登武 教授



（五）讀書會開會通知

詳情如下

敬請公布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 97 學年度上學期第 1 次〈水經注〉讀書會

研讀內容：〈水經注〉導讀

主讀人：陳文豪

職稱：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  
兼所長

時間：9 月 16 日(星期二)  
下午 16 時至 18 時

地點：白沙大樓三樓 第三會議室

※ 請惠轉所屬教師、職員及學生，歡迎報名參加

※ 欲參加者請於 9 月 15 日(星期一)前通知本所辦公室

承辦人：林鳳宜

聯絡電話：分機 1933

傳真：(04) 7211254

敬請公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97 學年度上學期第 2 次《水經注》讀書會

研讀內容：《水經注》導讀

主讀人：陳文豪

職稱：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  
兼所長

時間：10 月 07 日(星期二)  
下午 16 時至 18 時

地點：白沙大樓三樓 第三會議室

- ※ 請惠轉所屬教師、職員及學生，歡迎報名參加
- ※ 欲參加者請於 10 月 06 日(星期一)前通知本所辦公室

承辦人：林鳳宜

聯絡電話：分機 1933

傳真：(04) 7211254

敬請公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97 學年度上學期第 3 次〈水經注〉讀書會

研讀內容：〈水經注〉導讀

主讀人：詹宗祐

職稱：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時間： 11 月 14 日(星期五)  
下午 16 時至 18 時

地點：白沙大樓三樓 第三會議室

※ 請惠轉所屬教師、職員及學生，歡迎報名參加

※ 欲參加者請於 11 月 13 日(星期四)前通知本所辦公室

承辦人：林鳳宜

聯絡電話：分機 1933

傳真：(04) 7211254

敬請公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97 學年度上學期第 4 次《水經注》讀書會

研讀內容：《水經注》導讀

主讀人：蔡泰彬

職稱：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教授

時間：11 月 25 日(星期二)

下午 16 時至 18 時

地點：白沙大樓三樓 第三會議室

※ 請惠轉所屬教師、職員及學生，歡迎報名參加

※ 欲參加者請於 11 月 24 日(星期一)前通知本所辦公室

承辦人：林鳳宜

聯絡電話：分機 1933

傳真：(04) 7211254

敬請公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97 學年度上學期第 5 次〈水經注〉讀書會

研讀內容：〈水經注〉導讀

主讀人：曾賢熙

職稱：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教授

時間：12 月 09 日(星期五)

下午 16 時至 18 時

地點：白沙大樓三樓 第三會議室

※ 請惠轉所屬教師、職員及學生，歡迎報名參加

※ 欲參加者請於 12 月 08 日(星期四)前通知本所辦公室

承辦人：林鳳宜

聯絡電話：分機 1933

傳真：(04) 7211254

敬請公布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 97 學年度下學期第 6 次《水經注》讀書會

研讀內容：《水經注》

主讀人：陳識仁

職稱：萬能科技大學通事教育中心副教授

時間：02 月 27 日（星期五）

下午 14 時至 16 時

地點：白沙大樓三樓 第三會議室

※ 請惠轉所屬教師、職員及學生，歡迎報名參加

※ 欲參加者請於 02 月 26 日（星期四）前通知本  
所辦公室

承辦人：林鳳宜

聯絡電話：分機 1933 傳真：(04) 7211254

敬請公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97 學年度下學期第 7 次〈水經注〉讀書會

研讀內容：〈水經注〉

主讀人：莊世滋

職稱：彰化師範大學歷史所助理教授

時間：03 月 03 日(星期二)

下午 16 時至 18 時

地點：白沙大樓三樓 第三會議室

※ 請惠轉所屬教師、職員及學生，歡迎報名參加

※ 欲參加者請於 03 月 02 日(星期一)前通知本  
所辦公室

承辦人：林鳳宜

聯絡電話：分機 1933 傳真：(04) 7211254



敬請公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97 學年度下學期第 8 次《水經注》讀書會

研讀內容：《水經注》

主讀人：宋德喜

職稱：中興大學歷史系 教授

時間：05 月 01 日(星期五)

下午 14 時至 16 時

地點：史研 101 教室

※ 請惠轉所屬教師、職員及學生，歡迎報名參加

※ 欲參加者請於 04 月 30 日(星期四)前通知本  
所辦公室

承辦人：林鳳宜

聯絡電話：分機 1933 傳真：(04) 7211254

敬請公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97 學年度下學期第 9 次〈水經注〉讀書會

研讀內容：〈水經注〉

主讀人：顧雅文

職稱：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助理教授

時間：05 月 26 日(星期二)  
下午 16 時至 18 時

地點：史研 101 教室

※ 請惠轉所屬教師、職員及學生，歡迎報名參加

※ 欲參加者請於 05 月 25 日(星期一)前通知本  
所辦公室

承辦人：林鳳宜

聯絡電話：分機 1933 傳真：(04) 7211254

敬請公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97 學年度下學期第 10 次《水經注》讀書會

研讀內容：《水經注》

主讀人：陳文豪

職稱：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副教授

時間：06 月 16 日(星期二)

下午 16 時至 18 時

地點：史研 101 教室

※ 請惠轉所屬教師、職員及學生，歡迎報名參加

※ 欲參加者請於 06 月 15 日(星期一)前通知本  
所辦公室

承辦人：林鳳宜

聯絡電話：分機 1933 傳真：(04) 7211254

敬請公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97 學年度下學期第 11 次〈水經注〉讀書會

研讀內容：〈水經注〉

主讀人： 陳文豪

職稱：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副教授

時間：06 月 23 日(星期二)  
下午 16 時至 18 時

地點：史研 101 教室

※ 請惠轉所屬教師、職員及學生，歡迎報名參加

※ 欲參加者請於 06 月 22 日(星期一)前通知本  
所辦公室

承辦人：林鳳宜

聯絡電話：分機 1933 傳真：(04) 7211254

敬請公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97 學年度下學期第 12 次《水經注》讀書會

研讀內容：《水經注》

主讀人：陳登武

職稱：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副教授

時間：06 月 25 日(星期四)

下午 15 時至 17 時

地點：史研 101 教室

※ 請惠轉所屬教師、職員及學生，歡迎報名參加

※ 欲參加者請於 06 月 24 日(星期三)前通知本  
所辦公室

承辦人：林鳳宜

聯絡電話：分機 1933 傳真：(04) 7211254